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四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建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建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四册 目錄

第八卷 三國時代

第六節　申論

附圖（計二十二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八卷

第四冊

三國時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四冊

第八卷　三國時代

第一章　三國時代全般形勢

第一節　三國時代之成因

東漢外戚宦官之禍亂，由來已久，及至桓、靈二帝而尤甚。故致政治紊亂，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史不勝書。及至黃巾一起，天下響應，朝廷雖然能旋即平定大亂，但由於政治已極敗壞，社會已盡凋殘，東漢之崩潰，已入於不可挽救之境地。故自董卓而後，朝野上下，惟權力是尚，上焉者挾天子以令諸侯，次焉者割境自雄。當時有識之士如信都令閻忠勸皇甫嵩有「推亡漢於已墜」之言，政略家魯肅導孫權有「漢室不可復興」之語；曾為西園八校尉之一淳于瓊，乃漢青年將校之選，亦作「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之嘆；劉表已為宗室，名列時賢八駿，竟有「郊天」，「合樂而庭作之」之僭，劉璋據益州亦有「陰圖異計」之謀。於是，初則州郡割據，繼則強凌弱，眾暴寡，互相兼併，最後僅存曹操、孫權、劉備三雄，因此三國之時代出焉。

第二節　三國全時代之概貌

所謂「三國」者，即魏、蜀、吳三分東漢州郡，各自稱王稱帝之一段時間而言。其時間，起自漢獻帝初平元年

（西元一九〇年），止於晉武帝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共爲九十年。此九十年間可以分爲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各約爲三十年。第一個「三十年代」爲三國時代之醞釀，締造及完成期；第二個「三十年代」爲三國稱王、稱帝及鼎峙期；第三個「三十年代」則爲三國衰敗，滅亡及結束期。歷史由東漢演變爲三國鼎峙，再由三國鼎峙而演變爲一統之晉，其間政權遞嬗，形勢演變，皆視羣雄之實力消長而定。而實力消長，則決定於戰爭；戰爭之勝敗，又取決於政治、經濟、軍事等準備與運用之人謀；謀之臧者勝，謀臧而尤及於遠者大者，則握全勝之權，而收其功。三國人才極盛，謀既臧又能及於遠大者曹操、諸葛亮，皆其尤者也。

東漢自靈帝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董卓造亂以來，各州郡以興兵討逆爲由，截留朝廷租稅賦貢（註一），以給軍用。及董卓挾獻帝遷都長安，閉關自守，遂形成羣雄割據之局。當時東方以袁紹爲首之羣雄，乃有議立大司馬兼幽州牧劉虞爲帝，藉爲黨同伐異之政治號召；及帝虞不成，遂逕行割據自封，州郡從此各自爲政。其中野心最大得機最先者惟袁紹，繼起而直追之者爲曹操。

袁紹藉其先人四世三公之餘蔭（註二），起兵以來，袁氏之門生故吏蜂起雲擁，故得機先割據物產豐饒之冀州，從而擴充軍隊，收攬豪强，留心治化，肅清盜匪，以攻取幷州、青州、幽州。東漢十三州天下，紹有其四。其於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悉凌駕其他諸雄而上之。政略戰略與曹操相埒，惟於其個人之戰略修養上，不及曹操。故於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十月，竟爲兵微將寡之曹操擊破之於官渡。孫策乘此時機開闢江東。事詳本卷官渡之戰章。此爲三國時代第一個「三十年代」中，最初「十年」三國時代之「醞釀時期」。

曹操雄才大略，用兵作戰，彷彿孫、吳。於得失兗州諸戰役中，備嘗創業艱苦。因而深知忍小謀大，堅苦自勵

，屯田以求足食，精練以求足兵，挾天子以要民信，故得北破袁紹，東定徐揚，西略三輔（註三），南下荊州。於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九月，曹操已取得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縣）戰略要地時，本有復天下於一統之勢，但由於驕滿遂使功敗垂成；並失益州之內附，遂使孫權王吳之基業益固，劉備亦得以創其荊蜀之基業，於是鼎足相峙之雛形成。是爲三國時代第一個「三十年」代中，第二個「十年」之三國時代「締造時期」。事詳於本卷赤壁之戰章。

劉備乃幽州涿郡涿縣一織席販履之平民，遭黃巾之亂，糾衆起兵，旋乘世亂，轉戰於幽、青兩州，皆依人作嫁而已。及因時勢而得徐州（註四），但由於缺乏謀士輔佐，旋得旋失終無所歸，而走依荊州劉表。赤壁戰後，曹操勢力北退，劉備因諸葛亮輔佐，依其隆中之策，得跨有荊、益二州。旋關羽敗死荊州，三方勢力各有消長。是自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正月，曹操以其子曹丕爲五官中郎將領副丞相（註五）之時起，至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正月，曹操死於洛陽時止，其間「十年」，爲三國時代「完成時期」，此爲三國時代第一個「三十年代」也。此三十年代由羣雄割據，而互相攻併結果，併成魏、蜀、吳三大勢力之鼎峙，以及遼東、西涼、交趾三隅之分離。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十月，新繼曹操爲魏王兼漢丞相領冀州牧之曹丕，代獻帝自立爲魏皇帝。翌年夏，漢中王劉備，亦稱帝自立於蜀。孫權則以襲取荊州之故，恐懼孤立於魏、蜀兩大敵之間，乃遣使降附於曹魏以拒蜀，魏封之爲吳王。此爲眞正三國時代之始，亦即第二「三十年代」，第一個「十年」兩帝一王之時期。此期間吳、蜀因爭荊州，而有猇亭之戰。魏此時欲乘其兩敝，舉兵襲吳，旋諸葛亮專蜀國之政，乃乘吳、魏交惡之

際，恢復其連吳拒魏之國策，諸葛亮因是項決策之成功，遂對魏展開大舉攻伐之圖。詳見本卷猇亭之戰及諸葛武侯伐魏等之戰章。

東吳孫權，仗父兄開創之基業，初雖以建桓文之業，爲政治號召，旋因時變境遷，大可獨立自爲，但終於缺乏步騎大軍，不能在北方戰場與中國相週旋，終其極，不過據長江而有之，自建帝號以自固而已。蓋江東雖富，兵雖强，將雖勇，一因內有山越爲其心腹大患；一因富有遠略之將相，皆中年早喪，故僅能偏據江南。惟於開發江南對歷史上實具有極大之貢獻。蓋自秦以來，中國疆域雖遠及安南，尤其越族盤據江南蘇浙皖贛諸山區者，抗不歸服，時相侵擾，孫權勤撫兼施，逐漸平服之。時值魏朝中大臣離心，不暇遠略，是爲三國時代之「盈滿時期」。直至魏嘉平元年蜀後主延熙十二年，吳赤烏十二年（西元二四九年）正月，魏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自爲魏丞相，魏護軍夏侯霸奔降於蜀時止，是三國時代第二個「三十年代」終末，三國雖仍相峙，但已成殘局。

姜維自恃才幹，欲繼諸葛武侯遺志，於魏嘉平二年（西元二五〇年），約吳舉兵伐魏。時值魏之國祚已將移於司馬氏之手，吳太傅諸葛恪興師北伐，事詳本卷第十章吳諸葛恪伐魏之戰。姜維亦數次出兵伐魏，却因奸佞當朝，動遭謗毀而無功。吳國亦因將相失和，進而互相殘害，是三國時代已各進入第三個「三十年代」之衰敗時期。故自嘉平二年起，至魏甘露五年、蜀景曜三年、吳永安三年（西元二六〇年）五月，魏大將軍錄尙書事司馬昭弑其主曹髦時止，此「三十年代」中之第一個「十年」，魏國已名存實亡。

司馬懿素有「鷹視」「狼顧」（註六）之習，爲曹操所疑忌。故終操之世不能得展其才，及至曹丕知其能而依重之，始得制兵。曹叡爲帝，懿專有易兵以禽孟達，守關中以拒諸葛，出兵遼東平公孫淵，出奇應變，所向建功，

因而取得魏國政柄，遂如曹操圖漢之藍圖以圖魏。且其父子皆能用賢郵民，廢除魏國嚴刑峻法諸政，以收攬人心，故其於滅蜀之後，即代魏爲晉，與情無譁，內外平靖。此時則三國僅餘一吳，事詳本卷第十一章魏滅蜀之戰。但此僅存之吳，猶在行虐暴民中，是謂三國「滅亡時期」。

羊祜自晉泰始五年（西元二六九年），奉晉命督荊州諸軍事，先以綏懷布信以征吳人之心，然後用王濬等分在各地準備滅吳之實力。吳都督諸軍事之陸抗，深懷戒怖，乃向吳主陳時宜十七條，欲以政治鬥爭禦之，吳主拒而不納。及抗死，羊祜之六州會兵秣陵計劃成，杜預繼之，吳遂滅亡，（事詳第九卷）三國統一於晉，是爲晉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之事。故自晉泰始五年至吳國滅亡，其間「十年」，爲第三個「三十年代」之最後「十年」，是爲三國時代「尾聲時期」。

魏、蜀、吳三國，各以戰爭而興，又各以內政而衰，最後以戰爭而亡。此爲三國時代全般形勢之一般。

註一：東漢財政係由司空轄下之大司農掌賦，少府掌租稅，郡太守及王國相掌收徵，解赴朝廷，而州刺史監察之。故截留朝廷租稅賦貢，是爲州郡割據之始。

註二：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袁紹高祖父安爲漢司徒，曾祖父敞爲漢司空，祖父陽爲漢太尉。叔父逢爲漢司空，隗爲漢司徒及太傅上公，故稱四世三公。

註三：東漢定都洛陽，以故關中長安設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如武帝制），以尹及太守分治之，稱之爲三輔之地。

註四：東漢各州設刺史，官階六百石，以監察州內各郡國爲職，不管行政。漢靈帝中平五年（西元一八八年），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淸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選列卿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爲各郡國守相上級官。

註五：五官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爲光祿勳卿轄下主典宿衛之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等主管官。以其職可以不敬於三公諸卿，因之曹操乃以曹丕爲此官，置官屬，爲丞相之副。

註六：晉書、宣帝紀云：『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往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嘗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又曹瞞傳云：『操謂華歆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之必爲國家大患』。

第三節　三國時代之兵制與戰爭型態

一、兵制

三國兵制，大致一仍兩漢之舊，其所異者，各因時勢與環境不同，稍有所更易而已，玆略述三國兵制之梗概如次：

一、魏兵制：魏兵以車步騎三兵種爲主。

1.中軍：曹操乘董卓亂後，王室流離，於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迎獻帝都許，自爲大將軍、大司空、及丞相。對外挾天子以令諸侯，用兵四征，兼併羣雄；對內則以青州兵爲基幹，擴充個人武力，於相

府置武衛營，以代替天子之禁衛軍。及文帝曹丕受禪，擴充禁衛軍，又增置中營。自漢以來之五校營兵，雖重要性減低，缺額多不能補足，而番號依然存在。於是合武衛、中壘、五校之兵，總稱爲中軍，以領軍將軍（資淺者爲中領軍）主之。先後任此職者，有許褚、曹休、曹羲、曹訓等。大抵非功勳或宗室不克獲任。又有護軍將軍（資淺者爲中護軍）之名。中領軍統都城內之兵，以備宿衛爲主，相當於兩漢之南軍。中護軍統都城外之兵，兼任征戍，相當於兩漢之北軍。又有中　左、右、前軍，亦在中軍之列。及四征四鎭將軍之號，均以統率外軍。外軍亦中央直轄之軍，分駐於外使任征戍者。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復令州郡典兵（東漢光武統一後，廢除此制），兵柄仍復盡歸中央。因是時文帝丕，以州郡武備空虛，故特復令州郡典兵，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中央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在太尉之上。至宗室諸王之兵，由於文帝抑宗室，大概不過老弱二百人，微弱不足道，且亦常加徵調。魏兵制之精神，大概如漢之舊，四征四鎭統外軍任征戍，中軍聚集京師，內外之勢，足以相維繫。

2.水軍：魏之舟師，大概亦如漢之樓船兵制。但以北方之地理環境，及造艦並非易舉，故當曹操之世，其水師之力量，實微不足道。按魏之舟師，始建於鄴。曹操擊滅袁紹及其諸子後，爲欲轉圖東南之孫權，乃於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但規模甚小。及下荊州，得劉表水軍數萬，舟師聲勢因以頓盛，其勢足以脅吳，但旋即毀於赤壁之戰。建安十四年，曹操率軍至譙，復作輕舟，治水軍。自此以後，操及其子丕皆曾以譙爲基地，循渦入淮至江，以征吳，但仍皆以水師力量薄弱，無功而還。及至明帝曹叡景初年間，遼東公孫淵自立爲燕王叛魏，乃詔青、幽、兗、冀四州，作大海船，以伐

遼東。此時魏之舟師，始稍具規模。

3.屯田兵：魏之屯田，分爲民屯與軍屯。設有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及典農校尉以主其事。

民屯：創於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之議，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初募民屯田許下，次遂遍及所轄各州郡。蓋自董卓之亂以來，州郡割據勢力之强弱，皆基於糧食之匱裕，故魏書武帝紀云：「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併羣賊，克平天下。」及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爲建立合肥戰略據點時，開芍陂屯田，其後又在淮水南北擴大屯田，襄陽漢水及祁山西漢水兩岸屯田。其屯田，概分爲民屯及軍屯。

民屯之方法，概如左述：

(1)給與土地標準：依人授牛，依牛授田。人多者多授牛，牛多者多授田。因自黃巾之亂以後，各地人民因戰亂流離死亡，土地多已荒蕪，無人耕種，故得將土地重新分配，而無困難。

(2)收租稅標準：先行定額制，次行分益制。所謂定額制，即任峻傳裴注所謂「計牛授田，科佃以定」。所謂分益制，即晉書食貨志所謂「大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

軍屯：軍屯分集體軍屯，及個別軍屯兩種。

(1)集體軍屯，如晉書食貨志載：「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淮水區域），五百置一營，營六十人。」依軍事原有編組，從事耕作。所獲穀物，繳納官倉，用作軍糧。

(2)個別軍屯：如晉書傅玄傳載：「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此為兵卒在其駐地附近，領取一定量之土地，與其家人共同耕作，按規定納租。

二、吳兵制：吳兵以舟師為主，步兵次之。

1.五軍之制：吳五軍之制，可於其將軍號見之。如朱桓為前將軍，潘璋為右將軍，丁奉為左將軍，丁奉之弟封官至後將軍。「孫權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視其所向，以為進退。」是即為其中前左右後五軍。其兵有解煩、敢死、車下虎士、丹陽青巾、交州義士、武射等名目。

2.屯田兵：吳屯田，亦置有典農校尉，典農都尉等官以主其事。陸遜傳云：「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勸督農桑。」及權已稱帝，黃武五年（西元二二六年），陸遜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廣增田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授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耳。」

三、蜀兵制：蜀兵概以步兵為主，騎兵次之。

1.五軍之制：劉備於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為漢中王，始制五軍。以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其營校略如漢制，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皆仍設立。兵則有突將、無前、散騎、武騎、連弩士、射獵官、中虎步兵、虎步等名目，如諸葛亮後出師表云：「自臣到漢中，……喪突將、無前、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華陽國志：「涪陵郡，蜀丞相亮發其勁卒萬人為連弩士；移家漢中。鄧芝移其豪，徐、藺、謝、范五千家于蜀，為射獵官。」蜀志姜維傳載：「先欽中虎步兵五六千人。」糜竹傳：「竹孫為虎步監」。

2.水軍：當曹操下荆州，劉備南走時，會關羽率水軍，有精甲萬人。及至關羽圍襄陽樊城時，漢水暴漲，關羽以水軍盡俘于禁七軍步騎三萬，則此時蜀之水軍甚為强大可知。及關羽被吳擊滅，則蜀之荆州水軍，皆已為吳所有。猇亭之戰，劉備以將軍吳班、陳式將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及劉備戰敗，此一水軍亦完全喪失。

3.屯田兵：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勸劉備取漢中，廣農積穀觀釁而動。劉備從之，遂北取漢中。及諸葛亮舉大軍出斜谷，據五丈原，與魏司馬懿對峙於武功，為慮運糧不繼，乃分兵屯田，與渭南民雜處。

三國時代之兵源，大概徵、募、降並用。此外又有外族兵。初起時則募兵。如曹操擊董卓失敗後，至揚州募兵。在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即以黃巾降卒而起家，號稱青州兵。及與吳作戰於江淮，與關羽作戰於襄樊，則大事徵募，故南陽及冀州之民，不堪繁役之擾，皆曾起而叛亂。劉備在漢中與夏侯淵作戰，亦曾由蜀徵兵增援。孫堅孫策起兵時，亦皆係召募。及孫權以後，則多為徵兵。但魏蜀吳此等徵兵，皆為臨時强逼徵發，並無法制遵循。按魏國全域人口為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餘，甲兵有二十餘萬。蜀國人口九十四萬，甲兵十餘萬。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

甲兵二十餘萬（皆見文獻通考卷十）。三國皆以如此寡少之人口，養如此衆多之甲兵，故不僅在服役上，每當大戰，勢必全體動員，而其租稅負荷之重，亦由此可見。即因此故，故三國皆有外族兵之編組。如魏志烏丸傳載：「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臨陣斬蹋頓首，死者遍野……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即閻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從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蜀則於劉備東伐吳時，召五谿蠻夷爲兵。及諸葛亮征服南中，則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羸弱，配大姓爲部曲。至於吳國之外族兵，較魏蜀尤多，如步隲所率之交州義士參與猇亭之戰，此交州義士，即南越民兵。陸遜所部伍之東三郡，則多屬山越兵。蓋東吳開發交趾，及山越，不僅爲安內，而兵員補充，亦爲其重要原因。據吳志周瑜傳江表傳載黃蓋致曹操降書內有云：「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亦可知赤壁之戰時，吳多爲山越兵。

二、戰爭型態

三國時代，乃一大亂之局面，其戰爭型態，在政治上雖各提出其一定之政治號召，而對人民則惟恃嚴刑峻法以控制之，魏、蜀、吳三國，莫不皆然。至於徵役、徵糧、亦皆屬强制實施。

三國之互相鬥爭，其所運用之謀略與戰略，概爲：㈠使敵人自鬥，以乘其兩疲，如魏之對吳蜀者然。㈡避免兩面作戰，如吳奪取荊州後之戰略，附魏以敵蜀。㈢聯小以敵大，如諸葛亮、魯肅皆主孫劉聯合以敵曹。㈣兵力集中，如魏之對吳蜀作戰，或東攻西守，或西守東攻，皆因情勢之不同，而採取一面之兵力集中。

至於戰法方面，在城池之攻守上，則已有用霹靂車之石砲、地道、壕塹等戰術。如袁紹曹操官渡之戰。諸葛亮攻陳倉，亦曾用地道攻擊法。在兵種運用上，騎兵常被運用於兩翼及追擊，如曹操擊馬超、韓遂於渭南之戰，及張郃追擊諸葛亮於祁山之戰，皆是顯著之例證。此外，奇襲、火攻、埋伏等爲其戰法中較著者，如曹操之下荆州，及征烏桓，皆用騎兵快速性能，行遠距離之奇襲。鄧艾之襲蜀，亦遠距離之奇襲。火攻，則爲吳人所擅用，如孫策破黃祖於沙羨之戰，周瑜破曹操於赤壁之戰，陸遜破劉備於猇亭之戰，皆是。埋伏戰，則爲諸葛亮所擅用，如攻陳倉，亮退軍斬魏將王雙，及圍攻祁山之戰，亮退軍時埋伏射殺張郃，皆是也。凡此所舉，皆爲三國時代之較著者，皆詳於本卷以次各章。

第四節　四鄰各民族之概況

烏桓（丸）、鮮卑：烏桓、鮮卑，皆本爲春秋戰國秦及漢初之東胡族類。西漢初，匈奴冒頓強盛，滅其國，餘類一支走保烏桓山；一支走鮮卑山，因皆以其山爲名號。

烏桓自建安十一年（西元二〇六年）爲曹操擊破於柳城，斬其王蹋頓之後，餘皆降服，內徙於幽幷二州邊郡。

鮮卑在東漢桓靈二帝時，其大人檀石槐勇健智略絕倫，極爲強盛，媲美匈奴冒頓。南鈔漢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靈帝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年）遣護烏桓校尉夏育，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等與南單于出雁門塞，三道並進，挺進二千餘里，爲檀石槐帥部衆所擊敗，漢兵還者什一而已。但檀石槐死後，傳子不肖，旋又貴族紛爭，遂即衰弱。建安年間，曹操定幽州，步度根（東

部大人檀石槐侄）、軻比能（鮮卑別部大人）等，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魏文帝丕時，步度根上貢獻，文帝拜步度根為王，旋步度根與軻比能相攻擊，步度根以衆較弱，將其衆萬餘落，退保太原雁門郡。黃初五年（西元二二四年）步度根一心守邊（魏利用其守備北方），不為中國寇害。至明帝曹叡青龍元年（西元二三三年），步度根與軻比能復合，寇鈔幷州，句注山以北，遂皆在鮮卑鐵騎馳騁之下。旋明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進討，軻比能走幕北。青龍三年十一月，魏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軻比能，自是鮮卑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遁，弱者請服，北邊州郡遂安。

西羌：東漢西羌諸種族長期叛亂，構成漢羌百年大戰，時起時伏，東漢之財力，皆傾注於此一戰爭中。其原因，史稱由於「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自順帝永初年間，「羣羌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羌人此種如火如荼之長期鬥爭，實由於東漢政治腐敗與漢民豪强之壓迫所激起。嗣經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段熲，諸將連續之征討，羌患始為略定。及至馬超、韓遂在隴西，頗得羌胡人心，又資以為亂。然從此已無羌人之大患矣。

東夷：所謂東夷者，此時有夫餘、高句驪、東沃沮、挹婁、濊貉、馬韓、辰韓、弁韓、倭等諸種。自秦末陳涉起兵，燕人衞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漢武帝滅之。王莽時貊人寇邊。東漢光武建武之初，朝鮮復來朝貢。及遼東太守祭彤，威讋諸夷，於是濊倭韓，萬里朝獻。章和以後，使聘流通。永初多難，始入寇鈔。以上皆指夫餘、高句驪、濊貉、三韓而言也。

至於倭人（今日本），自漢武帝滅朝鮮後，其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至建武中元二年（西元五七年），倭奴

國曾遣使朝賀，其使人自稱大夫。至三國時魏明帝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郡（今韓國開城西）求朝天子，制詔拜倭女王爲親魏倭王，報賜甚厚，以後連年互相報聘貢奉。

此外，尚有夷洲（今琉球台灣）亶洲（失考，或今日本或菲律賓）。魏明帝太和四年（西元二三〇年）春，吳王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至太和五年二月，溫、直等浮海經年，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始得至夷洲，俘數千人還（此時其人尚在石器時代—見通鑑卷七十一，太和四年）。亶洲絕遠，未能至，溫、直等以無功誅。

西南夷及南越：自漢武帝開西南夷，滅南越，盡統有今貴州、雲南、閩、粵、桂及今越南諸地種族，東漢仍能統治之。及三國，劉璋對西南夷已不能遠及，而寄治益州郡於成都，劉備仍之。至諸葛亮征南蠻，孟獲降伏，始盡復西漢益州—今雲南省之地。南越，則吳繼東漢之後，加強其統治。

按三國時代，四鄰諸種族，所以不能爲中國之害者，因皆衰弱之故。卽烏桓、鮮卑雖曾強大一時，然較之於西漢之匈奴，實不可同日語也。

第二章　羣雄討董卓之戰（附圖四—一三五、四—一三六）

董卓於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九月廢少帝辯而立獻帝協，州郡紛起聲討，其戰役有三：

一、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年）三月，曹操率兵數千首先進擊，被卓將徐榮擊破於滎陽西南之汴水。集於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以討卓之諸軍旋即瓦解。

二、初平二年二月，孫堅自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進擊，先敗後勝，進克洛陽，旋以袁紹遣兵襲堅之後，堅撤回魯陽。

三、初平二年冬，朱儁起兵中牟討卓，至初平三年春爲卓將李傕、郭汜、張濟等所擊破。自此以後，州郡割據。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桓靈二帝以來之政治概況

東漢末中央與地方政治腐敗之甚，爲前所未見。上自皇帝，下至郡縣及邊郡將吏，中則外戚宦官，無不貪狠殘民以逞。玆舉其事如左：

一、關於帝室貪侈極慾者：

1.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陳蕃上疏有云:「采女(註一)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見後漢書陳蕃傳)。靈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年)中常侍呂强上疏有云:「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郵。」(見後漢書卷一百八呂強傳)

2.靈帝光和元年,靈帝「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及卷一百八張讓傳)

3.靈帝光和四年「帝好私蓄,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同上)

4.靈帝中平二年(西元一八五年),「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後漢書卷一百八張讓傳)

5.靈帝中平二年「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

，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斬，可至千萬。程夫人於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同上）

二、關於外戚，宦官之貪殘者：

1.桓帝和平年間，大將軍梁冀（註二）及其妻孫壽，皆貪殘無比。「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縣，起兎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皆見後漢書卷六十四梁冀傳）

2.「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等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衞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尙書」（後漢書梁冀傳）。「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要職，欲

以自固恩寵」（通鑑卷五十三）。

3.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唐衡、左琯等誅梁冀，皆封爲侯，世因謂之「五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榷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通鑑卷五十四）。當時士人病詬之者甚衆，如順帝建康元年（西元一四四年）皇甫規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之，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從亂如歸，官民並竭，上下窮虛」（後漢書卷九十五皇甫規傳）。如桓帝永興元年（西元一五三年），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有云：「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通鑑卷五十三）。

4.靈帝建寧元年（西元一六八年），外戚大將軍竇武聯合士人與宦官曹節等作生死搏鬥，結果竇武、陳蕃等被誅，名士被戮者數百人。宦官曹節、王甫、朱瑀、共普、張亮等皆封列侯。於是「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通鑑卷五十七）。

三、關於郡縣及軍政貪殘者：

1.順帝陽嘉元年（西元一三二年），尚書令左雄上疏有云：「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

，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轉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後漢書卷九十一左雄傳）

2.通鑑卷五十二載：順、冲二帝時「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

3.桓帝和平元年（西元一五〇年），侍御史朱穆諫梁冀有云：「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强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後漢書卷七十三朱穆傳）

以上所舉，爲東漢自順帝以後政治腐化惡化之一般。而此種腐惡化之由來，實由於政治制度所使然。初則由三公之相權轉移於尚書台，繼乃有因皇帝幼弱，太后臨朝，外戚專政之事。又由外戚專政之故，帝權旁落，遂有皇帝與宦官共誅外戚如梁冀之事。宦官既已驕橫擅政，乃又產生社會士人羣起而攻之黨錮之禍，於是「內外騷動」。外戚、宦官既已刻剝官民，於是郡縣牧守令長及邊郡之將帥等爲鞏固祿位，乃轉刻剝百姓，以貢奉朝貴。而百姓不堪刻剝，乃羣聚爲盜寇，如順帝永和二年(西元一五一年)象林蠻叛，交阯、九眞繼之。永和六年荆州盜寇紛起。揚、徐二州盜起，積十餘年不能平。漢安二年(西元一四三年)，九江盜賊紛起，自稱皇帝。冲帝永嘉元年(西元一四六年)歷陽賊起，自稱黑帝。巴郡人起兵自稱天王。桓帝永壽三年(西元一五七年)至延熹六年(西元一六三年)九眞、長

沙、桂陽、蒼梧、南海、零陵、犍爲等地人民及蠻夷，相繼羣起叛亂，皆莫不攻殺郡守令長以泄憤。至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東漢政治與社會，既陷入癱瘓之絕境，故有黃巾張角等羣起，衆數十萬，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皆起而響應之大亂。總而言之：東漢末世，上自帝室，下至郡縣亭傳邊郡將吏，朝內外戚宦官，無不貪殘，是故國防不修，西羌及其他外患頻仍，國內民變迭起，加以水災、蝗災頻數，民不聊生。凡此，即爲東漢末葉一般概況。

至於此期間之外患，除羌患仍甚深外，南匈奴雖時有叛服，但終以勢弱臣服於漢。鮮卑、烏桓雖較强，但究以人口寡少，爲邊郡之寇患，並不嚴重。

註一：後漢書卷十上后紀載：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又置美人、宮女、采女三等。

註二：後漢書卷十下梁皇后紀載：后父大將軍梁商，冀爲后兄，大將軍商之子。

第二節　羣雄並起之諸重要人物

一、董卓：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游羌中，盡與諸羌豪帥相結。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材武有謀，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嘗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征討并州有功，官拜郎中，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校尉。旋徵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旋復爲中郎將拜破虜將軍進討涼州韓遂邊章。時六軍上隴西，五軍皆敗績，獨卓全軍而還，屯住扶風，以衞關中，拜爲前將軍，封斄鄉侯，旋徵爲并州牧。靈帝崩，外戚宦官之亂，奉大將軍何進之召，將兵入京師，遂專朝政，廢少帝辯而立陳留王協，遷都長安，因引起州郡之進討。

二、袁紹：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祖湯爲桓帝司徒，湯三子：成、逢、隗，逢曾爲司空，隗爲太傅。成生紹（袁山松謂紹乃逢之孽子）。紹少爲郎，除濮陽長，父母卒後，徙居洛陽。有姿貌威容，傾心折節，愛士養名，又因累世台司，故賓客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內官（宦官）皆惡之。何進爲大將軍，辟紹爲掾，嗣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靈帝置西園八校，紹爲中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爲中軍校尉，紹傳載爲佐軍校尉）。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脅太后誅宦官，紹遂被任爲司隸校尉。及何進死，董卓謀廢立，紹憤而出走。卓爲安撫紹計，拜紹爲勃海太守。紹遂號召諸州郡討卓，被擁爲盟主。

三、袁術：術字公路，司空逢之子，少以俠氣聞。及壯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董卓謀廢立，以術爲後將軍以安撫之。術懼禍，出走南陽，遂響應其兄紹，從州郡以討董卓。

四、曹操：操字孟德（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人。其父嵩，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官至太尉。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南陽何顒睢陽橋玄（靈帝時司徒）異之。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黃巾起，拜騎都尉。遷濟南相，所屬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操奏免其八，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受，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以告操，操拒之，芬等遂敗。時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靈帝乃徵操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召州郡兵以誅宦官，董卓因而廢立，京師大亂。卓以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逃避東歸，遂響應州郡討卓之戰。

操文武兼姿，爲東漢末首屈一指之人才，故卒成魏之大業。

五、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武子之後。少為縣吏，有胆略，以平郡寇聞於時。中平年間，官至下邳丞。時黃巾亂，從中郎將朱儁為佐軍司馬，討黃巾有功，得拜別部司馬。涼州邊章韓遂作亂，為司空行車騎將軍張溫之參軍事。時中郎將董卓討韓遂等無功，又不遵張溫之命，堅因勸溫以軍法斬之，溫不從。旋朝廷徵還拜為議郎。及長沙盜賊起，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往平定之，因功封烏程侯。靈帝崩，董卓廢立，專擅朝政，袁紹號召討卓，堅亦舉兵響應。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而殺之。至南陽，遂有衆數萬人，以南陽太守張咨不助軍資，宴而斬之。前至魯陽，與袁術相見，術乃以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進軍討卓。旋擊劉表於襄陽，，為表將黃祖伏兵所射死。有子五：策、權、翊、匡、及庶子朗。

第三節　羣雄並起之導因

中元六年（西元一八九年）靈帝崩。此時帝有二子，一名辯十四歲，何皇后所生；一名協九歲，王美人所生。當帝臨崩時，以太子未定，又以皇子辯輕佻無威儀，欲立皇子協，遂屬託之於小黃門上軍校尉蹇碩。是年四月帝崩蹇碩欲先除何后兄大將軍進然後立協。事為進所悉，進乃屯兵於百郡邸。於是皇子辯即皇帝位，協為勃海王，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袁紹袁術之叔父）輔政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之圖己，亦陰圖誅之。中軍校尉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於是進使黃門令誅碩，而悉領其屯兵。

是年七月袁紹復勸何進盡誅宦官，進以白何太后，后不聽；后母舞陽君及車騎將軍何苗（進弟）皆屢受諸宦官賂遺，亦數為宦官掩護而言於后，因此事久不決。紹等又為進畫策，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指向京師，以脅太后

，進竟從之。乃召并州牧董卓於河東（今山西省安邑縣），使將兵以向京師，主簿陳琳、侍御史鄭泰、尙書盧植皆諫不聽。又一面使騎都尉鮑信、府掾王匡還泰山募兵；一面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今河南汜水縣），使武猛都尉丁原將兵數千擾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宣言誅宦官。董卓兵至澠池，然而何進狐疑，不能用袁紹立誅宦官之計。及至八月進再進長樂宮請太后允予盡誅諸宦者時，反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於是，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司隸校尉袁紹，車騎將軍何苗，董奉（董卓弟）等率兵攻諸宦官於北宮，盡殺諸宦官，無少長皆斬之。張讓、段珪等挾帝及陳留王協（即勃海王）夜遁小平津（孟津縣西北黃河渡口），尙書盧植等追至，讓等投水死。董卓引兵迎帝於北芒阪下（洛陽北十里）。卓初至洛陽，步騎兵僅三千，乃乘亂收何進、何苗（在攻宦官時爲王匡等所攻殺）部曲，又陰使執金吾丁原部曲司馬呂布殺原而並其衆，於是卓兵大盛，控制洛陽。

董卓既擁兵控制朝廷，騎都尉鮑信說袁紹，謂董卓有異志，宜乘其初至襲而擒之，紹不敢發。是年九月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協爲帝是爲獻帝。並酖殺何太后。於是，袁紹、袁術、曹操等，皆逃離京師，號召州郡討卓，討卓之戰以起。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三六）

董卓廢立於洛陽，而遷都於長安，茲就此二地之地理形勢略述之。

洛陽、長安之戰略形勢，除以前各卷已述者外，僅就洛陽附近於黃巾亂時，何進屯兵以衛洛陽之關塞述之如下：

中平元年，黃巾亂起，天下響應，靈帝爲京師安全，乃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統左右羽林五營士，並置八關校尉以守之。八關者，即：函谷、太谷（洛陽東南五十里，嵩山西麓之山隘大谷口，在今登封縣城東南），廣成（洛陽南七十五里故新城縣境），伊闕（洛陽西南三十里伊水之出口），轘轅（鞏縣西南七十里轘轅山上），旋門（汜水縣西南十里），孟津（孟津縣北渡口），小平津（孟津縣西北）。以上八關，爲洛陽外圍之重要關隘，後來董卓之防禦羣雄進討，亦鞏守此八關。

第五節　作戰方略

董卓方面：卓擁兵新據京師，除併吞南北軍以自大外，由於缺乏領導之人望；且袁紹外走，士大夫心多歸之，而州郡又紛紛應紹之聲討號召。於是，乃採左列之方略與處置：

一、政治方略：

1. 挾獻帝以令天下。
2. 一反靈帝之政，廢宦官而崇三公，擢用朝中故老及大儒，又用伍瓊等之議，州郡守牧皆起用名士，以收拾人心，而孤袁紹之勢。
3. 徙都長安以爲固本之計。如是則關東雖亂，進退可自如。
4. 初期固守洛陽諸險，以完成遷都之計；繼則將洛陽毀爲焦土，使他人得之，在政治上不足以與長安對壘

5.利用官爵以羅籠州郡之叛者，使之離析。

6.遣使者往說二袁（紹、術）與之謀和。

二、軍事方略：

1.配合遷都之決策，將洛陽毀為焦土，能守則守之，不能守則棄之，

2.鞏固關中地略，以為進攻退守之根據，以待關東州郡之變。

3.配合和袁之策，不成則予以襲擊，以打擊州郡聯合之勢。

州郡方面：

一、政治方略：先以誅董卓廢立為號召，繼謀另立新帝於東方，以對抗董卓所挾之獻帝。

二、軍事方略：聯合關東州郡之勢，以孤董卓而予以打擊之。

第六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三六）

一、雙方作戰部署

靈帝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九月，董卓已廢少帝辯而立陳留王協為獻帝，遂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封郿侯。卓為收攬士人之心，以鞏固其專擅朝政之權位，乃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十一月，卓又自任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十二月，用城門校尉汝南伍瓊尚書武威周毖之說，一反桓靈之政，

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處士荀爽爲司空。又命毖、瓊與尙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汰除穢惡，顯拔幽滯，與桓靈二帝之政較，大有更新政體之概。但以袁紹爲首之反廢立派，袁術，曹操等皆已逃離京師，號召州郡進誅董卓，於是東郡太守橋瑁首先傳檄，詐作京師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

明年，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年）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者，以渤海太守袁紹四世三公，名高天下，乃共推爲盟主。紹遂自號車騎將軍，授討卓諸將以官號。當時州郡討卓之部署如左：

一、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駐河內（今河南省武陟縣西南）。冀州牧韓馥留鄴（今河南省臨漳縣西四十里）軍約數萬。

二、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紹從兄）、濟北相鮑信與驍騎校尉曹操，俱屯兵酸棗（今河南省延津縣北十五里）。兵共十餘萬。

按曹操於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時，卓拜其爲驍騎都尉，操變易姓名逃走東歸。操至陳留（今河南省陳留縣），陳留孝廉衞玆獻家財使起兵，有衆五千人（見世語）。

三、豫州刺史孔伷屯兵潁川（今河南省禹縣）。

四、後將軍袁術屯兵魯陽（今河南省魯山縣），兵約數萬。

以上各路州郡兵共約二十餘萬。

董卓以關東州郡來討之勢大兵盛，乃急謀應敵之策，一面部署軍事以守備洛陽，一面謀遷都長安以自固，一面

謀散州郡進討之兵。茲簡述其事如左：

一、部署軍事守備洛陽：

1.董卓與河南尹朱儁坐鎮洛陽。並將主力控置於洛陽附近地區作機動使用。

2.中郎將徐榮守滎陽、成皋、太谷、轘轅之線。

3.東郡太守胡軫守廣成、伊闕諸山隘。

4.別將守孟津、小平津。

按董卓原爲中郎將，討羌胡及金城邊章、韓遂時爲漢六軍之一，其兵約數萬。旋遷幷州牧，其兵必增。至洛陽又統有南北軍，故卓此時守洛陽之兵約十餘萬。

同時卓爲清除內患，又收周毖、伍瓊斬之。蓋當卓初制朝政時，毖等勸卓擢拔名士，荐尙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皆用之。今諸人皆舉兵討卓，故卓收毖、瓊斬之，以除內應外合之患。

二、謀遷都長安以自固：由於關東州郡羣起討卓，卓懼洛陽不守，乃謀遷都長安以自固。但在長安之京兆尹蓋勳，及屯兵三萬於扶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南）之左將軍皇甫嵩，皆足爲其遷都長安之威脅，卓乃徵勳爲議郎，徵嵩爲城門校尉。當勳被徵時，勳密與嵩謀討卓，以與關東州郡響應之，以安朝廷，嵩不從而就徵。勳因兵弱不能獨立，亦不得已就徵，卓改以勳爲越騎校尉。

卓已徵勳、嵩等，乃於獻帝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逼帝就程西遷，卓則自鎮洛陽以指揮

軍事。於是，卓盡收洛陽諸富豪，以罪誅之，沒其財物。盡燒宮廟及官府居家，洛陽內外二百餘里，室屋蕩盡。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然後悉驅洛陽人民數百萬口盡遷長安，使洛陽成為焦土。

三、謀瓦解州郡進討之兵：卓以袁紹雖能號召關東州郡討卓，然皆意志不一，各有所圖，乃展開其瓦解州郡之謀略措施，茲述其要者如左：

1.是年三月十七日獻帝已入長安，朝政大小委之於司徒王允（司徒楊彪於二月免）。然後收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族五十餘口，盡殺之，以儆關東州郡之從袁氏者。

2.徵幽州牧劉虞為太傅。因劉虞為東漢之宗室，名望極高，為關東州郡所擁戴。但道途阻塞，信使不通，未果。

3.使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懷赴河內說王匡（班是匡之妹夫）等。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赴魯陽說袁術。但袁紹使王匡盡斬胡毋班等，術亦斬陰脩。卓之此謀亦敗。

二、作戰開始及經過

一、曹操首先進擊：州郡討卓諸軍自初平元年正月集中河內、酸棗、陳留、潁川、魯陽等地以來，歷時二月餘，時約二月末適獻帝西遷途中，袁紹集諸將議進攻之策，諸將皆畏卓兵之強不敢進擊（按卓兵皆西北六郡之兵，且多驍騎，為東漢末最精銳之軍隊，加以京師之南北軍皆在其掌握）。獨操力主立即進兵，其說諸將曰：「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諸將皆不聽。操遂自引所部中牟大族任峻等兵五千自陳留向西進擊，欲攻取成臯（今汜水縣）之險而據之，以誘發各軍之進擊。張邈亦遣其將衞茲，分兵隨後繼進。操軍進至滎陽西南汴水時，立遭徐榮迎擊，操率兵力戰竟日，以衆寡不敵大敗。操軍士卒死傷甚衆，操所乘馬亦中矢被傷，遂乘從弟洪所乘馬率殘餘兵夜遁酸棗。徐榮見操兵五千，竟能與戰盡日，而酸棗之衆十餘萬，因以爲酸棗不易攻，亦引兵還守滎陽。

曹操敗退至酸棗，見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乃責讓之，因而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袁紹）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術）率南陽之軍，軍丹析（二水間），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張邈等不能用。操以州郡諸軍不用其謀，又自以兵少，乃率其司馬夏侯惇等至揚州募兵，刺史陳溫，太守周昕等與兵四千餘，率之北返至銍（今安徽宿縣西南）又收兵千餘，遂往從袁紹於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

二、董卓軍出襲：卓見州郡諸軍，各懷異志，酸棗諸軍食盡瓦解。而袁紹、袁術又殺其使者，乃舉兵分別襲擊之。

1.襲擊孫堅：是年冬，孫堅率兵自南陽進抵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治兵於魯陽，準備進軍討卓。同時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堅進擊，而術自在後方任督促軍糧補給之責。堅遂於

魯陽城東門外設帳幔會飲稱及諸將。正飲間，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率步騎數千突至襲擊之。胡軫輕騎數十先至，堅乃從容撤飲入城。胡軫襲擊無所獲，乃引兵還。

2.襲擊王匡：當袁紹舉兵討卓時，紹自駐軍河內，而令河內太守王匡以新募之泰山兵駐河陽津（今河南省孟縣西南三十里），準備渡河進擊。又令韓馥之從事趙浮、程渙將兵萬餘人，船百艘強弩萬張屯孟津河中（今河南省孟縣南十八里），以防卓兵北渡。董卓於遣兵襲擊孫堅之同時，以一部在平陰津（今孟津縣東一里）陽為欲渡之狀，而潛精銳從小平津（孟津縣西北）北渡，繞擊泰山兵之背，大破之，津北之泰山兵被殲殆盡。

董卓上項兩次襲擊之目標，在打擊二袁。蓋此際州郡諸軍已各懷異志，而領導討卓者實為二袁，故特予以打擊之，逼使南北領導中心之二袁，陷於動搖與崩潰。

三、袁紹立帝及孫堅進攻洛陽：獻帝初平二年（西元一九一年）正月，袁紹一面鑑於董卓挾天子以令州郡，實予州郡討卓者以一大政治威脅；一面鑑於雖被共推為討卓之盟主，而實難於號令，乃謀立漢宗室劉虞為帝。蓋虞為宗室之賢儁，聲名素著，欲立之以為號召而對抗董卓。曹操首先以為不可，曰：「吾等所以舉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不聽，並即與韓馥以書與袁術，求術之贊襄，術亦不從。但紹與馥等仍堅執初志，又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書上虞尊號，虞嚴拒之。紹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亦不聽。於是，紹等謀在政治號召上以抵制董卓之舉，遂無成就，而且從此州郡之背向，益形崩析。

孫堅於上次（初平元年冬）被襲之後，即整備軍事爲進討之計。是年（初平二年）春二月堅即率豫州諸郡兵約十萬，向梁東（今河南省臨汝縣東）進擊，欲自太谷出轘轅以攻洛陽，但爲卓將徐榮所包圍。堅率數十騎突圍而出，全軍潰散，復爲徐榮軍所追擊，幾不得脫，幸賴親近將祖茂戴堅之赤幘以眩惑敵軍（堅常戴赤幘），故堅得從間道逃脫。是役潁川太守李旻被擒而烹之。

孫堅遭此大敗後，又即收容散卒分道向太谷陽人（今臨汝縣西）進擊。卓聞之，即以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率步騎數萬出廣成迎擊。廣成距陽人數十里，胡軫等至陽人時日已暮，士馬疲極，乃宿營休止，欲於明拂曉攻陽人城。是時孫堅軍亦正抵達陽人，入駐城中。是夜胡軫軍野營時，既無塹壘掩護而釋甲休息；呂布原與胡軫不睦，布欲敗胡軫，乃於是夜突宣言孫堅軍來襲，因此全軍潰亂。堅乘勢出軍攻之，遂斬其都督華雄，胡軫率潰軍敗退。

孫堅獲此一意外之勝利後，立即乘勝進擊，同時進攻太谷之一路亦已攻克之，遂向洛陽急進。董卓驚於孫堅軍卒至，乃遣其將李傕說和，堅拒之。並另遣一部兵向新安、澠池挺進，以邀截卓西退之路。卓遂自率諸軍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軍復敗，留呂布在洛陽掩護西撤，而轉守澠池及陝城等險要。孫堅進至洛陽，再破呂布於宣陽門（南門），乃一面派兵追擊會師邀擊卓後路之軍於新安、澠池間；一面掃除宗廟，爲之祭祀，並於城南甄官井中獲得傳國玉璽。

當孫堅攻克洛陽，正謀繼續西擊之時，袁紹突命其將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渡河襲奪孫堅之豫州刺史治所陽城（今河南省登封縣東），並斷絕孫堅之糧道。孫堅乃回軍擊昂而破走之，遂還鎮魯陽。

董卓於洛陽敗退後，即令其軍西撤分守險要，以阻孫堅諸軍之進擊，而卓本人則入鎮長安。其部署如下：㈠東

中郎將董越，屯守澠池。㈡中郎將段煨屯守華陰（今潼關以西）。㈢中郎將牛輔（卓婿）屯守安邑。㈣孫堅撤回魯陽後，卓使河南尹朱儁復進據洛陽。㈤其餘中郎將校尉駐屯關中各要縣。時爲初平二年三月也。

四、朱儁陶謙討卓：河南尹朱儁爲討黃巾之宿將，聲望極隆。當董卓初擅朝政時，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議徙都長安，儁以爲不可。但卓雖惡其異己，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儁爲太僕，以爲已副，儁不受。及卓入關，留儁守洛陽。於是，儁於初平二年冬，反連結山東諸將，既而以兵弱懼爲卓所襲，乃率部奔荊州，卓遂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聞之，復引兵還洛，懿走；儁亦以洛陽殘破軍無所資，乃東屯中牟（今河南省中牟縣東），並移書州郡，發動討卓。但除徐州刺史陶謙表儁行車騎將軍及僅遣兵三千贊助之外，其他州郡亦僅略有所給而已。此顯示州郡各自爲謀，討卓之事，已不欲爲。及卓聞之，卽使將李傕、郭汜等將數萬之衆，東出擊儁於中牟。儁以兵力寡弱，於初平三年正月爲傕等所擊破。於是，州郡討卓之擧，至此遂告瓦解，無復有再討卓者。

第七節　戰後州郡割據之局勢（參看附圖四—一三七）

州郡討卓，各懷異志。此時大勢與人心，有如秦末及新莽之末時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得之者王；新莽崩潰，羣雄並起，據地自雄，稱王稱帝者，比比皆是。州郡討卓時，亦皆懷據地自雄之心，是以討卓之役，形同幻影。及卓入關之後，州郡互相攻伐，各謀割據之形勢，乃益爲顯著；而在此初期所形成相互爭鬥之中心，則實由二袁兄弟相火拚而形成。袁紹據鄴（冀州治所。今河南省臨漳縣），南連荊州劉表以制袁術；袁術據南陽，則北連公孫瓚以制袁紹。以後曹操據兗州，乃由紹之所育孕；孫策據江東，則由術之所育孕。蓋二袁以四世三公之聲勢，當

時州郡，實皆莫能與之爭衡。然二袁離析，遂使雄者得以觀變待時，二袁皆非締造王業之才，爾後乃有曹操、孫策之興起；至於劉備，則在此種相互兼併之瑕隙中，輾轉而起者。此即以後三國形成之所由來。

茲將討卓後割據之大勢分爲：㈠董卓挾獻帝據司隸州。㈡袁紹據冀州。㈢袁術據南陽。㈣曹操據兗州。㈤劉表據荆州。㈥孫策據江東等六項分述之。

一、董卓據關中及洛陽：董卓西入長安後，自任太師，號尙父，專制朝政。築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郿塢爲永久之計，自謂「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其分兵守險，以防關東，已見上節。

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正月，當朱儁在中牟起兵討卓時，卓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將兵東擊。於是，司徒王允乘卓重兵皆已東出之際，與尙書僕射士孫瑞聯合中郎將呂布於是年四月，誘卓入朝而殺之。

王允已殺董卓，以爲大難已除，又自以爲關東舉兵討卓者，皆其生徒，遂對卓將李傕等所統之軍，逕欲解散之，則天下可以復定，而對新附將校，亦不加撫慰。李傕等在潁川、陳留等地，聞董卓被誅，心懷疑懼，又聞王允對彼等不予赦宥，益爲憂懼，遂用賈詡自爲救死之計，轉兵西向長安。及至，董卓故將樊稠、李蒙等應之，合兵十餘萬以圍長安。經八日之圍攻戰，城破，呂布走南陽，王允被殺。於是李傕、郭汜、樊稠等再專朝政，關中仍爲董卓之餘孽所據。

二、袁紹奪據冀州：中平六年（西元一八九年）十二月，董卓已廢少帝辯而立獻帝協，袁紹出走，卓用周毖、伍瓊之謀，拜紹爲渤海太守以安撫之。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人監視，使不得變動。及東郡太守橋瑁發動討卓，州郡響應，馥乃轉而從紹舉兵討卓。當紹至河內時，雲中張揚率幷州兵數千自上黨與南單于於扶羅（註　）往歸之而

駐兵漳水，州郡又共舉紹爲討卓之盟主，因此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而忌之，乃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乃與義相結以制馥。至初平二年（西元一九一年）七月，紹客逢紀遂進計，謀奪冀州以爲根據。但紹恐糧乏士疲，不敵冀州之强兵，若一旦發動擊馥之事敗，則無自立之地，因又用逢紀之計，密約幽州降虜校尉公孫瓚來取冀州。蓋此時公孫瓚已統幽州精兵，擧足輕重於北邊，幽州牧劉虞不能制；若公孫瓚强兵南下，韓馥必懼，因再遣辯士說之，馥素庸弱迫於倉卒必將讓冀州於紹。紹從之，即以書招瓚。瓚遂引兵南下，外託討卓爲名，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適是時董卓入關，袁紹遂引軍北至延津，而使其外甥高幹與馥所親信辛評、荀諶、郭圖等進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於是，韓馥大懼，外迫紹、瓚南北夾擊之威脅，內惑於諶等之說，乃讓冀州與紹以求苟安，袁紹遂爲冀州牧。以後袁紹又擊滅公孫瓚，而盡據有幽、冀、青，并四州，遂爲羣雄中之最强大者，事另詳於本卷官渡之戰章中。

註：後漢書卷一一九南匈奴傳及通鑑卷五九、六〇載：中平五年南匈奴內亂，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單于詣闕自訟。會靈帝崩，漢廷大亂。於扶羅單于乃率數千人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於扶羅單于復欲歸國，爲其國人所拒，乃駐於河東。及州郡討卓，於扶羅乃歸袁紹與張揚駐兵於漳水。初何進招外兵以誅宦官時，遣雲中張揚還并州募兵，及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袁紹在河內，遂往歸之。

三、袁術據壽春江淮地區：袁術當董卓謀廢立時，卓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及州郡討卓，遂

起兵於魯陽。及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遂得南陽以爲根據。當荆州劉表助紹時，術乃於初平三年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及堅戰死爲表所傌，於初平四年術又轉而圖北，進軍陳留封丘間，但爲曹操所擊敗，而退守雍丘（今河南省杞縣）。於是，術以南進受阻，北圖又敗，乃轉兵東向，逐揚州刺史陳瑀於九江（今安徽省壽縣）而自領揚州據壽春，並兼稱徐州伯，遂盡據有南陽及江淮南北之地。

四、曹操據兗州：先是州郡討卓，曹操獨進爲卓將徐榮所敗；及赴揚州募兵，僅得數千人，以兵弱而走依袁紹於河內。及袁紹奪據冀州（初平二年七月），濟北相鮑信乃建議於操，取大河以南之地爲根據，以覘時變，操善其議。是時，適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太守王肱（初平元年當曹操至揚州募兵時，駐屯酸棗之州郡兵，以糧食不給瓦解。時兗州刺史劉岱原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乃殺瑁而以肱領東郡太守）不能禦，操乃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今山東莘縣南）。

初平三年春，曹操爲平定黑山于毒等而駐軍於頓丘（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于毒等乃進攻東武陽以牽制之。但操並不引兵回救，而驅其軍西入山疾撲黑山之巢穴。毒等聞之，棄東武陽而還。於是，操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今河南省內黃縣西北），皆大破之。

是年四月，青州黃巾百萬入兗州，陷任城，入東平，兗州刺史劉岱迎擊之，爲所敗而岱戰死。於是，操部將東郡陳宮說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操然之。宮乃往說兗州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迎操領兗州牧。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黃巾衆盛精悍，操兵寡弱；操乃撫循激勵

，明設賞罰，以振士氣，然後設奇伏，晝夜會戰而破之。是役，鮑信戰死。操乘勝追黃巾至濟北（今山東省長淸縣北）悉降之，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於是，操乃收其精銳者號靑州兵。操因此兵勢强盛，遂得以兗州爲基地而進圖天下。

五、劉表據荆州：劉表乃漢之宗室，東漢末名士，在黨人中爲八顧之一。何進爲大將軍時，辟表爲掾。初平元年，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董卓以表爲荆州刺史。表至宜城，時適宗賊大盛（宗黨共爲盜），乃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共謀安定荆州之策。表用越策，誘斬宗賊帥十五人，而降其衆。旋又擊破孫堅之進攻。至初平三年於平定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叛亂後，遂盡有長沙、零陵、桂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七郡之地；南接五嶺，北據漢川，除南陽郡仍爲袁術所有外，盡奄有荆州之全域。

六、孫策據江東劉焉據益州：孫策據江東：事見本卷第四章。

劉焉據益州：焉字君郞，江夏竟陵人，漢魯恭王之後。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郞。歷洛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見靈帝政衰，王室多故，乃建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叛離。可選淸名重臣，以爲牧伯，鎭安方夏。」焉求牧交阯，欲避世亂，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又欲求益州牧，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時幷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因謀得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是時，涼州亂民馬相、趙祇等在綿竹自號黃巾，聚民數千人，殺綿竹令李升，吏民從之，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郤儉，又到蜀郡、犍爲，連破三郡，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領兵千餘人自犍爲東界攻相，破走之。龍乃迎焉，徙治綿竹，撫納離

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時焉子範、誕、璋，俱從獻帝在長安，範爲左中郎將，誕爲治書御史，璋爲乘車都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隨焉。荊州刺史劉表告焉在益州陰圖異計，獻帝乃遣璋往諭之，焉遂留璋不遣。及馬騰在郿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時爲李傕郭汜等操縱朝政），謀泄，範誕皆見殺。焉以二子俱死，又以綿竹城失火全城被焚，於興平元年徙居成都，旋發病死。州中大吏趙韙等貪璋闇弱，遂擁之繼爲益州牧。

第八節　申　論

政治敗壞爲一切之禍源：東漢至董卓廢立之後，既是名存實亡。而東漢之所以衰弱，乃由於歷朝皇帝幼昏，外戚專權；外戚專權之結果，又引起與宦官爭權之矛盾。此種矛盾鬥爭，歷數世而此起彼伏，互相循環，遂使中央政權淩夷混亂而不可收拾。且外戚，宦官皆貪污橫行，地方政治亦因之腐敗。故在桓靈二帝之世，各地盜賊並起，實由政治貪污與壓迫所使然。

又由於後期宦官打倒外戚而專橫政柄之結果，致引起士人普遍之憤悶，遂於外戚宦官之混亂下，再加上黨錮之禍亂。東漢政權以及社會人心，乃陷於總崩潰之狀態。

至政治影響於軍事者。東漢討羌之戰，相延數十年。討羌之將帥皆須納賂宦官，始得保其祿位。因此討羌之將帥尅扣餉輸，剝削地方，故討羌之戰久而無功。

何進召外兵之失：何進爲脅何后以誅宦官而召外兵，遂引起董卓之亂。進與宦官之鬥爭，以袁紹爲謀主，則紹之識見短淺，亦由此可知。當進用紹之謀而召四方兵來京之時，主簿陳琳曾有諫言曰：「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爲亂階耳。」進不聽用。當時典軍校尉曹操聞之亦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琳、操二人，可謂皆具高遠之見。以後曹操之所以能由小致大，滅袁紹而成魏之帝業者，於此已可見其端。蓋功業之成敗，在人才；人才之高下，在識見，此爲不易之理。

州郡討卓之失敗：州郡討卓，實以袁紹爲首，紹既乏遠謀，又無强大之實力以領導州郡。因是各懷異志，人懷觀望，故兵聚而不合，合而不戰，旋即土崩瓦解，此乃必然之趨勢。是以曹操當時雖提出卓越之戰略建議，而袁紹等所以不能用者，實由於缺乏上項之基礎所致。由是觀之，在臨時結合之力量中，既須有顯明之政治號召，又須有一强大之領導力量以爲中心，然後始能將各別之力量凝而爲一；卓越之戰略，始可以付諸實施。否則，無是項基礎，事必無成。

第三章　曹魏開國之戰一—破呂布與定都許昌之戰

（附圖四—一三八）

一、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秋，曹操東擊徐州牧陶謙。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夏，曹操復征陶謙於郯城，呂布等乘機襲兗州。是年五至八月與呂布戰於濮陽，九月兩軍罷。

二、興平二年春，曹操攻定陶，敗呂布軍。夏擊斬呂布將李封、薛蘭於鉅鹿，再破呂布陳宮軍，收復兗州。是年八月圍張超於雍丘，十二月破之。

三、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一月，曹操攻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遂下陳地克許而定都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獻帝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冬，魏太祖武帝曹操破黃巾數十萬衆，遂領有兗州（詳見本卷第二章第六節），據鄄城（今山東省濮縣境），至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四月，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襲取兗州。在此一年餘之時間，各方面之狀況，概述如左：

冀州幽州方面：初平二年夏，袁紹奪韓馥之冀州，據鄴（今河南省臨漳縣）。是年冬，青州黃巾十餘萬攻渤海，公孫瓚擊破而殲之（註一），瓚威名大震。於是，瓚遣其將田楷與劉備徇青州，以楷爲青州刺史，劉備爲平原相（註二）。自此紹、瓚遂有兩雄不並立之勢。瓚繼向紹展開攻擊，冀州諸縣因多叛紹從瓚。初平三年袁紹使袁遺領揚州

，袁術擊破之。初平四年瓚擊滅幽州牧劉虞後（註三），與紹之攻戰益烈，直至官渡戰前建安四年（西元一九九年）三月，公孫瓚敗死（註四），紹始併有幽州。

荆州、揚州方面：自初平二年冬，袁術據南陽遣孫堅擊荆州刺史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後，術在南陽以奢淫重歛，民漸叛離，又為劉表所偪，遂於初平四年正月北聯公孫瓚，東聯陶謙以進圖袁紹，並策動黑山賊及於扶羅等以擾紹之心腹。於是公孫瓚使劉備屯高唐（今山東禹城縣西南），單經（瓚以為兗州刺史）屯平原，陶謙屯發干（山東省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術屯封丘以擊紹。紹自擊陶謙等而使曹操擊術，劉表斷術之糧道，皆大破之。操追術至寧陵（今河南省寧陵縣南），術南走九江逐揚州刺史陳瑀而自領之，據壽春。至興平二年冬，術遣孫策平定江東。

關中方面：董卓於初平二年四月為孫堅所敗西撤至長安後，是年九月南匈奴單于於扶羅刼張揚以叛紹，屯兵黎陽（今河南省濬縣東北），卓乃因而利用之，以揚為河內太守。初平三年春正月，董卓遣將李傕等擊破朱儁於中牟後，是年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卓，旋卓將李傕等自中牟回軍圍長安，城破，呂布走南陽，傕等殺王允再據朝政。初，卓入關召韓遂馬騰（註五）與共圖山東，至，會卓死，傕等乃以遂為鎭西將軍還駐金城（今蘭州），騰為征西將軍，駐兵於郿（今陝西省郿縣東北）。旋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內鬨，互刼天子公卿，關中大亂，事詳本竟第七節。

益州方面：劉焉據益州，事已見本卷第二章第六節。興平元年冬，綿竹城為火所燬，焉徙治成都。是年病卒，州中大吏趙韙等利用焉子璋仁弱，擁以為益州刺史。璋以韙為征東中郎將屯朐忍（今四川省雲陽縣西）以備劉表。

徐州方面：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少為諸生，仕州郡，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

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破走黃巾，境內晏然。及董卓之亂，河南流民多歸之，因以百姓殷盛，穀實甚豐。然謙信用非人，刑政不理。初平二年冬助朱儁討卓。初平四年三月謙用治中王朗，別駕趙昱之說：「求諸侯，莫如勤王」，因遣使奉貢，得拜爲徐州牧。於是，謙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是年秋，爲曹操所攻擊，因此與曹戰鬥連年不息。事詳見本章第四節。

註一：後漢書卷一百三公孫瓚傳載：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家世二千石，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中平年間，以瓚督烏桓突騎，會烏桓叛，以討烏桓功，拜降虜校尉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瓚志在掃滅烏桓，幽州牧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兩人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餘萬人入渤海界，瓚將步騎二萬迎擊於東光（今滄縣）南大破之。

註二：三國志卷二十二先主傳第二載：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少孤家貧與母販履織蓆爲業。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公孫瓚俱師事盧植，不好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好交結豪俠，少年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率屬從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旋以求謁督郵不得，縛杖督郵後，棄官亡命。會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赴丹陽募兵，往與隨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爲下邳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爲別部司馬。以拒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

註三：後漢書卷一百三劉虞傳載：公孫瓚與袁紹攻戰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其得志不可復制，因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瓚築京於薊城以備虞。初平四年虞攻討之，反爲所敗，率官屬北走居庸縣，瓚追攻之，城陷被擒，還薊斬之。

註四：後漢書卷一百三公孫瓚傳載：瓚自初平二年與袁紹相攻，至建安四年，公孫瓚所據之易城爲紹所攻破，前後相攻凡八年，瓚自焚死。

註五：後漢書卷一百一皇甫嵩傳載：中平元年涼州邊章韓遂作亂，嵩討之。通鑑卷五十八中平二年載：邊州兵亂不止，北宮伯玉等寇三輔，左將軍皇甫嵩討之。邊章韓遂犯美陽攻張溫，董卓等擊破之。中平四年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等擁衆十餘萬圍隴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寇掠三輔。

第二節　輔佐曹操開國諸人物

曹操乃一才智縱橫，奇謀卓越之人物，故其用人亦重在「謀策之士」，蓋亂世需策士，始能撥亂以定天下也。

按曹操自闢兗州基地，及以後奠定魏之大業，其所延引最著之策士，有如左述：

荀彧：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及諸父皆知名當世，爲漢官吏。父緄爲濟南相，叔爽爲司空。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永康元年（西元一六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旋棄官歸鄉里。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遂將宗族至冀州。及袁紹奪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乃於初平二年（西元一九一年）棄紹而從曹操於東郡。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

荀攸：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爲廣陵太守。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

，天下皆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泄，卓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就。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以道路不寧不得至，而駐止荆州。及曹操求「策謀之士」於荀彧，彧荐之。操以書致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操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遂以爲軍師。

郭嘉：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至鄴見袁紹，知紹不能成大業，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强，去將何之？」嘉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乃一籌謀畫策之良士，已爲曹操所用甚器之，早卒。操與書荀彧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因荐嘉。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以爲司空軍祭酒。

賈詡：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惟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察孝廉爲郎，疾病去官。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諸將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除涼州人。而諸君棄軍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諸將從之，遂攻長安（事見本卷第二章），殺王允，詡爲尙書。李傕、郭汜相鬥，和傕汜等，出獻帝，祐護朝臣，詡有

力焉。

獻帝已出關，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歸煨。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因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以張繡在南陽，陰結欲歸之，遂走南陽。及袁紹遣人說張繡，詡勸繡降曹操，繡從之。及操見詡，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遂以詡爲執金吾。

毛玠：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曹操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遂獻奉天子以令諸侯之策。

劉曄：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袁術卒後，曹操赴壽春，因辟曄爲司空倉曹掾。以後爲籌謀畫策，所籌必中。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

兗州：州「據河濟之會，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東帶琅玡，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齊，直走宋、衞，長驅陳、許，足以方行於中夏。」然實四戰之地，故據其地者，「必懸權而動，所向無前，然後可以拊敵之項背，絕敵之咽喉。若坐擁數城，欲以俟敵之衰敝，未有得免於覆亡者」。（讀史方輿紀要）州東有亢父之險（今濟寧縣南），自古爲戰略要地。

徐州：彭城「岡巒環合，汴泗交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方輿紀要），南達揚州，自春秋晉楚爭霸以來，爲東方戰略之重鎮。城北五里有九嶷山，自東而西綿亘五里，俗稱九里山。城東南十八里有寒山，六十里有呂梁諸

山。城東北九十里有盤馬山。泗水自沛縣流入境，而東南入邳縣界。睢水自蕭縣流入界，過城南六十里而東南流。陳留郡：戰國張儀說魏哀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魏之地勢，故戰場也。」故其他强者始得保有之。張邈之所以猝爲曹操所破者以此。

第四節　作戰方略

曹操方面：初平三年（西年一九二年）冬，曹操取得兗州之時，治中從事陳留毛玠卽獻策於操曰：「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則霸王之業可成。」操納之。但此時，操勢弱仍北依袁紹。東北有公孫瓚之將田楷據青州（田楷據今河北省滄縣地區），西則洛陽殘破，而董卓餘孽李傕等之力尙强，難與爲敵。且徐州與兗州密邇，據其地足以自大，而剌史陶謙又懦弱，故操乘報父之仇爲名而進擊之。但經屢擊徐州兵疲之後，突又遭呂布張邈之來襲，在奮戰之餘雖已破走呂布，實已陷於兵疲糧乏之困境。因轉而南擊陳留張邈，遂取陳、許以爲耕戰之基地。操之此種作戰方略，乃隨作戰情勢之發展而準上項方針以完成之者。

呂布、張邈方面：呂布是一猛將，出關之後無地自容。張邈據陳留，原與操極相友善，然恐操終爲袁紹而害己，乃用操將陳宮之言，欲乘操東征陶謙，兗州空虛之際，因迎呂布共牧兗州，然後以觀天下形勢，因時事之變通，以縱橫於一時。

第五節　作戰導因

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夏，曹操已取得兗州，自東郡進據鄄城。冬，用治中毛玠之策，遣使至長安。初平四年春，曹操擊破袁術於封丘（見本卷第二章）。是時徐州陶謙與諸守相共推朱儁為太師（儁此時仍駐軍於中牟。儁討卓事，詳見本卷第二章），並移檄州郡，共討李傕，謀迎天子。旋以朱儁受徵入朝，其事不果。謙乃用治中王郎等之建議：「求諸侯莫如勤王」之策，遣使奉貢，謙遂受詔為徐州牧。夏，曹操自封丘還軍定陶後，遣使迎其父前太尉嵩於琅玡。嵩道經費縣，謙別將利嵩貲財而襲殺之，及少子德。秋，操乃舉兵擊謙於彭城，大戰破之。謙敗走郯。操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又攻慮、睢陵、夏丘三縣（即今山東省沂水縣西南，江蘇省睢寧縣，安徽省泗縣）皆屠之以洩憤。

興平元年春正月，陶謙求救於青州刺史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適曹操亦以軍食盡，引兵還。於是謙增備丹陽兵四千，備原自領有兵數千，遂屯兵小沛（今江蘇省沛縣東）以備操，謙並表備為豫州刺史。是年夏，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陳宮守東郡，東郡太守夏侯惇守濮陽。復親征陶謙，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邀擊操於郯東，操擊破之，遂攻拔襄賁（今山東省臨沂縣西南百二十里。）

先是陳留太守張邈，素與袁紹曹操友善。討卓時袁紹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之。紹因使操殺邈，操不聽。當操第二次擊陶謙時，邈終畏操為紹害己，乃用操將陳宮之言，叛操而迎呂布以襲兗州。

按呂布於長安為李傕等擊敗後，率數百騎出武關詣袁術，術不相容，遂北投袁紹。與紹擊破黑山帥於常山，求益兵衆，其將士多鈔掠，紹患而欲圖之。布覺復歸張揚於河內，途過陳留，適張邈陳宮謀叛操，遂與合謀。於是，呂布曹操爭奪兗州之戰以起。

第六節　作戰經過

興平元年四月，曹操已擊破謙將曹豹劉備於郯東而略地至襄賁。陶謙守郯孤城，恐懼，正欲棄郯而走歸丹陽之時，會呂布進襲兗州，曹操回軍，徐州得以不失。

張邈、陳宮與呂布已合謀，乃推布爲兗州牧，並聯豫州刺史郭貢共舉兵乘兗州空虛之際而襲之。邈等之謀已定，邈乃一面遣其黨劉翊至鄄城告荀彧，謂呂布來助操擊陶謙，使不爲備，一面以大軍隨之。以呂布進襲濮陽，郭貢進擊鄄城，陳宮進襲東阿，汎嶷進襲范縣。但彧疑之，勅兵設備，並急召夏侯惇來鄄。惇至，夜誅謀叛者數十人，鄄城乃定。於是，呂布襲濮陽（故城在今濮陽縣南）克之。郭貢率軍數萬至鄄城下，要荀彧出見，人或言貢與呂布同謀，夏侯惇亦勸阻彧曰：「君一州之鎮，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遂出見。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時兗州各地皆叛操從布，惟鄄城、東阿（今山東省陽穀縣東北五十里阿城鎮）、范縣（今范縣東南二十里）三城爲操守。程昱東阿人，或以其地方人望，乃使之往說范令然後回守東阿，以固此三城待操。昱至范縣說其令靳允，時汎嶷亦已至范，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勅兵守城。於是，昱又急遣別騎絕倉亭津（當時漯水自范縣東北流過故東阿縣北，津在范縣界，去故東阿六十里），以阻陳宮之進入東阿。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祗係故陳留太守，操初得兗州時從操爲東阿令。

呂布已克濮陽，以郭貢引兵去，乃自引兵攻鄄城，不能克退回濮陽。時曹操亦已自引大兵回救，抵東阿執昱手

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遂以昱為東平相，使守范縣。並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塞亢父、泰山之道（東平，今山東省東平縣東二十里。亢父，今濟寧縣南五十里），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軍攻呂布於濮陽。自是年五月至八月，兩軍苦戰百餘日，會蝗虫之災，百姓大飢，布糧食亦盡，乃各引兵去。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今山東省鉅野縣西南）為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操遣家居鄴，藉以控制操。操以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東海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謂可迎袁術。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此時亦在徐，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居下邳（今邳縣東）。

興平二年春，操因東阿乏糧而引兵襲擊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呂布來救定陶，擊破之。夏，操進擊布將薛蘭、李封於鉅野（今縣南），布來救，未及，蘭敗，遂斬蘭等。操軍乃進據乘氏。時操以陶謙已死，劉備新領徐州，遂欲乘此時機進取徐州，然後還軍定布。荀彧建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

。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劉繇），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衞（濮陽）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淸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以彧此策切實精要而具遠見，乃從之。

時呂布在東緡（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得陳宮兵萬餘增援，乃向操軍發動反攻。操兵適皆已外出收麥，在營者僅千人，屯營亦不固。屯營之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於是，操乃伏兵於堤裏，以一部在堤外警戒。布軍進至操營，令輕兵挑戰。既合戰，操伏兵悉乘堤出擊布軍之側背，於是步騎並進，遂大破布軍。布與陳宮夜遁，走依劉備於下邳。操乃分兵平定諸縣，並還攻定陶克之。

張邈在陳留，以呂布陳宮已敗走徐州，操軍將自定陶南擊，邈乃使其弟超率家屬退保雍丘（今河南省杞縣），自往與布合，轉九江請救於袁術，未至爲其部下所殺。是年八月，操引兵進圍雍丘，十二月拔之。超自殺，操夷邈三族。遂東略陳地。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正月，操軍推進武平（今河南省鹿邑縣西北），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時潁川汝南

之黃巾殘餘何儀等附袁術，二月操再進擊破降之，遂據有豫州之全域，而以許（今許昌縣）爲其首府。

第七節　遷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天下

一、曹呂爭奪兗州期間之政局

關中方面：董卓爲王允呂布所殺（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四月）後，時三輔民尙有數十萬戶。經李傕等破長安，誅王允，走呂布後，傕等放兵刼掠，加以飢饉，二年之間，地方凋敝。而李傕、郭汜、樊稠等，各相與矜功爭權，發生內鬨。至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二月，李傕殺樊稠，於是李傕、郭汜各將所部相攻。傕挾持獻帝，汜則挾持公卿太尉楊彪、司空張喜、尙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衞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部，大司農朱儁等爲質，各挾天子公卿以自重。傕、汜相攻連月，死者數萬。六月，傕將楊奉（原白波賊帥）叛傕，鎭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獻帝於弘農（今河南省靈寶縣南四十里），獻帝及公卿皆從之。時李傕以楊奉叛，所召來之羌胡兵又去，勢力單弱，乃許與汜和解。七月獻帝至霸陵（長安縣東），從者皆飢，張濟賦給相迎，李傕出屯池陽（今陝西省涇陽縣西北）。於是，朝廷以張濟爲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楊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八月六日獻帝及公卿至新豐（今陝西省臨潼縣東），郭汜欲脅帝都郿，謀泄，侍中种輯密告楊定、董承、楊奉等會軍新豐，郭汜乃棄軍走驪山（是月曹操圍雍丘），汜黨夏育，高碩等仍謀刼帝，楊定、楊奉力戰破之。十月初五（是月以曹操爲兗州牧）帝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迎

之。煨與楊定有隙，是月十日，楊定、楊奉、董承等攻煨營，戰十餘日，李傕、郭汜聞之，合兵來救煨，因欲刧帝而走。定聞傕、汜將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走荊州。是時，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協，復與傕、汜合謀。十二月張濟、李傕、郭汜共追帝，與承、奉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無遺。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一月六日帝露宿於曹陽（在今河南省陝縣西石橋溝）。承、奉乃一面陽與傕等謀和，一面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等於河東，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等率數千騎來援，遂擊傕等大破之。奉等乃與車駕東走，傕等復來追，奉等大敗，被傕等圍困於陝。帝與李樂等夜渡河逃大陽（今山西省平陸縣南二里渡口）。一月九日抵安邑。是時，河內太守張楊謀迎車駕還洛陽，諸將不聽。旋董承與張楊合謀，諸將幾經相爭，始於是年六月，楊奉、韓暹等奉帝東遷，七月抵洛陽。張楊還屯野王（今河南省沁陽縣），楊奉出屯梁（今河南省臨汝縣東），韓暹、董承留衛洛陽。於是，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是時以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自生之禾），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士兵所殺。

幽冀方面：興平二年十二月，公孫瓚已殺劉虞，盡據有幽州之地，而與袁紹爭戰仍相持不息。旋袁紹將麴義與鮮卑聯合，合兵十餘萬攻瓚於鮑丘（今河北省密雲縣西南）大破之。於是代郡、廣陽（今河北省大興縣西南），上谷（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南）、右北平（今河北省豐潤縣東）皆叛瓚，瓚遂徙鎮易（今河北省雄縣西北）。

袁紹此時，已統冀、幷、青三州，資富兵強爲諸割據勢力之冠。於是監軍奮威將軍廣平沮授說紹曰：「將軍累世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庭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

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但潁川郭圖淳于瓊則議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以獻帝之立，非其意，且內實然郭圖等之說，故不從授計，而仍專力於進攻公孫瓚。

江東方面：孫策請於袁術，進擊揚州刺史劉繇，遂據有江東。另詳本卷第五章。

淮南方面：袁術於獻帝敗於曹陽之際，即會羣下議自稱帝於壽春。

徐州方面：陶謙死，劉備領有徐州，袁術正與呂布聯合以攻備。備降於布，布自爲徐州刺史。事另詳於本卷第四章。

二、定都於許之遠策

建安元年七月一日獻帝還都洛陽，操在許謀迎之。諸將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乃說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有慮，亦無及矣。」操從之，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而西，以迎獻帝，董承等據險拒

之，洪不得進。旋韓暹、楊奉、董承、及張楊等不和，議郎董昭乃爲操內應。昭以楊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因爲操作書與奉，奉欲利用曹操之糧，乃聯操以張已勢，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是時董承以患韓暹之專恣，亦潛召操。於是操獲得內外之贊助下，乃將兵入洛陽。帝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操擁帝以圖自展之功，於以初步告成。隨後操乃展開如左之步驟：

一、鞏固掌握朝政之步驟：

1.奏韓暹、張楊之罪而誅之，暹懼誅單騎奔依楊奉。

2.誅尙書馮碩及議郎侯祈侍中壹崇等之反已者。

3.封衞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伏皇后之父），侍中丁种輔，尙書僕射鍾繇、尙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后兄）、趙蕤等十三人爲列侯。

4.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其死節。按儁於弘農之役戰死。

二、遷都於許：操擬遷帝於許，乃問計於董昭，昭獻策大要如左：

1.洛陽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留洛匡弼，事勢不便；唯有遷都於許，始能成「輔翼」之功。

2.厚遺楊奉，並說京都乏糧，暫徙魯陽，以免見阻。

3.用董昭計，建安元年八月廿七日奉車駕出轘轅，楊奉自梁欲邀絕之，不及。九月七日抵許。於是，操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十月征楊奉，奉南奔袁術。

4.袁紹當獻帝爲操迎都於許時，頗悔不用沮授之謀，乃書操使徙獻帝於鄄城欲奪之。操乃以詔書責袁紹，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自愬，乃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在操下，怒責操挾天子以令彼，表辭不受。操懼於力不敵紹，乃以大將軍讓紹，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以荀彧爲侍中守尙書令。

三、展開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大策：

1.求人才：操爲攬集人才而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荐其從子荀攸，潁川郭嘉。事見本章第二節。又徵山陽滿寵爲許令，北海太守孔融爲將作大匠。

2.獎農業：以東阿令棗祇爲屯田都尉，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用祇「分田之術」，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推廣於兗豫各郡，皆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爾後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減少後方運輸補給之累），遂能兼併羣雄，所謂「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者以此。

3.平定近亂：東平徐州呂布、九江袁術，覊縻江東孫策，西平南陽張繡，然後北謀强大之敵袁紹。詳見次章。

第八節　申論

政略：曹操於討卓時，兵微將寡，無左右州郡之力。及袁紹奪取冀州，羣雄混亂之際，亦迅即依紹爲援，南收

河南之地以爲根據。但畢竟曹操與衆不同，於初有兗州時，卽用毛玠之謀，奉天子以爲政治號召，眼光至爲遠大。蓋此時東漢政權雖已崩潰，實力派多有「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之思想，但一般儒者名流，仍多主張奉獻帝以求安，不欲更朝換代之變革。因此，若因而奉獻帝以令羣雄，因勢利導，則遠較「先得者王」爲易。此袁術之所以速敗，袁紹之所以不敢稱帝，皆足以證之。曹操深通此略，卒賴之以建其大業之基礎，爾後遂借此爲政治號召，平定羣雄。反觀袁紹對沮授之建策，遲疑不能行，終以最强大之勢力，而敗於曹操，蓋由其政略眼光，未能透視有以致之。

然謀大事者不可以私忿而舉事。如曹操爲報父仇，於征徐州陶謙時，遷怒於民，屠殺過甚，因招致衆叛親離；張邈陳宮背叛，呂布一入兗州，郡縣皆應，操因此不但征徐州不能成功，且幾招致無容身之地。故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因慍而致戰」，誠屬至言。但操於徐州失策之後，立轉兵而下許，奉迎獻帝，遂建其大業之基礎，此種政略戰略之配合，正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

戰略：操自徐州回擊呂布時，曾云呂布不能據東平、亢父之險以要彼，而株守濮陽，因知其無能爲。是可見戰略着眼之重要。呂布無此見識，故雖勇敢善戰，亦不能挽救其戰略之失。

第四章　曹魏開國之戰二──官渡之戰

（附圖四──一三九、四──一四〇、四──一四一、四──一四二、四──一四三）

一、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一月，曹操討劉備於徐州，平之。

二、緒戰：建安五年二月，袁紹將顏良攻白馬城，曹操破斬之。再斬紹將文醜於延津，操於緒戰中全勝。

三、決戰：曹操緒戰獲勝後，還軍官渡。袁紹進軍延津。建安五年八月，紹大軍進攻官渡，展開攻守戰。是年十月，曹操襲烏巢，遂大破紹軍。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州郡討卓時，黃河南北兩大勢力爲二袁。河北袁紹據冀州，繼併有青、幷二州，以鄴城爲中心雄視北方，與幽州公孫瓚對峙。河南袁術據豫州，繼併有揚州，雄視南方與荆州劉表爲敵。旋袁術在豫州一再爲曹操所擊敗，實已偏促於以壽春爲中心之淮河南北地區。此時，代術雄據河南者，爲以許都爲中心而據豫兗二州之曹操。徐州則陶謙死後，呂布、劉備、袁術互爭未已。至袁曹官渡作戰之前，公孫瓚已爲紹所擊滅，徐州及淮河南北亦最後爲操所得，成爲袁曹南北對峙之局。

至官渡作戰前之關中、涼州、漢中張魯等，皆已表面歸附於操，益州之劉璋，荆州之劉表，及江東之孫策，則

各持中立以觀變。因此，曹操欲貫澈「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大業，必須先擊滅袁紹，然後始能達成其目的。然以聲望遠勝於曹操之袁紹，地廣兵强亦皆優於操，自不甘爲操下，必當舉兵擊滅之以求獨尊。於是，袁曹在此種兩雄不並立之形勢下，遂導致官渡一決雌雄之戰。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三九）

一、地理形勢：當魏郡初立時，魏郡所轄十五城皆在黃河以北，鄴城爲十五城之首縣，魏城乃一屬縣。漢文帝時黃河於延津决口北潰，文帝大發卒塞金堤，至武帝時作「瓠子之歌」以築堤。金堤雖成，黃河水道已改定，終將原有之魏郡分爲河東河西二部。故東漢末葉之魏郡東南之淸淵（今山東省臨淸縣西南）、館陶、元城（今河北省南樂縣元村集）、陰安（今河北省淸豐縣北）、內黃、黎陽六縣城皆在黃河之東南。魏郡其餘九城皆在黃河西岸之西北。卽當時之黃河自今武陟北上，流經新鄉以南，汲縣以東，滑縣以西，繞濬縣大坯山卽當時之黎山之西，流入今之衞河。再經濬縣、內黃之北，沿今衞河河道至河北省之祁口入海。黎陽在黃河之東南，黎山之南，形成「戰略要地」。按黎陽因黎山得名，城北有亭曰黎陽亭，渡口曰黎陽津，北岸爲牽城，乃光武中興時取飮馬便利而跨河屯駐幷州騎兵之營地。黎陽南二十里有渡口曰白馬津，地屬津東二十八里之白馬城（今河南省滑縣東二十里），係兗州東郡所屬之縣。自白馬津再南四十里有延津，地屬兗州陳留郡之酸棗縣（今河南省延津縣北）。此黎陽、白馬、延津三渡口爲三「戰略要點」，亦卽曹操擊左、擊右使敵疲於奔命之關係地也。在此三渡口之南百里爲濟水上游之官渡河及渠水，橫亘於考城（今河南省東仁縣東北）及滎澤（今河南省舊滎澤縣其澤已涸）間。官渡河亦名渠水，或

稱汴水，乃古汳水也。上游爲古滎瀆，首受黃河潛流自滎澤流出，合汜水東流入蒗蕩渠，過魏長城東入圃田澤。圃田澤有澤八，陂三十六，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葭葦幷生，斥澤絕地，行人且避其處，更爲行軍不便之所。澤東即官渡河，七里許有中牟合在南岸，有官渡合在北岸，其地皆屬河南尹中牟縣之官渡亭管轄，乃官渡河上主要渡口，扼南北交通之要衝，爲兵家所必爭之地。官渡河再東流爲二支過大梁城（今河南省開封）北者曰陰溝水亦曰汳水；在城南者曰鴻溝水。陰溝水東至管城北故市南蔡城北考城西，乃轉北而東進入兗州腹地與濟水合一，過平原郡同入於海。惟自大梁城上下，兩岸雖少邱陵但多堤防，且流緩河寬積泥數尺成爲泥淖，岸邊葭葦茂密，十八年年樵割，樁根層露，船行徒涉，皆難通過，於此用兵必須遶道而東。滎澤之西有廣武山，敖倉所在，操雖用重兵據之，但亦可以用奇，此擊左擊右之目標也。

二、戰地交通狀況：鄴城與許都間，相距約五百里。最近道路爲經中牟、官渡、陽武、白馬、黎陽津之道。如以此道爲「作戰軸線」其左右可爲由北向南之包圍迂迴道路亦有四條。在官渡以東，可取道兗州鄄城之南，沿濟河東南進，此曹操破袁術及取豫州之道，足以步操之後塵以襲操後。另一道爲由靑州入徐州以逼豫州，官渡以西，可資進取許都之道。其近者爲渡孟津，自偃師出潁川；但此道上須過數道關隘。其更西之路則爲取道洛陽之西，南出魯陽，或自三輔出武關南陽，進擊汝南以拊許都之背。

第三節　作戰之籌謀決策與準備

曹操方面：操爲完成「挾天子以令天下」之目的，其終極目標必須打倒最强大之袁紹。然其以初定都於許，必

先清除週遭之敵，其迫近者為南陽之張繡與荊州劉表之聯合勢力，次為袁術及徐州與關中方面。同時並應相機爭取幽州方面反紹之勢力，及江東之孫策，益州之劉璋，及涼州之韋端，漢中之張魯等，均應次第完成之，以為北敵袁紹之準備。茲略述其事如左：

一、南擊張繡：繡為張濟之族子。興平二年六月，張濟因李傕等在長安之亂，謀迎獻帝東歸，是年十二月，張濟與楊奉董承不和，乃復與傕、汜合兵追帝於弘農，旋獻帝已北詣河東，張濟、李傕、郭汜等以弘農糧盡，乃復還關中，各自據地為雄。至建安元年冬，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今河南省鄧縣外城東南隅），為流矢所中死，時繡在濟部為建忠將軍，遂代領其衆屯宛（今南陽縣），而附於劉表。建安二年（西元一九七年）一月，曹操自許攻繡，戰於淯水（淯水源出盧氏縣經宛城而南流），繡舉衆降。操納張濟妻並結納繡驍將胡車兒，致使張繡因疑懼而襲擊操破之，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幸校尉韋典死力護衛得脫，敗還舞陰（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繡追之為操所破，還穰復與劉表合。操亦引軍還許，南陽、章陵（今湖北省棗陽縣東）復附繡。操再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所攻。

建安二年十一月操再攻張繡至宛，劉表將鄧濟守湖陽（今河南省沘源縣南八十里湖陽店），攻拔之，擒濟，又攻舞陰克之。建安三年三月，操將三擊張繡時，荀攸獻緩攻之策曰：「繡與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其勢必相救。」但操以急於定繡，以除後方之患，因不用攸策，遂進軍圍攻張繡於穰城。五月劉表遣兵襲安衆（今河南省鎮平縣東南）絕操軍之後以救繡。時操得袁紹降卒，言田豐勸紹襲許，圖奪挾天子以令諸侯，操乃解圍還軍。至安衆為劉表軍所遏不得進，繡又率軍來追，前後受

敵，操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然後遣步騎埋伏擊破追兵。七月操乃還許。

二、謀議討袁紹之大計：袁紹見操第一次擊張繡挫敗時，即有輕操之意，故與操書，辭語悖慢。當操第三次擊繡時，又獲紹將襲許之情報。操由於與袁紹敵對之此種情勢急迫，故於此次還許後，又東憂呂布，西慮關中，南正與張繡相拒，竟致出入動靜失於常態。於是以紹書就謀於諸謀士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荀彧郭嘉首先將袁曹個人優劣作比較，彧曰：「古之成敗，（在於人才）。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嘉亦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

仁耳；公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侵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次謀戰略部署。彧、嘉皆以爲北擊袁紹，必先定徐州呂布。蓋若袁紹南攻，呂布爲之援，則兩面受敵；若向紹採取攻勢，而呂布在左翼側後爲牽制，亦將難以成功。但曹操戰略眼光較彧、嘉更爲高遠，而提出問題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於是，荀彧對本戰最迫切之關中，提出其建議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强，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從之。旋又與袁紹展開爭取荆州劉表、江東孫策，及安撫涼州牧韋端，潛置陳珪於徐州等謀謨與措施。此蓋循操高遠之戰略眼光而進行者。茲列述如左：（以上彧嘉謀議見三國志卷十荀彧卷十四郭嘉傳）

一、西撫關中：建安二年二月，操用荀彧之言，以侍中尚書僕射鍾繇爲「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得以權宜從事，駐節弘農。」繇至長安致書馬騰韓遂等，爲陳禍福。初騰、遂等，以袁曹方爭，皆持中立，及得繇書乃各遣子入侍歸附。

二、佈置沛相陳珪及其子登以圖徐州：建安二年春，袁術方稱帝於壽春，珪少與術同遊；術以書召珪輔政，珪心向曹操，欲匡漢室，拒之。五月，術欲連呂布，爲子求婚布女。珪慮術布合從，爲難未已，乃往說布使拒之。時曹操下詔書拜布爲左將軍（奪袁術左將軍以予布因此時操正擊張繡），並致手書，深加撫納。布遂用珪言，遣陳登

爲使赴許都拜謝。登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以陳珪父子在徐州聲望甚隆，乃厚結之，即增珪秩中二千石，以登爲廣陵太守，囑以「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並移治東城（今江蘇省淮陰縣西），以監視袁術而防孫策，及北謀呂布。

三、東撫孫策：建安二年夏，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治東海）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至明年操舉兵東擊呂布時，乃以弟女婚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孫賁女，並禮辟策弟權、翊等，及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以厚結之。

四、打擊袁術平定呂布：先是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死，遺囑別駕東海麋竺，非劉備不能安徐州。竺遂與典農校尉下邳陳登迎備，備因領徐州。袁術聞劉備領徐州怒曰：「術有生以來未聞有劉備」，乃於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是年曹操以備爲鎮東將軍）六月，舉兵攻劉備以爭徐州。備留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今安徽省盱眙東北）淮陰（今江蘇省淮陰縣東南），相持經月，互有勝負。時陶謙故將下邳相曹豹與飛不和，飛殺之，城中乖亂。是時，袁術又致書呂布，使襲下邳，並許助其軍糧。布遂引軍水陸東下，至下邳，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城迎之，張飛敗走，獲備妻子。備聞之，引軍還，比至下邳兵潰，備率餘兵南取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與袁術軍戰，又敗，退屯海西（今江蘇省東海縣南），飢餓困踧，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助糧不繼，乃復與備和，以爲豫州刺史，合兵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建安元年冬，袁術再舉兵攻劉備，恐呂布爲援，乃爲子求婚於布，布復許之。於是，術遣其將紀靈等將步騎三萬攻備，備急求救於布，布將兵至沛城爲之和解，各罷兵。旋布以備收兵合萬餘人，因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

於許都。操厚遇之，益其兵糧，使復至沛收散兵以圖布。

建安二年五月，袁術迎婦於呂布，布用沛相陳珪之言拒之。於是，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暹、奉等於曹操遷獻帝都許時奔投袁術）合兵，步騎數萬，分七路趨下邳攻呂布。布時僅有兵三千，馬四百匹，乃用陳珪計，致書暹、奉，使叛術爲內應，暹、奉從之。布乃出城攻勳營，暹、奉等內應，張勳橋蕤兵敗散，落泗、睢水死者殆盡。於是，布與暹奉合軍進趨壽春，水陸並進。術自將步騎五千退守淮水南岸，布於北岸辱笑譏罵術而還。術之聲勢於是大衰，陷於一蹶不振之困境。

建安二年九月，曹操乘術大敗之後，東征之。術棄軍南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等於陳界以禦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是時淮南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益衰。

建安三年八九月間呂布復連袁術，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於小沛，操遣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逃走，歸曹操。時泰山屯帥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於是，操決用荀彧、郭嘉荀攸等「先擊呂布後戰袁紹」之謀，自將東征。九月操軍至梁遇劉備，遂與俱進軍彭城。陳宮勸布以逸待勞，在彭城迎擊之，布不從，欲待操軍至下邳，然後逼操軍於泗水而殲之。十月操攻彭城屠之。廣陵太守陳登亦率郡兵爲操先鋒，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遂還保城不敢出。於是，布求救於袁術，術集兵爲布遙作聲援。時河內太守張揚，以素與布善，亦出兵野王東市，遙爲聲援之勢。十一月操掘塹圍下邳，復引沂、泗之水灌城。十二月布將侯成、宋憲、魏續等率衆共執陳宮高順降，操遂圍呂布於大城之白門樓上，終俘殺呂布。於是，徐州平定，操乃以車冑爲徐州刺史。又以陳登定徐州功高，加伏波將軍。

操既平定呂布，張遼降，拜爲中郎將，又分琅琊東海爲城陽（今山東濮縣東南）、利城（今山東省博興縣東四十里）、昌慮郡（今山東省滕縣東南六十里），悉以霸等爲守相。此蓋爲準備與袁紹作戰，部署戰略東側翼之安全也。

袁紹方面：紹連年與公孫瓚相攻戰不息，至建安三年四月其謀士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天子動輒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乃致書公孫瓚，欲與和解，然後攻許。但瓚不答而增易京之戒備。於是，紹不用豐計，而繼續攻瓚，因此予操以充裕時間，作戰略之準備。

第四節　戰略部署及行動（參看附圖四一一四〇）

一、袁紹方面

建安四年（西元一九九年）春，袁紹攻破易京，公孫瓚自焚死，遂積極進行左列措施，爲進擊許都之準備：

一、安定北方：袁紹攻公孫瓚時，烏桓王蹋頓以烏桓助之。及瓚滅，紹乃賜蹋頓，及烏桓上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單于印綬，以厚結之。又以閻柔得烏桓人心，因特加寵慰，以固烏桓之內向。

二、迎袁術欲自稱帝：建安四年四月，袁術以稱帝後，淫侈滋甚，又屢爲呂布、曹操所破，孫策又背之，因偪促於壽春，屬下飢困，莫之收恤，資實空虛，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依其部曲陳簡於灊山，簡等拒之，

益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紹子譚自青州（治平原）迎術。術欲從下邳過，曹操使劉備朱靈截擊之，術復走回壽春。六月憤慨結病嘔血而死。於是，紹主簿耿包密勸紹稱帝，紹以包言示軍府議，皆言包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

三、謀攻曹操之策：建安四年，六月，紹議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能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兵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配審則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算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已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審又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審等言，遂決計攻許。（以上議論見三國志卷二一袁招傳）

四、南連張繡、劉表：紹已決計攻許，乃於九月遣人招張繡，又與賈詡書結好。詡反勸繡從操，繡以袁强曹弱，又已與曹爲仇，如何從之？詡乃陳宜從曹之策曰：「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遂降操。袁紹已失張繡，乃使人求助於劉表，表雖許之，但

竟持中立。(賈翊議論見三國志卷十賈翊傳)

一、曹操方面

曹操於平定徐州呂布後，又南撫孫策，而與之聯姻，已如前述。當建安四年春，袁紹滅公孫瓚時，即加强對敵袁紹之戰略措施，茲列述其事如左：

一、北撫漁陽：當袁紹滅公孫瓚時，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從之，操以詔拜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以迫使袁紹在幽州遭受困擾。

二、北定河內：當操攻呂布於下邳時，河內太守張揚出兵東市，遙爲呂布聲援，已如前述。建安三年冬，操滅呂布而定徐州後，明年即建安四年二月，操即轉兵西向，集兵昌邑（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四十里），以擊張揚。揚將楊醜殺揚以應操，揚將眭固屯射犬（今河南省沁陽縣東北）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是年四月，操乃進軍臨河，遣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斬固，破射犬，而定河內。然後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三、部署軍事戰略防線：建安四年六月，袁紹已用郭圖審配之言，決舉兵攻許。是時，操在敖倉聞之，諸將以爲不可敵，操乃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以爲吾奉也。」遂即爲戰略部署如次：

1.是年八月進軍據黎陽。

2.同時遣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取北海（治今山東省壽光縣東南三十一里），東安（今山東省沂水縣南三十里），以固戰略之東翼。

3.使于禁屯軍河上。

4.九月，操還許，並分兵守官渡。

四、厚結張繡：繡於袁紹遣使來連結時，用賈詡之計，於建安四年十一月降附於操。操爲子均娶繡女，並拜爲揚武將軍以厚結之。又以賈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

五、西結涼州：是時涼州牧韋端，以袁曹方爭，中立觀望，端遣從事天水楊阜詣東方，以觀形勢。建安四年十一月，阜還涼州，謂涼州諸將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强，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三國志卷二十五楊阜傳）涼州遂納貢賦附從於操。

六、加强對關中之掌握：建安四年十一月，操欲撫定益州，遣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使說劉璋，至關中道不通遂留長安。因致書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强，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鍾繇）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敵之利也。」（三國志卷二十一衛覬傳）或以白操。操從之，乃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使司隸

校尉鍾繇自洛陽移治弘農，關中諸將由是服從。

七、爭取劉表：當袁紹遣使求援劉表時，表許之，但既不助袁亦不援曹。於是，從事中郎南陽韓嵩與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於建安四年十一月遣韓嵩使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至許，操即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嵩還，盛稱操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僚屬，陳兵將斬之。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乃囚之。於是表仍持中立。按劉表袁紹自討卓以來，即相連結，曹操之爭取劉表，得其中立實爲已足。（上列見三國志卷六劉表傳）

八、擊劉備克復徐州：當袁術讓帝號於紹而北走時，操遣劉備與將軍朱靈率兵至徐州截擊。及術已南走壽春，朱靈等還許，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自還小沛。時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從備。於是，備有衆數萬，乃遣人與袁紹聯合，紹遣騎援之。曹操當此急於部署戰略防線以禦紹之際，突遭劉備之背叛，實屬意外。乃於是年，即建安四年，十二月親至官渡，一面遣司馬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將兵往擊備。由於備之叛操，建安五年一月，董承與劉備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誅操之事以泄，操遂誅董承等，並夷三族，然後自將討劉備。是時，操之諸將，以袁紹軍即將南來，而

往討備，恐紹襲其後爲慮。惟郭嘉以其前與荀彧所謀，擊紹必先定徐州呂布之見解，仍主先擊劉備，且判斷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遂親將討備。是時，紹別駕田豐因說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於是，曹操在建安五年一月，於一月之間，擊破劉備，獲備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徐州復定。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上引見三國志卷一武帝掾、卷十四郭嘉、卷六袁紹等紀傳）

操已討平劉備，乃急回軍官渡。二月，又急以振威將軍程昱將七百兵守鄄城，以連綴戰略防線之東翼。於是，袁曹大戰遂即展開。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四〇、四—一四一、四—一四二、四—一四三）

一、袁紹聲討曹操檄

袁紹於建安四年秋，已用郭圖審配之謀，決策攻許，乃使陳琳作檄，其檄文如左：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註一）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禍，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祿產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註二），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註三），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贓買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註四）。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紹爲大將軍自稱）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令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諮策略，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擧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指劉備），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極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會後鑾駕反旆，羣賊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台（註五），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形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註六），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幷兼，五毒俱至，觸情

任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如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

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强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註七）皆束手奉質，爭爲先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註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註九）。雷霆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註十），有何不消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迴旆反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徽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

註十一）不俟血刃。

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衞，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

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註十二）。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張繡降曹前銜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

二、兩方態勢及軍隊編組

一、兩方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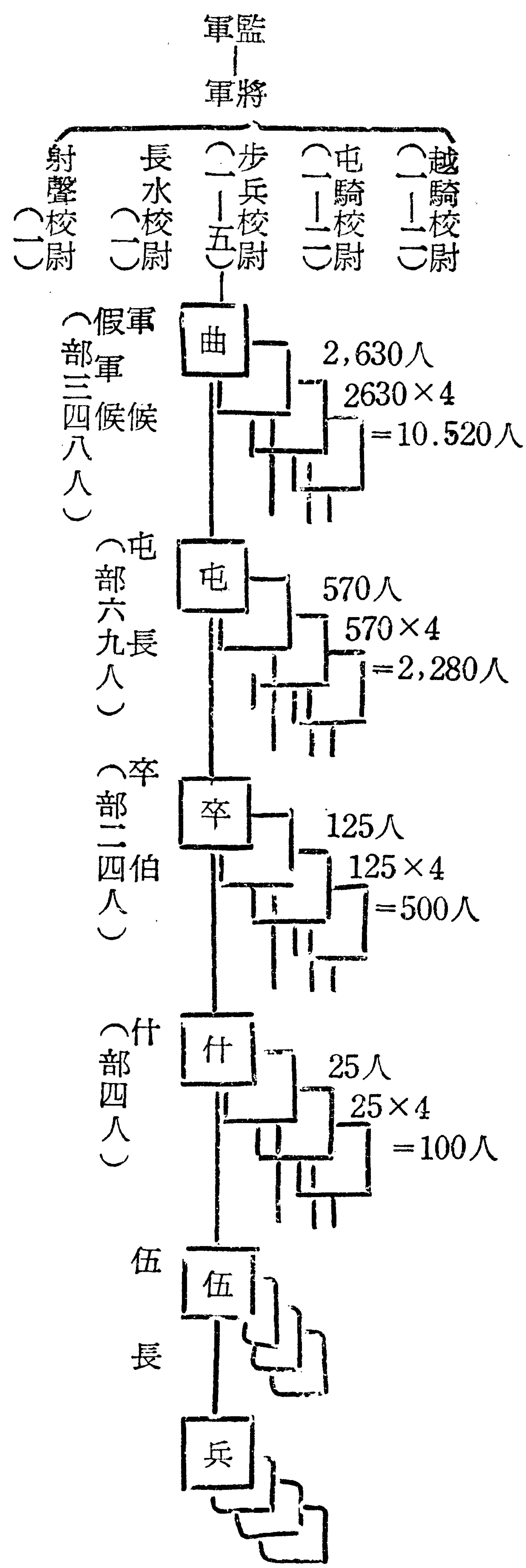
袁紹方面：紹據有幽、冀、青、并四州，冀州魏郡之鄴城（今河南省臨漳縣西）爲其發號施令之首府。實際上控有冀州全部，幽、并二州之大部，青州之一部，以及兗州之東郡、濮陽、頓丘（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東陽武（今山東省朝城縣西）、陽平（今山東省莘縣）、樂平（今山東省堂邑縣東南）、聊城（今山東省聊城縣西北十五里）、博平（今山東省博平縣西北三十里）等七城。

曹操方面：操據許都挾天子以發號施令，控有司隸校尉部、徐州、豫州三州之全部，兗州之大部，青、揚、荊三州各一部。

交州、益州、涼州以道路遠隔，與本戰不發生直接關係。江東孫策，亦正鎭撫江東進圖豫章，不能干預本戰役。

二、軍隊編組：

袁紹方面：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正月，袁紹已於其所轄之四州三十郡國三百餘縣中，選將精兵十萬人，騎兵一萬，另有胡騎八千。分別建制爲步兵五校尉部(註十三)屯騎二校尉部，越騎二校尉部，長水一校尉部，射聲校尉部，別部騎之一部，編組爲南征軍。並於其所轄之各「州」「郡」「縣」，各置司馬，分別統制地方「民兵」，以鎭撫地方，而按時徵發地方上糧草，督飭「民兵」運送前方，支持作戰軍之作戰。紹軍之編制，沿用後漢北軍五營之制，分別編爲「步兵」，「屯騎」，「越騎」，「長水」，「射聲」五營，每營官兵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七人，設校尉，司馬，假司馬，以統率之。時紹多步騎，乃建步兵爲五校尉部，屯騎越騎各二校尉部，長水、射聲各一校尉部，其上分置「將軍」以行指揮。「將軍」之上則設置「監軍」。故其編制系統如下：



各校尉部除校尉、司馬、假司馬外，計有八百二十四人。

故各級單位各轄四小單位，成爲四四制，惟合其指揮官親兵隊計之（註十四），實相等於五五制。即連主管單位合計爲五單位，各校尉率其所轄爲一作戰最大單位，其不足一校尉之兵力，而在一「曲」以上之兵力者，則以司馬率領之，稱爲別部司馬。步兵單位，各着鎧甲，戴頭盔，執短兵，以行近戰，時爲軍中之主兵。步兵校尉所轄，與射聲校尉所轄者，皆是軍中之主兵。惟射聲校尉所轄之單位，操輕兵用弓矢，衣薄甲，專司布陣時之射陣角及伏擊，是與步兵異，因有「輕步兵」之稱。

騎兵單位分爲屯騎越騎二種：屯騎人衣甲，馬着鎧，用長鎗馬刀，以行衝突，是亦稱爲突騎。以集團向一

點衝鋒而使用之。越騎亦稱之爲輕騎，着薄甲，用弓矢，多使用於搜索，警戒及追擊。長水校尉所轄之兵，猶今之工兵，担任水上作戰、渡河、攻城及陣內戰爲其專事。其後方押運糧草諸勤務，在有水運地方亦其業務之一，但僅以兵爲之管制，其勤務多由地方輸卒工作。

袁紹親統南征大軍，以三子袁尙守冀州，中子袁熙守幽州，甥高幹守并州，青州別駕王脩守青州，軍師審配，行軍司馬逄紀主後方留守運輸諸事。前鋒、騎前鋒、左右武衛營、中壘營、後軍、運輸及留守七部，計爲：

前鋒（向由監軍指揮運用，此次因分監軍沮授之權爲三，故親自指揮之）：

將軍顏良。

步兵校尉馬延。

越騎別部司馬韓定。

騎前鋒（向由監軍指揮，此次因分監軍權爲三，乃由紹親自指揮之）：

將軍文醜。

豫州牧劉備。

越騎校尉王摩。

左武衛營（等於三軍之左軍）：

監軍將軍淳于瓊。

步兵校尉眭元進（固）。

屯騎校尉韓莒。

越騎別部司馬趙叡。

右武衞營（等於三軍之右軍）：

監軍都督沮授。

步兵校尉蔣奇。

長水校尉荀諶。

中壘營（等於三軍之中軍）：

中軍元帥大將軍袁紹。

兼大將軍幕府長史靑州督袁譚。

主簿陳琳。

參謀許攸、辛評、蘇由。

中壘營監軍都督代行軍司馬郭圖。

步兵校尉高覽。

屯騎校尉張郃，司馬何茂。

越騎校尉韓荀，司馬韓猛。

射聲校尉呂曠，司馬呂詳。

後軍：

總管將軍蔣義渠。

步兵校尉張顗。

運輸及留守：

運輸總管行軍司馬兼護軍逢紀。

督運校尉孟岱。

鄴城留知後方事冀州「治中」審配。

其餘隨征諸將吏，多在中軍候命。

三、曹操方面：

防禦部署概略如下：

河南尹建武將軍夏侯惇率步兵五千守敖倉，派一部守孟津。平虜校尉益壽亭侯于禁率步兵四千守原武，派一部守獲嘉、延津。

東郡太守劉延率步兵千人守白馬。

東平相知兗州事程昱率步兵七百守鄄城。

偏將軍徐晃，裨將軍張遼率步騎萬人屯官渡。

揚武將軍張繡率步騎五千屯巳吾、陳留。

瑯琊相臧霸以徐州精兵萬餘進圖靑州以掩護右側。

加陽安都尉建功侯李通爲征南將軍，率步騎萬人與汝南太守滿寵屯汝南以防孫策。

厲鋒將軍國明亭侯曹洪率步騎萬人屯宛以防荊州劉表。

威武將軍蔡陽率步騎五千屯葉，以禦豫西黃巾劉辟、龔都等。

越騎將軍領廣陽太守兼議郎曹仁屯潁川，以掩護左側背。

曹操自將徐晃、張遼、關羽、許褚諸將，及郭嘉、荀攸、賈詡、董昭、毛玠諸謀士屯官渡。

後方勤務：

使討虜校尉樂進，中郞將李典及步騎萬人屯許都。

侍中兼尙書令荀彧留守許都，知後方諸事。

司隸校尉兼督關中監運使司鍾繇督運關中糧草。

督運校尉行潁川太守夏侯淵，督運徐豫兗三州糧草。

典農中郞將領長水校尉事任峻典造軍器與運送。

及聞袁紹大軍業已南來，而江東孫策爲人刺死，操以對荊州劉表顧慮減少，乃抽調南陽曹洪軍，潁川曹仁軍，悉集於官渡，以備與紹決戰。

曹操之軍隊編制與袁紹之軍概同，亦分爲步兵、屯騎、越騎、長水、射聲五兵種，惟營數操僅有步兵三校

尉，屯騎、越騎各一校尉，長水及射聲皆不足一校尉。是知曹操當時實有兵力，與袁紹十一萬八千較甚爲劣勢。在裝備上，紹有步兵着用之大鎧萬領，操只有二十領；紹有馬鎧三百具，操僅有不足十具。在作戰準備上，紹攻擊，操防禦，操所備之處甚多，兵力勢須分散，所謂所備者多，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故在曹操與袁紹初相拒於官渡時，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兵不滿萬，傷者十之二三」，此蓋指其未曾集中兵力之前而言。及其既知戰地戰日之後，操亦集中其三萬餘兵力於官渡之正面上，依鴻溝水及洧川道運糧給軍，故軍中八員補充糧草補給，均不虞匱乏。爲防止敵來絕鈔，乃編千乘或千船爲一起，採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衞護運之法，以行運輸。

三、緒戰

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正月，袁紹以進攻許都爲目標自鄴城出兵南進，知操以東郡太守劉延率步兵千八駐守白馬城。紹欲先行驅逐此一途上障礙，乃先遣大將顏良率其前鋒軍萬二千餘攻白馬城。沮授諫曰：「顏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是年二月竟遣顏良前往攻白馬城，並遣屯騎司馬何民率屯騎一部，輕騎一部，沿黃河攻獲嘉，窺孟津等地。紹親率大軍至黎陽蕩陰（今河南省湯陰縣）間。

時曹操軍於官渡，探知袁紹引大軍將從黎陽津南渡，先遣顏良率萬餘人渡河圍攻劉延於白馬。四月初，操欲北救劉延，軍師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而應之。然後輕兵東應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引兵向延津。紹聞操軍到延津將渡兵而北以襲其後，乃急遣騎前

鋒文醜趨延津，紹親率大軍推進朝歌（今河南省淇縣），圖予曹軍以迎頭痛擊。但當文醜兵趕至延津時，曹操已轉兵兼行，疾趨白馬，而襲顏良軍之後背。顏良此時正督兵繼續攻白馬城，不意操軍卒至，距白馬僅十餘里，良大驚，倉卒迎戰。操乃使先鋒偏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裨將軍張遼率數百騎疾攻良軍。關羽望見顏良麾蓋，策馬突入良軍中，斬顏良而還，良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上引荀修言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曹操已解白馬之圍，乃徙其民，循河南岸向西南撤走。民衆隨軍移家，扶老携幼，車馬行囊，絡繹於途，成爲戰場上顯明目標。袁紹乃渡河追擊之，沮授叩馬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使文醜軍屯延津，分一軍由東道覷官渡，更由西道以向上游取河南。若其各有克獲，還報以迎大軍，大軍再行渡河前進亦不爲晚。若以忿而渡河追擊，求敵決戰；決戰而勝，固所願也。設有其難，衆弗可還矣。」紹不聽，欲急自延津渡軍包圍截擊操軍之側背，乃令文醜與劉備急急渡河。文醜率越騎校尉王摩渡河後，向南急追，至酸棗（今河南延津縣治）北之南阪。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偵卒登壘望之，報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報曰：「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報」，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自白馬南撤之輜重已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誘敵。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有頃文醜騎至稍多，爭趨輜重，操乃令上馬。時操騎不滿六百，餘皆步兵，操縱兵乘紹軍伍之亂，攻擊大破之，遂斬文醜。袁紹在緒戰中，損失兩員名將，軍中大震。曹軍追擊三十里，斬首數千級，得馬數千匹，盡收回所失之輜重。遂選騎一千，使討寇校尉樂進率之，往獲嘉助于禁以擊袁軍之西路，操自率大軍，回守官渡。關羽乘操軍南撤時脫走歸劉備於紹軍。樂進率軍至獲嘉（即今河南省獲嘉縣），知于禁正與袁紹之別軍激戰中，乃縱騎夾擊破之

，遂與于禁自延津西南沿河至汲縣，焚燒紹軍堡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收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然後于禁還守原武，樂進歸還官渡。（上引沮授言見通鑑卷六十三）

袁紹進駐延津南，七月汝南黃巾劉辟龔都等叛操而響應袁紹，紹乃遣劉備南下助之，以攻許都，襲曹操之後方根據地；並遣使拜陽安（今河南省確山縣東北）都尉李通爲征南大將軍，使叛曹操，通斬紹使。劉備略汝潁之間，以兵逼㶏强（今河南省臨潁縣東），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在官渡憂之。曹仁因建議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强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急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復收諸叛縣而還。劉備敗歸袁紹。曹仁於歸官渡途中，更擊破袁紹所遣之騎將韓荀於雞洛山（今河南省密縣東南之徑山），斬韓荀。劉備還至紹軍後，陰謀離去，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部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再遣將軍蔡楊擊之，爲備所殺。然備雖斬蔡楊，幷未有若何作爲，蓋其志在另謀發展也。

四、官渡決戰

袁紹已遣劉備，乃進其大軍至陽武（今河南省陽武縣古博浪亭），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遂於八月連營而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以攻原武及官渡。操一面分營與相當以對抗之，一面急調屯於原武之于禁軍回守官渡。于禁在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今獲嘉縣北修武縣東）破之，適奉操令還官渡，乃經溫縣渡河而南，出平皋奔中牟，至於官渡。（以上沮授言見三國志卷六袁紹傳）

九月初一，日食。操利用兵家所忌之日，出擊紹軍，不利，復還堅壁以守之。於是紹大軍進臨官渡，起土山爲高櫓（露樓無覆者）以射操營，操營中皆蒙楯而行。紹以爲官渡必破，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操軍破當擒縛之。操亦於營中起土山，使于禁於土山上以相對抗。操又製霹靂車（註十五）擊紹露樓皆破。紹又爲地道以襲操，操於營內爲長塹以拒之，於是紹操兩軍相峙百餘日不決。紹校尉張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其兵自敗矣。」紹不從。時會操軍糧將盡，操欲退守許都，乃以書與許都留守荀彧議之。彧自許都覆書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進已半年矣。今兵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此天下之大機也。且紹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見勢急，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得書，又與軍師荀攸，參軍賈詡等議之，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則須臾可定也。」於是，操決計向紹軍反攻，夜引渠水自莨蕩澤以灌紹營，紹退後三十餘里，因成莨蕩渠。徐晃部將史渙，於莨蕩渠作戰中俘得紹軍「倉儲吏」，交軍師荀攸問之，知紹軍有運糧車隊且暮且至，運糧官韓猛，係一銳而輕敵之將。攸乃建議使人往襲紹糧車。操問何人可使？攸舉徐晃史渙可任。晃與渙至故市（今河南省封邱縣西北三十五里），截擊紹運糧隊，擊破韓猛，燒其輜重而歸。紹軍亦因以乏食。時操軍糧將盡，輸卒疲於奔命，操見而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等破紹，不復勞汝等矣。」十月，袁紹遣車千乘運糧，使其左武衞營主將淳于瓊率步兵與屯騎兩校之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又說紹曰：「今以淳于瓊等五將往接糧，雖較把穩，却非萬全。可再遣步兵校尉蔣奇率其軍爲表於外，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參謀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於此，其許下餘守，勢

必空弱。若分諸軍持之，而遣輕軍從他道星夜掩襲，許拔迎天子，以討操，操爲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許攸家中人犯法，紹之留守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降於操。操聞許攸來降，大喜過望，跣足以迎之，撫掌而笑曰「子卿(攸字)遠來，吾事濟矣」。攸因說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日糧乎？」操曰：「尙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紮，(時淳于瓊已接運至，宿營於此，距紹營四十里)，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燒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卽選精銳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暗號，各把束薪銜枚、縛馬口，將親率往襲取之；左右疑而阻之，而荀攸、賈詡勸操行。於是，操留曹洪與荀攸守營，親率諸將士夜從間道出，所歷道，有問者，則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因一路無阻。旣至烏巢澤旁之營地，圍其屯大放火。淳于瓊營中驚亂，操遂急攻之。會天明，瓊等望見操軍少，乃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復逼攻之。時紹營於陽武，距烏巢四十里，夜見烏巢火起，校尉張郃進言曰：「烏巢有警，必曹操親率精兵往襲烏巢。曹操親往，是志在必破瓊等，不急往救，大事去矣。」中軍監軍郭圖曰：「郃非計也，不知夫孫臏攻魏以救趙乎？故救烏巢，不如攻其官渡本營。」郃曰：「曹操親自出外遠襲，其營中雖空，却必嚴備以待，倘若我軍攻之急切不拔，而瓊等已成擒，則吾屬盡爲虜矣。」袁紹謂其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我拔其官渡營，彼固無所歸矣。」因使張郃高覽各駕高櫓往攻官渡曹營，但僅遣輕騎司馬趙叡往救烏巢。操攻瓊營，趙叡救騎亦至。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到背後乃白，」於是士卒皆殊死戰。

遂斬紹之步兵校尉睦元進，屯騎校尉韓莒，及莒子威璜，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生獲淳于瓊，盡燒其輜重。然後回戰趙叡斬之，乃回軍官渡。(上諸引言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張郃等兵至曹營前，天已破曉，急攻之，曹壘堅固不能拔。繼續圍攻之，將至午時而曹操已自烏巢還師。郃等欲退，「督軍」郭圖爲掩飾其失計，乃譖郃等「有快軍敗」之語。郃聞之大懼，乃焚其攻具，就操營乞降。曹洪疑之不敢受。荀攸謂洪曰：「郃必與許攸相同，上計不用，被迫來攻，退不見諒，途窮請降，君何疑焉。」會曹操返，迎郃而笑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耶！」即拜郃爲「偏將軍」。紹營中獲知烏巢軍糧盡爲曹操燒毀，淳于瓊等皆死，而張郃高覽等鐵鎧萬領，悉已降曹。於是各驚失色，互相奔告，軍中士氣，爲之所奪。正在紛擾中，曹操以其在烏巢所割之人鼻牛馬唇舌陣示紹軍，紹將士益惶懼。操遂乘勢攻紹營，紹軍以是未戰先亂，不能抵禦。袁紹急率其長子袁譚，幅巾乘馬與所率八百騎棄軍北走。紹軍無主，因而大潰。曹操率軍悉力追殺，一日夜追至延津，盡虜紹軍十餘萬，及珍寶財物、圖書、輜重，累值巨億，悉落入曹操之手。

註一：見昭明太子文選。

註二：呂后專政，封建成侯呂釋子祿爲趙王，呂產爲梁王，並以爲「將軍」「相國」統南北二軍。

註三：呂后崩呂祿呂產謀作亂，朱虛侯劉章知其謀，與絳侯太尉周勃共誅祿、產，迎代王立之是爲漢文帝。

註四：鄭玄曰：「鼎三公象也」。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曹嵩曾官「太尉」，故以此「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詆之。

註五：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爲中台，御史爲憲台，謁者爲外台」。領三台即行「丞相」事也。

註六：彪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高琬爲「司徒」，故稱二司。

註七：「屠各」匈奴貴族，「左校」股匪郭太賢爲首，皆欲助公孫瓚而進襲袁紹後方者。

註八：尸子云：「中黃伯能右執太行之猨右搏彫虎」。烏獲、夏育皆戰國時勇士名。

註九：左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

註十：聲類曰：「燓燒也」，說文曰：「熛火飛也」。

註十一：漢書徐樂上書云：「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

註十二：時紹以長子譚督靑州，中子熙督幽州，甥高幹督幷州。

註十三「校尉」乃帶文官之職名，有如今之師長，轄有一萬一千三百四十餘官兵。「校尉部」，猶今之師司令部也。

註十四：計每「校尉」直屬親兵隊官兵八百餘人，「軍侯」有親兵隊三百四十餘人，「屯長」有親兵六十餘人「卒伯」有親兵二十四人，「什長」自兼一「伍長」有親兵四人。此親兵隊多乘馬作戰。故每戰多由乘良馬之戰將先與敵接觸，常馬次之，步兵到達逐次加入戰鬥。

註十五：通鑑卷六十三建安五年九月載註：「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即今之砲車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操蓋祖其遺法耳」。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曹操既破袁紹軍，袁紹與其長子袁譚幅巾乘馬率八百騎北走，自延津渡河逃至黎陽北岸，入其後軍將軍蔣義渠營。紹至蔣義渠帳下，把義渠之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以收容各逃散之軍。在逃諸軍聞紹在黎陽北岸，遂稍復集。曹操已破袁紹，聲威所至，冀州各郡縣多舉城降。但操軍實已力竭，知袁紹在黎陽北岸，亦無力追擊，祇追至延津黃河南岸而止。

曹操在所獲袁紹遺棄之文書中，有許都人及操軍中人致書於紹，以為通欵者。操左右欲將特別檢出，以備歸治諸人通敵之罪。操聞之嘆曰：「當紹之强，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可將該書類，盡數燒之，以滅其跡、而安衆心也。」沮授為曹軍所執，以見操。操以授乃舊友欲降之，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為見擒。」操曰：「本初（紹字）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紹已降之軍士，聞紹在河北各有歸心，及見曹軍疲乏及惡食狀，多思脅衆以走。操就可疑為偽降，或有復為叛變之迹者，因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餘人。（上引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及卷六袁紹傳）

當官渡未戰之初，曹操聞袁紹將田豐下獄，曾喜對其左右曰：「田豐不從戎，紹必敗矣。」及袁紹敗走，操復語左右曰：「向使紹用田豐計，勝敗尚未可知也。」袁紹退黎陽北岸，消息傳至鄴獄中，獄吏向田豐賀曰：「今主

公敗歸，別駕必爲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諒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在黎陽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之。」逢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於是紹遂殺豐。紹留守鄴城之冀州治中審配，有二子隨軍，官渡之敗，皆爲曹軍所虜，督運校尉孟岱與審配有隙，乃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懷反叛。」紹以問中監軍郭圖，參謀辛評，圖與評皆以爲然，紹遂以孟岱爲監軍代審配守鄴城。護軍逢紀素與審配不相得，聞而諫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因不廢配。配因得以守鄴之兵力，鎭壓反側，固全根本。而紹因得收容敗兵，討平已叛之郡縣，遂復有冀州。紹回至鄴城，再集結靑、幽，幷三州人馬，圖再與曹操決戰。（上引略見三國志卷六袁紹傳）

官渡戰後之翌年，卽建安六年（西元二〇一年）夏四月，袁紹復集其軍進於黎陽，曹操自官渡進軍，以輕騎誘致紹軍至倉亭（今河南濬縣東南五十里處）復大破紹軍。是年秋九月，曹操移軍南擊劉備於汝南，劉備敗走荊州依劉表。又翌年，卽建安七年正月，曹操再自官渡進擊黎陽克之。至此，袁紹以憂忿嘔血，遂於是年夏五月死。

袁紹既死，審配與逢紀乃緣紹素意，奉紹少子袁尙代紹位爲冀州牧領鄴侯兼「督四州軍事」。紹長子袁譚，因不得立，乃自號車騎將軍。譚被曹操擊敗，自黎陽後退，尙自鄴出兵救之，操又擊破之，追至鄴城下，但譚與尙互爲犄角之勢，猶難卒下。於是「謀士」郭嘉進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善之。乃留賈詡守黎陽，以大軍收

冀州之麥而還(註一)。

袁譚見操退兵，乃謂袁尚曰：「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譚大怒，因以兵攻尚，於是兄弟大戰。旋譚敗，引還平原。建安八年(西元二〇三年)秋八月，袁尚出兵攻圍袁譚於平原。譚被圍急，遣使請降於曹操，並請曹操攻鄴以相救援。操乃出兵黎陽。袁尚聞之，釋平原還鄴，而操亦因而退軍。建安九年正月，曹操自朝歌向鄴城開溝，欲遏淇水使入白溝，為新運糧渠。袁尚在鄴，以朝歌距鄴百數十里，非一、二年之力，水道絕不能通，乃復出兵圍譚於平原，而留審配與蘇由守鄴。夏四月，曹操以巨木為樁，遏淇水通入白溝(註二)遂由水道進軍以圍鄴城(註三)。秋七月袁尚自平原還救鄴，去鄴城十七里而敗，北走幽州。於是操克鄴城。操入鄴自為冀州牧。召袁譚，譚不至，遂移軍而東征討之。

建安十年(西元二〇五年)正月，操攻破袁譚於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北)，殺譚。並策動幽州將領焦觸張南等叛袁氏。於是幽州刺史袁熙、及袁尚東奔遼西，由是青州全部及幽州大部皆為操所有。翌年三月，曹操又破并州刺史高幹於壺口關(今山西省壺關)。高幹失并州，走匈奴求救不得，欲南奔荊州，途為上洛(今陝西省商縣)縣尉王琰所殺。曹操遂盡有袁紹四州之地，而北方大定。

曹操以紹之二子皆梟傑有勇力，逃在遼西，勢必勾結烏桓侵擾邊疆。為求澈底安定北邊，永靖後方，乃開鑿平虜、泉州之渠(註四)，以通糧運，而運兵北上，以便遠征烏桓。諸將多諫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蹋頓豈能為之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有變，事不可悔。」獨司空軍祭酒郭嘉贊成之曰：「袁紹有恩於遼北民夷，而袁尚兄弟生存。今捨而南征，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吾有也。劉

袁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於是操遂決心北征遼西。（上引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及卷十四郭嘉傳）

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秋七月，曹操兵至薊北，為水所阻不得進，乃訪求進兵道於田疇。疇曰：「無終（今河北省薊縣）之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右北平郡治在平剛（今熱河省平泉縣），道出盧龍（古塞名在無終山北黑峪關東今熱河省平泉縣南柳河口處），達於柳城（今熱河省淩泉縣）。自建武（漢光武年號）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漢縣名在今熱河省灤平縣，此白檀乃指灤河上游，時名白檀水而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於是操以田疇為嚮導，進兵至白狼（漢縣名即今熱河省平泉縣東北之八里罕），登白狼山（今八里罕甸子），烏桓率衆來戰，操揮衆突擊，斬蹋頓及其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袁尙袁熙奔遼東，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二人首於操。於是袁氏滅，北部各州郡悉統於操。

註一：見三國志魏書荀攸傳，賈詡傳，武帝紀中所云賈信即詡，因操見詡執其手曰：「使我信重天下者子也」，因呼之賈信。收麥事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臨漳縣鄴城註。

註二：酈道元水經注淇水注：「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又曰「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

註三：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臨漳縣漳水注云：「曹操圍鄴於城西引漳水遏以灌城。魏志：「操圍鄴，鑿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狹，示若可越，守者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大困。既而

袁尙自平原還救鄴、戰敗，依曲漳爲營，操擊走之。」

註四：據魏志鑿渠自呼沲(卽今滹沱河)入孤水（卽今沙河亦卽今豬龍河之上游），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在今天津北）鑿入潞河（今河北省通縣東北）名泉州渠，以通海。」水徑注引後漢書光武紀注云：「呼沲河舊在饒陽南，」又注云：「魏太祖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在今饒陽北，」是將滹沱河自饒陽之西，北流入豬龍河，又自雄縣至楊柳靑，以轉天津、大沽。水經鮑邱水注亦引魏志云：「魏太祖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漢縣名今河北省武淸縣東）泉州（漢縣名今武淸縣東南四十里）以通河海。」又云：「濡水（應爲灅水卽今淶水）自雍奴（武淸縣東邱家莊）承鮑邱水，東出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世謂新運河，魏志以通河海也」。查魏志乃晉人所作，其言河海，與現今海岸線位置稍有出入，或晉以後天津附近尙有新生陸地。

第七節　中　論

一、政略方面

官渡之戰，底定中原大局。曹操用人謀之力，終於戰勝優其數倍之袁紹，而奠定其混一北方之基業，但亦因此給予江東孫權以坐大及立志自立之機會。同時，引起南陽在野諸儒生「人定勝天」之信心，遂以其政治興趣而策定三分漢鼎之計劃，此在諸葛亮隆中對策中可以見之（見本卷第七章）。

一般論者，多以爲曹操兼聽而益智，袁紹自用而益愚。智者能及時利用一切可資利用之資料，轉弱爲强，以寡擊衆；而愚者竟在張目中放棄一切足以制敵機緣，自縛其手足，而給予敵人以可乘之機，直至敗亡而不能自悟。然魏晉人之書，論袁曹之得失，亦未見是確切之言，蓋以計言之，指紹不迎天子爲失計，未及早攻許都爲失計，於官渡戰前未採用持久爲失計，此三者似皆大有重新商酌之餘地。袁紹爲盟主，攫取冀州，說憑其世資。但其取得幽青幷三州，則憑其實力。如果謂其放棄挾天子良機，自是爲欲先服公孫瓚之故，在當時之社會思想中，天子之號召力業已甚微，董卓、李傕、楊奉等固常挾天子，却毫無令諸侯之力。曹操挾天子之後，如不屯田以足食，精練以足兵，則亦不足以令諸侯。所謂嚮號海內，實力所及處之藉口而已，固無一諸侯聽其令也。袁紹欲遷都鄄城以就全實之議，乃藉兵威以迫脅恐喝之也。紹與操同有自取以代漢爲帝之野心，豪奪與巧取之間，有「奪」與「篡」之別。吾人就史上所記許都之人及曹軍中人，向袁紹暗送秋波觀之，看不出袁曹官渡作戰之成敗，與挾天子關係有多大，如指迎天子與否爲袁紹失策，恐係魏晉以後人，成敗以後之成見。不然，爲何於赤壁之戰便不有挾天子之利焉。假如曹操於官渡後退，袁紹從而追躡至許，其挾天子又有何利。故指不挾天子爲紹失策或可謂有部份理由，謂與勝敗有關，則未見得。袁紹未能及早進攻許都，尤其未乘曹操東征劉備之際，乘虛擊許，指爲失策，則就一般形勢觀之，似乎也不盡然。因爲曹操征張繡，逐袁術，攻呂布，撫涼州，羈縻江東之時，袁紹亦正在與公孫瓚酣戰，在欲抽身不得移動之時。從戰略要則上言，與大敵爭衡，首要後方無所顧慮。紹與瓚，戰之未下，欲和不得，棄北南征，自是冒絕大危險事。建安四年八月曹操進兵黎陽，旋卽退回者，以其有後顧也。同年十一月張繡降操，操大喜過望，正是爲此後顧減除而然。同年十二月劉備又自徐州起兵討操。是曹操之憂正多，而紹此時則再無所後顧，此爲紹之手段

，不弱於操處。至於曹操決心東征劉備，以為劉備是人傑，不擊必為後患。又認為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看似袁紹失機。史中亦詳述：田豐勸紹乘機擊許，紹以幼子病不聽，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似確為袁紹失機矣。殊不知新舉事之劉備，兵力未集，絕不能支持多久，此其一；曹操以重兵往擊新造之劉備，既以重兵親往，後方未必過虛，此其二；紹軍與公孫瓚連戰經年已自疲敝，監軍沮授再三言之，紹何嘗不自知，是其三；袁紹是否有此嬰兒，史書再無佐證，即或「嬰兒」病失其會為實，曹操既為冒險之行，袁紹一動操必回救根本，是只能救得劉備脫險，未必即能襲得許都，反惹起不意之戰鬥，此其四。故此一建議，沮授亦未必同意。實則談不到失計。

袁紹未採用田豐沮授持久之計，為史家指證之實。但就官渡作戰之時間計之，不能說紹未行其持久戰略。建安五年二月紹進兵黎陽，四月至延津，七月始進據陽武，列陣數十里，耗盡曹軍糧，其持久消耗，則亦為史實。且使劉備遶到許都以南之㶏強，以威脅許都。又使韓荀將騎兵進攻曹軍輜重於曹軍之後方，迫使曹軍為複陣以護運糧草。在時間上一相峙即半年餘，在空間上一分兵即前後俱應。是曹操頻危數矣，不有荀彧之書，使曹操強自支持，則曹軍必敗無疑。袁紹所以功敗垂成，非關於持久，乃在其戰術思想上未能澈底解悟，且其處置亦有錯誤，敵對「戰略」產生甚大之影响，進而亦影响「政略」。故魏晉人之評論，顯然不無成見。是以荀彧郭嘉勝敗之說，當然為自我宣傳以求建立必勝信念之意。甚至西涼楊阜之評與「短於從善」之論亦有主觀之嫌。此足證曹操在宣傳戰方面之成就而已。但劉備進出㶏強，許都城門晝閉，韓荀斷曹軍糧道，曹輜重為複陣以防；袁紹屯軍陽武，操有糧盡之危。此亦皆魏晉人所承認之事實。是袁紹之手段，亦頗厲害，惜其行之不澈底耳。即此則曹操手下人失去必勝信念，向

紹接洽投降者，已為數不少。紹從容作戰，操則岌岌不可終日，是操未敗而已衆叛親離，所以操非行險以圖僥倖不可。故謂紹智慧中庸，恃强而驕，且為野心所迷，以田豐沮授等，阻其「應天人稱尊號」野心，因而不能知人善任，則或有之；如謂其無遠略宏謀，政策上失策，則未必全是。

二、戰略各戰術方面

袁紹在政略上之措施，已略述之如前段。沮授「不戰而屈人之兵」策，非紹未用，只用之不澈底耳。紹選定黎陽為作戰基地。以官渡為「戰場」，以黎陽、白馬、延津、陽武、官渡為「南進之作戰線」，展開數十里「作戰區域」，指向官渡之「戰略目標」。另從側翼遶道，別為支軍以進出許都以南威脅曹操基地，又進出官渡以南切斷曹軍糧道，並於戰略預備隊，補給中心，以及野戰攻防等方面，均有適當調度。故紹之才具，亦頗可稱道。祗是其與田豐、沮授之對於「戰場指揮」之見解不同，所謂「失之毫釐，謬之千里」者在此。

當袁紹欲立劉虞為帝時，曹操反對，彼使人告操曰：『今袁公勢盛兵强，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是其輕視曹操而露出自驕之始。當曹操失兗州，據三縣以行反攻時，紹使人要操送家小為質於鄴，欲以收操為己用，是其以為天下捨我其誰，頗自躊躇滿志。及操挾天子以詔臨紹，紹頗氣忿，求和於公孫瓚，瓚不應，始上書辯之。後操懼其見攻，以大將軍位讓之，紹便專心北向，以減除爾後之後顧。比聞曹操征張繡失利，便責事稀簡，來糧借兵，儼然以部屬視操，是一味自驕，而不知卑而驕敵之理。及紹擁有四州，勢盛兵强，更以為成功在我，天下可運諸掌上，不再將操視為勁敵，因而大作其「應天下人稱尊號」之迷夢，自大自滿，遂不肯虛心下人，以期完成其「

天下六分之五以對六分之一」之包圍形勢，其對於涼益荊揚徐五州，僅以檄文行之未即時多事爭取，故遭賈詡楊阜等之破壞。設若紹以郊迎劉備之情以結交各州，則操必危。故紹之驕妄，實爲其失敗之主因。

田豐沮授有王佐之才，袁紹非不知之。所以要囚田豐奪沮授兵而分給郭圖淳于瓊者，更非不知人善任。由於紹既生「應天人稱尊號」之心，自然必有「助我者官之，逆我者死之」之事。郭圖以「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而見信，淳于瓊以漢室陵夷，爲日久矣」而見知，是紹之攻許，其志不在擊滅曹操而欲得漢帝位也甚明。觀夫紹令士卒各持三尺繩欲擒操縛之，似有愛其才而用其人之意，故官渡之戰，紹僅以兵威操，使之就範爲足，非若曹操之必欲致死以戰之者，此袁紹之「戰略目的」之所在。

曹操對於「戰略認識」，正與袁紹相反。紹以爲「引河朔之衆以伐曹操，易如反掌。」操則以爲：「袁紹如此無狀，吾將討之，奈力不敵何？」是一則極易視之，一則極難視之。此「難」「易」之間，努力固有其分寸在焉。曹操既已明知其「力不敵」，而猶欲與之抗爭者，亦自有其憑藉。操之憑藉爲何？即謀略之運用，與戰略之部署。在「謀略運用」方面，曹操與其幕僚皆對袁紹下過深功夫，不但深刻認識袁紹本人，且對紹之部下與部下間之勾心鬥角，亦極瞭然。荀彧、賈詡、郭嘉、楊阜等「曹必勝，袁必敗」之說，不論在蒐集資料，判斷分析，以及宣傳與運用上，皆有使人足以信之價值。其效力，第一在增强自己人之必勝信念；第二在爭取中立者心向於我；第三在破壞敵人進取之志。袁紹之失利，此爲其端。曹操則於此變換其「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之局，成爲「以一對一」之勢。紹之不能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此曹謀略戰之勝利，其功已偉。減少敵力，即增加自己之力，是爲曹操戰勝袁紹之第一要件。但此要件雖具，必須以良好「戰略部署」以完成之，方見大效。

在「戰略指導」方面，曹操首先採用「欲取姑予」原則，讓大將軍位於袁紹，使之兼「督冀幽青幷四州軍事」，是請其稍安勿躁也。隨即利用此稍安期間，遣鍾繇往督關中諸軍，以遮斷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之路。拜呂布爲左將軍以羈縻之，而使劉備爲豫州牧以爲監視。拜陳登爲廣陵太守使居呂布與袁術之間以挑撥之。拜孫策爲「明漢將軍」，使與呂布共討袁術。然後操親征袁術，破之。再征張繡，敗之。更因呂布與袁術之勾結，立往討擒呂布殺之。遂以大軍進青州，收降臧霸，使居瑯琊東海以監視青州。更以支軍進入河內，收拾張揚遺衆。似此刻意迅速經營者，看似閒棋，實皆爲求對付袁紹爲總目標之「戰略部署」。曹操已將其周圍可能爲敵利用之人力，分別予以剿撫綏靖之後，再就剩下之周圍勢力，加以正確之分析與估計：操以爲荊州劉表乃一保境安民者，既不致與袁紹結合，也不致大舉北上，充其量仍欲與南陽張繡相呼應，以擾亂邊境而已。江東孫策亦以江東粗定，暫時難以向外發展，與袁術雖有舊，但因術叛漢稱帝之後已顯絕之；而術窮途末路，衆叛親離，已再不能爲害。於是操認爲可以一意攻紹，但不料公孫瓚竟自焚死，亦未料劉備突起徐州。曹操所以戒備河上而急攻劉備者，即求彌補此「戰略部署」上之新缺陷。

總之，曹操在其對付袁紹之戰略上，確實先完成三個原則：即第一是：「强化自己，鞏固邊防」；第二是：「攻昧兼弱，孤立敵方」；第三是：「爭取主動，制敵機先」。然後才集中全力與袁紹決戰。是曹操以「力不敵爲着眼以求戰」；袁紹以「易如反掌而用兵」，驕兵必敗，乃古今不易之理。

袁紹之遣顏良攻白馬城，就「用兵原則」上言，是以一軍突出攻擊，突出攻擊之軍已與主軍隔一大河，是即所謂「孤軍深入」。對此深入敵境之孤軍授以圍攻「固定目標」任務，是袁紹之不知用兵「深入則專」之理，故顏良

之失，實紹之過。顏良既死，紹又使文醜與劉備再次爲「孤軍深入」之舉，是所謂「逐次使用不足之兵力爲指揮官不仁之至」者。設若袁紹爲一「知兵之將」，既已發動大軍，應「以大吃小」原則，以大軍進出白馬之南，再行圍攻白馬城。不然亦當另出一軍爲顏良援。顏良既已敗死，果爲顏良復仇者，亦當齊一其大軍自黎陽、白馬、延津三渡口分別渡河，齊頭並進，向敵行兩翼，或一翼之包圍攻擊。紹不如此用兵，是爲紹之失算。

曹操兵至延津，作欲渡河模樣，袁紹即以爲將襲擊其後，急移其軍以防。是爲紹之攻勢作戰，反爲被動。孫子兵法「論將」，以「智」爲選將第一個條件者，是以非有「智」不能以辨別戰場上之是非。袁紹以追隨曹操行動而行動之不智行爲，在失顏良之後，又失文醜，可謂不僅不智更且不仁。及曹操誅文醜後，退回官渡，袁紹屯軍延津數月不敢輕進，直至確知劉備已在許都以南造成勢力，曹操已遣曹仁分兵往征之時，紹始敢於進軍陽武。其在陽武明知于禁屯軍原武之兵力不大，亦不敢包圍攻擊之，反防其攻擊，更聽其脫離戰場以行退去，是以不「智」之將，必也不勇。

袁紹因有顏良文醜緒戰之失，乃屯兵延津遲疑不進，派遣劉備自延津繞道趨汝南，以用汝南黃巾餘黨劉辟龔都兵力，進圖曹操後方根據地許都後方。另派遣「越騎司馬」韓荀爲別部，率千餘騎亦繞道孟津以西，而進出嵩山之東，以切斷曹軍「後方補給線路」。此在大軍運用上原屬要着，惜其所派之兵力單薄，各無援應，旨在嘗試，未嘗預定其固定目的。及至牽制不成，糧道不斷，劉備敗退，韓荀殉職，袁紹即放棄此等企圖，而不再事分兵遠出，故其嘗試之效果如何？袁紹本人固盲無所知也。及七月，紹進軍陽武，沮授建「持久曠以時日」之議，八月紹在官渡連勝，張郃建「密遣輕騎鈔絕其南」，許攸建「分遣輕兵星行襲許」之議，如依授及郃攸等計，則操必失官渡而退

守許都無疑，如此則紹形勝之勢成矣。曹操所以糧盡不退，而苦撐下去以待敵情變化者，將施用奇襲之策也。倘袁紹不予以奇襲機會，如聽沮授之計，使蔣奇「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烏巢之鈔。則曹操進不得戰，守則無糧，為保存實力，祇有後退之一途。曹軍一退，則許都之人心盡失，如是曹操之欲重振亦極難。故官渡之戰，袁紹實在「戰術」方面之連續錯誤助長曹操之成功。尤其在烏巢火起之時，袁紹猶欲在毫無準備之下，欲「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因而給曹操專力揮軍致死於淳于瓊。及瓊死，郃降，紹軍因之以潰。

反觀曹操之用兵，則與紹大異。當袁紹準備南下攻許之時，劉備突以徐州叛，頃刻之間，形成兩面作戰之勢。此際操決定先擊劉備，然後進戰袁紹之策，係利用人類之錯覺，爭取時間，以大決心，大活動力，及超速行軍來完成此一決策。其判斷「袁紹性遲疑，來必不速，」亦僅半中之算，為爭存亡之機，非如此冒險，將無以策其後謀，故曹操不惜身命，而勢必如此為之。及操攻破劉備，還軍為守官渡，因不知袁紹之主力將由何出？故部署東西百里之防禦配備，倘紹自黎陽渡河而南，操必不敢往救白馬，設紹以淳于瓊、郭圖與顏良三軍之力以圍白馬，操亦必不救白馬。而紹以顏良孤軍圍白馬城，自二月至四月不下，其大軍既不支援，亦不越之前進，是予操以「各別擊滅」機會。劉備以譙都劉辟之股匪，自汝南逼㶏強，關羽自曹營歸之，許以南多應備叛曹，許都城門因之晝閉。此紹分兵攻許之良機，而紹失之。僅派一別部司馬欲斷曹軍糧道，以其力弱勢單，又不幸為曹仁於不意中所擊破，是操於此支戰場上討盡便宜。袁紹以自將，而未委任知兵之將，吃盡大虧。

袁紹進軍陽武，曹操為防被「各別擊滅」，始集中其軍於官渡方面。斯時雖有「劃地而守，扼其喉使不得進」之勢。設紹不變其策，謹慎用兵，不予以可乘之機，曹操糧盡，數日不退或可，必不能一月不退，是則曹操情急拚

命之「勇」，亦將無處用之。許攸之意外來投曹操，而操遂有烏巢之襲，此乃投合機宜，非關戰略決策，而操居然不疑，毅然率衆親行奇襲，是其當時除冒死爲戰之外，已別無絲毫良謀可想而知。

四、其他

現今軍隊之參謀編組，有「一般參謀業務」及「特業參謀業務」之分。其中之「工兵作業」，特別影響於作戰者，一般稱之爲「軍事工程」。所謂戰術，即戰鬥之方法也。本戰役於此三方面頗有可資稱述者，玆分別檢討如下：

袁紹爲漢大將軍，依漢制，「大將軍」開府，置「千石」長史一人署諸曹事，一如現今之祕書長。另有「千石」「司馬」一人，主兵。「六百石」從事中郎二人，職參謀議。「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御屬」三十一人，「官騎鼓吹」三十八人，「虎賁」百人，舍人常員十人，非常員不定額，各秩「四百石」至「百石」不等，分隸諸曹。或在大將軍左右「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軍官人事；「戶曹」主民政；「奏曹」主文書；「辭曹」主法制；「法曹」主郵驛科程；「尉曹」主補充及運輸；「賊曹」主情報；「決曹」主覆判；「兵曹」主作戰訓練；「金曹」主財貨器械戰備；「倉曹」主糧穀運儲；「黃閣主簿」錄省衆事；「御屬」主爲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官騎」三十人主鼓吹；「虎賁」百人主近衞；「舍人」則在大將軍左右聽命者，有「相」者、「醫」者、「外刺」、「刺姦」、「器械」、「傳譯」等。紹以豪俠好客見稱當時，其幕府多名流，有如主簿陳琳者，紹在此幕僚之外，另外設有領軍，即所命名爲「監軍」，及

「護軍」者。是紹之「參謀組織」已相當完備，其「勤務部隊」，則有「督運校尉」孟岱所轄亦上萬人，「長水校尉」荀諶所轄亦不下萬人，是否仍有「其他勤務部隊」，史無記載不得知。

曹操為漢「司空」行「車騎將軍」事，依漢制，「司空府」置「千石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御屬」四十二人。其見於史志者，另有軍師荀攸，「司空軍祭酒」(相當於主任參謀)。編制內則有「司空倉曹掾」劉曄，「司空西曹令史」梁習等。操之行「車騎將軍」事，亦可能開府如「大將軍」。是操之「參謀組織」較袁紹尤為龐大。而其「勤務部隊」，亦有「督運校尉」與「長水校尉」，而東平相程昱之供應肉脯；「司隸校尉」鍾繇之供應人員馬匹；「典農中郎將」任峻之典造軍器運送，均見諸史冊。是由地方供給作戰軍用物資之實況，即此亦可見其一斑。至於「越騎兵」之用於「搜索警戒」，「射聲」「步兵」之用於「近距離警戒」之「射住陣脚」，步兵之用於「攻」「防」，「屯騎兵」之用於「衝突」，「長水兵」之用於工兵作業，自是兩造相同者。惟曹軍較袁軍為精練，因之士氣亦較高昂，此即所謂人謀也。

在戰場上，袁軍曾以「築城」戰法，擊滅其強敵公孫瓚，故在官渡之近逼曹營，亦欲發揮其所長，而築土山，植高櫓，在掩蔽中以瞰射曹營。曹軍處於被動，不甘蒙楯而行，故亦起土山與之對射，更發明「霹靂車」以擊之。袁軍更用其攻城之法以為「地下坑道」，曹軍以「塹壕」應之。此等以軍事工程之作戰，自然曠日持久。既無進展，亦與袁紹之持久戰略為大利。但曹操卒想出「引水淹敵」之法，終於驅退袁軍，恢復其主動。袁軍後退，曹軍之被受壓力減輕，因之始得以「搜索」到有用之「敵情資料」，而有向敵實行「奇襲」之時機與空間。於是曹操由於被動應戰地位，一轉而為主動之後，用奇之要求，刻不容緩。袁紹於此，毫無警覺。

曹操之救白馬，先為聲西而擊東；其戰文醜，欲取而姑予。及在官渡重新取得「主動」之初，強大之敵人已展開在正面之上，祇有尋求間隙，對敵行「出其不意，以攻其不備」。徐晃史渙之襲燒袁軍糧食千車，即「出其不意」，「擊其無備」。比及烏巢之戰，其確切情報自許攸口中得之，操所以深信不疑，蓋證實其判斷無誤也。然敵已有備，必須「強取」。在強取之前，尤須「詐渡數重敵卡」，冒險犯難，其成敗固難以預期之也。然曹操深知，此舉如勝，或可以挽回頹勢；不有此舉，則軍糧已盡，是守亦敗，退亦敗，未來命運將不堪設想；以是之故，與其坐以待斃，孰若冒險一行，此即曹操所以勇往直前，要從死中求生之作戰精神以出。而此種作戰精神，在官渡之戰，袁紹始終無之。此為官渡戰役所以勝敗之關鍵，亦即所謂「爭取主動為戰術上致勝之要着」在此。

依上述分析，在官渡戰役中，戰術對戰略之影響極為重大。蓋在烏巢之戰未分勝負前，甚難看出袁紹所以敗、曹操所以勝之迹象。故因戰術之勝利而誘致戰略之勝利者，實為此役之特點。

縱觀其全般，則政治號召、軍事實力及賢才之領導，必須相互配合，方可扭轉局勢，相得益彰。因政治號召須有實力為後盾，強大之實力又須有政治號召為先聲，且此二者必須有賢才之領導，然後方可發揮偉大之力量，而底於成功，是故三者不可偏廢。

第五章　東吳開國之戰——孫策開拓江東豫章（附圖四—一四四、四—一四五）

一、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年）十二月孫策破劉繇於曲阿，破許貢於吳郡，據有今安徽省宣城縣亘江蘇省鎮江，丹陽，吳縣等縣地區。

二、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八月再破會稽王朗，據有今浙江省北部地區。

三、建安四年六月襲劉勳於皖城克之，是年十二月大破黃祖於沙羨，繼下豫章廬陵，據有今武昌、岳陽、吉安以東亘九江南昌之地區，東吳國基因以奠定。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孫策開拓江東之導因

獻帝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春，孫堅奉袁術之命擊劉表，表遣將黃祖禦於鄧樊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今湖北省襄陽縣爲劉表荊州治所）。表遣祖潛出發兵，及祖將兵還，堅迎擊，祖敗走入峴山（今襄陽縣南九里）中，堅乘勝夜追之，爲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時年三十七。堅已死，術收領其衆。於是，袁術爲劉表所偪，棄南陽而北走，復爲曹操擊破於封丘而南走壽春（詳見前章）。是時中原一般形勢，概見於前章第六節。

孫堅出處，已見本卷第二章第二節。堅世居吳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

匡、及一女。當朱儁討卓時，表堅為佐軍，堅遂留家壽春（今安徽省壽縣）。策字伯符，時年十七與舒（今安徽省舒城縣）人周瑜同年。瑜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名，遂往訪策，因相結好，義同斷金。策因與母徙居舒，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及堅死，策還葬曲阿（今江蘇省丹陽縣），已乃渡江居江都（今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結納豪俊，有復仇之志。時丹陽太守（治今安徽省宣城縣）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乃以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並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乃以母弟託廣陵張紘，而自至壽春見袁術，請領其父兵報仇，術雖奇之，但不肯授兵而使就丹陽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至曲阿依舅氏，因召募得數百人，但為涇縣（今安徽省涇縣西）大帥祖郎所襲破；策乃復往見術，術始以堅餘兵千餘還之，並拜策為懷義校尉。

策在術所，術甚奇其能，許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旋術欲攻徐州，求糧三萬斛於廬江太守（治今合肥縣）陸康，康不與，術遣策攻康，並許為廬江太守。及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於是策益失望。是時漢廷侍御史東萊劉繇素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繇以舊州治壽春，已為袁術所據，乃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之，置治曲阿。及策破康，繇以景、賁本術所置，懼為袁術所并，因迫逐景、賁，景賁渡江退屯歷陽（今安徽省和縣），繇乃遣將樊能，于麋守橫江（今安徽省和縣東南，對江南之采石，為津渡處），張英守當利口（今和縣東南大江中之浦渡口處）以拒袁術。術乃以其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以吳景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等將兵以攻英等。吳景等攻張英樊能歲餘不能克，於是孫策自請攻之，遂開拓其江東之基業。

第二節　開拓江東之人物

孫權：權字仲謀，孫策之弟。策於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臨卒時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權善於用人，由此可知。其後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皆能發揮其智能，乃由權善於統御，知人善任有以致之。陳壽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尙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

周瑜：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知名英俊之士。稍遷至尙書令，遂登太尉。景父榮，章、和世爲尙書令。瑜父異爲洛陽令。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長壯有姿貌，英才夙成。

魯肅：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情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往候肅，並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因益知其奇，遂相親結。肅有遠略，頗具縱橫之才智。

第三節　江西江東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四四）

丹陽郡：治今安徽省宣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爲丹陽郡，後漢因之。其地勢：陪輔金陵，襟帶杭歙，阻山控江，形勢便利。據險而守，擇利而動，可以縱橫大江南北，乃江西之要地。其北當塗及歷陽（今和縣），控據江山，爲江西交通之咽喉。自上游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

。梁山，在今安徽省當塗縣及和縣，分東西二山。西梁山本名梁山，在和縣南八十里；東梁山本名博望山，在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兩山隔江對峙。望之如門，謂之天門山。采石山在今采石鎭，其石突入江中，自橫江（今和縣南）渡者，必道采石趨金陵，江津襟要，此爲最衝。孫策卽在此地區渡江。

吳郡：治今江蘇省吳縣。春秋時吳之國都，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秦置會稽郡，治此。漢初爲荆國，尋又爲吳國。景帝三年復爲會稽郡，後漢順帝永建四年，自浙江（今錢塘江）以北分置吳郡。其地勢：枕江而倚湖（今太湖），食海王之饒，擁土膏之利，爲江東之首府。

丹徒：今江蘇省鎭江縣。春秋時吳地，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後漢屬吳郡。三國吳曰京口鎭。其地勢：內控江湖，北扼淮泗，山川形勝，自吳越以來，卽爲用武之地。杜佑以爲「京口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建業（金陵）之有京口，猶洛陽之有孟津。」曲阿，卽今江蘇省丹陽縣治，古曰雲陽，秦改曰曲阿。劉繇州治在焉。

五州山及高驪山。五州山在丹徒縣西三十里，高驪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卽今之寶華山、湯山也。孫策卽沿此山以攻取丹陽丹徒兩縣。

石城：在今貴池縣西南，懷寧（安慶）縣東。今之九華山，七井山諸山，據其東南，故其城襟帶江山，控扼肥皖，居金陵上游，當濱江之孔道，或自淮南而南指，或自鄱陽而北出，皆爲必經之要地。故孫策先驅除諸山中之太史慈勢力，然後出此以襲皖城（今潛山縣）而下豫章（今南昌）。

豫章郡：今江西省南昌。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改九江爲淮南國，而分置豫章郡，後漢因之。郡包

絡江湖，左右吳楚，爲東南之一大都會。自漢高建郡以來，常爲控扼之地。許劭說劉繇曰：「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形勝之處也」。繇因棄丹徒而下豫章。孫策因得豫章，遂下廬陵（今吉安），而控有江西全境。

會稽郡：今浙江省紹興縣。春秋時爲越國都，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改置會稽郡於此。郡襟海帶江，爲一富實之地，欲據江東，必取會稽，吳郡。蓋自春秋以來，二郡爲吳越之首府，故孫策渡江，即先取此二郡，遂霸江東。

第四節　開國方略

策於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十二月，葬父堅於曲阿後，至江都數求計於張紘。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都，爲江淮間名士。策咨紘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袁術）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仇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如何？」紘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州可一，仇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於是，孫策圖取江東之計定，並將母弟委托於紘，以便專心致力於締造開國之業。及已定江東之後，曾以步桓文，扶漢室爲號召，即以紘之議爲張本也。（上引語見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策傳）

第五節　孫策平定江東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四四）

一、作戰經過：

當時江東一般狀況如左：

1. 揚州刺史劉繇據曲阿，以其將樊能、于麋、張英等守橫江、當利口拒吳景。
2. 彭城相薛禮據秣陵（今江蘇省舊江寧縣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下邳相笮融屯秣陵縣南（註）。皆附於劉繇。
3. 會稽太守王朗與吳強族嚴白虎等據會稽（今浙江省紹興縣）及其附近地區。
4. 吳郡太守許貢據吳郡（今江蘇省吳縣）
5. 山越處處爲屯，攻擊漢人。按山越即越王勾踐之族系。漢人避亂南移，開發江南，越族被偪入山，遂稱山越。

興平二年十二月，孫策已以破廬江陸康之後，失意於袁術。孫堅故校尉丹陽人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亦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與劉繇將樊能、張英等正對峙於橫江、當利口相持不下。於是策進說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吳景）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策不能爲廬江太守懷恨，但以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策未必能定，又喜其助景擊繇，乃許之，因表策爲折衝校尉。策遂將其父舊部右北平程普，零陵黃蓋，遼西韓當，丹陽朱治，汝南呂範等兵千餘，騎數十四，及在壽春賓客願從者，壽春蔣欽，下蔡周泰，

廬江陳武等數百人東進，一面馳書告周瑜，瑜將兵迎之，並助以資糧。比至歷陽，收合人衆已五、六千人。策母弟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之於阜陵（今安徽省全椒縣），然後渡江進擊。

策與周瑜等渡江攻擊，破樊能、于糜、張英等，遂佔據牛渚營（樊能等兵營在牛渚山上者。牛渚山在今安徽省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突入江中，謂之牛渚圻，山北名采石，爲南北渡江之要津），盡得邸閣糧穀及戰具。於是，策率兵乘勝攻笮融，融迎戰，復破之，斬首五百餘級，融閉營堅壁固守。策乃攻秣陵城，薛禮輒驚懼突走。此際，樊能、于糜等又收拾敗兵，突然襲奪牛渚屯。策以後方被襲，立還擊之，再破樊能等擄獲萬餘人。策復攻融營，爲流矢所中傷股，乘輿回牛渚營養息。融聞策已被射死，即遣將攻策軍，策乃設伏以步騎數百誘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因再攻融營，融復堅營拒守。策以融營地勢險固，乃轉兵南向，先攻破劉繇別將於梅陵（今安徽省南陵縣）然後轉攻丹陽、湖孰、江乘（丹陽今當塗縣東丹陽鎮。湖孰，今江蘇省江寧南湖熟鎮。江乘，在今句容縣北六十里。蓋孫策率主力自今秣陵關、湖熟鎮、攻湯山、寶華山而逼曲阿也）皆克之，遂進趨曲阿攻劉繇。時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訪繇，適策軍攻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繇不聽，僅使之爲斥堠往察敵情。慈獨與一騎先行，卒遇策率韓當、黃蓋等十三騎於神亭（今江蘇省丹陽縣西界），慈即迎擊策，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雙方兵騎皆至，慈策之鬥乃解。

劉繇得太史慈偵騎之報，亦率兵迎戰，兵敗，乃走保丹徒（今鎮江縣）。策遂克曲阿。當策進攻曲阿時，所過城守長吏及人民，風聞孫郎將至，無不棄城邑家園竄伏山草中以避之；及策入曲阿，軍令嚴明，鷄犬菜茹，一無所犯，於是民皆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又布令諸縣，諭告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納之，

並除其門戶賦役。因此，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是時袁術在壽春，以孫策大勝，乃即拜策行殄寇將軍，又遣其從弟胤為丹陽太守，以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今江西省南昌縣）。

孫策在曲阿，因兵衆驟增，軍之綱紀有不整者，呂範乃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呂範字）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乃傳令委以衆事，於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又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並用廣陵秦松、陳端等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周瑜則復渡江回舒。（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五十六呂範傳）

劉繇在丹徒，為孫策之兵勢所逼，欲奔會稽。許劭進計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袁術字）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曹操字）、景升（劉表字）必相救濟。」繇從之。於是，一面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諸葛玄，玄退保西城（今江西省南昌縣西），一面自率所部泝江西上進駐彭澤（今江西省湖口縣東三十里）。又使笮融助皓攻玄。許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皓字）喜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南昌果詐殺皓，而代領郡事。繇遂討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漢廷詔以太傅掾平原華歆為豫章太守。

劉繇已棄丹徒西走，孫策遂東進取吳郡及會稽，以都尉朱治取吳郡。治先略地至錢塘（今浙江省杭縣），然後北進，吳郡太守許貢舉兵拒之於由拳（今浙江省嘉興縣南），治進擊，大戰破之；貢南走依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

事。(上引許邵語見三國志卷四十九卷劉繇傳)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八月(是時袁術在壽春謀稱帝，策以書絕之。曹操在許謀迎獻帝)，孫策謀取會稽，時吳之强族嚴白虎等萬餘人，處處屯聚(在今嘉興縣以南，錢塘江口以北地區)以拒策。諸將欲先擊白虎，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擒耳。」遂引兵臨浙江(今富春江)。會稽功曹餘姚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浙江省蕭山縣西二十里春秋時范蠡築固陵城以禦吳於此)。策渡江擊之，數次渡水攻擊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一名柤瀆，約在今蕭山縣城東北郊)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乃於夜間多燃火為疑兵，而分軍疾趨查瀆道，襲高遷屯(今蕭山縣西)。朗大驚！急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率兵迎戰。策擊昕等斬之。朗遂浮海遁走東冶(浙江省臨海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策追擊又大破之，王朗遂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上引孫策孫靜語，見三國志卷四十六，卷五十一各本傳)

二、戰後概況：孫策已平定江東，除自領會稽太守外，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朱治為吳郡太守。

建安二年秋，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瑀自稱吳郡太守居海西——今江蘇省東海縣)，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誧卽假策為明漢將軍。策治裝到錢塘，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為內應，策覺之，遣呂範等攻瑀於海西，破之，獲瑀妻子吏士四千人。瑀單騎奔依袁紹。又擊白虎等皆破之。建安三年十二月，策遣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因而撫納之，以張紘為侍御史，更表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並結姻親之好(已見本卷第四章)。時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魯肅為東城長，瑜、

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遂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亦因家於曲阿。時曹操又表徵王朗，策遣之。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曹操以上對孫策之舉，蓋有兩大作用，一結好孫策以敵袁紹而免後顧之患，一在謀未來圖吳作準備也。

註：資治通鑑卷六十一興平二年十二月載：初陶謙（徐州刺史）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迫，屯秣陵。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殺昱，放兵大掠，過江依禮，旣而復殺之。

第六節　襲劉勳擊黃祖兼併豫章之戰（參看附圖四—一四五）

先是孫策已以書絕袁術，術乃於建安三年十二月（術於建安二年春稱帝於壽春）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在今太平縣地區），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又劉繇棄丹徒泝江西上至彭澤時，使太史慈入蕪湖山中（今繁昌、南陵以南之山中）至涇縣自稱丹陽太守，以阻吳景之西進。是時宣城以東，皆已屬孫策，惟涇縣（今涇縣西）以西六縣未服。慈在涇縣大爲山越所附。因此，孫策爲開拓豫章，西討黃祖，必先破除太史慈、祖郎等之阻梗。於是，策自將擊祖郎於陵陽（今安徽省青陽縣東南六十里陵陽鎮）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遂釋郎署門下賊曹。再進擊太史慈於勇里（今涇縣西北），又擒之。策釋慈而握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

意也。」卽署慈爲門下督軍。時適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待候連月，歆卒謝遣之。孫策聞其衆未有所附，乃遣太史慈往撫安之，而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今兒子(劉繇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從者與俱來，不樂者且安慰之，並觀子魚（華歆字）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策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慈字）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於昌門（今蘇州西門），而把慈腕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已往，議者猶紛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胆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至建安四年春，慈如期還報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南），番陽(今江西省鄱陽縣)民帥別立宗部（卽所謂江南宗賊，縣民數千家自相結聚，作宗伍壁），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今江西省奉新縣西——時策以太史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上繚（今永修縣），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蓋以豫章可兼併也。（上引語見三國志卷四十九太史慈傳）

建安四年（西元一九九年）六月，袁術已死，其長史楊弘，大將軍張勳等將其衆欲就孫策於江東，廬江太守劉勳邀擊悉虜之。術從弟胤及婿黃猗畏曹操亦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就劉勳於皖城（今安徽省潛山縣）。至是年十一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給，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以素缺少米糧，遣吏與偕就

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與偕。偕往歷月，始得數千斛，偕乃報勳請舉兵襲取之。時孫策正在謀圖豫章，聞勳將襲取上繚，乃設計先襲取勳，因遣使致書卑辭於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葛布）賂勳，勳大喜。時淮南名士劉曄勸勳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自將兵潛入彭澤以襲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一無所得。

當劉勳潛兵入彭澤時，孫策乃揚言引兵擊黃祖，溯江西上，至石城（今安徽省貴池縣西七十里）。聞勳在海昏，乃即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進據彭澤（今江西省湖口縣），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妻子及部曲三萬人。上表以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予兵三千以守之，皆徙所得民居吳。

劉勳聞策襲皖城，急自海昏回軍，至彭澤爲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今湖北省鄂城縣），求救於黃祖，祖遣子射率船軍五千助之。策復擊破之，勳率數百人北走歸於曹操，射亦退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船千艘，遂進攻黃祖於夏口（今漢陽縣）。祖退守沙羨（今湖北省嘉魚縣北江中之沙州）。是年十二月初八日策軍至沙羨，適劉表遣從子虎與南陽韓晞率長矛兵五千援祖爲前鋒。是月十一日黎明，策率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蒙，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諸將向沙羨黃祖水軍及營屯展開攻擊，策親自跨馬躍陣手擊戰鼓以興戰勢。於是諸將「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見三國志吳志孫策傳之江表傳）。戰至是日辰時，祖兵大潰，韓晞戰死，黃祖乘亂脫身逃走。是役，策斬黃軍二萬餘級，赴水溺死者萬餘人，俘祖妻子七人，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實

一大殲滅戰也。

孫策已破黃祖，乃卽留周瑜屯巴丘（今湖南省岳陽縣治西南），自率兵東下以取豫章郡（南昌）。策兵至椒丘（今江西省新建縣北），遣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王郎）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繇），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策）來，吾便去也。」於是，策遂入豫章。以華歆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乃修子弟之禮，拜禮爲上賓。又分豫章西部爲廬陵郡（今江西省吉安縣），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時適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時爲建安四年十二月也。於是，東吳開國之基，於以奠定。（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五十七虞翻傳）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江東方面：孫策在平定嚴白虎等後，東吳開國之基大定。時策以其於西擊黃祖時，廣陵太守陳登（陳瑀之姪）在射陽（登治所——今江蘇省淮安縣）陰誘嚴白虎等餘黨，圖襲孫策之後。及策已破黃祖定豫章回吳，乃於建安五年四月舉兵北擊登，軍到丹徒須待糧運。策性好獵，在此待糧期間，數出驅馳射獵，在出獵中，策所乘馬精駿，從

騎絕不能及，因單騎卒遇前吳郡太守許貢客三人，射策中頰。是年六月五日策因重傷卒，卒時年二十六。於是其弟孫權繼立。

策臨卒時，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韋昭曰：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又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擧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擧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

孫權已繼立，周瑜將兵自巴丘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政事。時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六郡，然深險之地，猶未盡服。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以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服事之。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以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帥。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皆爲賓客。鎭撫山越，討不從命，東吳之國基，因以益固。

袁曹方面：是年四月袁紹曹操正激戰於黎陽、白馬之黃河南岸地區，七至十月正相持於官渡，此時之一般政局，已詳述於官渡之戰章中。

第八節　中　論

孫策於興平二年十二月以數千人開始渡江擊劉繇，至建安四年十二月併豫章郡，前後僅四年零一個月，遂開拓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六郡，其開國之迅速，遠勝於曹操、劉備。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亦英雄造時勢也。孫策以二十一歲之稚齡開始渡江，竟有如是弘偉之功業，則其人之英武可見。陳壽評曰：「策英氣傑濟，猛

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盤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據孫策傳載：「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又據吳錄載，策至會稽時，聞餘姚名士高岱善治左傳，策乃玩讀欲與講論，則策學術思想，亦有足多者。觀其在壽春，術大將張勳等皆傾心敬之，江淮士大夫亦向之。及其破會稽用王朗，併豫章禮華歆，（二人皆爲中州名士），遣太史慈於豫章，太史慈還報，卽拊掌大笑，此皆可見其英俊、識人、容人之稚量與豁達而富有韜略之胸襟。至於用兵之猛銳神速，當之輒破，則益可知策雖年少，實具有大將之素養。至於其開拓基業之作戰中，最值得研究者，㈠爲攻吳郡時，先取錢塘，此爲一種隔離攻勢，使吳郡許貢不能與會稽王朗合勢相抗拒而各個擊破之。㈡攻王朗時，奇兵襲固陵之後，此種戰法之運用，可與韓信襲安邑媲美。㈢下豫章時，大軍進駐椒丘，於大軍壓境之下，遣虞翻說華歆，使華歆措手不及。其方略則有如李左車「先聲而後實」之計，不費殺戰之勞而取得豫章。凡此皆足示孫策在用兵上之卓越才能，不僅英年胆勇而已也。

第六章　曹魏開國之戰三—赤壁之戰（附圖四—一四六、四—一四七）

一、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十一月，操破袁尙袁熙，公孫康斬尙熙首降；又破烏桓，凱旋至易水。

二、建安十三年一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練水軍，準備南征。六月，操自爲丞相。七月，開始在許都集中軍隊，以征劉表。八月，表卒。九月，操驅大軍南下，劉備逃走，劉琮降，遂至江陵。

三、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與劉備聯合以拒操，戰於赤壁，操軍敗還。三國鼎峙之局成。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與作戰導因（參看附圖四—一四六）

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曹操平定冀州，繼續北征烏桓（事見本卷第四章第七節）。時劉備在荆州，勸劉表乘操北征，許都空虛，出兵襲許，表不聽。備乃用諸葛亮隆中策（詳見次章），急謀自圖發展，羅攬人才以自輔。及曹操自柳城（今熱河省凌源縣）還軍，劉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后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實則備已知劉表不能有爲，聊以此語應之耳。

是時，魯肅向孫權建議謀取荆州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時爲江夏太守），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甘寧原爲黃祖將，是時已投孫權，亦向權建議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僑，終爲簒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

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將軍當早規之，不可後操爲圖；圖之之計，宜先取江夏（漢郡名以今湖北省黃岡縣爲治所）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其本人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致使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將軍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或云係指今湖北長陽縣南七十里之古捍關言，亦有謂指三峽中關口言，當以後說爲是）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孫權甚納其計，張昭却阻之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慕古人乎？」權擧酒屬寧曰：「興霸（甘寧字）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於是，孫權於建安十三年春第三次西攻江夏，斬太守黃祖，盡獲江夏士衆，遂準備西進以取荊州。（按孫策於建安五年卒，孫權繼策立。建安八年十月第一次伐黃祖，破祖舟軍，未克江夏城而山越復亂，還師。至建安十二年，再伐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是年權母吳氏卒。）

荊州既失江夏郡於東吳，人心震驚，不可終日，劉表商請劉備，欲使備移兵往禦之。備以曹操有南征之勢，孫權用兵江夏，情勢雖急，但以北邊門戶，不便開放爲辭。表猶豫至再，乃遣長子劉琦率兵反攻江夏郡。

曹操久欲進取荊州，只以北方未靖，無暇南征，今見孫權攻取江夏，深慮若荊州爲吳有，則其勢益難搖動，乃急派軍出合肥（卽今安徽省合肥縣西）以牽制孫權，使不得全力西進。並問計荀彧，或因建取荊州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卽今河南省南陽縣）葉（卽今河南省葉縣），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荊州可一戰而定。」於是，曹操於建安十三年七月開始南征，而集大軍屯南陽。會劉表病卒，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立表少子琮爲嗣。操聞表卒，卽自將輕騎疾趨襄陽，九月操至新野，劉琮用諸將之議，請降於操。時劉備在樊城，不意曹操

輕騎壓境，又不知劉琮已降。及琮遣使來告，乃率步騎狼狽渡江南走，又令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欲取南郡（今湖北省江陵縣）而據之。備過襄陽，欲會劉琮，琮不應，荊州吏民亦多有隨備南行者。操以江陵有軍實，恐爲劉備所據，乃釋輜重，率輕騎急馳襄陽，及至，聞備已過南走。時荊州從事王威說琮曰：「曹操以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全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從。操在襄陽稍事息足間，爲控有荊州，急卽改劉琮爲青州刺史，又封荊州降將蒯越等十五人各爲列侯，以琢郡人李立爲荊州刺史，使盡收劉表羽翼，分撥諸軍以便監視。（以上諸引語見三國志劉表、魯肅、甘寧、荀彧等傳及通鑑卷五十六）

曹操已處置劉琮之後，卽自將輕騎五千兼程急追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追及當陽之長阪（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南沙洋十里舖間）之際，備僅使張飛將二十騎斷後，自與諸葛亮、趙雲等數十騎奔走，東趨漢津就關羽之水軍，並得江夏太守劉琦所將萬人前來接應之軍，轉赴沔口（卽今湖北省漢口），以收容其逃散士衆。

曹操兵至江陵，劉備奔投孫權。時衆議以爲權必殺備，惟奮威將軍程昱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擧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時操已傳檄遠近，益州牧劉璋得檄，先遣使至江陵向操致敬。操因加璋爲振威將軍，璋更遣其別駕從事張松送兵貢糧於曹操。　時操適聞孫權、劉備聯合，將以相拒，乃卽欲資荊州之軍，乘勢東下取吳，因致孫權以招降書。（上引程昱語見三國志卷十四本傳）

先是，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曹操與袁紹相峙於官渡時，孫策卽欲以江東之衆，乘許都空虛襲之，以成其

桓、文之業。此時適策爲刺客所傷而死，孫權繼主江東，上表朝廷，表示附順。曹操此時欲因其喪伐之，以定江東，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並令張紘出任會稽都尉，輔權內附。按張紘乃孫策之故人，前奉策命使操者，事見本卷第五章。紘既回吳，思維補察，知無不爲，以報知己。曹操既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令責孫權送子弟入都爲質。權召諸臣會議，張昭、秦松等主聽命，張紘則勸權與中護軍周瑜議之。瑜在吳太夫人前獻議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今江陵縣）遂據荊陽至於南海（今廣東省番禺縣，時爲南海郡治），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擧航，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爲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征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吳太夫人曰：「公瑾（周瑜字）之言是也。」於是，孫權拒送質子。周瑜旋薦其友魯肅於權，權問計焉。肅對曰：「昔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而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心嘉之。及甘寧自江夏來投，說以「荊州國之西勢」之論，故孫權圖謀荊州之心益急。及建安十三年春二月孫權攻滅江夏黃祖，正欲乘勝西進以取劉表之時，曹操却於四月以兵出合肥，進覷權後，權

乃進守歷陽（今安徽省和縣）。於同年六月曹操罷三公自爲丞相，七月兵向荆州。比曹操之招降書抵達，孫權決策拒戰，於是赤壁之戰，因以發生。蓋赤壁之戰，乃曹孫劉三雄爭奪荆州之戰也。（上引見三國志張紘周瑜魯肅傳）

第二節　作戰謀劃與準備

當曹操起兵進取荆州之際，孫權因再問計於魯肅，肅說之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以劉備天下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之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往弔表之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相機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矣。」權然之，即遣肅行。

魯肅奉使赴荆州，行到夏口（即今漢口），聞曹操已離新野向襄陽進兵，乃晨夜兼行，比至江陵，知劉琮已降，劉備南逃。肅乃北上迎備，相遇於當陽長阪，遂隨之走漢津，登船於夏口途中，始將宣達權旨，並致殷勤。因問劉備之志。備曰：「將投故人蒼梧（今廣西省蒼梧縣爲郡治，時屬交州）太守吳巨。」肅乃致詞曰：「吳巨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孫討虜（指權）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如遣心腹自結於東，崇德和之好，以共濟世業。」諸葛亮亦以東吳此舉，頗與其隆中策相合，因欲以連橫之略說孫權。於是，劉備從肅之謀，即遣諸葛亮與魯肅赴柴桑（今江西省九江縣西南二十里）見孫權，而自率敗殘軍進駐鄂縣之樊口（今湖北省鄂城縣西北五里）以待消息。（上引三國志卷五十四魯肅傳）

孫權得曹操於江陵所發之書，以示羣下，衆人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操豺狼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詞，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鬥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有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時魯肅方自荊州回吳，權就而問之。肅見衆議降操，乃默而不言。權起入內，肅追之至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不失州郡；將軍迎操，操安以歸將軍？願召周瑜返來，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嘉之。時周瑜在鄱陽，權乃使人召之。（三國志周瑜魯肅傳）

諸葛亮偕魯肅至吳說孫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指備）亦收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尙有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劉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

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周瑜自鄱陽（今江西省鄱陽縣東，時正在籌設新郡中）至，權告以衆議。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正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而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是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孫權憤然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佩刀，斫前奏案而誓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引周瑜諸葛亮魯肅傳）

當晚周瑜復見孫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衆，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得靑州兵及北方兵不過十五六萬人，且已久疲；所得荆州之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久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瑜背而言曰：「公瑾！卿言如此，甚合孤心，子布（張昭字）等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猝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普），便在先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操決之。」於是，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率水軍自柴桑溯江而上，以迎擊曹操。曹操在江陵，聞孫權、劉備聯合，乃卽欲資劉表所遺水戰之具，藉荆楚楫櫂之手

，乘勢東下取吳。諸將亦以爲「此實爲震盪揚州之良會，廓定南方之大機。」惟太中大夫賈詡諫阻之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士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即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起用荆州名士；以劉表降將蔡瑁、張允等仍統治其陸水各軍；以文聘爲江夏太守，率本部先至江夏，以備東進。及聞孫權舉兵迎戰，遂驅軍順流東下以迫之。（引周瑜賈詡傳）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四七）

樊口即今湖北省黃岡縣南鄂城西北之樊口，爲樊港入江之處，又名衙門港，亦曰金子磯，近城扼要，爲鄂城縣境各鄉鎮之總滙，爲荆吳之間江防要地。郝穴，在江陵東南一百五十里，穴西山路崎嶇，林木蓊翳；穴東一百六十里有華容城（今湖北省監利縣東北五里），郝穴乃長江水瀦洩於漢江流域之所，其東即章卜穴，南有虎穴，爲大江水流最窄處，亦分歧處。章卜穴東有溫泥堤介於大江與溫泥湖間，是爲華容道。直至瓦子灣以達華容城。華容城乃楚王東章華台所在，春秋時之容城也；漢縣治，因名華容（註一）。此華容道爲自江陵沿江東下必經之陸路。其南即大江，江以南即雲夢澤（洞庭湖）（註二）。此道之北有東江湖、家錦湖、南江湖、白鷺湖、小沙湖等大小數十湖，湖間水道縱橫，難以行軍（註三），以此爲水陸咽喉地拒止曹操，雖不能制止其水軍活動，但在陸上足以用少數兵力阻其大軍行動。但江東之軍未至，而曹軍既東下，此咽喉地帶，與華容道與郝穴、虎穴，吳方遂不能利用。蘄春（今湖北省蘄春縣）東有武穴，地當江夏、豫章二郡之交，爲天然險要之地，且爲水陸交通之所必經。北控西陽（漢縣，在今湖北省黃岡縣東浠水西）、軑（漢縣，在浠水南），古吳、楚交戰之所，南接幕府山，及富水（註

四），足以拒曹。

漢水亦稱沔水，江別入沔為夏水，始於分江，冬竭而夏流，故曰夏。因之時人稱漢口曰夏口。地當漢水與長江之交，兵衝要地，曹軍如渡此，㳂流而東，則東吳之形勢危險（註五）。夏口西南隔漢江為漢陽在魯山下，其西二十里有漢南山，西六十里有臨嶂山，西九十里有香爐山。臨嶂山北臨漢水，東瀕長江盤基數十里，其南有城頭山，山南峰曰烏林峯（今沔陽縣東南）。烏林峯之東有百人山、蜀山、大軍山、小軍山，其南濱江之百人山脚曰百人磯（在纏洲之西），磯西三十里有大鎭曰烏林鎭（註六）。此一帶足以利用阻止曹操陸上人馬之東進。

夏口之東，西隔長江有鄂城（今武昌），城西有來山（今名樊岡）背臨大江，南有萬松嶺山、九曲嶺、樊山、郎亭山，皆濱在大江東岸。再西南有石鹿磯與隔江西岸黃陵磯對峙（註七）。再西南為纏洲，乃大江廻曲之處因亦曰拗纏洲。魚山一稱魚嶽山在洲東北，江島山在東南，灌磯山在南，百疋山在西與蜀山隔江遙對，其西北蒲磯山、白面山，三面臨大江，以江為帶之地也（註八）。再西南距鄂城二百八十里處有鮎灒，即後世以魚嶽山在北而改名為嘉魚之地。鮎灒西南七十里，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處臨江有赤壁山（註九），以北有水曰陸水，亦曰雋水，為自長江登陸直往柴桑之要地。其陸水入江處曰陸口（今陸溪口），亦名蒲磯口，即以口南磯壁得名（註十）。東有障山以接蒲圻縣之蒲首山、白不山及南山，南有太平山。太平山與赤壁山間有水口曰太平口，係太平山東太平湖之北出水口處。太平湖（今名黃蓋湖以黃蓋練水軍於湖中得名）南連巴丘（即今湖南省岳陽縣），北有巴丘山及長江，北接赤壁湖及陸口，長百餘里，乃與長江并行之長湖（註十一）。必爭得此陸口、赤壁，方能以阻止曹軍自陸口上陸，過蒲圻、羊頭山（今湖北省通山縣）、陽新直撲柴桑。

赤壁山遙望江北有烏林鎮，以其北有烏林峯而得名，鎮北爲沌水，東有大沙湖及寶塔洲與百人山，山東曰百人磯與烏林鎮相接（註十二）。烏林西南五十里爲洪湖。洪湖與長江間多洲渚小山而無堤防，山上樹木翳薈，洲渚蘆葦叢生，加以水道交錯者三四十里。自赤壁對岸南至於螺山，非是江上漁翁，不能辨別出何者爲吐，何者爲納也（註十三）。

螺山亦名白螺山，山皆白土，其形似螺因名。楊林山在其東北沿江岸處，西接華容（今監利縣）。自華容東去烏林路上有津曰龐公渡，乃諸葛亮之師龐德公設渡船處，亦華容、烏林、白螺山三地間之咽喉。亦即作戰上必爭之要衝（註十四）。如曹操據此以爭陸口，其水陸交通皆極便利。陸口爲江東鎖鑰，倘若有失，孫權必危，故孫權水陸大軍必須爭先佔有此戰略要點之陸口，以使爾後作戰容易。按周瑜與孫策攻黃祖於沙羨（今嘉魚縣北，江中）時，已深悉此地理形勢之重要。對陸口之爲水陸交通要衝，爲行軍之所必爭之地，亦極了然，所以有積極爭取陸口之決心。曹操諸謀士對江南地理不甚熟悉，以致冒大霧進軍，誤入雲夢大澤（今洞庭湖）迷失道路（註十五），耽擱兩日行程，以是陸口要地，便輕落入周瑜手中。

曹軍前阻於赤壁陸口，不得已始屯集北岸之烏林，以爲練兵，待冬期已過，來春再議進取之計，此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九月底十月初之狀況。

註一：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監利縣華容城注及杜預荆臺註，章華台註。

註二：見方輿紀要卷七十八監利縣南江湖注引班志與杜預、雲夢津及雲中解說。

註三：同註一南江湖註及兵要地誌註。

註四：見漢後書郡國志荊州、江夏郡志註。

註五：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五湖廣一重險夏口。

註六：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湖廣二漢陽府漢陽縣及水經注江水注，與三國志旁證引鄭蘇年語。

註七：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湖廣二武昌府武昌縣註。

註八：同註七嘉魚縣簰洲鎮注及大江注。

註九：同註七嘉魚縣赤壁山註。

註十：見同註九陸口注及兵要地誌註。

註十一：見同註九太平湖註及兵要地誌註。

註十二：見水經江水注，及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七沔陽州至沙廢縣江水注。

註十三：同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監利縣柳港口注。

註十四：同註十三監利縣白螺山註，大江注窖折鎮龐公渡注及兵要地誌注。

註十五：見太平御覽卷十五引王粲英雄記。

第四節　作戰準備及戰略部署

一、曹操方面

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春正月，曹操自易水還鄴（今河南省臨漳縣），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準備南征荊揚。是年九月至新野，劉琮舉荊州降，操遂擁有荊州全部水師，蒙衝鬥艦，乃以千計，且又勢居上流，水陸俱下，以爲據此優勢足以平定江東。時操「丞相掾」王粲言：「河東（漢郡名，即山西南部）人裴潛，避難在荊，曾對劉表有『劉牧非霸主之才，乃欲西伯（文王）自處，其敗無日矣』等評語，其人當熟知州事，可辟用之。」操因徵爲「參丞相軍事」，因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對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於是曹操乃決心不伺全面進攻江東之形勢完成之前，先破劉備。及聞孫權以兵西上，乃根據前所下之決心，部署其在荊州之軍，沿漢江與長江東下，直向江夏郡之夏口前進，其軍隊編組與部署如次：（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二十三裴潛傳）

漢江方面自襄陽出發向夏口前進，其次序爲：

水軍左武衞先鋒，討逆將軍江夏太守文聘率襄陽水軍。

陸軍左武衞先鋒第一軍虎威將軍于禁。

丞相主簿護七軍都督趙儼。

奮威將軍程昱（統御射聲二校尉）。

丞相軍祭酒杜襲、袁渙。

第二軍蕩寇將軍張遼。

第三軍平狄將軍張郃。

第四軍平虜將軍朱靈。

第五軍折衝將軍樂進。

第六軍揚武將軍路招。

第七軍奮威將軍馮楷。

長江方面。自江陵出發向夏口前進，其次序為：

水軍右武衛先鋒，荊州水軍副都張允。

右武衛營本軍：

橫野將軍徐晃。

長水校尉任峻。

中軍水軍先鋒荊州水軍都督蔡瑁。

中軍陸軍先鋒奮威將軍滿寵。

中軍元帥漢丞相曹操。

軍師荀攸，長史陳矯。

太中大夫賈詡。

丞相軍祭酒董昭。

軍謀祭酒王粲。

丞相西曹掾陳羣，東曹掾徐宣。
參丞相軍事華歆、王朗、裴潛、劉廙、桓階、和洽。
虎騎宿衛軍許褚。
豹騎宿衛軍曹休。
龍騎宿衛軍曹眞。

後軍與支軍：

廣陵支軍威虜將軍臧霸，自淮陰入廣陵攻吳郡。
東城支軍平東將軍陳登，自東城入歷陽攻丹陽郡。
合淝支軍破虜將軍李典，自合淝攻廬江郡。
信陽支軍征南將軍汝南太守李通，攻江夏郡之北。
襄陽支軍厲鋒將軍曹洪屯襄陽。
後軍都督征南將軍曹仁，屯江陵。
軍糧督運使夏侯淵。
許都留守漢侍中尚書令荀彧，漢前將軍夏侯惇。
鄴城留守漢丞相西曹掾崔琰，東曹掾毛玠，主簿司馬朗（註一）。

以上操軍水陸軍總共將不超過二十萬人。包括信陽、合淝、東城諸軍，亦不過二十餘萬人（註二）。

二、孫權與劉備方面

孫權既決定迎擊曹操，乃以周瑜爲「左都督」，程普爲「右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以助畫方略，率精兵三萬人西上（註三），與劉備，劉琦聯兵，自江東出發，向赤壁山、烏林峰、臨嶂山之線前進，以迎擊曹軍（註四）。孫權自統後方諸軍，以爲策應，並派兵防守廣陵、歷陽、廬江、蘄水，以禦淮陰、東城、合淝、信陽各方面之敵人。其軍隊編組與部署大約如左：

西征軍水陸軍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贊軍校尉魯肅（註五）。

先鋒丹陽都尉黃蓋。

左衞承烈都尉陵統。

右衞長水校尉孫匡。

水軍本隊當口令甘寧（丁奉屬之）。

橫野中郎將呂蒙。

中郎將韓當。

宜春長周泰。

奮威校尉全琮。

鄂長胡綜。

督軍校尉呂岱。

陸軍本隊征虜將軍豫章太守孫賁。

竟威校尉陸遜。

武猛校尉潘璋。

後隊運轉都督扶義將軍朱治。

運轉副都督裨將軍彭澤太守呂範（註六）。

廣陵守軍左司馬顧雍、丹陽太守孫靜，武衛校尉孫桓守禦京口、江西及廣陵郡地。

歷陽守軍左長史張昭，橫江將軍嚴畯守禦橫江當塗。

廬江守軍中司馬諸葛瑾，偏將軍董襲守禦廬江郡。

給事朱桓屯於柴桑，以準備支援各方作戰。並分令各郡太守，縣令長徵兵輸糧，分別給軍，與安定後方。

劉備在樊口，先以關羽水軍屯夏口漢陽，張飛率步兵屯魯山以爲防禦，並使劉琦派兵北守平靖、武勝、大勝三關，西守應城、應山。

劉備在荆州爲客數年，荆州人多歸之，又有劉琦爲之號召。曹操因而向荆州人公告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強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劉表爲鎮南將軍）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時劉琮已調任爲青州刺史），心志高潔，知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

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是一反其從前「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之論。操之此項公告用意，在利用劉琮作傀儡，以與劉備劉琦等爭奪荆州人心。由此觀之，足見劉琦劉備在荆州頗有影響力，使曹操感到威脅，不得已而留重兵於江陵、襄陽等地以爲之備。因之減少操軍前方戰力不小。

劉備自樊口與周瑜軍同時溯江西上時，已有關羽水軍近萬人，張飛、趙雲各四千餘人；江夏太守劉琦萬餘人，合計亦二萬餘人（註七）。

註一：各史書皆無戰鬥序列之說明文字，茲依每個人傳記參加赤壁之役者列之，其左右武衞營、中壘軍見諸國防史，其先鋒則以其接戰先後判定之。操自襄陽去江陵係自將騎兵五千追劉備於當陽，戰鬥中，續有騎兵增加，故可能其騎兵皆赴江陵，而步兵、射聲多留襄陽。操得劉表水軍於江陵，當以長水校尉以監其後，而用降將蔡瑁、張允統荆州水軍居前。以文聘統襄陽投降水陸軍爲前驅也。至於行軍次序如何，難於判知，故依傳記中先後次序列名，非卽爲行軍次序也。

註二：曹操致書孫權，號稱水陸軍八十萬，周瑜謂其不過十五、六萬。晉書宣帝記載：「魏旣建國……司馬懿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圖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是爲司馬懿建議軍屯田之策。按魏始建國於建安二十一年（西元二一六年），則此時曹操亦僅有兵二十餘萬。且官渡會戰，曹軍不滿十萬。故曹操致孫權之書，顯是虛聲恫嚇之詞。因此晉人虞傅江表傳所載曹軍八十萬，亦屬謬誤，至清人梁章鉅三國志旁證所言操水軍六十萬，尤屬不察之言。蓋水軍須賴船艦，六

十萬水軍之船艦，操豈能頃刻之間造就之？由此觀之，周瑜謂操軍十五、六萬，較切近事實。

註三：周瑜所率兵力，蜀書先主傳稱水軍數萬人，亮傳稱水軍三萬人，吳書孫權傳稱周瑜程普各領萬人，江表傳與周瑜傳皆云三萬人。

註四：赤壁山、烏林峰、臨嶂山為兩軍實際對峙中孫、劉軍佔有之線。

註五：時以「左」為長「右」為副，「贊軍」為參贊軍機，「校尉」，為相當今一師之帶兵官。當時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重視之，告人曰：「與周公瑾（瑜字）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註六：此表所列與本節註一之義概同，僅就各人傳記列入，依戰鬥先後列次，不宜以今戰鬥序列及軍隊區分視之。

註七：劉備自當陽身率十餘騎走，張飛將二十騎拒後，見先主傳及飛傳。但趙雲傳則云「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將免難。」是趙雲不只單騎出長阪也。又先主傳云「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其人數若干不詳，艘容若干人亦不詳。但亮傳亮說孫權則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是亮過江時，備已控有二萬人。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四七）

一、赤壁對峙

周瑜率三萬水軍自柴桑西上，劉備遣人慰勞，欲邀致瑜共議，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於是劉備迎之於樊口之東。因問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又欲邀致魯肅，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魯肅字)可別過之，又孔明（諸葛亮字）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深愧異瑜，但以爲瑜未必能破操軍，乃差池在後，將二千人進會關羽張飛軍，自爲進退之計。周瑜自率其水陸軍溯江而進。曹操初欲以大兵壓境之勢，以書脅降孫權，及聞吳軍西上，時操軍多以水土不服患病，操乃留主力鎭江陵，自率荆州水軍及一部陸軍，順流東下以觀吳軍之勢。(上引見劉備傳)

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十月十日中午，操、瑜兩軍前頭邏船在赤壁江中遭遇，而發生戰鬥，荆州水軍敗退，操遂引次江北紮下水寨，其陸軍抵達者亦在江岸駐營，欲待冬期已過，來春再圖進取之計。周瑜所率之吳軍，則駐營於南岸，隔江對峙。

曹操因初戰失利，又因軍中疾疫盛行，故在烏林結下水陸大寨。爲固結水塞計，將船艦首尾相接連鎖以固定之，以便治練水軍。欲待冬期已過，來春再謀進取之計。

二、戰鬥經過

周瑜數往江北曹營前挑戰，曹軍不出，瑜乃乘樓船以偵察之。見曹營中將戰船連鎖爲水城，城中以竹筏作篺排成道路（註一），其軍士就中操舟競射以訓練技藝其上，如平川焉。瑜部將黃蓋建議火攻之策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曹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瑜從之，遂謀以假降之計。於是蓋即選蒙衝鬥艦數十艘，

裝燥荻枯柴於衝艦上，再灌以魚膏，覆以幔幕，上建旌旗龍幡於艦上，一切準備就緒，乃密使人致書於曹操約降。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操得書特召見行人密問之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也。』操以降者，縱或不實，亦不僨事，乃信聽之。然後集諸將於中軍，置酒高會以待；不覺高興，仍信口爲短歌，以舒其志（註二）（上引皆見三國志卷五十四周瑜傳江表傳）

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子，晨起江上霧開，晴空風暖，時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動，一陽方升，午後酷熱，傍晚始有微風自南吹向北岸（註三）。午夜時風稍急，黃蓋率其所備之船艦，又豫走舸，各繫大船後，舉帆乘風，引次俱前，至曹軍水塞前二里許，黃蓋舉火爲號，各船艦上戰士齊高呼降焉。曹軍水城上皆引頸南望，指言黃蓋來降。蓋乃放各艦舸同時發火，時火烈風猛，頃刻間煙焰張天，延及岸上營寨，曹軍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吳軍之輕銳者，繼蓋軍之後雷鼓大進，另又遣兵自洪湖東北登陸；同時劉備亦自蜀山向烏林峰進攻。操此際以營中多病兵，水寨被燒，陸寨亦將難以爲守（註四），乃焚餘船移軍西走，軍士之病者亦扶杖散亂隨之。及天明冒暴風豪雨，涉水西行，輜重杖械鞍馬盡失，士卒饑寒，病弱不能支持者多死。吳軍緊隨其後追擊，劉備更遣趙雲、張飛、關羽各率軍駕小船自州陵（今湖北省沔陽縣）方面向西南以行截擊之，曹軍士不能作戰者多爲所虜。

曹操率敗兵，西行四日夜，走上華容道（道在今湖北省監利縣之西北），而道路一經踏踐泥濘不堪；馬疲且饑，多滑倒以斃。操軍正行之間，會山洪絕松林間之險路，人馬不得進，操乃悉使羸兵負草木塡道，操欲涉水過之，

不得通（註五）；適張遼許褚等率一羣騎兵接應，操乃換乘騎馳過，棄羸兵於水中，為人馬踏藉泥中，死者甚衆，操與遼等且戰且走，以出松林。操既出松林，奔走郝穴，大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燒松林，吾徒無類矣！』旋備軍果放火燒松林，但操率諸將已去。操尋得南郡江陵守軍曹仁之接應，遂從郝穴回江陵。

周瑜在擊破烏林之曹營後，卽以水軍杜截曹操企圖逃走船隻，並以大軍溯江西上，追擊曹軍運輸船隻，兵到巴邱（今湖南省岳陽縣）探知曹操之船團皆屯在其南四十里之金沙堆（今名曹公洲）一帶，瑜以兵遶道偃虬（在今曹公洲西北）截擊之，操之長水校尉任峻知不可免，乃舉火焚船（註六），自駕小舟以逃。周瑜率其大軍直追操至於江陵城下。

註一：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引王粲英雄記云「曹操北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出大江浦口，未卽渡。周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施橈，人持炬火者數千人，萃於簰乃放火，火然卽回船遠去，須臾燒數千簰，火起上照天。操乃夜走。」「有竹簰」，「欲渡江」，或為事實。「無船」與「燒其竹簰」與三國志不符。

註二：曹操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短歌行，是否為其在烏林江上之作，人多疑之。但易培基三國志補注引魏志武紀云「魏武平不捨書，登高必賦。」則是夜曹操等候黃蓋來降，非在百人礮上便在樓船之上，如「登高必賦」為眞，是或許作歌也未可知。

註三：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裴松之論赤壁之戰有云「……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

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爲之，豈人事哉……。」吳書周瑜傳云「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可證明突起南風。至東風之說，唐後始有，蓋當時人對長江方向不如今圖之瞭若執掌也。

註四：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六嘉魚縣魚嶽山註引志云「先主會吳拒操，曾駐蹕於蜀山。」漢陽縣臨嶂山註「亦名城頭山，山南有峯曰烏林峰，俗謂之赤壁，蓋傳譌也」又「百人山在府西南七十里，相傳周瑜與黃蓋詐曹公大軍所起處也。又有大軍山、小軍山，皆相峙時陳兵而得名。」足見周瑜與劉備對烏林有圍攻之勢。又吳書紀關羽對魯肅之言云「烏林之役，左將軍(指備)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操……。」是足徵曹操水寨已焚，劉備乃率關羽張飛等乘之。山陽公載記云「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過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魏書武帝紀則云「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

註五：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監利縣華容城注亦云「曹操敗于赤壁，從華容道步走。」

註六：虞溥江表傳云：『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横使周瑜虛獲此名」。』又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七巴陵縣曹公洲注云「即孟德（操字）爲孫權所敗，燒船處」，三國志魏書郭嘉傳亦云：「後大祖征荆，還於巴邱遇疾疫燒船」。是其燒船處已離赤壁甚遠，或係操後方運輸船隻，爲周瑜追擊中事也。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曹操自烏林退回江陵，深懼周瑜劉備等沿漢江而上直取襄陽，以遮斷其歸路；又慮孫權進攻合淝（今安徽省合肥縣北），以策動北方各州郡起而叛已，而變亂許都。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以阻止劉備與周瑜之追擊。曹操退至襄陽，始知劉備與周瑜皆追往南郡。只有兵力單薄之劉琦，向襄陽方向進擊，乃留樂進守襄陽，自引軍退回南陽。於途中又將自荊州退回之騎兵大部，使張遼（註　）率領，由南陽增援合淝。然後操自率主力北還。從此曹操節衣縮食，以優䘏孤寡；禮賢下士，以廣求賢才，重新準備爲圖吳之計。

周瑜與劉備追至江陵，知操已留曹仁據守，劉備乃謂周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使張益德（張飛號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隨我，相爲從夏水入截仁之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與之，另遣甘寧隨備逕江陵而西，入據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縣東，曹操於此置臨江郡，後劉備改爲宜都郡，孫權改夷陵爲西陵，隋改彝陵郡）。劉備則志在略取荊州之地，旋即自夷陵渡江南，徇荊州江南諸郡。並表朝廷請以劉琦爲荊州刺史，以徇定荊州江北諸郡。未幾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於劉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周瑜在江陵，屯兵江中，與曹仁隔江對峙。及聞甘寧已下夷陵，即令寧據守之，以牽制江陵。曹仁以夷陵威脅江陵，乃分遣步騎進圍夷陵甚急。甘寧遣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宜分，瑜將呂蒙向瑜建議曰：「甘寧有急，宜分兵救之。可留凌公績（統字）於江陵，蒙與君往夷陵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其計，自

與蒙西救之，大破曹仁之兵而還；然後渡江圍曹仁於江陵，相戰歲餘，仁不支委城北走。孫權遂以周瑜爲南郡太守，屯江陵。以程普爲江夏太守，屯沙羨（在今漢口西南）。劉表舊部雷緒等以備在收容舊部，率二萬餘人往依之。南郡太守周瑜因分南郡江南部份枝江、佷山兩縣之地（今其地有石首、公安、松滋、枝江、宜都、長陽等六縣）與劉備。備遂屯兵於油江口（後改爲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縣油江口），軍勢大振。會荆州刺史劉琦病卒，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更以其妹妻劉備，用固姻好。劉備亦表孫權爲漢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此蓋魯肅、諸葛亮政策之實現也。於是荆州遂分爲三部份：劉備領有南部四郡，南郡江東二縣，及操置之臨江郡一部；孫權佔有南郡，江夏郡及操所置之臨江郡（治夷陵）；曹操割有南陽郡，並以南陽之南部，南郡北部，置襄陽郡，以南陽西部置南鄉郡。是即曹、孫、劉爭奪荆州之結果也。

曹操自江陵北歸之後，孫權卽以其準備增援赤壁之兵，自率之以進攻合淝，並遣張昭進攻九江郡（今安徽中東部治在東城，後改義成，今懷遠縣東北之渦口城），皆無功而還。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軍事。周瑜因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權留備不使回荆州。但魯肅以爲不可曰：「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我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借備以土地，使撫安之，以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肅計，遂調周瑜還鎭巴丘（今湖南省岳陽縣），以南郡借予劉備，以共拒曹操，備因以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

江北，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劉備已據荊州，遂積極謀「隆中策」之實現，而謀取益州日亟。（上引見三國志卷五十四周瑜傳及魯肅傳漢晉春秋）

註：三國志對張遼、李典、樂進三人守合肥其說不一。操自江陵北走，留樂進守襄陽，遣張喜（魏志作張憙）將騎赴援合肥，未至權退，是建安十三年底李典守合肥，依遼傳十四年七月以後，始以三人守合肥。

第七節　申論

赤壁一戰之後，魏、蜀、吳三分鼎足之局勢定，是可知赤壁一戰之重要，亦由人謀有以致之。茲將此戰役有關戰略戰術之得失，略爲申論如左：

一、戰略方面：曹操將南征荊州時，荀彧上「先聲後實之策」，其理由爲「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其兵力運用爲「以大軍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不備。」其目的則在於「一戰而定荊州。」

荊州在當時具有攻守之形勢。於攻勢言，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利盡南海，北脅宛、洛，此楚人所以爲春秋時代之強國。於守勢言之，東距潯陽（以今江西省九江縣爲中心），西塞三峽，南連五嶺，北帶漢川，此劉表所以成爲曹操心腹之患。但劉表因無四方之志，兒子不才，死後荊州即入曹操掌握。而操於躊躇滿志，以爲天下已在指掌之間，遂對賈詡不戰而屈人之兵策，運用「先聲後實」戰略，以效李左車爲韓信一檄下燕之志謀，未盡實施，致遭赤壁意外之失。

蓋操既得荊州，更將劉表訓練多年之水師盡數收降而用之，乃驅軍東進江夏，欲俟明春將其淮陰、合淝及信陽

方面之軍力完全戰略展開，完成三面包圍之戰略形勢後，再謀進取，不意受黃蓋假降之誘惑，復遭意外之火攻，致有赤壁之敗。

魯肅之隨劉備敗長阪，趨漢津，奔夏口，蓋以爲劉備有連結爲同盟軍之價值，除其在政略上設想之外，實欲穩住劉備，使其屯兵江夏以爲東吳之戰略前哨。有此戰略前哨在，東吳卽有判斷狀況以行其和戰大計之決心自由。蓋夏口爲長江上游之重鎭，亦戰略之要地，實足以爲攻防作戰之根據。魯肅一吳謀士，以全權代表身份，與劉備定同盟之約，此種行動與措施，可謂敏捷而適當。按魯肅所以有此膽略，蓋已看透東吳之存亡，繫於此一戰也。

裴潛向曹操論劉備之才略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此實識人之論備乘吳軍正與曹仁相持於江陵之際，卽迅速略取江南之地，以爲立足。旋又利用孫權之弱點而盡取荆州諸郡，手段之敏捷，誠不失爲梟雄之儔也。赤壁之戰，收其果實者，卽劉備。三國鼎足之勢，亦因此而形成。

二、戰術方面：魯肅以劉備守在夏口，使東吳得以從容爲其戰守之準備，周瑜得此前方之掩護，獲得容易進出夏口之自由，此其聯合作戰之第一步成功。周瑜之所以對曹軍實行水上遭遇戰，乃欲爭奪戰場要點之陸口，不令曹操陸軍得登陸江南。此扼其咽喉，使不得進之行動，是爲周瑜最大之成功。操軍亦由此陷於被動，旋復不意遭受詐降奇襲火攻而致敗，實大出操之意外。此卽克勞塞維茨所謂戰爭中偶發之事，對此種偶發之事，若無兼籌並顧之慮，常可遭致意外之失敗，此實堪爲兵家之寶鑑。

第七章　劉備開國之戰——襲取蜀漢之戰

（附圖四一一四八、四一一四九、四一一五〇）

一、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十二月，劉備因劉璋之迎而入蜀，駐軍於葭萌關以擊張魯。十七年十二月襲劉璋，十八年五月圍攻雒城，十九年五月雒城破，進圍成都，六月劉璋降，備領益州牧。蜀國之建造於以完成。

二、建安二十三年一月，劉備北攻漢中夏侯淵，二十四年五月，魏撤漢中守陳倉，備遂有漢中之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襲蜀導因

按劉備襲取益州劉璋，乃在建安十七年（西元二一二年）十二月；而赤壁之戰，則在建安十三年十一至十二月間。故本節所述劉備襲蜀前之一般形勢，乃自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至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劉備入蜀，三年間之一般大事，茲列述於左：

曹操方面：操於赤壁之戰後，感於欲統一全國，必須征服孫權；欲征服孫權，必須有優良之水軍。於是，於建安十四年三月率軍至譙（今安徽省亳縣），作輕舟，治水軍以圖吳。是時，適孫權久圍合肥（今安徽省合肥縣北）不下，為揚州別駕蔣濟之密計所嚇退。蓋操自江陵北還時，曾遣將張喜率兵自南陽向東赴援合肥，但以路程遙遠，久

而未至，而合肥被圍急。是時揚州（治壽春）別駕蔣濟，乃向刺史獻計，偽為得張喜書，云張喜步騎四萬援軍，已到達雩婁（今河南省固始縣東南），一面遣主簿迎喜，一面遣三使者先後馳告合肥守軍，一使者得入城，二使者故為孫權圍城軍所得。於是，孫權急燒圍城工具，撤軍南走。此為建安十四年一、二月間之事。

是年秋七月，操乃引水軍自渦河入淮，以增強合肥之守備。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安撫軍民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並增置揚州郡縣。又開芍陂（今安徽省壽縣南）屯田。按芍陂亦名期思陂，又名安豐塘，為春秋時楚相孫叔敖所築，以灌溉稻田。後漢王景為廬江太守，又倍墾之，境內益為豐給。曹操為鞏固合肥壽春戰略據點，故復開芍陂屯田，安撫軍民，為長久之計。蓋曹操於赤壁之敗後，即計劃以襄陽、合肥二地為對南方攻守之戰略據點，故有此項部署也。至是年十二月，廬江人陳蘭等煽動羣舒蠢動，操使張遼討平之。然後留張遼與樂進李典將七千人守合肥，自復還軍於譙。（上引三國志卷一魏武帝紀）

操在合肥時，因知九江人蔣幹，才辯獨步於江淮間，又與周瑜同州里，乃密遣往說瑜。瑜此時正圍攻曹仁於江陵，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往江陵說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並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書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

。幹還報，謂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操圖吳之計遂罷（註）。

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師，實則謀先服關中諸將，然後再進圖漢中張魯也。操此舉果引起關中諸將疑慮，於是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舉兵拒操，合衆十萬，屯據潼關。於是，曹操決親將兵西取關中，乃即一面令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馬超等於潼關，但令堅壁勿與戰。一面部署後方，命五官中郎將曹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是年七月，操以後方各種部署已畢，乃自率諸軍西進，八月抵潼關曹仁營，與馬超等夾關而陣。操一面陽示以急攻之狀，一面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渡蒲坂津（今陝西省朝邑縣東大慶關），入據河西爲營，鞏固自河東渡河之橋頭陣地，以掩護主力渡河。

閏八月，操率主力北渡河，遂自蒲坂津渡河西，然後循河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以擊馬超等軍之北側翼。因此，超等被逼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口，在今華陰縣東北）。操又多設疑兵，以眩惑超等；而潛以舟載兵入渭水作浮橋，夜分兵南渡渭水結營，再威脅超等軍之左側，而絕其歸途。超等發覺，即夜攻營，操伏兵擊破之。超等退屯渭南（今渭南縣東南四里），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爲堅壘，超等數挑戰，不出。於是，超等又固請割地，求送質子爲和。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再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操與韓遂有舊交，適是時韓遂請與操相見。操乃約期在陣前相見，至期操遂交馬相語移時，並未言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語言間，操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因此，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猜疑之。操乃與克日會戰，操以虎騎爲兩翼佈陣。及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

久，然後縱兩翼虎騎夾擊之，而超、遂兩軍因互相猜忌，不相救援，操遂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敗走，奔退涼州（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楊秋奔安定（今甘肅省鎮原縣南五十里）。十月，操自長安進攻安定，秋降；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鄴，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爲京兆尹。既而召遠流民，興復縣邑。於是，關中遂定。（上引三國志卷十賈詡傳）

孫權方面：建安十四年三月，孫權圍合肥，爲蔣濟用計所退。是年十二月曹仁委城北走，周瑜遂克江陵。孫權乃以瑜爲南郡太守治江陵，以程普爲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令。會劉琦卒，權以劉備領荊州牧，以其妹妻備，周瑜分江南岸地給備居之。劉備亦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遂至京口（今江蘇省鎮江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書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孫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瑜、範之計，備得以還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油江口）。旋周瑜謀取蜀，至京口向孫權獻策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相事也。乞與奮威（孫瑜）俱進取蜀而併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從之。周瑜還江陵準備西征軍事，途中得疾甚，爲書與權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瑜至

巴丘（今湖南省岳陽縣）卒，年三十六。於是，孫權取蜀之計暫輟，而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將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共拒曹操，權從之。權已將荊州（卽南郡）借讓劉備，乃分豫章爲鄱陽郡（治今江西省鄱陽縣），分長沙爲漢昌郡（治今湖南省平江縣西）；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

於是，孫權再謀取蜀，因遣使於劉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劉備乃集諸將謀議，有以爲「宜聽許吳，吳終不能越荊州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則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所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從之報權。但權決心取蜀，乃欲獨取之，並卽遣孫瑜將水軍進駐夏口。於是，劉備致書拒權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不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又遣使謂孫瑜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乃使諸葛亮關羽屯兵江陵，張飛屯兵秭歸（卽今縣），備率兵自駐潺陵（今湖北省公安縣油江口西二十五里）以拒孫瑜水軍之西上。由是，孫權取蜀之舉，卒爲所阻而罷。（上引語見後段末註）

是時，蒼梧太守吳巨與交州刺史（治今廣西省蒼梧縣）零陵賴恭（皆爲劉表所任）不和，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乃乘此時機收交州置爲領域，以鄱陽太守臨淮步隲爲交州刺史，治龍編（今越南河內）吳巨猶外附內違

，隨誘而斬之。時朝命以士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治今越南東京州)。按士燮蒼梧人初爲交阯太守，交阯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治今廣東省合浦縣)，䵋領九眞太守(治今越南北部)，武領南海太守(治今廣東省番禺縣)，震服百蠻，朝廷乃以南陽張津爲刺史，旋津又爲其將區景所殺，劉表乃以賴恭代津爲刺史。及恭爲吳巨所逐，朝廷又以燮董督七郡，而燮遣子入質內附於吳；於是吳孫權加燮左將軍，遂盡統有交州之地。(上引諸語見三國志周瑜、魯肅、及先主備等傳)

劉備方面：赤壁之戰後，周瑜以江南岸地予備屯軍，備乃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爲公安。於是，備乃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又南徇四郡，武陵(郡治今湖南省常德縣西)太守金旋，長沙(郡治今長沙縣)太守韓玄，桂陽(郡治今湖南省耒陽縣)太守趙範，零陵(郡治今湖南省零陵縣北二里)太守劉度皆降。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劉琦卒，羣下推備爲荊州牧。於是，劉備以公安地少，不足以容衆爲詞，往見孫權於京口，求都督荊州，權遂表備領荊州牧。及周瑜卒，魯肅代瑜，備遂領有南郡，旋阻孫瑜伐蜀，而積極謀自取之。

當曹操下荊州時，聲威所及，益州牧劉璋，乃遣其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操是時以遠下荊州，三分天下已有其二，遂自驕伐，故不復存錄張松，主簿楊修勸操辟松，而操竟又不聽。松由是怨操，及歸乃勸璋絕操而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因與法正友善而荐之。是時法正正不得志於劉璋，及使劉備還，乃密與松謀，欲奉戴備爲州主。會劉璋聞曹操遣鍾繇取漢中，內懷恐懼，因用張松之謀，迎劉備爲助以取張魯，備遂獲得襲蜀之機緣。

註：蔣幹說周瑜事，資治通鑑卷六十六載，是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爲赤壁之戰後一年。三國志卷五十四周瑜傳載亦在赤壁戰後，且所云：「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

……」曹操在赤壁之戰時，豈能「密下揚州」？故從通鑑所載。

第二節　劉備開國諸人物

諸葛亮：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今山東省沂水縣南）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交，乃往依之。玄卒，亮家於襄陽縣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名族崔州平、潁川徐庶（字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建安初，亮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當劉備奔依劉表，屯兵新野（今縣南）時，曾求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爲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旋徐庶往見備，備器之。庶亦荐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註一）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於是，備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而獻其隆中策焉。（上諸引語見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龐統：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註二），後爲荊州郡功曹。性好人倫，常言過其實。周瑜克江陵，爲南郡太守時，統仍在郡如故。及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陸績、顧劭深

與相結。至劉備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魯肅致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乃宴統而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嘆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因與談論，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後獻取蜀之策。及備襲蜀，遂與諸葛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上引諸語見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傳）

法正：正字孝直，扶風郿縣人。祖父眞，有清節高名。父衍，字季謀，爲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今縣東）令，後召署軍議校尉。璋已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張松與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旋爲松所荐，出使劉備，因與張松奉迎劉備襲蜀。劉備襲蜀之成功，實賴松正二人之力也。

關羽：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縣人，亡命奔涿郡。劉備在鄉里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劉備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劉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劉備定江南，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性剛强好勝，與人不協睦，但善待下

張飛：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劉備，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劉備已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性暴躁，御下寡恩，而禮士大夫。

趙雲：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公孫瓚與袁紹相爭時，雲往從瓚。時劉備亦依託於瓚，每接納雲，雲乃深自結

託。及瓚遣劉備援田楷拒紹，並遣雲從爲劉備主騎。後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劉備知其不返，與雲握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劉備爲曹操擊破於徐州而奔依袁紹時，雲往見備於鄴，乃密遣雲招募，合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劉備定江南，以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愼慮週密，治軍嚴重整齊。

以上關、張、趙等皆爲劉備之虎將，初期之開疆擴土，斬將搴旗之戰鬥，皆賴此三人。

註一：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客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鎭南（表）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鎭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載與此同。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

三國志諸葛亮傳註引魏畧所載：徐庶名福，本姓單氏。少落拓無行，好任劍俠，中平末，嘗爲友報仇殺人，爲吏所捕將磔之，幸其黨伍劫解之，得免。由是始棄劍戟，折節向學，習誦經業，義理精熟，遂與

同郡石韜相親愛，因韜以交諸葛亮。從劉備奔至長阪，母爲操所執，因辭備北行。後仕魏，官至御史中丞。

註二：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七龐統傳註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

第三節　益州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四八）

戰國秦惠文王使司馬錯伐蜀，中國始闢其地。秦併天下，此爲巴蜀二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爲益州，後漢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仍置益州。

讀史方輿紀要曰：「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其險要之地，概如左述：

東據夔門，即今奉節縣：其東有瞿塘、巫峽之險，與荆楚分界。西連番族：今威、茂、黎、雅諸縣以西，皆番族所居。南阻蠻部：今永寧、鎭、雄、東川、皆爲蠻部；又南入雲南境內、皆諸蠻族所居。北控褒斜：褒斜道在秦嶺，爲漢中入三輔之險道。由今漢中鳳縣連雲棧西南過金牛峽，至川口，凡九百餘里。此益州四境之概況。

劍門山：亦名大劍山，在今劍閣縣北二十五里。其東北三十里爲小劍山，兩山相連，山形絕險，飛閣通衢，謂

之劍閣。

鹿頭關：關於德陽縣北三十里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爲東西兩川之要道。

巫山：亦曰巫峽，在今巫山縣東三十里，爲三峽之一，長一百六十里。蘇秦說楚威王曰：「西有黔中巫郡，因以山名」。

瞿塘關：關於奉節縣城東八里，以瞿塘峽而名，峽在城東三里，謂之廣溪峽，爲三峽之一。爲自荆州入巴重險之關隘。

臨關：在今西康省蘆山縣西北六十里，又曰零關，爲漢靈關道。史記：司馬相如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卬都（今西昌縣東南），「漢鑿開靈山道」即此。

靑谿關：在今廣元縣南百三十五里嘉陵江南，其地連山帶谷，夾澗臨溪，依險結關，爲劍閣北方之關隘。

此外，江河有長江、渠江、嘉陵江（古西漢水）、涪江、沱江、岷江，皆爲軍事運輸之重要水道。而尤以長江爲東出荆州，嘉陵江爲北出漢中及甘南之重要水道。

都會之大者，有蜀郡、巴郡、廣漢郡、漢中郡。

蜀郡：治成都。秦滅蜀置蜀郡，兩漢因之。諸葛亮所謂：「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即以此爲中心

巴郡：治今重慶。秦滅巴，置巴郡，兩漢因之。郡會川蜀之衆水，控瞿塘之上游，地形險要。春秋時，巴人據此，常與强楚爭衡。爲自荆州入成都最重要之戰略地帶。

廣漢郡：治今梓潼縣。秦蜀郡地，漢爲廣漢郡，後漢因之，兼置益州於此。郡據成都之上游，爲益州之內險，自昔爭蜀者，必爭廣漢，劍閣之險屬之。

漢中郡：治今南鄭縣。春秋時爲蜀地，戰國初屬秦。後爲楚地，楚衰又屬秦，秦置漢中郡，兩漢因之。郡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重要，爲關中與蜀必爭之地。蘇代曰：「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下漢，此言秦據漢中能爲楚禍也。」黃權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故劉備入成都之後，立北取漢中。漢中入關中之道有三：曰褒斜道，曰儻駱道，曰子午道。皆已見本書第五卷劉邦襲取三秦章。

第四節　劉備開國方略

建安十二年（西元一〇七年）冬，劉備因司馬徽徐庶之言，三訪諸葛亮。旣見，備問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乃獻策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爲諸葛亮在隆中熟籌之策，劉備聞而善之。及建安十六年十二月，曹操已平定關中，法正奉劉璋命，使於劉備，因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因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從之，於是襲取蜀漢之計定。（見有關各本傳）

第五節　襲蜀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四八）

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孟達將四千人迎劉備。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註）亦諫

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璋不聽，出權為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劉巴復諫，璋一無所納。遂令法正孟達各將二千人迎備，並勑在所供奉劉備，前後賂遺以巨億計。劉巴因是閉門稱疾。（先主黃權傳）

一、作戰經過

劉備取蜀之計已定，及法正來迎，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正皆具言之，並獻地圖山川處所。於是，備以關羽董督荊州事，與張飛、趙雲留守荊州，而以諸葛亮輔之。自與龐統法正率黃忠，魏延等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備至巴郡（今四川江北縣），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也。」備遂自巴郡沿墊江水（今涪江）至涪（今綿陽縣）。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及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吏士，更相從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北上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守軍，即楊懷、高沛之軍。白水關在今四川省昭化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川陝交界處，故曰水縣界，西接陰平，東達寧羌，最為要隘）。於是，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與龐統法正北至葭萌（今昭化縣東南五十里），未即討魯，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法正傳及華陽國志）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劉備在葭萌已屯兵一年，龐統復獻計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

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今四川省奉節縣東白帝山上），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傳）

是時曹操正親統大軍征孫權於濡須（今安徽省巢縣東南東關鎮），攻破權江西營，擒權都督公孫陽，權因呼備自救。於是，備乃採其中計，一面準備行裝，一面致書劉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失考。按當在今湖北省襄陽縣東南。）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以為東歸之費。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聞之，致書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奈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並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劉備關通。（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備傳）

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聞備東歸，果來見備，備責其無主客之禮斬之。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財之藏，而悋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乃勒兵進據懷、沛所據之關頭并其兵，質其諸將士卒妻子。然後一面召諸葛亮率兵入蜀，一面留中郎將南郡霍峻率數百人守葭萌城，以黃忠、卓膺為前鋒，自率主力在後繼進，疾趨成都，所過輒克，遂至涪（即今綿陽）。（引語先主傳註引魏書）

劉備至涪，以功在目前，大喜；因大會諸將，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以其功未就而驕，乃抑之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備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退。備尋悔，請還統復位；統不顧謝，飲食自若。備謂曰：「向者之論，阿誰

爲失？」統曰：「君臣俱失。」由是復喜。（上語見三國志龐統傳）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南攻時，向劉璋獻計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卒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備聞其計，甚憂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遂不用度計。（上引三國志法正傳）

建安十八年五月劉備自涪向成都進擊，璋乃一面遣其將扶禁、向存等將萬餘人由閬水（今嘉陵江）上，攻霍峻於葭萌，一面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璝等皆敗，退保綿竹(今德陽縣北)，吳懿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綿竹諸軍拒備；嚴觀等，竟又率其衆降。於是備軍益强，分遣諸將平定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今廣漢縣），備進軍攻之，任勒軍出戰於雁橋（廣漢縣城南雁江之橋），軍敗任死，備遂圍雒城。

建安十九年諸葛亮在荆州得劉備召令，乃留關羽守荆州，自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西上，克巴東（今湖北省巴東縣西北江北岸）。是年閏五月，至江州（今四川江北縣），攻巴郡破之，擒巴郡太守嚴顏。張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斬之。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以上三國志卷三十六張飛傳）

巴郡已破，諸葛亮乃分遣趙雲從外水上江陽（今瀘縣）、犍爲（治武陽，今彭山縣東十里），遣張飛定巴西（今閬中縣西）、德陽（今遂寧縣）各郡縣，然後與劉備會師攻成都。

是時，劉備圍攻雒城已將一年，猶未攻下，龐統在圍城之攻戰中，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備使法正致書

劉璋，為陳形勢强弱，曰：「……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家深計故也。事變已成，又不量强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腹（今四川奉節縣東北，後移治白帝城）、關頭（即白水關），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衆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極辭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輾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旋潰，備遂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皆至會師。是時霍峻已擊破

扶禁向存之圍，斬存。馬超亦自氐中來降備，備使在城北攻城，城中為之震怖。（法正書見三國志卷三七法正傳）

時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萬，穀帛足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劉備圍城數十日不下，乃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璋降，璋從之，乃宣告城中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六月，遂與簡雍同輿而載，出城降備。羣下莫不流涕。備乃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

二、戰後概況

劉備已入成都，益州大定。備乃大賞功勳，及收用璋之大吏以安人心。其措施概如左述：

賞功：

一、置酒大饗士卒，盡取成都城中公私所有金銀，分賜將士。分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

二、備自領益州牧。

三、賞諸將吏：①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治成都）②拜龐統父為議郎，追賜統為關內侯，諡曰靖侯，並錄統子弟等皆為吏。③拜法正為蜀郡太守（治成都）外統都畿，內為謀主。④張飛領巴西太守。⑤黃忠為討虜將軍。⑥趙雲為翊軍將軍。⑦馬超為平西將軍。⑧魏延為牙門將軍。⑨簡雍為昭德將軍。⑩孫乾為秉忠將軍。⑪糜竺為安漢將軍。⑫分廣漢郡為梓潼郡，霍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

收用劉璋大吏：㈠拜劉璋益州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㈡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㈢蜀郡太守

許靖爲左將軍長史。㈣龐羲爲司馬。㈤李嚴爲犍爲太守。㈥費觀爲巴郡太守。㈦劉巴爲西曹掾。㈧廣漢彭漾爲益州治中從事。

劉備任用以上諸人，董和、黃權、李嚴等，皆本劉璋所信用。吳懿、費觀等，爲璋之婚親（璋兄瑁娶吳懿妹，璋母費氏）。彭漾，璋之所擯棄；劉巴，璋宿昔之所忌恨者。備皆處以顯任，盡其器能。因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人心大定。

處理財政土地：㈠當劉備圍成都時，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財物。因是，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乃建議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因此，數月之間，府庫充實。㈡益州已定，時議者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趙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人心益固。（上引語見三國志卷三十九劉巴卷三十六趙雲等傳）

註：三國志卷三十九劉巴傳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連辟不就，曹公下荊州，劉備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諸郡。劉備略三郡，巴走交趾，備深以爲恨。巴自交趾至蜀，劉璋迎之，每有大事皆以咨巴。

第六節　北取漢中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四九）

一、戰前一般形勢

曹操方面：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十二月，曹操已擊走馬超、韓遂，安定楊秋降。此際操忽得河間民田銀、蘇伯煽動幽冀反叛之報，乃留夏侯淵鎭長安，而自急還鄴。未至，其子丕旣遣將軍賈信討平之。明年一月操至鄴，奉詔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五月，乃誅衞尉馬騰（馬超父）並夷三族。七月，夏侯淵又討平馬超餘衆於藍田，及鄜縣韓遂馬超餘軍梁興等，關中益固。十月操親統大軍號稱四十萬攻吳。時司空軍祭酒董昭獻議「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註一），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彧。及擊吳，乃表請彧勞軍于譙，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指向濡須時，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蓋此時操已急謀代漢，故凡大臣，順者擢之，逆者死之。（上引見三國志卷十荀彧卷十四董昭等傳）

建安十八年一月（前月劉備自葭萌襲成都），曹操進軍濡須口，號稱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又令樂進自襄陽進兵於青泥（失考，按當在襄陽縣東南）。孫權將兵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齊，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致書與操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見東吳實不易攻取，乃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遂撤軍還。是時，操乃以詔幷十四州復爲九州。十四州，卽司隸、豫、冀、兗、徐、靑、荊、揚、益、梁、雍、幷、幽、交。復爲九州，卽割司隸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幷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總，悉入雍州，又以司隸州之京兆入焉。以司

隸之弘農、河南郡入豫州，交州入荆州。共省去司、涼、幽、并、交五州，而爲九州。蓋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也。是年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加九錫。

當曹操定關中，留夏侯淵鎮長安，而自還鄴時，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註二)，非國家之有也。」及操還鄴。建安十八年一月馬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今甘肅省甘谷縣南，當時漢陽郡及涼州刺史皆治此)由涼州刺史韋康與楊阜固守，超遂盡兼有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軍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康等守冀城自一月至八月，救兵不至，乃遣別駕閻溫告急於夏侯淵。溫出城爲超兵所獲，殺之。於是，韋康與太守欲降，楊阜哭諫不聽，開城迎超。超入城遂殺韋康及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曹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城降。淵軍距冀二百餘里，超引軍迎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氐王名)亦叛屯興國(今甘肅省秦安縣東北)響應超，夏侯淵遂引軍退還長安。時適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遂至歷城(今甘肅省成縣北)說其外兄撫夷將軍天水姜敍舉兵討超。敍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密入冀城結安定人梁寬，南安(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北渭水之北)人趙衢，使爲內應。是年九月，阜與敍進兵入鹵城(今天水甘谷縣間)，昂、奉則據祁山(今西和縣西北)共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進襲歷城破之。復爲楊阜所敗，乃南奔張魯。韓遂在顯親(今天水縣西北)，坐視不救，蓋因前次渭水之戰，遂、超爲操所離間，故互懷猜忌，各不相顧也。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特賜楊阜爵關內侯。是役，操因楊阜等之力圖內向而有隴右南部之地。

馬超已走漢中，依張魯，魯以超爲都講祭酒(註三)，欲妻之以女，有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

愛人？」魯乃止。明年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遂進圍祁山。姜敘告急於夏侯淵，淵以張郃將步騎五千爲前軍，從陳倉狹道(今陝西省寶鷄縣南)入，自率主力輜重爲後繼，大破馬超。淵因欲襲韓遂於顯親，遂知之，退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今秦安縣東北九十里），輕兵襲長離（長離水在秦安縣，按長離因水得名，淵所攻當在今通渭縣東南），攻燒羌屯。長離諸羌，多在遂軍，聞長離被攻，各還種落；遂乃趨救長離，淵因縱擊大破之，遂退走金城（今蘭州）。淵乃進圍興國，氐王千萬奔投馬超，餘衆悉降。淵又轉擊高平屠各（今甘肅省固原縣等地），皆破之。於是，操盡有隴右北部之地。

是年十月，曹操又使夏侯淵自興國討枹罕（今甘肅省臨夏縣）宋建（註四），月餘拔之，斬建。乃另遣張郃等率兵渡河，入小湟中（今青海省西寧市東南湟水兩岸一帶地區），河西諸羌皆降，於是隴右盡入曹操勢力範圍。是時，劉璋降，劉備方入成都。

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年）三月，曹操以隴右悉定（今蘭州以南諸地），遂欲南取漢中，乃自將夏侯淵、夏侯惇、張郃、徐晃、朱靈等自陳倉出散關進擊張魯，將自武都（今甘肅省禮縣西和縣，即欲自祁山沿西漢水上游東下）入氐（今成縣境。白馬氐豪族楊氏，居今成縣境仇池上），氐人塞道抗拒，操乃遣徐晃、朱靈爲前軍，攻破之。四月，操至河池（今徽縣西南），氐王竇茂率衆萬餘據險拒禦，五月操攻破屠之。是時，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亦懾於張郃等之攻勢，共斬韓遂首降。

是年七月，曹操進軍至陽平（今陝西沔縣西北），張魯遣其弟衛率數萬人據關拒之。操軍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退（八月孫權率軍十萬攻合肥），衛等因懈守備，操乃密遣將解僄高祚等乘險夜襲之，大破張衛軍。張魯聞陽平關

已陷，欲降。魯功曹巴西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夷族。居今四川省平昌、營山、渠等縣地），赴朴胡（夷族。居今四川宕水上游及南江縣等米倉山脉一帶）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魯乃退保南山，自米倉道入巴中（今四川省巴中縣），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棄城而去。曹操乃不戰而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乃遣使慰喻魯。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杜濩等舉巴夷賨民來附。十一月，張魯亦自巴中出降。於是，拜魯爲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爲列侯。復漢寧郡爲漢中郡，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又分巴郡，以朴胡爲巴東太守，杜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

曹操已定漢中及巴諸地，丞相主簿司馬懿因獻計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郡人未附，而遠爭江陵（與孫權爭，見下），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亦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以關隴不穩，孫權又常大舉攻合肥，誠恐深入蜀中作戰難返，故不從懿曄之計。居七日，有蜀郡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操因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十二月，操乃以夏侯淵爲征西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屯漢中，自引大軍還鄴。夏侯淵在漢中，一面使徐晃守陽平關，一面使張郃別將諸軍下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今四川省渠縣東北）。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進爵爲魏王。明年一月魏王操軍居巢，二月攻濡須，三月引軍還鄴

，而留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孫權因遣使請降於操，於是吳魏修好。孫權決心爭奪荊州亦自此始。（上引語見晉書卷一宣帝紀及三國志卷十四劉曄傳）

劉備孫權方面：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劉備入益州時，孫權聞之，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乃遣舟迎其妹，欲因而擕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阻之，孫夫人不得已還禪，而自回吳。是年，孫權移都秣陵，改稱建業。十八年春，孫權與曹操大戰於濡須口（見前）。十九年閏五月，孫權攻曹操之廬江太守朱光於皖城克之，從此魏對吳之戰略據點，遂以淮水區域之合肥、壽春爲最前線。（三國志吳書卷九魯肅傳）

建安二十年四月，孫權以劉備已定蜀，乃遣中軍司馬諸葛瑾向劉備索還荊州諸郡，備婉拒之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

當劉備入蜀時，使關羽守江陵，與魯肅爲鄰，羽數與肅生疑貳，肅爲執行其聯劉抗曹之策，常以歡好撫之。及至劉備拒還荊州，是年五月，孫權乃即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竟盡逐之。因是，權大怒，遣呂蒙將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三郡，長沙、桂陽望風歸附，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於是，劉備聞之，急自成都引兵五萬至公安，並遣關羽將兵三萬爭奪三郡。孫權亦自秣陵進駐陸口，指揮諸軍，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今縣西）以拒羽，同時飛書召呂蒙，使棄零陵，急還助肅，準備大戰。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宣言：「晨當攻零陵。」又使郝普故友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孫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指普）不得外問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遂出降。呂蒙乃留孫河守零陵，自即引軍赴益陽。（上引見三國志卷五十四呂蒙傳）

魯肅軍進至益陽，與關羽對峙。肅邀羽會語，各駐兵馬相距百步，雙方諸將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反三郡。羽曰：「烏林之役（赤壁之戰），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適是時曹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乃遣使求和於權。權復命諸葛瑾爲使，分荆州以湘水爲界，江夏、長沙、桂陽三郡屬吳；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屬蜀，遂復盟好。（上引語三國志吳書卷九魯肅傳及註吳書）

劉備已與吳和，即引兵還江州，並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曹操。時操亦已還鄴，但夏侯淵，張郃頻侵巴界。劉備乃率張飛將精卒萬餘進兵宕渠（今四川省渠縣東北），與郃等戰於瓦口（失考，按當在今四川省平昌縣地區），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收兵還南鄭，劉備亦還成都。孫權則於是年八月率衆十萬圍合肥。

綜觀以上魏蜀吳三國，皆處於兩面作戰之困境。曹操於建安二十年四月自陳倉出散關，征張魯，五月平諸氐，七月克漢中，九月巴地各夷族附操，十一月張魯出降。劉備則於建安十九年夏定蜀，建安二十年五、六月間與孫權爭荆州，十一月使黃權擊巴夷朴胡、杜濩，十二月張飛破張郃於宕渠。孫權於建安十八年一月爲曹操所敗於濡須口。建安十九年五月，權攻皖城克之。七月，曹操擧十萬之衆攻權，無功而還。建安二十年夏，與劉備爭持荆州，八

月舉兵十萬圍合肥。建安二十一年春曹操進爵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操舉大軍進駐居巢，攻濡須，孫權請降。此為劉備取漢中之戰前，魏、蜀、吳三國互相爭持與牽制之概況。

註一：三國志卷一魏武帝紀，建安十八年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秬鬯，辭海釋曰：「以黑黍香草釀成之酒，在用於祭祀及有功之臣。納陛，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註二：資治通鑑卷六十六建安十八年載註：「隴西（治今甘肅省臨洮縣東北），南安（治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岸），漢陽（治冀今甘谷縣南），永陽（失考），皆隴上諸郡也」。

註三：資治通鑑卷六十六建安十八年載註：「魯為五斗米道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都講祭酒者，魯使學者都習老子五千文，置都講祭酒，位次師君。」詳見三國志馬超傳註典略

註四：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建安十九年載：「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

二、作戰經過

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年）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方略，不勝國之將帥，舉

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劉備善其策遂發兵。（三國志蜀書卷七法正傳）

建安二十三年春，劉備使諸葛亮總理後方兵糧補給，自偕法正率諸將進兵。別遣征虜將軍領巴西太守張飛，平西將軍馬超等率二將吳蘭、雷同等先攻下辨。自率翊軍將軍趙雲，討虜將軍黃忠，牙門將軍魏延等主力，向南鄭進攻。

是時，曹操之征西將軍夏侯淵與益州太守趙顒進駐陽平關，以平寇將軍徐晃守馬鳴閣道，盪寇將軍張郃守廣石（今陝西省沔縣西），以厲鋒將軍曹洪，偏將軍曹眞，騎都尉曹休守武都（治下辨—今甘肅省成縣西三十里）。是年二月吳蘭、雷同攻下辨，張飛進兵固山（失考，按當為今成縣南之山）聲言將斷曹洪軍之後（張飛、馬超似為溯嘉陵江北上），因是洪軍衆議狐疑。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蘭等，破斬之。三月，張飛、馬超引兵退走。

四月，劉備本軍攻馬鳴閣（今四川省昭化縣西北），另遣將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徐晃別遣將擊破之，式軍投山谷死者甚多。曹操聞之，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但馬鳴閣旋仍為劉備所攻破。（以上三國志魏書卷九曹休、卷十七徐晃傳）

劉備已破馬鳴閣，遂進擊陽平關及廣石；夏侯淵與徐晃張郃集兵拒之。備攻之，不能克，遂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發兵事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乃盡發蜀中之兵，增援於劉備。是時，魏王操以漢中危急，雖北方有代郡上谷烏桓之反

叛，乃決計自將以擊劉備，而另遣其子曹彰擊烏桓。操七月發自鄴，九月至長安。但十月宛守將侯音又反，與關羽遙爲聲勢，因此操竟不能至漢中。（上引三國志蜀書卷十一楊洪傳）

建安二十四年一月，劉備以攻陽平關廣石不下，乃引軍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今陝西省沔縣東南）。夏侯淵引兵爭山，築圍與備軍相對峙，以張郃守東圍，自率輕兵守南圍。備乘夜燒圍鹿角，先攻東圍，郃戰不利，淵乃分所將兵助郃。於是備用法正之言，率黃忠等急襲夏侯淵之南圍，淵兵甚精，黃忠勸率士卒摧鋒進擊，淵軍大敗，遂斬淵及趙顒。

夏侯淵已死，張郃乃急還軍守陽平關。是時，魏軍中以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幸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而號令軍中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推郃爲主將。郃乃出勒兵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軍心乃定。（上引三國志魏書卷十七張郃傳）

明日，劉備復渡漢水（即沔水）攻陽平關。是時魏諸將以爲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直接配備）。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間接配備），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郃乃一面用淮計佈陣，一面報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並復以郭淮爲司馬。劉備見魏軍遠水佈陣，因遲疑不敢渡。（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六郭淮傳）

三月，魏王操在長安，以曹仁已破斬叛將侯音，屠宛，南陽之亂悉平（時曹仁屯兵樊城，操在長安令仁回軍討平之），乃自長安出斜谷道，先以軍遮要害之處，掩護前進，以臨漢中，而另調遣平寇將軍徐晃屯兵宛城，以助曹仁，而防關羽之進攻。劉備聞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集中兵力，扼險拒守，終不交鋒

。操運糧於北山下，備使黃忠引兵襲取之。忠過期未還，又遣趙雲將數十騎前往偵視，適魏軍揚兵大進，雲猝與相遇，即前突其陣，然後且鬥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雲之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兵，引去。雲又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前追射之。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漢水死者甚多。明旦，備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胆也。」（上引三國志蜀書卷二先主傳卷六趙雲傳註）

曹操與劉備對峙月餘，魏軍士卒多有逃亡。是年五月，操乃盡撤漢中諸軍回長安，而以張郃守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東），又遣曹眞至下辨，撤曹洪等軍還陳倉。同時爲慮劉備北取武都白馬氐以逼關中，乃遣雍州刺史張既赴武都，撤遷氐民五萬餘落居於扶風天水界。劉備遂有漢中。

三、戰後概況

劉備東取房陵（今湖北省房縣）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備已有漢中，即於是年五月，使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而下，以統達軍，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太守。又令關羽進攻襄陽樊城（詳見次節）以打通與荊州之連繫。欲於盡有荊益兩州後，北取涼州，以實現諸葛隆中之策。

河西諸郡叛亂：魏已撤漢中武都之守，而退保陳倉，於是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今青海省西寧縣）麴演等地方勢力，各據郡自號將軍，且相互攻擊。顏俊遣使送母子詣魏王操爲質以求助，操以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鬥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

也。」操從之，俊、黨等遂自相攻殺。（上引三國志魏書卷十五張既傳）

劉備自稱漢中王：是年七月，備自稱漢中王於漢中，立子禪爲太子，拔擢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鎭遠將軍領漢中太守鎭守漢中。主簿雍茂、西曹掾劉巴諫曰：「今中夏人情未一，聞將軍在蜀，四方多延頸以期望於將軍。如將軍即王此漢中，劃地自封，則示天下以不廣矣。」備不納。雍茂再諫，備竟借他事以殺之。備還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軍師將軍如故。又爲自固之計，於白水關起，至成都之間，大起館舍，樂亭障，計四百餘區。至於關羽與東吳間之情勢，竟不顧及之，故關羽於被呂蒙所襲時，蜀竟毫無援救之措施，此可見劉備之器量。由於器量之小，則爲謀不遠，荊州之所以輕失者，此實爲最重大原因之一也。（上引語三國志蜀書卷九劉巴傳註）

第七節　申　論

赤壁之戰後，劉備取得荊州之地，三國鼎峙之勢於以胚胎。及劉備進克蜀漢，三國鼎峙之局，遂以告成（參看附圖六十九）。當曹操下荆州時，統一之局可望，乃因軍遭疾疫，及赤壁軍事之失，而功敗垂成。又當荊州降操之頃，蜀人輸誠，而操以驕一時之得勢，不錄張松，遂致張松轉而投向劉備，因而益州亦失，故習鑿齒論操曰：「昔齊桓一矜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故三國之局所以形成，實首由於曹操之失計，次則劉備乃因時乘勢，兼弱攻昧，以造成之。至於當時之孫權，亦因力不足抗曹，故有魯肅羅致劉備及培植劉備以拒曹之大策。劉備則基於諸葛亮隆中策之方針，投合魯肅之計策，

遂能漸有荆州基地以爲入蜀之資，諸葛亮隆中策之高瞻遠矚，誠屬卓然不羣。至於劉璋、張魯則羣雄刀俎中之魚肉而已。（習鑿齒見三國志蜀書卷一劉璋傳註）

及至三國鼎峙之局旣成，由於三者地醜德齊，人才匹敵，三國割據相持之勢，因以久持，此大勢使然也。是故造業者，必須得時勢之機遇，人才之輔弼，及地利之獲得，三者並具，然後因勢利導，開國創業，因以完成。設若缺少此等因素，而能成創國之業者鮮矣。

第八章　吳蜀爭奪荊州之戰—荊州及猇亭之戰

（參看附圖四—一五一、四—一五二、四—一五三、四—一五四）

一、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七月關羽攻魏襄樊久未克，閏十月吳呂蒙襲荊州克之，十二月擒斬關羽父子，荊州復爲東吳所據有。從此吳蜀破裂，互成敵國。

二、魏黃初二年，蜀章武元年（西元二二一年）六月，劉備舉兵伐吳，對峙於猇亭。黃初三年閏六月，吳陸遜進擊破之，劉備退走白帝城。黃初四年三月劉備卒於永安（卽白帝城），蜀之國勢因此大衰。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六月，劉備取成都，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備再克漢中，魏、蜀、吳三國鼎峙之勢完全告成，旣如前章所述。

至於吳蜀爭奪荊州之明爭暗鬥，則自赤壁之戰後卽已開始。

建安十五年（西元二一〇年）十二月，周瑜卒後，孫瑜代周瑜統兵，仍欲實現周瑜西進之策；而泝江西上時，爲劉備所阻而罷。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劉備率兵入蜀時，孫權憤然曰：「猾虜何敢挾詐如此」！並卽遣舟船迎還其妹孫夫人，且欲携備子禪以歸爲質。建安二十年夏，孫權以劉備已襲得益州，遣使索還荊州，備復拒之。因之權卽遣兵襲取長沙桂陽零陵三郡，魯肅與關羽兩軍則在益陽對峙；劉備又自成都急率兵東下至公安，權亦親至陸口，吳

蜀大戰有一觸卽發之勢。旋劉備以曹操克漢中張魯，蜀中危急而求和，孫權亦以曹操在漢中，欲乘機攻取合肥，乃互罷兵，劃湘水爲界分治之。建安二十二年三月曹操舉大軍自居巢進逼濡須口時，孫權竟請降於操，遣使修好，重結姻親，此足見是時孫權欲奪還荊州之志益堅。及至是年冬，魯肅卒，呂蒙代之，蒙是素主奪還荊州者。是時，劉備正北攻漢中，戰於下辨。呂蒙謀取荊州之計，因以日亟，於是吳、蜀荊州之戰以起。

第二節　荊州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五一）

荊州東距潯陽：潯陽今九江，自鄂東黃蘄以下，則以九江爲都會。南連五嶺，爲南方之屏障。西據三峽；三峽起自四川省奉節、巫山二縣之東，達於湖北省宜昌縣西，連山疊嶂，隱天蔽日，凡六、七百里。北帶漢水。重險有：夏口、荊門（見前）、西陵（今湖北省宜昌縣），荊江口（今湖南省岳陽縣城西北十五里）。其要地有如左：

襄陽樊城：其地跨連荊豫，控扼南北，至三國時代人文薈萃，爲魏、蜀、吳爭奪東南之重地，曹操以襄樊爲南疆之戰略據點，吳、蜀之勢力，不能北侵。蓋襄樊地當桐柏武當兩大山脈之中，漢水中過，爲荊豫交通之咽喉，故成爲戰略之重地。

夏口：卽今武昌縣，其地扼束江漢，襟帶吳、楚，爲江湖之要衝，西扞江陵，南扼南岳，東蔽九江，左控廬淝，右通襄漢，表裏扞蔽，最爲强固。赤壁之戰，卽以爭控此地爲目標。

當時吳、蜀對峙之地爲：吳守江夏（今湖北省漢陽縣魯山）、陸口（今湖北省嘉魚縣西南陸溪口），亘巴丘（今湖南省岳陽縣）三要點。蜀則守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油江口），江陵（今縣）。而吳、蜀分界之概略線，

洞庭湖以南爲湘水，洞庭湖北岸則經州陵（州陵縣屬吳，在今湖北省監利縣東），亘漢水之線。此一帶區域，沼澤河流縱橫，利於水軍作戰，不利於大陸軍之運動。

第三節　吳謀襲荊州方略

按呂蒙在吳將中，除周瑜甘寧外，爲主張取荊州之最力者。當魯肅代周瑜將兵時，彼卽曾向肅建議：「兄今代公瑾，旣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代之。」因密陳三策。（上引三國志吳書卷九呂蒙傳註江表傳）

魯肅已代周瑜，進駐陸口，以曹操尚存，勸權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以敵操。但呂蒙以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游，勢難久安，因密建策於權曰：「今令征虜（孫皎）守南郡（江陵），潘璋住白帝（今四川省奉節縣東）。與甘寧「據楚關之計同」），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旦僵仆，復欲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之。又咨以先北取徐州之策，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策爲當。及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蒙代肅至陸口將兵，於是謀荊州益亟，因外示與羽倍加修好。（上引三國志吳書卷九呂蒙傳）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是月，劉備已克漢中，自稱漢中王），關羽舉兵北攻襄樊，於是又向權上書獻策曰：「羽

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同上）

第四節　呂蒙襲荊州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五一）

二、關羽攻襄陽樊城之戰

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七月，關羽留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北攻魏之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城及其將呂常於襄陽。是時，曹操已自漢中退還長安，乃遣左將軍于禁率七軍三萬人及立義將軍龐德等，增援曹仁，而屯軍於樊北。八月，會大霖雨，漢水暴漲，平地水深數丈，禁等七軍皆遭淹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是時，關羽即率水軍乘大船攻禁等，禁等窮迫即降，羽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龐德在隄上率部力戰，箭不虛發，自平旦戰至日過中，羽攻之益急，矢盡繼之以短兵相接；及水益漲隄沒，吏士皆降，德乃乘小船欲赴仁營，船又爲狂濤所衝覆，德仍抱覆船於水中，因之爲羽爲擒。羽謂德曰：「卿兄在漢中（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羽遂殺之。於是，關羽率水軍進圍襄、樊二城而急攻之，別遣將深入郟下（今河南省郟縣）及煽動陸渾之民（即春秋時陸渾之戎，在今河南省嵩縣東北）孫狼等，以擾洛、許。魏、荊州刺史胡修，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太守傅方皆降於羽，因是華夏爲之震動。（上引三國志魏書卷十八龐悳傳）

曹仁被圍於樊城，城爲水所衝，往往崩壞，兵衆皆因而恐懼；於是，仁集議對敵之策。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支，可乘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時受操命助仁守樊城，則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從寵之議，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心，同心固守。然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爲一板）。關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內外隔絕，形勢甚爲危殆。

九月，曹操以襄、樊危急，洛許不安，乃留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自將兵至洛陽。十月陸渾民孫狼等殺縣（陸渾縣）主簿，響應關羽，羽授狼印，給兵使還就許洛，自許都以南，亦往往有遙應羽者。於是，魏王操惟恐許都有失，獻帝爲劉備所挾，不利於已，乃議徙許都，以避其銳。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乃一面遣使赴吳，一面使徐晃自宛南下救樊。同時自率六軍至摩陂（今河南省郟縣境），指揮救援軍事，調各方援軍以救樊。（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六滿寵，蜀志卷六關羽傳）

是月，徐晃以所將兵多新卒，故至陽陵陂（在今偃城西北十里）屯止，操又遣將軍徐商、呂建等援晃。並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關羽得悉徐晃軍至，即率軍進駐偃城（今湖北省襄陽縣北五里）以拒晃。晃乃詭道作通塹，亦欲截羽軍之後，羽遂燒屯退走，晃克偃城。

徐晃已克偃城，水勢漸退，復連營稍前，魏王操又使議郎趙儼參曹仁軍事，與晃俱進。此時魏王操陸續增援之軍，尙未全部抵達，晃以所部兵不足以解樊城之圍，乃稍待之。魏諸將責晃速救，趙儼乃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

，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敝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君當之。」於是，晃連營稍前，距羽圍三丈，因作地道並以箭射書與仁，互通消息。（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二趙儼傳）

此時孫權已得魏王操使者之說，乃爲書與操，請以討羽自效，並乞不漏消息，免羽有備。操因咨於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惟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强梁，自恃二城（江陵、公安）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入樊城及羽屯中。於是，曹仁及諸將志氣百倍，羽果猶恃江陵公安能守固，非權旦夕可下，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釋之而去必喪前功，故亦猶豫不去。（上引三國志魏書卷十四董昭傳）

徐晃旋得魏王操所遣援軍殷署、朱蓋等十二營，前後俱到，晃乃即發動攻擊。時關羽圍攻樊城之軍，在高地築圍壍以攻城。圍頭又築有屯（土丘），又別築四冢（大土丘）。晃乃揚言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及羽見四冢將破，即自率步騎五千出擊，晃擊退之。晃因驅軍追羽，破羽圍壍鹿角十重，入圍壍中再破之，羽遂撤圍退走。然羽猶以舟船據沔水，以隔絕襄樊。綜計關羽自七月至十月，前後凡三月餘與魏軍相持於襄陽、樊城間。

二、呂蒙襲荊州之戰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呂蒙已奉權召還吳，蒙途經蕪湖，定威校尉陸遜往見之，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

，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爲祕其計而答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及蒙至秣陵見權，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爲偏將軍右部督代蒙。（上引吳書卷十三陸遜傳）

陸遜至陸口，致書與關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窺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老師，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遂大安，無復所嫌。是時，羽正與徐晃激戰，乃稍撤江陵公安之兵以赴樊城。孫權爲使關羽更懈於戒備，又遣使赴樊說羽，願助之攻魏，並勑使者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以已擒于禁諸軍，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又託以糧乏爲由，擅取吳之湘關米。

是時，陸遜報權，以羽可進襲之情況。於是，權於是年閏十月，即以呂蒙爲大督與陸遜爲前部，以孫皎爲後繼。開始作進襲之行動。呂蒙至尋陽（今江西省九江縣），率津右護軍蔣欽、偏將軍潘璋、朱然、平虜將軍周泰、中郎將韓當，騎都尉虞翻等諸將西上，盡伏其精兵於𦪇䑹舟中，使搖櫓者，穿商賈白衣，晝夜上駛，至江夏，即分水

軍一部使津右護軍蔣欽率之入沔，以阻關羽水軍之南下。蒙至陸口會陸遜軍並進，入公安境，即將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擒縛之。及至公安城下，將軍士仁閉城拒守，蒙乃遣騎都尉虞翻往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翻乃為書致仁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逕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於是，虞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蒙從之，遂將仁同至江陵。蜀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亦開城降。先是，麋芳、士仁素皆嫌關羽輕己，及羽出軍，留芳、仁守江陵公安供給軍資，芳、仁因不悉供給，羽言還當治之，因此芳仁咸懼。旋南郡城中，又因失火焚燒軍器頗多，羽又責芳，芳益恐懼，故見士仁已降，亦降。（引陸遜關羽呂蒙傳）

呂蒙已入江陵，即遣陸遜西取宜都，蜀宜都太守樊友棄城走，諸城長史及蠻夷君長，因皆於一月之間盡降於遜。遜乃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於枝江、夷道（枝江，今枝江縣東百里洲上。夷道，今宜都縣西北）秭歸（今縣）。李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擒陳鳳，然後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另遣周泰、韓當等轉攻蜀房陵太守鄧輔，南鄉（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太守郭睦，皆大破之，前後納降數萬計，荊州各地士人，亦皆附之。孫權遂以遜為右護督，鎮西將軍，封婁侯。

呂蒙入據江陵城後，即釋于禁之囚，安撫老弱，盡得羽及其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而垂涕斬

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

關羽在襄樊間與魏軍相持，及聞南郡破，即撤軍南還。曹仁會諸將議，皆以爲可因羽危懼而追擒之。趙儼獨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從之，遂不追擊。是時，孫權恐魏軍乘其兩疲，向魏王操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在王」。及操聞關羽退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曹仁一如趙儼之策。（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三趙儼傳）

當關羽引軍南還時，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及羽之使人還至軍，軍人咸私相參問，皆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因此羽吏士皆無鬥志，多棄軍散走。十一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走當陽（今當陽縣東）保麥城（今當陽縣東南五十里），欲以待救。孫權（十月權抵江陵）遣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羽西走漳鄉（今當陽縣東北），餘衆皆散走而降吳，隨者僅十餘騎。權乃使潘璋、朱然將兵斷其徑路。十二月，羽與子平及都督趙累等遂爲璋部下司馬馬忠所擒獲，權斬之，以其首獻捷於魏王操。操葬羽首如諸侯之禮，拜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吳遂復盡有荊州之地。

三、戰後之政局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孫權已底定荊州，遂暫都於公安，大會賞有功之士，以呂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今湖南

省安鄉縣北）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封爵未下，而蒙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親臨視疾，治護萬方。是月蒙卒，時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爲置守冢三百家，使蒙子霸襲爵。後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呂蒙三人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然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之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張昭)秦文表(秦松)，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呂蒙字）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陳壽亦爲之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荊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擒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皆見三國志吳書卷九之末)

是時孫權猶欲專力進圖蜀漢，以實現周瑜之遺策，故分別爲如下之措施：

一、遣校尉梁寓入貢於魏王操，又遣還魏前廬江太守朱光等，上書稱臣，稱說天命，以固與魏之盟和。又令王惇購馬於魏，欲建步騎陸軍，以圖蜀漢。

二、以陸遜爲鎭西將軍，駐軍夷陵（今宜昌縣），以周泰爲漢中太守、奮威將軍，以圖漢中。

三、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按璋爲劉備襲破於成都，備遷璋於公安。孫權滅關羽，得璋，因以利用之）以圖蜀。

魏王操於襄樊之圍已解，孫權上書稱臣，乃還軍洛陽。並以孫權稱天命之書示羣臣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楷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爲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夏侯惇亦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爲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爲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故仍不代漢。操於明年一月崩於洛陽，其年十月子丕始受漢禪而爲魏文帝。（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一武帝紀註魏略、魏氏春秋）

劉備方面，於關羽沒後之明年秋，將軍孟達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和，以上庸降魏。旋魏遣將襲破劉封，封敗走還成都。劉備於是年曹丕稱帝後，旋亦稱帝。

第五節　吳蜀爭奪荊州—猇亭之戰（參看附圖四—一五二、四—一五三、四—一五四）

一、戰前一般形勢

魏王操於襄樊之圍已解後，遂於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一月，自摩陂還軍洛陽，旋即寢疾，於是月二十三日卒，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是時太子丕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不可，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操沛國譙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衞者之心。」乃止。靑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註一），衆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以爲不可；乃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以安之。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註二），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凶問至鄴，中庶子司馬孚（懿弟），尙書陳矯佐丕，以王后令策太子丕即王位。獻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二月，丕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遣弟彰等皆就國，貶臨淄侯植爲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儀弟黃門侍郎廙幷其男口。蓋儀等皆植黨，爲植爭立爲太子者。

五月，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連結張掖張進，酒泉黃華以拒岐，武威三種胡亦乘機復叛，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與將軍郝昭討平之。（上節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二徐宣傳、卷十五賈逵傳註魏畧）

六月，丕治兵於東郊，七月率大軍南下至譙，將有進擊孫權之勢，於是孫權遣使奉獻。是月，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和，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魏。丕以達有容止才觀，甚器愛之，引與同輦，即以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並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郡治房陵，以達爲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進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壤，若有變態，爲國生患。

上（後果叛魏詳見次章）丕不聽，並遣征南將軍夏侯尙，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蜀降魏，因此劉封敗走，西還成都。封本羅侯寇氏之子，劉備初至荊州時，以未有繼嗣，養之爲子。及封敗還成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備因此際除之，備遂賜封死。

是年十月十三日漢獻帝告辭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王丕，丕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今河南省臨潁縣西北），是月二十九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十一月初一日以獻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四子爲列侯。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東漢名號，至此遂絕。丕追尊父操爲武皇帝。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與太尉復爲三公之制。十二月初營洛陽宮，都洛陽，改元曰黃初元年。

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三月，魏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是時，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劉備乃發喪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劉備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諫阻之，備不悅，左遷詩爲永昌郡（今雲南省保山縣北五十里）從事。許靖等上言「伏唯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註三）宜卽帝位」。於是四月初六日，備遂卽皇帝位於武担山之南。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馬超爲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張飛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置百官，立宗廟。立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是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並築武昌城。蓋權於取荊州滅關羽之後，常慮劉備東擊，故暫以鄂爲都以備劉備也。

註一：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黃初元年註云：「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按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至黃初元年（卽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歷時凡二十九年。則此時之青州兵，如原屬黃巾

者，必爲當時之幼年兵及黃巾之子爲兵者。

註二：同上書註云：「操自漢中還師而東，彰定代而西迎操，因留彰於長安。」

註三：同上書黃初二年載：「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記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載：「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據近人陳定山氏考證：「㈠按照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是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封，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失侯。前後凡十五年。此云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把封侯年期超前十年，誤一。㈡亭侯、鄉侯，是後漢才有，前漢只有縣侯。漢書「貞封陸城侯，無亭字。此云亭侯，誤二。㈢按地理志，陸城是中山縣名，貞爲中山靖王之後，故封中山國之陸城縣，與涿縣無關，誤三。㈣貞在元鼎年間失侯，或許先家陸城，後移涿縣。但此云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直以陸城是涿縣一個附屬鄉亭，誤四。有此四誤，劉備身世實成問題。」此項考證，頗爲確實，特引註之。

二、作戰經過

魏黃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六月劉備將出兵東征孫權，其車騎將軍張飛率兵萬人，將自閬中（今四川閬中）會師江州（今四川省重慶）；臨發，爲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所殺，持其首奔降孫權。於是孫權一面遣諸葛瑾求和於蜀，一面即爲如左之作戰部署：

命鎮西將軍右護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諸葛瑾、鮮于丹、孫桓等五萬餘人，其編組爲：

固陵郡（權以巫、秭歸、興山、信陵、沙渠五縣爲固陵郡後改建平）方面：

振威將軍領固陵太守潘璋督諸軍鎮守秭歸：

將軍陸議守巫（今四川奉節東之巫山）。

將軍李異守巴山（今巴東縣東北）。

郎將劉阿守興山（今興山縣南）。

夷陵方面：

右護軍鎮西將軍婁侯陸遜守夷陵。

將軍宋謙督水軍屯枝江（在今湖北枝江東北之江北）。

安東中郎將孫桓率萬人屯夷道（今宜都縣西北）。

南郡方面：

虎威將軍西安鄉侯朱然守江陵。

偏將軍領永昌太守韓當輔之。

當陽方面：

建武將軍都亭侯領廬江太守徐盛守當陽。

公安方面：

綏南將軍領南郡太守宣城侯諸葛瑾守公安。

建忠郎將駱統率三千人屯孱陵。

興業都尉周胤（周瑜次子）率千人屯公安。

武陵長沙方面：

武陵郡都尉鮮于丹。

平武將軍廣信侯步騭督萬人屯長沙。

其餘諸將士多隨孫權在武昌，以備向各方支援。

當劉備將舉兵東征孫權時，諸葛亮以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乃爲其隆中之定策，諫之不聽，被留在成都輔太子以守國（註一）；趙雲亦因數諫以先討國賊曹魏，次伐孫吳，而亦被留在江州爲後軍督。蜀中羣臣，無能諫阻，故諸葛亮嘆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也。」（三國志卷三十七法正傳）

備自率四萬餘人，以張南爲前部，馮習爲大督，趙融、廖淳、傅彤各爲別督，杜路、劉寧等各以所部隨中軍領軍吳班，及將軍陳式，以侍中關興爲中監軍，尚書令劉巴，侍中張紹、馬良，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大鴻臚何宗，太中大夫宗瑋，益州從事祭酒程畿，從事王甫、李朝等皆隨備出征。於是備督諸軍自白帝以攻吳軍所守之巫縣（今四川省巫山縣）秭歸（今湖北省秭歸縣）。時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守巫縣與秭歸，爲蜀將軍吳班、馮習等所擊破，劉備遂自白帝城前進，軍次秭歸，並即自秭歸繼續東進。於是，偏將軍黃權乃向備建議曰：「

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遂於黃初三年二月以黃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劉備遂自白帝城進次秭歸，並即欲繼續東進。

荊州武陵郡有堆谿、樠谿、無谿、酉谿、辰谿、夾谿等蠻夷聚族居，住於今湖南省沅陵、瀘溪、麻陽、保靖、辰谿、黔陽等縣一帶，時人稱之爲五谿蠻(註二)。劉備在荊州時曾在各谿中設置黔安郡，頗有恩澤於各谿谷蠻夷之人。故五谿蠻之各君長，聞及劉備出軍伐吳至秭歸，乃各遣使到軍中請命，願爲先驅。劉備因使侍中馬良率人担金錦自佷山(今湖北省長陽縣西六十五里同昌市西南舊興山城)入武陵，繞道各谿，撫慰諸蠻，賜以金錦，授以官爵，因此武陵郡諸縣各道民夷皆反吳爲蜀。備以爲自己舊有恩德於荊州人民，今武陵蠻夷皆起義從己，則荊州人士亦當有羣起以響應自己者。於是，在秭歸東北依山卽坂築一臨江之城(註三)，自居其中以待之；但荊州對劉備有所失望，因而久無聲響。備亦對荊州人士大失所望，遂令將軍吳班、陳式率水軍自秭歸順流東下以攻夷陵(一稱彝陵卽今湖北省宜昌縣)，吳鎮西將軍領宜都太守陸遜堅守夷陵城不肯出戰，吳、蜀水軍遂形成對峙之局。備乃以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進出夷山(在夷陵之北)達於臨沮與當陽之間(今湖北省當陽縣東安遠縣附近)，以北拒曹魏，南監當陽。更以將軍張南率諸軍爲先鋒，自秭歸南岸由陸路，進攻夷道(今湖北省宜都西北，原南羣之一縣後改爲宜都郡之一縣)，吳安東將軍孫桓(孫河之子，孫權之族弟)，以兵迎擊蜀先鋒於夷道之北，爲蜀將張南所破，退守夷道城，而爲張南等所圍。

是月，劉備見各路進兵順利，乃自秭歸渡江而東，緣山截嶺分立營數十屯，以達於猇亭(今湖北省宜都縣之西，長陽縣之南名虎腦背市之地是)。爲兼顧攻守之計，於是吳、蜀兩軍遂形成對峙之勢。及諸葛瑾使蜀不得要領而

返。八月孫權爲求能以一意對蜀拒戰，使魏不制其後，乃遣使稱臣卑辭奉章於魏，並送于禁等還。

先是，魏文帝丕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關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獨侍中劉曄曰：「蜀雖陿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及孫權奉章稱臣，羣臣皆賀；劉曄獨曰：「孫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曄又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與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帝不從，遂受吳降，遣使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並遣使向吳求貢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　鬥鴨、長鳴雞等。吳羣臣以荆揚貢有常典，魏求非禮宜不理會。吳王孫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註四）於是，孫權拒蜀之部署，完全告成。（劉曄謀見三國志本傳）

註一：見御批通鑑輯覽卷二十八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七月紀事。

註二：見水經沅水注。

註三：見水經江水注。

註四：見御批通鑑輯覽卷二十八蜀漢昭烈帝章武二年八月紀事。

注文。「諒闇」語出論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曹丕方在居喪之中，不知哀戚而求珍玩也。

曹丕既封孫權爲吳王領荊州牧，即劃分以荊、揚江表八郡爲荊州，以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權雖不快，不敢言也。丕更遣使至荊州，詢問有關劉備進兵情況。及聞備在秭歸至猇亭間彌山亙谷以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以與吳軍相爭，吳軍亦分軍與之峙。乃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將至矣。」（三國志卷二文帝紀）

陸遜既奉命爲吳大都督，督諸軍以戰蜀，乃下令各軍就其與蜀相峙之局，堅守不得出戰。諸將以孫桓被圍於夷道，求救甚急，皆主張集軍前往救之。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吳諸將以陸遜怯敵。自以爲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心爲不服。及聞陸遜是等語言，羣起譁然，不相聽從，逼問欲展何計？遜立起按劍以向衆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强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衆乃寂然，各守不戰，一如軍令。惟各皆悚於危亡，只恨主上用人不當，對此懦弱驕橫之大都督，各人敢怒而不敢言。（上引三國卷五十八陸遜傳）

會蜀軍先遣其將吳班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復向陸遜建議，皆爭欲出兵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猝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

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此一小軍突立營平地，必有譎計。且觀之，不可以擊也。」諸將不解，以遜畏戰各懷憤恨。

劉備既知其立營平原之計不可以誘致敵人，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陸遜因指告諸將曰：「所以不聽諸君以擊吳班者，卽揣知其必有巧計故也。」諸將唯唯。遜因令部將宋謙等隨蜀軍後，攻其五屯，斬其將而歸。諸將遂稍服之。孫權得密報，亦遣使向遜問，何以在夷陵不動之計。於是遜上疏曰：「夷陵(今宜昌)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自此吳軍堅守，蜀軍欲進不得，遂相峙於高山大川之間，自是年（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正月至六月末，彼此不得決戰。

閏六月陸遜將集諸軍進攻，諸將並曰：「攻備當在於初，今已令敵深入五六百里，以與我軍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落入敵人固守中，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將士兵卒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便通令諸軍，同時俱攻。虎威將軍朱然，首破蜀軍前鋒，繼續進攻，遂遮斷蜀軍後道。振威將軍潘璋進斬蜀軍護軍馮習，偏將軍韓當與朱然並擊蜀軍於涿鄉（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馬鞍山下）大破之。綏南將軍諸葛瑾、建忠郎將駱統、與業都尉周胤亦自孱陵(今湖北公安西)進擊猇亭，與陸遜大軍共攻破蜀軍主力於猇亭。及吳軍主力齊集於猇亭，連破蜀軍四十餘營，蜀

將張南等力戰死之，蠻王沙摩柯陣亡，杜路、劉寧窮逼降吳。劉備全軍已敗，乃登馬鞍山（在今湖北宜都之西長陽之南），陳兵自衞。陸遜督諸軍四面圍攻之，一日一夜，死者萬數，降者數萬，蜀軍遂土崩瓦解。備因夜率輕騎突圍，遁向西北而走。（上引陸遜傳）

吳安東中郎將孫桓被圍於夷道，見吳軍反攻已破蜀營，乃率軍奮力出戰，得見陸遜，乃前謝遜曰：「前實怨不見救，直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桓聞劉備已遁走，度必自長江南岸還蜀中，乃奮不顧命，自後追之。備至石門山（今湖北省巴東縣東北三十五里）為之逼甚，乃令驛人以行囊軍需鐃鎧塞道，發火燒之以為斷後。因此一追一阻，蜀軍各部益離散不得集，各軍未奉軍符不敢擅動。吳兵突至，蜀卒四散，致使其軍中船隻、器械、水步軍資，盡委之於吳。而因追殺爭渡，更使江上屍骸漂流，遮江而下。備因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乃收容散卒徐退於巫縣（今四川省巫山縣）之南。不意孫桓已率吳輕兵百餘人，連夜西進，超越在劉備之前，竟在夔道（今四川省奉節縣東南長江南岸上）狹處，斬土填道，截住去路以邀擊劉備。備不得已，乃棄馬踰山險以走。會翊軍將軍趙雲自江州來迎，孫桓始退，備乃得免。備忿恚曰：「吾昔初至吳城，桓當小兒，而今迫朕，乃至此也。」（上引三國志陸遜傳、卷三十二劉備傳、卷五十一孫桓傳）

劉備步行回至白帝城，始知其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之黃權因不得回蜀，已投降於魏，其侍中馬良督五溪諸蠻之進取武陵者，業為吳將軍步隲攻破，馬良死之。蜀將軍傅彤為後殿，兵衆盡死，彤於激烈抗拒之後，被吳軍所擒斬之。備從事祭酒程畿，見軍皆泝江而退，因未奉到軍符不肯走，衆勸之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

孫權在武昌，聞陸遜已破蜀軍，劉備遁走，諸將軍正事追擊中，乃親赴前方以勞陸遜及諸將。諸將述及事先各不心服，而率如遜謀因以破蜀諸事。孫權乃問陸遜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臣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為輔國將軍。蓋取孫子所謂「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之義也。（上引陸遜傳、孫子謀攻第三）

時將軍徐盛、潘璋、宋謙等，各以其前鋒李異、劉阿等踵躡蜀軍至於白帝城之南山，又各以蜀軍之情況同報，盛等各競上表言「劉備必可成擒，請復攻之！」權以問陸遜，朱然、駱統、遜等皆以為曹丕已在大合士衆，雖外託助國討備，而實有姦心，不宜一意西向而忽視大敵也。權因召劉阿等還守巫縣（今四川省巫山縣）。

三、戰後之政局

孫權已大獲戰勝乃以是役中，所得蜀軍之印綬、首級、土地、以及將士所有功勤，宜加爵賞者，皆表列裝運，報捷於魏。魏曹丕以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及其所作之典論與詩賦各一事賜孫權。並與權以詔書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疲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註），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動搖江東。根末著地，摧拆其支，雖未刳備五臟，使身首分離，其師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中。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以嘉之。

註：鷄頭山名，在猇亭附近。

黃初三年九月，魏欲遣其侍中辛毗，尙書桓階與孫權爲盟誓，並徵任質子，權堅辭不受。時魏已平定塞外烏桓、鮮卑之亂。曹丕以孫權誠心可疑，將起兵伐之。劉曄諫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山湖，不可倉卒制也。』丕以問賈詡曰：『吾從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尙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擧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丕皆不從。乃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督軍張遼，鎭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在今安徽和縣江邊）；大將軍曹仁步騎數萬出濡須（在今安徽省巢縣東南含山縣之西）；上軍大將軍曹眞，征南大將軍夏侯尙，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等圍南郡。孫權乃遣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師拒禦曹休等；以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以裨將軍朱桓爲濡須督以拒曹仁。同時吳王孫權以揚、越、蠻夷及荊州桂陽、零陵各蠻夷皆起爲亂。權爲求弭定內難，稍緩魏之進勢，乃因魏使浩周來問質子之便，向曹丕重新稱臣卑辭上疏，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云云。丕報之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孫權決心抗拒，改元黃武，臨江拒戰。丕亦自許昌親征，是年十一月至宛。孫權爲拒此大敵，乃謀西和蜀，遂遣太中大夫鄭泉往聘蜀漢，漢亦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於是吳蜀復相通好。至黃初四年二月曹仁攻濡須敗，三月夏侯尙諸軍圍江陵不下，適又大疫，丕遂引軍北還。曹丕智術短淺，不用劉曄、賈詡之謀，故有

此失。(上引三國志卷十賈詡傳卷十四劉曄傳)

是年三月漢王劉備於永安(卽白帝城)病篤，遂召丞相亮至，命輔太子；又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備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

第六節　申論

曹操爲三國時代之傑出人物，文武兼資於一身。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除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敎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刱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物，與羣

下共之。」「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三國志）陳壽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强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然其所以不能恢復一統者，實由於屬下缺乏如韓信彭越之大將人才，以致身爲統帥，東西應敵，忙於奔命。至於於下荊州之時，志驕意滿，因以遭致赤壁之失，及謀蜀之機，猶其餘事也。

孫劉之於荊州，自赤壁之戰後，即已明爭暗鬥。劉備幸因魯肅連劉抗曹之決策，得以取有荊州。然關羽留守荊州，處此難處之境，本非易事，竟又不明諸葛連吳拒魏大略，一意孤行，與吳爲敵，因之盟好日壞，卒成敵國。劉備繼之，又遭猇亭之敗。備羽二人之缺乏遠略，皆不明諸葛隆中決策之遠大，由此可知。蜀漢之業所以終於困守一隅者，亦以此。

至於孫權之於荊州，初則凜於曹操之勢大，而用魯肅連劉抗曹之大計。繼則以周瑜之英略，乃欲囊括蜀漢，以與曹操爭衡天下。及不幸周瑜早卒，魯肅代瑜，於是培劉抗曹之大計復現。但劉備畢竟爲一英雄人物，既得之基業，豈肯輕易放棄，爾後遂造成吳蜀之釁，此孫權所以評魯肅之失者以此。

當孫權謀取荊州之初，首先不惜卑辭附魏，及猇亭戰後，曹丕南攻，又與蜀復修通好。其戰略指導，始終避免兩面作戰，此曹操父子之所以不能屈，劉備之所以敗，皆由權此種卓越之戰略指導，有以致之。

又當孫權進襲荊州時，初則曹操不爲孫權保密，繼則關羽敗走而不追，皆爲自利之謀，圖俟兩敵皆疲之時，一舉而盡滅之。此魏吳謀略戰之針鋒相對，可謂皆已盡其奇譎之能事。但魏不料關羽迅即敗沒，致使孫權盡收其利，

此當爲曹操不勝其遺憾者。

當劉備東征孫權時，曹丕謀臣劉曄獻計，乘機夾攻吳國，丕不聽。及猇亭之戰後，曹丕又欲伐吳，賈詡計以爲不可，丕又不聽。則丕之智，遜於其父甚遠；較之孫權，尚且不及。此魏蜀吳鼎峙形勢所以無大變化者，觀三國領袖人物之智慧，即已可知。

茲再申述荆州猇亭之戰戰略戰術得失如左：

一、呂蒙襲荆州：蒙襲荆州之計，可謂週密之至，使關羽在毫無所知之下，而遭擊滅。尤其於其進據江陵之後，其所施之策術，使關羽之衆，潰於無形。此誠孫子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及其已得江陵，立使陸遜進取夷陵，以塞蜀軍東出之口，此亦其戰略運用之得計者。關羽之所以終於如甕中之鼈者亦以此故。

二、陸遜破蜀：遜當拒戰劉備於猇亭時，由於彼素乏聲望，諸將多不受約束，此爲遜最感棘手之事。設非遜才能出衆，實難克服此種困難。至於火燒蜀軍連營，此乃劉備不知兵所致；備於戰敗之前，曹丕早已知之。故陸遜才能之現顯不在於破敵，實在於其統御諸將。

至於劉備之敗因，尚不止此。其最主要之原因，應爲不用水軍，水陸俱進；而自棄其上游之勢，故陸遜在上孫權疏有云：「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且備因不用水軍配合陸軍作戰之故，遂使力量爲長江所分割，彼所以猇亭一敗塗地者以此；黃權在江北所以降魏者，亦以此。

第九章　諸葛亮伐魏之戰

（附圖四—一五五、四—一五六、四—一五七、四—一五八、四—一五九、四—一六〇）

一、第一次伐魏——街亭之戰：太和二年（西元二二八年）春二月諸葛亮使馬謖進軍街亭，爲魏將張郃所破，退還漢中。

二、第二次伐魏——攻陳倉之戰：太和二年十二月，圍攻陳倉不克。明年春，亮與魏將郭淮戰於建威，獲勝，追至祁山。

三、第三次伐魏——首陽之戰：太和四年七月，魏攻漢中因霖雨中止，退軍。再擊敗魏將郭淮於首陽。

四、第四次伐魏——圍攻祁山之戰：太和五年二月亮率軍進圍祁山，糧盡引軍還，魏將張郃追擊，亮回軍擊斬之。

五、第五次伐魏——吳蜀連兵伐魏及武功對峙戰：靑龍二年（西元二三四年）二月，亮大舉伐魏與司馬懿對峙於武功。八月亮卒，蜀軍還漢中。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魏吳方面：黃初四年（西元二二三年）六月，任城威王曹彰，壽肅侯賈詡皆卒。黃初五年七月，曹丕以去年十月，吳絕魏和蜀，乃大興師伐吳，侍中辛毗諫之，不聽。以尙書僕射司馬懿鎭許昌，八月，親統水軍御龍舟自許昌

循蔡潁浮淮水至壽春；九月，至廣陵以伐吳。吳安東將軍徐盛，乃用詭計，植木以葦爲城，自石頭（秣陵）至於江乘（今江蘇省句容縣北）綿延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集舟艦於江。時適江水盛漲，丕臨江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遂罷兵。

黃初五年十月，丕自廣陵還至許昌，十一月鮮卑軻比能始數擾邊境，幽幷二州皆苦之。

黃初六年三月，丕又大舉伐吳，八月丕自譙（今安徽省亳縣）親統舟師循渦水入淮，十月至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大舉渡江之勢。吳嚴兵固守，時適天寒水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江水波濤洶湧，嘆曰：「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自邗溝引兵還。是爲曹丕自代漢以來，第三次大舉伐吳之舉。

蜀漢方面： 劉備已死，益州南部益州郡（治滇池今雲南省昆明）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吳交趾（今越南）太守士燮，求附於吳。吳遂於黃初四年六月以闓爲永昌郡（治不韋，今雲南省保山縣北）太守。闓又誘永昌郡人孟獲，使煽惑諸夷叛蜀。於是牂牁郡（治故且蘭，在今貴州省鎭寧縣西南永寧鎭南）太守朱褒，越嶲郡（治邛都，今西康省西昌縣西北）夷王高定，皆叛應之。諸葛亮以新遭劉備之喪，且吳人爲其後援，不便加兵，因撫而不討，而積極從事內治，約官職，修法制，發敎言，（註一）集衆思，事必躬親（註二），以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欲使民安，食足，恢復猇亭戰敗後之國力，然後用之。

是年，魏曹丕以蜀不能征其四郡之叛，又知蜀諸葛亮承此疲敝之餘，處於主少國疑之中，可以言詞動之。乃使其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等，各作書致亮，陳說天命人事，欲使亮舉蜀國稱藩。亮不報其書，而書正議一文，以示國人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

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哉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指劉秀)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曹操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竭，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曹丕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詞，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作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亮使尚書鄧芝使吳，以離間吳魏間之連繫，再爭取吳爲與國。(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亮集)

黃初四年十月，諸葛亮遣尚書鄧芝往與吳修好，吳王孫權以吳與魏尚未絕交，狐疑難決，不見芝。芝告其左右曰：「芝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權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預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詞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久曰：「君言是也。」吳由此絕魏，專與蜀漢連和，並使張溫報聘於蜀，吳遂放棄對益州南部四郡之支持。(上引三國志卷四十五鄧芝傳)

黃初六年，蜀建興三年，吳黃武四年(西元二二五年)三月，諸葛亮聲討南中(註三)。遣馬忠伐牂牁(今貴州省平越縣)；李恢向益州(今貴州省仁懷縣南——見註三)；亮親率諸軍自水道入越嶲(今西康省西昌縣東南)

，破斬高定，進兵永昌（今雲南省保山縣北五十里）。越嶲太守馬謖送亮出境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爭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心，又見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五月渡瀘（今雲南省保山縣西北），擒孟獲，使觀營陣，縱之使再戰，深入不毛之地，凡七擒七縱，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於是丞相亮在南中不設官，不留兵，使當地人粗定紀綱，夷漢相安而還。自此南中俊傑多為蜀之官吏，各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蜀以富饒，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南中民欲為兵者，蜀募編之為一軍，以登山涉險見長，號之曰「飛軍」。（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九馬謖傳、諸葛亮傳）

於是，蜀漢丞相諸葛亮已做到：「守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諸政，依其隆中計劃，即開始準備北伐曹魏。（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註一：通鑑註引張澍諸葛武侯文集與羣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字）參署七年，事無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註二：三國志蜀書楊戲傳王謀贊註引襄陽記云「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領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

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死，亮垂泣三日。」

註三：資治通鑑卷七十黃初六年七月載註：「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平夷縣屬牂牁郡。余據蜀志，庲降督住平夷縣，蓋僑治非庲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爲庲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後遂爲寧州治所」。按晉寧州治所，在今雲南省曲靖縣西十五里。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五五）

一、戰地一般地形與戰略要地

東漢都洛陽，諸葛武侯既以「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爲作戰方略，其作戰目標，乃爲消滅曹魏，還都洛陽。由成都往攻洛陽約有三途：一爲出長江自江陵、襄陽以趣宛洛；一爲自漢中沿漢水東出直取宛洛；一爲出漢中過長安潼關以取洛陽。自關羽敗沒，荊州之途已不通。諸葛亮出屯漢中，是祇以漢中一地爲其戰略上之待機位置。

法正曾言：『操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乃留軍屯守，非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有內憂偪耳。今舉衆往討漢中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

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不可失也。』諸葛亮以漢中爲待機基地，正與法正之意見相同。（上引三國志蜀書法正傳）

自漢中待機地以進取洛陽，其可用之進兵道路亦約有三途：其一爲沿漢川東下襄鄧以轉攻宛洛，此途路險多阻，在上庸孟達被司馬懿掩襲之後（詳見下節），中間必須攻取之城過多，且阻於鳳山武當諸山脉，不適於使用大軍。其二爲自終南山各谷道越秦嶺以出秦川，攻潼關以趨洛陽，此道雖近，但谷道運輸不易，且易受鈔襲，亦難以使用大軍。其三爲出隴右以迂迴長安，趨潼關洛陽，路雖迂遠，却易進兵。故諸葛亮爲求將來大舉進攻容易計，採取隴西爲第一中間目標；長安（今陜西省西安）爲第二中間目標；潼關爲第三中間目標；洛陽爲最後目標。先用半數不足之兵力，向隴右（卽隴山之西）實行佯攻，以使爾後之作戰容易。

長安爲西漢故都，禹貢雍州，周之王畿，秦內史郡，東漢京兆尹地。名山聳崎，大川環流，憑高據深，雄甲天下。蘇秦所謂「四塞之國，東有關河，南憑漢中，西依隴山，北控代馬」。張良所謂「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賈誼所謂「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東方朔所謂「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寇恂所謂「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容，一處可制四方」，此皆就兵要地勢言之也。（皆引讀史方輿紀要—陜西）

潼關在華陰東四十里，古潼亭。東漢建安中曹操與馬超戰於此，後因移函谷關之守於斯，始有潼關之名。關東六十里爲古桃林塞。再東六十里卽函谷關。自函谷關直至澠池間，多谷道，卽古之所謂崤函道。周愼靚王三年（西元前三一八年）魏趙楚韓燕五國聯兵伐秦攻函谷，秦出兵逐之，五國之師敗北於此。蓋擧兵東向，有河渭以爲運輸，故自東向西難，自西向東易也。

終南山亦名秦嶺，亘於雍（漢縣今鳳翔縣）岐山（今岐山縣）郿（今郿縣）武功（今武功縣南渭水南岸）盩厔（今縣）、長安（今西安）、藍田（今縣西南三十里）八縣之南，一名南山，更號太乙，脈連崑崙別支，東銜華山、熊耳及嵩岳，隆崛崔萃，宏麗瑰奇，爲長安之南屏，雍梁之巨障者約八百里。其中盤紆迴遠，深巖邃谷不可殫究。陝西地志云「南山大谷凡六」，蓋指子午谷、牛心谷、儻駱谷、藍田谷、橫嶺谷與褒斜谷也。各谷皆出奇步險，南達漢中通襄鄧。其中子午、儻駱、褒斜三谷爲通漢中要道。

終南山西端北接隴坻，其間亦有二谷，南曰故道、北曰關山道。故道上，漢設故道縣於今陝西省鳳縣，其東北即散關與陳倉。東漢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曹操自陳倉（寶鷄）過散關至河池（漢縣，在今甘肅省徽縣西）以征漢中張魯，即此道也。及曹操退出漢中，盡燒散關故道間各棧閣，並以重兵築城爲守，故必須大費手脚，方可通行。關山道在渭水北岸，乃越隴山之道，曹操戰馬超之後，於故關（大震關——今陝西省隴縣西隴山下）之外又設置新關（安戎關），總名曰隴關，乃隴左隴右主要交通之處；亦即諸葛亮北伐作戰中所爭之焦點。

二、後方勤務與經濟地理

三國時代戰爭所用主要工具，仍爲人馬刀槍弓矢及縱火具與攻城具而已。由於刀槍弓矢損耗量不大，故當時之後方勤務，以人所需之糧與馬所用之草爲最主要之運輸補給品。所謂「人馬未動，糧草先行」，蓋指當時運輸工具不良，道路不甚發達，爲預作未雨綢繆之計。然用兵之要則，固以「人馬未動，糧草先行」爲主，爲求愈戰愈强，當力求向敵人方面求取補充。故孫子兵法有言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

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又曰：「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强。」是吃用敵方糧草，利用敵人之人力物力雜於自己軍中挾之以戰，為戰爭上最為經濟之戰法。以是之故，選定作戰目標與作戰進路之同時，不僅注意於消滅敵人之作戰軍與作戰意志，更應注意及作戰目標地與作戰進路上可資利用之經濟價值，以求我作戰軍之愈戰而益强，足以發動或接受下一次之會戰。克勞塞維茨有言曰：「地方狀況如何，對軍事活動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不特戰鬥經過為然，即對戰鬥準備與戰鬥利用亦頗有決定性之影響。由於地形關係所引起之影響，大部屬於戰術問題，然其效果則表現於戰略。」此固專指地形而言，亦已頗涉及地理上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矣。諸葛亮欲軍出於秦川，自應首先注意及作戰目標與作戰進路之經濟地理，竭力避免遠輸以求盡量因糧於敵也。

蜀漢軍既將作戰目標定為長安潼關洛陽，而自漢中至長安間可為作戰進路各道，皆為山區，是運輸不便而又無戰用資源可掠之地。故因糧於敵一事，只有希望於作戰目標地之富饒。長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有鄭白二渠引水溉田，糧草豐足，為天下冠。但自秦漢立國以來，食之者衆，必得「淮海之粟」入於關中，方稱足食。此足徵關中雖為原濕沃野，在平時仍須「資儲」(註一)，一旦戰亂相尋，人民流離，資儲已罄，則長安固為饑荒之域。漢光武建武元年(西元二五年)，赤眉入長安，掠奪數月。三輔人相食，因而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因就食安定北地，舊日帝都成為鬼域(註二)，故東漢不立宗朝於舊都而都洛陽。東漢董卓為亂，遷都長安。卓死，李傕郭汜等相繼為亂，漢獻帝避次曹陽，民棄其業，逃入荆州者有十萬餘家；其逃入臨近益涼各郡者不可勝計。關中膏腴之地因而荒蕪，而董卓之餘孽諸軍，所到寇掠，飽則棄餘，些許資儲，轉眼成空，因

之瓦解流離，無敵而自破者，不知凡幾。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年）張濟亦因饑餓而就食南陽，是關中曾有長時間無兵無民而成爲眞空地帶。曹操懼袁紹策動涼州，始使鍾繇爲司隸校尉鎭關中，並使侍御史衛覬撫涼州，覬過長安，見皆廢墟，乃建議以鹽市牛，貸牛招民以勸耕積穀豐殖政策，遠民聞之有競還者。但曹操破袁紹後，時而征張魯，時而攻馬超，於是人心惶惶，多有再逃之者。故自漢獻帝初平以來直至建安二十五年間，其中三十年長安附近三輔之地，遍野荒蕪，人烟稀少，除軍隊屯墾或可收糧自用以外，只有遠輸一途，幾已無糧可因。

自漢中出於秦川，在當時可爲作戰進路之道，計有六途：其一爲故道，二褒斜道，三儻駱道，四子午道，五渭川道，六關山道。茲更詳言之如次：

故道爲漢縣（今陝西省鳳縣），自縣東北行卽散關，過關北望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南）爲古來之大道。但已爲曹操所阻塞及燒毀，不大修復，難以通行。

褒斜道，南口曰褒谷，在褒城北十里，北口曰斜谷，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長四百七十里，曹操所謂「五百里石穴耳」卽此。中途須爬越太白嶺西坡，陳壽所謂「斜谷阻險，轉運有鈔襲之虞」者，卽指此斜谷之一段。因此段中有斜谷水西南流，經散關東南流入故道，伏兵易爲進退故也。

儻駱道，南口曰儻谷在洋縣北三十里，北口曰駱谷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谷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盤，須爬越沈嶺衙嶺分水嶺三峯，行軍不易，且易受阻塞。

子午道南口曰午谷在洋縣東百六十里之子午河谷，經寧陝之腰嶺關入口，北口曰子谷在長安南百里，谷長六百六十里，古蝕中之道也。楚漢間漢王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卽此。後王莽通子午道從杜陵（今西安縣東南

十五里）直絕南山，漢順帝初詔罷子午道通褒斜道，至三國時荒棄已久，不能使用。

渭川通道，即渭水河道，渭水經甘肅淸水縣南筆架山麥積山之間處爲西口，至寶鷄西北三十里故川城南爲東口，谷道長三百餘里，兩岸皆山，其形如箕，故亦有箕谷名，山勢多可攀登，故尙可進兵，如蜀漢北伐軍控有此谷，有高屋建瓴之勢，且可以利用水道實行船運。

關山道，爲隴山東西間之要道，西口曰街亭(註三)，自街亭東越盤龍山亭樂山渡秦水始登隴山，東口在隴城（今陝西隴縣），山中坂九迴，所謂「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得越」，言其險也。實則山路約二百里，登巔東望，可極目秦川者四五百里，山上有懸流吐自巔部，匯爲澄潭名萬石潻，流溢散下，皆注於渭，因有水故適於行軍，因而成爲關中隴右間之大道。

宋虞允文論西北形勢云：「關中天下之上游，隴右關中之上游，故欲控有關中，宜先控制隴右。」蓋渭水發源於隴右，而隴右又較富庶（註四）。自富庶之地以船順流東運糧草，接濟大軍，是足以發揮隴右地理上最高價值也。諸葛亮之所以要先取隴右者，即着眼於此。

三、諸葛亮先取隴右與戰略地理之關係

三輔之地雖沃野千里，因戰亂相尋，人烟稀少，地多未耕，資儲業已耗費，驟以大軍進入其地，實有遠輸糧草以濟軍食之不利。且長安距潼關與隴右皆遠，我可以往，敵亦可以來，孫子所謂之「通地」也，「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故諸葛亮北伐軍於進入長安前，先取高陽之隴右，以利糧道。鄧艾論隴右戰略價值曾云：「

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西南，時爲隴西郡治所在）、隴西（今甘肅省隴西縣，時爲南安郡中陶縣）、南安（郡名治豲道，在今甘肅省武山縣西北四十二里隴西縣東南二十五里處）、祁山（在今甘肅省西和縣北）四地，各當有守。蓋各地皆山谷糾紛，山原迴繞，人民習尙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爲用武之國。誠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指秦水隴山），而雍岐（指鳳翔岐山）之肩背疏；南下階成（指武都縣與成縣），而梁、益（指漢中成都）之咽喉壞；西指蘭會（指臯蘭縣與永靖）而湟河（指湟水流域與黃河上游）之要領擧。』是隴右地理高陽，在戰略上有瞰制之利。此種戰略條件，鄧艾知之，諸葛亮當更能知之。故亮屢次出兵祁山，卽欲先據此陸海西岸之高陽地帶，既可控制此陸海動態，更可以覘察此陸海之各岸；更能以西和諸戎，北連鮮卑；不惟此秦川之西方翼蔽爲之剪除，尤可以號召天下，示以形勢。

就利糧道言，蜀漢軍如取給於國中，除漢中去蜀之陸路外，最利運輸之路爲嘉陵江水道。嘉陵江發源於陝西省寶鷄縣西南之散關。西南流入故道城南，有斜谷水（水經稱馬鞍山水，以源出斜谷內馬鞍山故名）自東來匯，有兩當水，北川水自北來匯。再西南流至徽縣東與廣香川水合。廣香川水卽今之永寧河，發源於天水縣南利喬山東麓。徽縣乃漢之河池縣，以縣天池山上有太白池得名，地當軍事要衝，爲戰略要地。西有泥陽川水自天水谷（在今天水縣南八十里天水鎭東）發源，東南流經泥陽與粟水合，於徽縣南入於嘉陵江。嘉陵江自徽縣南流至略陽北，有下辨水自成縣西北林華山與祁山發源，流經成縣來匯。又有西漢水自天水西南武山以南發源，流經祁山以北謂之監官水，過禮縣以東向西流，經西和縣之西，嶓冢山之西，復向東流入成縣南界，經康縣北，而東滙於嘉陵江。今略陽東北有西漢時之沮縣，武侯表所謂：『祁山去沮五百里，有八萬戶』。是卽依水程計所以兵出祁山，運輸軍糧道也。

水經漾水注云：「故道水（即嘉陵江上游）南入東益州之廣漢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沮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兩當溪（即嘉陵江）。東漢虞詡爲武都太守時，爲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乃於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民按行，皆燒石樌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此東漢開濬水運之事跡，去武侯北伐爲時不遠。而軍運糧米，又急於郡漕穀布。西漢水與永寧河故道水皆較沮水爲平坦易治。如用特製之小船，因水浮力用人力牽纜而上行，其運載之量，大於陸運十數倍有餘。

如果蜀漢軍欲利用水運以補給軍糧，則其可以運達之地，在西則爲祁山，在北則爲上邽，在東則爲故道及斜谷。倘蜀軍能用祁山、上邽、故道、斜谷等地爲其後勤卸載場所，則自各該地轉入渭水流域，再爲水運以利進攻，其間陸運之路，皆不過百里。以百里之陸運，將嘉陵江與渭水兩大水運路線連結爲一條運輸補給路線，是諸葛亮於後方交通運輸上之建樹，其功業已甚偉大。故諸葛亮之北伐，初不願採用魏延道出子午谷以奇襲長安之策，欲遶道而西，以出祁山者，非僅爲就平實出坦途以策萬全；蓋亦欲先尋求此後方補給路線，預備大軍進出容易爲地也。亮爲此目的，遂大量製作「木牛」「流馬」，以爲運輸之工具。

「木牛」，由於其製作說明中是「方腹」又「轉者爲牛足」，知爲四輪車。所稱「載一歲糧」者以月二十五公斤計，則約三百公斤。「流馬」之製作尺寸與「木牛大異，無脚無足，却載板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註五），其載量較「木牛」爲大，又不稱「木馬」而曰「流馬」，是必爲滑行或水行者，故非撬即船。由所用之地形衡之，川、陝、甘之雪季極短，不可能爲撬。再以蜀軍皆傍水進軍，則必爲船。史稱：丞相亮於建興九年（西元二

三一年）春二月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今陝西省褒城縣南五十里之黃沙驛）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建興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兵，始以「流馬運」。」由此觀之，「木牛」爲車，「流馬」爲船甚明。（皆引三國志諸葛亮傳及註）

就作戰地資源言，渭南有兵民雜耕，各無妨害之荒地。而隴右則不然，以祁山一地有民萬家觀之，足徵地方富饒人口稠密，軍入其地，有糧可因。祁山西南有南北二岈，縣志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昔武侯出祁山，祁山萬戶出租五百石供軍是也」（註六）。隴右舊有漢陽、隴西、武都三郡，曹、魏以地方富庶，始析漢陽郡爲天水、南安二郡，另置一廣魏郡，又割益州邊地而置陰平郡，今隴西、武都、天水、南安、廣魏、陰平計有六郡，其資源豐富，足爲戰爭所用；且魏以祁山爲禦蜀之唯一戰略據點，是爲亮用兵必出祁山之一大主因。而祁山之西多產馬匹，更爲戰爭準備上之所必需，故諸葛亮北伐之準備戰中，屢次出兵祁山者，爲爭取地形上之優勢，爲後勤運輸上之便利，爲利用豐富之資源，爲疲憊敵人之兵力，凡此皆兼而有之。

註一：晉潘岳西征賦云「邪界褒斜，右濱汧、隴，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乙龍嵸，南有元灞、素、滻、湯井、溫谷、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蓋山川形勢，莫若西京也。且原隰沃野，則資儲易足，地勢便利，則戰守有餘，有事於中原，未嘗不屬意於此焉。」

註二：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長安城文中云「及王莽更始，赤眉殘破，西京宮闕，半爲禾黍。」赤眉就食外方離開長安，長安幾無人居，光武因都洛陽。

註三：秦安縣東北有街泉城乃漢、街泉縣，東漢省縣併入略陽稱街泉亭。曹魏割亭入隴城縣以爲防禦西涼計，

自是簡稱街亭。杜佑云「隴城有街泉亭，卽馬謖敗處。」

註四：曹魏分漢陽、隴西、武都三郡爲天水、廣魏、南安、隴西、武都五郡，卽爲人口稠密物產富饒之證，故稱富庶。

註五：木牛流馬之製作尺寸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晉祕書監孫盛所著魏氏春秋引用亮集之記載。有「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轉者爲牛足……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三十里」。「流馬尺寸之數，助長……廣……厚……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經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前杠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制如象軒……。」

註六：見水經、漾水注及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陝西八鞏昌府西和縣祁山注云「在縣北七里，後漢末置城山上爲戍守處，城極嚴固。建安十八年(西元二一三年)馬超據冀(今甘肅省甘谷縣)，郡將趙昂等據祁山以擊超，超奔張魯，引兵還圍姜敍於祁山，夏侯淵馳救，超敗走。其後諸葛武侯六出祁山皆攻此城。」城南三里有武侯壘，西漢水經其南。關山圖云：「漢陽(天水縣)西南有祁山，蹊徑逶迤山高巖險，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也。漢建興五年丞相亮率軍攻祁山，九年復圍於祁山，製木牛流馬以餽運。今武侯壘旁多豐草，猶是時所植。」

第三節　作戰準備及雙方作戰方略

蜀漢方面：諸葛亮北伐之準備與方略，仍一本其隆中所畫之策而行，「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即命將北伐以乘之。茲述其事如左：（隆中策見三國志諸葛亮傳）

一、內脩政理：當劉備襲劉璋克成都時，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註一），署左將軍府事，佐備治蜀。是時，亮即已策定「治蜀尙嚴」之原則而付諸實施。故當時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及劉備卒後，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益能發揮其政治主張。故「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之政績。（皆見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及註）

二、足食足兵：劉備死（黃初四年四月）後，益州郡（今雲南省曲靖縣——註二）耆帥雍闓叛蜀，因吳交趾太守士燮求附於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郡治在今雲南省保山縣北五十里），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闓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郡治故且蘭，今貴州省平越），越嶲夷王高定（居今西康省小相嶺，大涼山脈一帶）等，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三、東連孫權：劉備卒後之是年九月，遣尙書鄧芝使吳，與吳恢復故盟。吳因絕魏連蜀。

四、西和諸戎南撫夷越：黃初六年三月，諸葛亮以內政已定，乃帥大軍討雍闓斬之，至秋撫定孟獲，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事已見本章第一節。

五、部署後方政事：魏明帝太和元年，蜀建興五年，吳黃武六年（西元二二七年）三月，諸葛亮統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並上疏部署諸事（即出師表）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

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率軍北上漢中，屯軍於沔北陽平、白馬山，準備北攻。（上引三國志諸葛亮傳）

六、策反孟達：達原爲劉封所迫而降魏。今爲與吳協同攻魏，乃誘使達歸蜀，以便與吳在戰略上連成一氣。

魏國方面：黃初七年五月，魏文帝丕卒，太子叡即位，是爲明帝。帝以曹眞爲大將軍，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豫州諸軍事鎭於宛。及聞諸葛亮駐軍漢中，乃欲大發兵攻之，而謀於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鎭守南方四州（荆徐揚豫），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强寇，鎭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有罷敝。」遂決採取守勢以備蜀（魏書孫資傳）。

初孟達降魏，爲文帝所寵，又與桓楷、夏侯尙親善。及文帝卒，楷尙皆卒，於是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因數與亮書，陰謀歸蜀。其中致亮書有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及

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時達適與魏興太守（郡治在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申儀有隙，儀表告達反狀，是年閏十二月帝乃詔司馬懿討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反，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因是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襲，諸將言達與吳蜀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遺使告亮請救曰：「吾舉事八日，而兵到城下，何其神速也？」亮遣偏將向西城（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木蘭塞（今安康縣東），吳亦遣偏將向安橋（失考，按當在今湖北省保康縣境）以救達。懿乃一面遣兵拒阻吳蜀援兵，一面圍攻孟達所駐之新城（今湖北省房縣），攻十六日拔之，斬孟達（太和二年一月）。按諸葛亮誘孟達，本欲使漢中與吳之南郡連成一氣，以便吳蜀協同以攻魏者。及孟達被斬，新城復爲魏所有，於是諸葛亮在戰略上之損失實甚大。（上引晉書卷一宣帝紀）魏已克新城，於是一面仍使司馬懿屯兵於宛，一面遣大將軍曹眞進屯長安，遂完成其戰略守勢之部署。

註一：資治通鑑卷六十七建安十九年閏五月載註：「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爲南中地。此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

註二：見本章第一節註三。

第四節　作戰經過

一、諸葛亮第一次進攻——街亭之戰（參看附圖四——五六）

魏太和二年，蜀建興六年，吳黃武七年（西元二二八年）一月，諸葛亮與羣下計議攻魏。其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魏延建議曰：「聞魏以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鎭守長安，楙、魏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註魏略）

亮曰：「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爭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遂不用延計。乃揚聲將出軍斜谷，攻取郿縣（今陝西省郿縣），使鎭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軍，先自褒城北上，修斜谷道以爲出軍進攻模樣。於是，魏遣其大將軍曹眞率大軍以拒之，雲與芝據箕山之谷（在今褒斜道中太白嶺之西坡中）相拒戰。亮乃自率大軍六萬自漢中西出祁山（今甘肅省西和縣北七里）。（諸葛亮語見同上註）

魏人初以爲蜀中劉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及卒聞亮出兵攻祁山，因而朝野恐懼。於是，魏之南安（治獂道，今甘肅省武山縣西北隴西縣東南）、天水（治冀城，今甘肅省甘谷縣南）、安定（治臨涇，今甘肅省鎭原南五十里）三郡皆相率響應蜀漢，關中因而大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即一面使右將軍張郃督步騎五萬，自長安西進，過雍（今陝西省鳳翔縣）汧（今陝西省汧陽縣）以拒蜀漢軍。一面使大將軍曹眞守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南）。以拒箕谷之蜀軍，二月十七日明帝親至長安坐鎭。（上引明帝語見三國志卷三魏明帝紀註行魏書）

是年二月，諸葛亮在西城（今甘肅省西和縣），知曹叡遣張郃拒戰，乃使參軍馬謖，裨將軍王平督將軍李盛、

黃襲等軍為前鋒疾趨街亭（今陝西省清水縣北）（註一），以杜塞隴坻西方隘口，另以將軍高詳屯柳城（今甘肅省清水縣北）以為其翼。不意馬謖故違節制，依阻山南不下據城，為張郃絕其汲道，謖軍中無水，因被擊大敗，士卒離散。亮以街亭已失，乃拔西城千餘家以還漢中，收謖下獄。

趙雲與鄧芝聞大軍已退，乃自箕山之谷徐徐後退。丞相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對曰：「鎮東將軍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時雲軍剩有軍資餘絹，亮令分賜其所部，趙雲辭曰：「軍事無利何有所賜，其物請悉入赤岸（漢中倉庫所在地）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當謖在街亭舍水上山時，裨將軍王平規諫不聽，及敗衆盡星散，惟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敢進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卒而還。亮乃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特加拜平為參軍討寇將軍。亮已斬馬謖，因愛其才，親自臨祭，為之流涕。亮因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卹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趙雲亦上疏請貶。（上引三國志卷三十六趙雲傳註及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疏上，蜀主禪遣使慰之，欲更發兵增援。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禪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趙雲為鎮軍將軍。以上皆為是年一至三月之事。當諸葛亮出祁山時，魏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胆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漢晉春秋）

魏大將軍曹眞以諸葛亮已退走，乃率郃等進討南安、天水、安定等三郡平之。眞以亮懲於祁山之敗，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並修其城郭。明帝於賞張郃諸將後復還洛陽。

二、諸葛亮第二次進攻——攻陳倉與再出祁山之戰（參閱附圖四—一五八）

諸葛亮自還漢中後，對所部軍衆，積極整頓，考微勞，甄壯烈，對已則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國中，厲兵講武，以爲後圖。太和二年十一月，亮以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乃欲再擧兵擊魏。蓋魏於街亭戰勝後之是年五月，即發動三路大軍擊吳，以司馬懿治水軍沿漢水而下攻江陵，並詔張郃督關中諸軍，往受懿節度，大司馬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攻皖，以賈逵攻濡須口之東關。是年八月，曹休爲陸遜大敗於石亭（今安徽省懷寧、桐城二縣間）；懿軍沿漢水南下，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而還屯方城（江陵縣東）。加以是年九月，鮮卑三萬騎圍攻魏護烏桓校尉田豫於馬城（今察哈爾省懷安縣北），故諸葛亮欲乘此時機，再大擧攻魏。但蜀羣臣多以前有街亭之敗，以爲魏不可伐。於是，諸葛亮又上疏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趙雲於蜀建興七年魏太和二年卒，西元二二八年——註二），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擧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亮於是年十二月潛師自故道（今陝西省鳳縣），向散關進兵，襲魏陳倉（今陝西省寶鷄縣南）而圍攻之。（上引三國志諸葛亮傳註漢晉春秋）

亮攻陳倉，已擊破其後將軍費曜、將軍王生之軍，乃使郝昭之鄉人靳詳於城下一再說昭降，昭不聽。亮遂督軍起雲梯衝車以攻之。郝昭依城爲拒，用火箭逆射燒雲梯，用繩磨打壓衝車。亮更以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於城內築重牆以禦之。亮又爲地道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凡二十餘日，於是魏明帝急調右將軍張郃，將軍王雙等於方城還救關中，郃未至陳倉，而諸葛亮以糧盡引退，郃乃使王雙引兵急追之。亮回軍與雙戰，遂斬雙而還。亮又乘此退軍之際，分兵令將軍陳式率一軍往攻魏之武都（治下辨今甘肅省成

縣西）、陰平（治陰平道，即今甘肅省文縣）二郡。

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年）春，陳式圍攻下辨時，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武都，諸葛亮因親率軍迎擊郭淮於建威（今甘肅省武都縣東北西和縣之南）破之，遂追至祁山。陳式因而取得武都、陰平二郡。蜀主禪復拜亮爲丞相。亮爲使漢中立於不敗之地，乃徙營於南山下原上，分兵在沔水北築漢城，於城固築樂城。

是年夏四月，吳王孫權以稱帝改元黃龍來告，蜀漢羣臣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帝禪使人至軍中以問丞相亮。亮上奏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漢文帝）卑詞匈奴，先帝（劉備）優與吳盟（指白帝城允與吳和），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已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指魏南陽等地諸軍）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於是蜀漢遣衞尉陳震入賀於吳。因與孫權定盟約，相約滅魏之後中分魏之州郡。是年九月，孫權復遷都建業，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鎭武昌，以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並掌荊州及豫章、鄱陽、廬陵三郡事，董督軍國。（上引諸葛亮傳註）

三、魏攻漢中及諸葛亮第三次進攻——首陽之戰（參閱附圖四—一五八）

魏大將軍曹眞，以預爲設防陳倉及舉荐郝昭之功，魏明帝特加封爲大司馬，並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曹眞因而急謀伐蜀。乃上表言：「蜀賊連年出兵侵擾我境，宜遂伐之？眞敢請率大軍從斜谷入漢中，並請大將軍司馬懿率南陽之衆自漢泝漢江上出西城（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以攻漢中之左。請以征西車騎將軍張郃將雍州、秦州（註三）之軍自隴西入武威（今甘肅省西和縣東南）以攻漢中之右。諸軍但期會於南鄭（卽今陝西省南鄭縣），先下漢中，遂卽取蜀，數道並進可大克也。」魏明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使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建威入，與眞會師漢中。司馬錄尙書事陳羣曰：「太祖（指曹操）昔到陽平（今陝西省沔縣西北之古陽平關）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食，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以此議詔示曹眞，眞再表請從子午道入。陳羣又言不便，並述軍事用度之計。叡再下其議於眞，有令其「權宜」之言。於是曹眞遂於太和四年秋七月，分三道進兵攻漢中。曹眞自長安入子午谷另以一部入斜谷；使司馬懿自南陽泝漢江西上；使張郃自隴西南向建威以攻白馬關（今甘肅省康縣）（上引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二陳群傳）

八月，諸葛亮知魏兵將分數道來攻，乃移軍至城固（卽今陝西省城固縣）及赤坂（在今陝西省洋縣東二十里龍亭山之南，正當子午谷之南口及漢江灣曲處）以待之。令將軍魏延與吳壹率輕騎一軍，自河池（今甘肅省徽縣）出祁山，鑽隙潛行，西入羌中（卽今甘肅省臨夏縣及青海省循化貴德等縣一帶），以擾亂敵人後方爲任務，牽制張郃之兵力，更連結諸戎，並以蜀中之錦絹以市戎、羌之馬匹。又召都督江州之李嚴，率兵二萬赴漢中，而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江州後方之事。

魏軍在進軍途中，會天大霖雨三十餘日不止，各處山洪暴發，道路阻絕，戰士多死，軍資大失，諸軍既不得前

，亦難以後退。時魏明帝督軍於許昌，其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担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飢，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散騎常侍王肅亦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逾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指曹操與曹丕）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司徒華歆亦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明帝得羣臣之諫，知不可爲，乃於九月詔諸軍還師。（上行三國志魏書楊阜王肅華歆傳）

當魏延吳壹軍西上時，魏征西車騎將軍張郃聞蜀遣魏延、吳壹西上，懼攻其後背，乃急退守上邽（漢縣，在今甘肅省天水縣南四十里），並急遣後將軍費瑤與雍州刺史郭淮冒雨行軍以截擊之，皆不及。更令瑤淮等西上追之，亦不及。張郃不得已，乃使人急報於大司馬曹眞。眞以魏延等人少勢微，不足為懼，乃遣費瑤與郭淮督軍嚴守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使張郃守禦天水郡之上邽，以防其聯結羌人進犯。

魏延與吳壹兵到羌中，在洮水之西輾轉數月，招兵買馬成一勁旅，與羌人相處甚得，時使輕騎馳回漢中，請示機宜及歸期歸途。是年冬十一月，魏延與吳壹率萬騎自羌中歸，與魏將費瑤、郭淮相戰於首陽（漢縣在今甘肅省渭源縣東南之首陽鎮南）南之陽谿，瑤與淮塞絕要道，布營谷底，初以為得計，乃乘夜以步兵架拒馬以圍魏延營地。不意蜀漢丞相亮大軍突來接應，致遭內外夾擊，退守狄道待援；及張郃軍至，亮乃率軍還漢中。魏延以此大功，遷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為南鄭侯。吳壹亦以此功遷升左將軍，晉封為高陽鄉侯。魏延因而建議：「請得萬人，與丞相異道出征，約期會師潼關，一如韓信與漢王故事。」丞相亮以為西入羌中和羌市馬，功在出敵意表，可一而不可再，延雖智勇，究非張郃對手，因而制之不許。延自此常謂亮怯敵，嘆恨已才用之不盡也。是役諸葛亮是以奪取隴右之控制權為目標。

魏雍州刺史郭淮自陽谿敗走之後，退守狄道，懼見罪，乃重整其軍，突入羌中，攻斬與蜀漢有盟約之一羌人酋長唐蹏及其族中多人於枹罕（漢故縣，在今甘肅省臨夏縣西）而歸。魏錄其功，加郭淮為建威將軍。

四、諸葛亮第四次進攻——圍攻祁山之戰（參閱附圖一五九）

太和五年（西元二三一年）春二月，諸葛亮欲試用其新發明之「木牛」運輸車輛，以連運自嘉陵江上游之西漢水與渭水上游之天水兩河道，即欲在祁山之北天水之南，接成一條與水道等量相連之糧糈運道。乃親率八萬餘之兵力，自漢中往攻祁山。同時開始「木牛」運軍糧，更使人西入羌中，北往鮮卑，欲連結各邊地人民以擾魏。（註四）

前四次蜀漢北伐軍之人役編組，糧餉補給，皆爲丞相府長史蔣琬負責編配運送，以資供應。本次出兵以使用新工具故，亮特命李嚴（旋改名李平）以中督護兼署丞相府事，使主持及監督所有人員補充、退休以及糧服供應等事。

時魏將賈嗣魏平守祁山，前將軍費曜守上邽，征蜀將軍戴陵、建威將軍郭淮守隴西，車騎將軍張郃、大司馬曹眞屯長安。曹眞聞蜀軍已圍祁山，深懼有聲西擊東之計，乃分令各守汎地不得移動。時適曹眞有疾，明帝乃詔屯駐南陽之大將軍司馬懿入朝，而告之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懿遂西入長安，代曹眞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統領車騎將軍張郃以下諸將，以拒蜀軍。魏臣有不欲司馬懿者而向魏主建議曰：「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只割上邽生麥以奪賊食，則蜀賊自退矣。」曹叡知諸葛亮別有計較，不聽此議，反增兵於司馬懿，使之西進攻擊。司馬懿至長安，即欲督兵西上以救祁山。車騎將軍張郃建議曰：「亮率其衆一部出祁山，餘在漢中，是其懷詐謀而別有企也；故大軍西救祁山，後方可慮。宜分兵駐雍（今陝西省鳳翔縣）、郿（今陝西省郿縣）以爲後鎭。」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懿遂率諸軍俱進渝糜（漢縣，今陝西省汧陽縣東三十里），而西越隴山，兵出上邽，然後使費曜、戴陵守上邽，親督張郃等軍南進，以救祁山。（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漢晉春秋及晉書卷一宣帝紀）

諸葛亮以司馬懿張郃盡銳遠來，其目的在救祁山，爲求「致人而不致於人」起見，乃決定避實擊虛之策，即分兵三萬，親自率領，與司馬懿張郃之軍違道而往攻上邽。時魏建威將軍兼雍州刺史郭淮已奉司馬懿之令，自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率衆前來，會救祁山，淮於途中探知司馬懿與張郃大軍方往祁山，而諸葛亮却分兵北攻上邽，乃急遣人與上邽守將費曜相約，夾擊蜀軍。然一經接戰，淮軍與曜軍皆爲蜀軍所破。司馬懿方至祁山，聞郭淮與費曜戰敗消息，乃於接得祁山守將之一魏平自祁山突圍而出之後，即刻回軍往救上邽。於是祁山仍被蜀軍圍攻中。

司馬懿回軍上邽途中，知上邽已失，乃依上邽之東山，領兵持險爲守。諸葛亮自上邽移軍攻之，懿堅守不出。亮使軍人割刈上邽附近之麥，懿仍堅守不與戰。亮於割盡上邽麥後，移軍南行，懿欲起營追躡之，車騎將軍張郃獻計曰：「彼遠來逆戰，請戰不得，必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即起軍追躡蜀軍，至於西城（漢縣，魏屬隴西郡名西縣，即今甘肅省西和縣城北，古篆隸之西字極像鹵，故多書誤以爲鹵城），亮回軍求戰，懿乃急退，率衆登山，掘營自守。將軍賈栩、魏平等數請出戰，皆不許。諸將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問諸將，諸將皆請戰。懿不得已，定於五月初十日出戰。先以車騎將軍張郃率別軍爲奇以攻蜀軍後方之無當監何平（即王平歸宗前名），懿自率諸軍按中道爲正軍以攻蜀軍大營。亮使魏延、高翔、吳班各率一軍分別逆戰，魏軍大敗，蜀漢軍獲魏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其營壘。另外張郃攻何平之南圍（圍祁山之南屯），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聞懿軍失利，因亦退去。兩軍自此對峙，亮屢次求戰，懿仍堅壁不出（註五）。（上引三國志諸葛亮傳及晉書宣帝紀）

是年夏秋，天多霖雨，蜀漢驃騎將軍兼中都護署丞相府事李平（即李嚴），以運糧不繼，乃遣參軍馬忠，督軍成藩來西城軍中諭亮，喻以後主禪之意，指運糧不繼，呼亮還軍漢中。亮不知李平之詐，乃分兵埋伏，以防追兵，然後徐徐退軍回漢中。司馬懿聞亮退軍，急遣張郃引軍追擊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何爲今欲追之？」懿以蜀軍糧盡而退，人必惶急，追之必獲大利，必使郃急追之。於是張郃率衆萬騎追蜀軍至木門山（在今甘肅省西和縣東南），亮回軍攻之，郃軍一退，蜀軍伏兵齊起夾擊，萬弩齊發，張郃右膝中矢而亡。

亮回至漢中，上表問故。李平乃於漢主禪面前佯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乃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其所犯瞞上欺下之罪。又表奏說：「軍僞退，欲以誘賊。」丞相亮獨知其奸僞，因具出李平前後手書，疏其本末違錯。李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免李平之官，削其爵，徙梓潼郡爲民，而錄用其子李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魏明帝聞車騎將軍張郃陣亡息，大驚！臨朝嘆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蓋郃乃西疆名將，魏國之干城也。（以上引三國志卷十三張郃傳註引魏略又卷四十李嚴傳）

五、諸葛亮第五次進攻—吳蜀聯合攻魏及武功對峙戰（參閱附圖四—一六〇）

一、雙方作戰準備

魏國方面：諸葛亮已退，遣專使勞軍，增懿封邑，並令其準備爾後之拒戰。懿乃以天子明詔，召諸將議之。其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皆挫敗而返。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

稔不能動矣。」於是，乃上表，請徙冀州民，來耕佃上邽、天水、南安、新平及京兆等地之荒田。並請准以其軍力在京兆郡修復鄭國渠、白渠。更計劃自陳倉至槐里(今陝西省興平縣南十一里)達於臨晉(今陝西省大荔縣)間穿一成國渠，引汧水、洛水入渠中，又築臨晉陂以調節之。是渠與陂於太和五年(西元二三一年)冬開工，年餘竣工，於青龍元年(西元二三三年)放水，多溉舃鹵之田數千頃，武功與平咸陽長安高陵等縣，得水溉田，農業因以復興，人口逐漸充實。此乃魏國作長期戰爭之準備也。(上引晉書卷一宣帝紀)

蜀漢方面：諸葛亮自祁山回到漢中後，休士講武，勸農殖穀，以備大舉之計。並改善其發明之「木牛」樣式性能，更別創造「流馬」。使人督工於黃沙(在今陝西省褒城縣南五十里黃沙驛)，大量製造「木牛」「流馬」，預備連結散關至陳倉間之陸運；及嘉陵江與斜谷水間，陳倉水與渭水上游之水運；另外並派人修復斜谷及故道之棧道邸閣，以便出兵之準備。

關於「木牛」「流馬」製造方法，晉秘書監孫盛所著魏氏春秋曾詳記其尺寸功用。孫盛或根據於陳壽所著諸葛亮傳及亮集等書，或採諸傳聞？但依其「方腹曲頭一脚四足……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等言，顯然所謂「木牛」者乃一有蓋四輪用人力推拉之木車。所謂「載一歲糧」，即一人年用糧數，約五至六百斤。其「流馬」不名「木馬」而曰流馬，且無脚無足，載量較「木牛」爲大，尺寸也不類而長大，是顯然非撬即船之物。查漢中以北不適用撬。由於嘉陵源出散關，流經故道城(今陝西省鳳縣)南，有斜谷水自斜谷來會，水小流急且多險灘，不能行船，但以特製之小船，用人力拉牽上行，較之車運爲便極多而大數倍。觀夫「青龍元年(西元二三三)冬諸葛亮以『木牛』運米，積存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明年二月亮悉大衆由

斜谷出，始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等記載，此斜谷口自爲斜谷南口，斜谷水流經之地。在出兵前仍用「木牛」運，及兵出斜口，始使用「流馬」，究用之於渭水抑或斜谷水，或兩處悉用，史未明言。但傍水作戰不知用船運輸，非聰明事。且一種發明，定有特效方見重用，只用爲當時利器，後世反失傳者未之有也。故諸葛亮之「木牛」當爲今四川省礦工所用之「土牛車」？其流馬或即川人呼爲「快馬子」之窄長小船？一爲軌道運轉，一爲細流划行拖行，均可爲當時在秦嶺山脈運輸之利器。（上引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註引魏氏春秋）

丞相亮又遣使至吳，約會吳人同時大舉伐魏。

後主禪因亦下詔，以露布其討魏之文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立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承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求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寢，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夏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强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焚如爲

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族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註一：讀史方輿紀要街亭，西漢爲街泉縣，後漢省縣入略陽始爲街泉亭。地當隴山西口，今甘肅秦安之東清水之北、爲守隴山者所必守，爭隴山者所必爭之地。

註二：時魏以京兆、馮翊、扶風、新平、安定、北地六郡爲雍州。以隴西、天水、南安、廣魏、武都、陰平六郡爲秦州。此役失武都陰平二郡後，始將京兆、馮翊、扶風、新平四郡重歸司隸州，撤消秦州原秦州雍州所餘各郡悉併爲雍州。

註三：見通鑑蜀漢帝禪建興八年秋七月紀事，三國志魏書陳羣傳、曹眞傳，蜀書後主傳，稱張郃由子午谷進與各書異。

註四：「木牛」之爲車輛詳見本節第五段雙方對大戰準備文中，其游踰邊地人民事見帝禪露布討魏文告中述涼州各國遣使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等云。

註五：晉書宣帝紀謂「擊破蜀軍」，陳壽爲晉著作郞而寫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則云「以木牛運糧盡退軍」晉君臣無認有誤者。而習鑿齒爲晉滎陽太守，其寫漢晉春秋則敘述蜀軍頗有斬獲、司馬懿大敗回守營等，是懿未擊破蜀軍而大敗明矣。

二、蜀漢大舉伐魏之緒戰

諸葛亮於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西元二二七至二三一年）間已有五次戰役，每次使用兵力皆在四萬至八萬人左右（註一）；且使諸軍分梯次輪流番出（註二），皆留其人力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守在漢中。惟靑龍二年，蜀漢建興十二年東吳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年）二月之出兵北伐，始悉其全力以出（註三），且此全力之出征又在三年休士息民長時準備之後，更又約會吳國同時伐魏，故此次出斜谷至渭南，乃準備空前之大戰。

蜀漢大軍十二萬餘人，於是年二月突出斜谷進至渭水之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時督諸軍屯在渭水之北。懿聞蜀軍進至郿縣（即今陝西省郿縣渭河之北），乃急集諸將計議。諸將多欲住渭北以待，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諸軍連夜渡渭水，背水爲壘以行拒戰。因而告諸將曰：「亮若出武功（漢故縣城，在今陝西省郿縣東五十五里渭水南，郿縣在今郿縣東北十五里渭水河北），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亮與步騭書有云五丈原在武功西十里，方輿紀要注云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西接岐山界，東連武功界，原者平頂之大山也），諸將無事矣。」旣而，亮果屯於五丈原，魏諸將皆喜，惟揚武將軍郭淮深以爲憂。蓋郭淮已知亮之屯五丈原，其目的非在急爭地爭城於東，乃欲變更其作戰根基地，自漢中移至祁山、天水，而使渭水爲後方交通線，以利用隴西之資源而增强蜀之軍力，削弱魏之抵抗力；及聞蜀軍已下陳倉、雍城（今陝西省鳳翔縣），開通故道（今陝西省寶鷄縣經鳳

縣至略陽之道），更以支軍攻天水，使用「流馬」運隴西糧出渭河上。因此，淮以為拒止蜀軍此次發動之大攻勢，必須先蜀軍佔據北原（今名積石原，在陝西省郿縣北渭水北岸，去五丈原二十五里處），以掩護大軍右側，因而向司馬懿建議曰：「亮將爭北原，以脅大軍之右，宜先據之。」懿與諸將皆不為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家之利也。」懿善之，即以郭淮率重兵移屯北原。於是淮連夜佔據北原，急築塹壘，塹壘未成而蜀軍大至；郭淮奮力拒戰，卒退蜀軍。後數日，蜀軍盛兵西行，淮部下諸將皆謂蜀軍將攻西圍，淮曰「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將攻我東圍之陽遂也。」其夜，蜀軍果攻陽遂，以郭淮有備，蜀兵不得上。

諸葛亮以東進道路受阻於司馬懿，渭水進路又為郭淮所阻，乃移兵而西，以取散關隴城（今陝西省隴縣）等地，然後再回軍攻懿營，懿堅守不出。亮知懿欲待其糧盡退兵，以坐收其功。亮鑑於每次出軍，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以為久住之基。兩月間開墾荒田數千頃，與居民互助灌溉以耕，故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更分建營倉房，積谷，及渭水上流運來之糧。（以上引晉書宣帝紀三國志卷二十二郭淮傳）

三、吳人聯兵伐魏之戰

蜀漢大舉伐魏之前，即遣使至吳，約會吳主孫權同時大舉伐魏。孫權為求用力少而建功多起見，不肯同時舉兵，故意自是年（西元二三四年）二月延至是年五月，待魏之全力皆移往西方以應付蜀軍時，再大舉進攻以掎角魏後，使魏腹背受敵。

孫權知蜀軍已攻入魏之渭河流域，與司馬懿大軍對峙中，乃計劃於同年五月，分三路出兵伐魏。以其董督荊州及豫章三郡事之上大將軍陸遜與大將軍領豫州牧諸葛瑾，將荊州之兵以攻魏之襄陽；以鎮北將軍孫韶與奮威將軍張承（

張昭之長子），率揚州之兵，自廣陵（時吳魏皆有一廣陵郡，吳郡治堂邑，在今江蘇省六合縣北，魏郡治淮陰，即今江蘇省淮陰縣）進攻魏之徐州淮陰；權自率大軍十萬，自建業（即今南京）出發，以舟船入居巢湖（即今安徽省巢縣之巢湖），以攻魏揚州淮南郡之新城（今安徽省合肥縣東北三十里之金斗城是）於是魏國東西受敵，朝野恍動，莫知所措。

魏揚州都督滿寵，因吳人連年進擾邊境，又聞將與蜀連合進攻，乃於魏太和六年（即蜀漢建興十年，吳嘉禾元年，西元二三二年）於合肥城西三十里依險築壘，徙兵固守，是為新城。待吳軍圍攻新城，寵適居於壽春（今安徽省壽縣）。寵欲集廬江淮南二郡之兵往救新城，魏殄夷將軍田豫向之建議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其衆必疲怠，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窺見吾所以待敵也，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多分批休假在鄉，滿寵表請召集回營，並請朝廷調派中軍兵（即魏屯洛陽京城之總預備軍），以迎擊敵人；不然當拔新城守軍出，致賊於壽春，為以逸待勞之計。魏明帝以問羣臣，散騎常侍劉劭建議曰：「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為宜。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可先遣步五千騎兵三千往助。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自走，不戰自破賊矣。」明帝從其計，使使者告征東將軍滿寵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戰，輒破之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今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恐權走也。」於是，魏新城守將張穎及其他東方諸將吏，皆振奮精神，戮力防守。

時魏漢大軍正與司馬懿相峙於武功。孫權以為魏之東方空虛，魏必已全力西向，不能以大軍東來。及魏增兵援

助滿寵，亦以求延時日目之。故傳令三路，銳意進攻。（上段引三國志魏書田豫，劉劭各傳及明帝紀青龍二年）

魏明帝見吳軍猛進，乃決心親征東吳。因使將軍秦朗爲征蜀護軍，督步騎二萬人，西入關中，受大將軍司馬懿節度，協力拒蜀。並詔司馬懿曰：「……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使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是年六月初，魏明帝親率水軍御龍舟，東征孫權以救新城。未至數百里，滿寵已募壯士焚吳攻具。吳人吏士多病，又聞魏帝親征，孫權遂連夜退軍。（上引三國志魏明帝紀）

陸遜遣人奉表於權，以不知權自新城退去，奉表人爲魏巡邏者所獲，從騎馳回以告遜。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請速下令退回原防。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馳入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若便遽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魏人素憚陸遜威名，遽還守城。瑾因引船出，遜徐整步伍，張拓聲勢，步兵下船，魏人不敢偪。行到白圍（淯水一名白河，自河南嵩縣發源，經南陽至襄陽東入於漢水，白圍即襄陽東白河入漢處之堤圍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往擊魏江夏郡（治竟陵，在今湖北省天門西北），新市（在今湖北省京山縣東北）張梁等往擊魏安陸（即今湖北省安陸縣，原在鍾祥移此）石陽（在今湖北省應城縣東南黃陂縣西南），各斬獲千餘人而還。然後遜之大軍徐徐退還武昌。（上引三國志卷五十八陸遜傳）

孫韶張承入淮，已圍淮陰，聞孫權大軍已退，亦還歸。

四、諸葛亮率蜀軍南退

蜀漢北伐軍，與魏大將軍司馬懿相峙於渭南武功，自是年二月起至六月，亮數挑戰，司馬懿皆堅守不出。亮乃

遣使至魏軍，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懿以辱之，懿怒，上表請戰。魏明帝使衞尉辛毗杖節西來爲懿軍師以制之。亮再遣使約戰，懿發令將出兵以戰，軍師辛毗持節立軍門阻懿諸將及軍士，不許出戰。自此司馬懿奉君命專守不戰，以待蜀軍糧盡自退，然後乘其弊而追擊之。

蜀漢護軍姜維，聞辛毗杖節入魏軍中，乃言於亮曰：「敵使辛毗杖節而到其軍，司馬老賊不復出戰矣。」亮曰：「彼本無戰意，所以向其都中固請出戰者，乃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爲戰，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彼以吾軍僑出遠戰，千里饋糧，利在速戰即決，因而欲自持重以老吾師，而圖能乘吾糧盡退師，以擊我之背後也。即或斯時辛毗杖節前來督其軍出戰，彼亦必不出，況阻制之乎？前吾所以使軍中各建屋屯田，刑法整齊，求耕戰有伍，軍民相安，各無私焉者，正爲此久住之基，以待其變耳。今我軍利用『木牛』『流馬』以運，軍糧日至，是不但不弊，且愈戰愈强。彼之矯計，將無能爲矣。」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使者諸葛亮寢食及事之繁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乃告人曰：「諸葛亮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尋亮果病篤，蜀主禪使尙書僕射李福赴軍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數日，別去，數日復返，亮驚而自問曰：「福去而復返，豈覘余此病將不起，爲世不久乎」？及李福入見，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求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蔣琬字）其宜也」。福謝曰：「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沉思而徐嘆曰：「文偉（費禕字）可以繼之」。猶問其次，亮已閉目沉思久不作答。福去，亮之心身因爲之俱碎。乃與楊儀司馬費禕等商身沒之後，退軍節度，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

發。數日後亮卒於帳中，死年五十四，時爲是年八月。於是，長史楊儀、將軍姜維等，密不發喪，整軍後退。

當地百姓見蜀軍已去，急奔告於司馬懿軍中，懿遣將出壘細探，蜀軍確實棄其營寨倉庫退走。懿乃下令開壘追擊之。姜維與楊儀反旗鳴鼓以攻懿軍，懿以爲中計，急奔逃回壘堅守。於是楊儀等率蜀軍徐徐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爲丞相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字）」。懿聞之，笑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故也」。經日，乃案行亮之營壘中，觀其遺事，拾其軍書，糧穀，因而嘆曰：「諸葛天下奇才也」，其軍師辛毗以爲尙未可知，懿笑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速追之！」時地多蒺藜，阻礙行進，懿乃使軍士二千人各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於屐上，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在今陝西褒城縣斜谷近南口處），不及而還。（上二段語引三國志諸葛亮傳註引漢晉春秋晉書宣帝紀通鑑卷七十二）

註一：街亭之戰魏右將軍率步騎五萬以拒亮，曹眞拒趙雲於箕谷，習鑿齒漢晉春秋載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敵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可見是役亮在祁山之兵在五萬以上。圍陳倉之役，通鑑稱「引兵數萬」。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建威擊淮，是陳式兵力不及淮，亮大軍往者與式軍總在四萬之數。八年魏延自羌中歸，亮往迎之其兵力當與建威之役同。九年亮再出祁山兵力未詳，惟三國旁注引王盛鳴云「蜀之大軍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及其亡，尙有十萬二千。」是役可信有八萬人。

註二：三國志蜀書諸葛傳注引郭沖五事云「亮時在祁山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陣，幡兵始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强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幷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

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無所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却司馬懿殺張郃，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註三：曹操入冀州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查冀州時有戶籍九十萬七千九百餘戶，所謂三十萬衆是三戶一兵之制也。又周官小司徒制：上戶七戶出三兵，中戶十二戶出五兵，下戶五戶出二兵。司馬法制為每三十戶出兵十二，徒二，共為十四人。三國時此二制皆有行者。再查益州及武都郡計有戶籍百五十四萬五千三百九十五戶，蜀漢如依司馬法制征兵，當有七十二萬；如依小司徒制亦當有衆六十六萬（上制）或六十四萬（中制）及六十一萬（下制），如依曹操三戶一兵計，則蜀漢亦當有衆五十一萬三千人。何況蜀中尚有劉備荆州之衆與丞相亮取得南中之軍等，其總兵力當有六十萬以上。武侯正議文曾云：「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焉。」通鑑稱「十二年春二月亮悉衆十餘萬由斜谷出伐魏。」是悉在漢中之十二萬全數也，故稱大舉。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蜀漢前軍師魏延，自以為勇略過人，喜養士卒，可以比擬獨征魏趙下燕取齊以滅楚之韓信角色。常恨諸葛亮不用盡其才；更恃其有大功於國，爵為縣侯。於是矜高桀傲，每多侵越。同僚皆下之，獨長史楊儀對之不稍假借，與之極不相能。楊儀性情狷狹，但治事規劃分部，籌度糧穀，均能按步就班，甚少舛錯，故諸葛亮常惜二人之才，不忍

偏廢之也。及亮卒於軍，楊儀以退軍還葬爲急務，欲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乃使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已知延意，乃按亮臨卒時之規劃引軍南退。延聞之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逕先南歸，行至斜谷南口，乃屯兵爲塞，燒絕其後路閣道，迎擊儀等；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先南還。於是延儀等各相表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蜀主以問董允蔣琬。允琬等皆保儀而疑延，楊儀等已自谷中槎山通道，晝夜兼行，追隨魏延背後南行，並令何平前行以禦延。平至斜谷南口，遇延軍阻道。平乃叱延軍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軍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上引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爲宜代諸葛秉政，不料朝中已以吳懿爲車騎將軍督漢中，儀猶以爲己必爲尚書令。比及回至成都，方知已由資望較淺才智較短之蔣琬任尚書令，已僅被任爲無所統領之中軍師而已。失望之餘，怨憤時形於顏色。後軍師費禕過之，儀語之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語，後主禪因詔廢楊儀於漢嘉爲民。儀至徙所益抱怨，更上書誹謗，後主因下詔收之，儀知不免遂自殺死。（上引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

蜀漢以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各不自安，既見拔蔣琬爲尚書令以總統國事，羣臣多有心懷不服者，及見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始知亮遺命公平及遠見，衆心漸服。

吳孫權聞諸葛亮卒，恐魏乘機取蜀，乃增巴邱（指長江三峽中）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爲分割。蔣

琬聞之，亦增兵永安（今四川省奉節縣東，原白帝城，後改稱永安），以備非常。當遣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權問之，預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一因使孫權圖蜀之志以斂。

司馬懿旣收拒蜀之功，魏明帝亦以諸葛亮已死，心腹大患已除，於是大興土木，建芳林園，營太極殿，築總章台，修祖廟，作許昌宮，又欲平北邙山以作台觀。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奇禽異獸，不再作圖蜀之念。會天旱歉收，米貴如珠，洛陽大饑，司馬懿乃輸諸葛亮分軍屯田之粟五百萬斛於京師以濟之。於是京師軍民，食得蜀軍遺糧，視司馬懿爲生佛，懿於人口皆碑之下，官加太尉，掌魏全國軍政，司馬氏代魏之機，於是發軔焉。

第六節　中論

一、諸葛亮其人

東漢末季，天下所以成三分之局者，諸葛亮之力是賴。

初時曹操旣挾漢帝自重，孫權藉父兄餘蔭，劉備亡命行旅，獨不得咫尺土爲立足地，大勢爲二，形將趨一，得無三分鼎峙可能。諸葛亮一出，輕重中夏，赤壁之役，定劉固孫，不數年間使劉氏以峨嵋之地爲己封，益梁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强兵躁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皆由隆中策之指導所獲致。劉備創業未半中道崩殂，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亮，勅後主事亮如事父。至是亮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禪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亮竟能使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

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亮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撫戎狄；兩拔祁山而不貪，志在吞併河洛；役木牛流馬，以舒人力；制陣圖兵法，敵國畏懼。其一篇露布，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氓庶巷祭，遺愛所及，守國二十九載，其功業可追思者如斯。有評云：「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又云：『……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勵，道不拾遺，强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値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荐韓信，管仲擧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遂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陳壽等前後評）

李岳瑞氏以諸葛亮列爲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其論之曰：「善用兵者……其及身不必有戰勝攻取之略，其出師不必有赫赫之功。然實能轉移一國之風俗，使懦者立而勇者奮，使其國雖小而不可侮，其衆雖寡而不可敗。當强鄰大敵之交乘，常恢恢乎肆應而有餘。擧天下之智名勇功環而攻之，而不得其可乘之衅，即身沒以後，而餘威所被，俾後人猶得蒙而安。」論諸葛之學術則曰：「武侯之學術，非儒家而法家者也，非文家而質家者也。蓋自周公以

官禮治天下，三代之文明，遂臻極點。周禮旣衰，其學分爲兩派，其偏於道德者，謂之儒，其毗於政刑者，謂之法。管商二巨子，皆以法家之哲，措其國於富强，功烈昭然，烜赫當世。儒家則以孔子之聖，而未能得位乘時，以行其志；其私淑之彥，若孟若荀，若賈若董，未嘗不欲以所學轉移治道，而才力究無以駕乎法家諸哲之上，亦遂無以奪時主之好惡，幡然舍所尙而從之，此固不可掩之事實，未能爲先儒曲諱者矣。特是秦漢以來，所行之法律，雖曰沿襲商君政策，實而與管商家法，背道而馳。蓋法家之精義，在乎合君臣士庶，無貴無賤，悉範圍於法度之中，其宗旨蓋與今歐西立憲諸邦，遙遙吻合。而秦漢之治，則取法家之言而傅會儒家尊君抑臣之說，緣飾而增損之，舉國臣民，皆當奉法，而獨君主一人超然於是非榮辱之外……若武侯之治，眞可謂得法家之精意，而能以質勝救文勝之弊者矣。考其生平所學，實兼道與德而一之。其戒子書所謂淡泊足以明志，寧靜足以致遠者，非老氏致虛守靜，知白守黑之論乎……故後主典學之初，昭烈卽令從武侯學法家言。」其論諸葛之政策曰：「武侯之政策，積極者也，非消極者也。進取者也，非退守者也。國家之存亡盛衰，一視其國家之獨立精神，其精神可用也，雖至弱小，必有與者。」其論諸葛之行事曰：「武侯之行事，尙實行者也，非崇虛文者也。」（梁啓超等著中國二大政治家）

由以上諸家之論，可知諸葛亮實中國古今偉大政治家之一。其限光之巨遠，於其隆中策可以見之。彼於隆中之策定，終其身而踐履之，使蕞爾之蜀漢，能巍然獨立於魏吳兩大之間；其治蜀之良，則使其敵國畏服。惜其死後，卽無繼起之人才；然蜀漢竟賴其餘蔭，延續國運於數十年之久，誠可謂偉矣。

二、魏蜀政略戰略與戰術

政略及戰略須相互配合與支援，而戰術則須支持戰略。茲略論魏蜀之政略戰略戰術之得失如次：

魏國之政略戰略：魏明帝叡是一聰明沉毅之主，其對吳蜀之戰略，始終利用魏武操之成規，以合肥、襄陽、祁山三大戰略據點以敵吳蜀，見可而進，知難則守。因對諸葛亮之攻勢，乃利用秦嶺山脉及隴右諸山脉阻礙蜀漢大軍糧食運輸，其攻勢難以持久之弊害，始終採取「堅壁拒守」以挫敵鋒，待其糧盡退走，而追擊之，以獲全勝之戰略構想，指導作戰。故諸葛亮雖竭盡智慮，創製木牛流馬，以補救其運輸上之缺點，終仍困頓於武功而不得進。

至於司馬懿大開關中水利，拓墾農田，廣爲積穀，此項措施，對上項戰略貢獻，實至巨大；使魏國大軍在武功與蜀漢長期對峙中，無長途運糧之煩。軍食充足，戰志盈溢，與諸葛亮困於糧食，兩相對照之下，益使魏軍作戰之優勢倍增。

蜀國之政略戰略及戰術：

一、政略：諸葛亮本其隆中策之指導方略，「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圖魏。且皆於劉先主已死，亮執政之後，一一逐步完成之。故亮能以弱小之蜀漢而敵强大之魏國，且屬採攻勢，以困魏者，實皆賴其是項政略運用之成功。

二、戰略戰術：諸葛亮之攻勢採取先取隴右高原，以臨關中之戰略，亦其隆中策所已策定者，即所謂「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及「西和諸戎」是也。就戰略地理言之，是項戰略之決策，實爲至當。然諸葛亮在此項戰略決策之下，始終祇是採用正戰之兵，未嘗一用出奇制勝之策。初已不用魏延奇襲長安之策，繼則屢次進兵，一經阻於堅壁之下，即遭糧盡而退，使魏軍始終安然堅守其壁壘以拒戰，而無內顧之憂，此魏晉

人所以一再評其缺乏「應變將略」「奇謀爲短」，不爲無因。(三國志諸葛亮傳末批評論)

至於諸葛用人，亦未始無缺失之處，如街亭之戰，彼不用久有作戰經驗之魏延，而用馬謖，況馬謖之言過其實，劉備早已戒之。及其臨卒而退軍時，亦不付重任於魏延，而付之於僚屬楊儀費禕，此顯由於魏延傲才不馴，楊儀等順於聽命之故，然其此項措施，幾致誤盡國事。況魏延於劉備初得漢中時，彼即在漢中當方面之任，而亮今使楊儀御之，彼當不服。按韓信、彭越、英布三人，亦負才不馴者，然漢高祖能用之，卒以成功，則諸葛亮之抑魏延，殊堪浩嘆！

第十章　魏滅蜀之戰（附圖四—一六一、四—一六二、四—一六三、四—一六四、四—一六五、四—一六六、四—一六七）

一、魏景元四年，蜀炎興元年（西元二六三年）五月，司馬昭遣四路軍十餘萬攻蜀，是年十一月蜀後主劉禪降，蜀平。

二、魏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正月，鍾會欲據蜀反，平之。遂形成魏吳南北對峙之勢。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魏景元四年，蜀炎興元年，吳永安六年（西元二六三年）八月，魏伐蜀，是年十一月滅之。本節所述戰前一般形勢，乃自魏青龍二年，蜀建興十二年，吳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年）諸葛亮卒後，至魏景元二年，魏準備伐蜀之前後二十七年間，魏蜀吳三方面之一般大勢。茲分述如左：

魏國方面：

一、魏明帝之奢侈腐化及司馬懿進討遼東：魏明帝叡自諸葛亮卒後，遂漸有逸樂宴安之志，故於青龍三年四月，即大起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諫曰：「……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註一）。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不聽，僅稍爲減省工役而已。少府楊阜亦諫。叡又耽於內寵，婦官秩

石，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凡數千人(註二)，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註三）。廷尉高柔復諫，以爲宜罷宮觀之作，使民就農；後庭宮女過多，是以聖嗣不昌，宜妙簡淑媛，以備後宮之數，餘盡遣還家，以育精養神，子孫可衆。又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書諫，以事役勞苦，男女離曠，……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云云。叡不僅不從，旋且詔收奪民之妻女，以充後宮。又於滎陽廣畜麋鹿，使滎陽左右周數百里之地，農無所收穫，且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又以馬易吳珠璣、翡翠、玳瑁以自娛，及徙長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又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財力不敷，竟減將士俸祿；國用不足，又增賦稅。其奢靡一致如此。

明帝叡無子，養曹芳、曹詢爲子，青龍三年八月立芳爲齊王，詢爲秦王。

青龍四年（西元二三六年）秋，遼東公孫淵自立爲燕王，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春，使司馬懿將兵四萬討之，是年八月斬公孫淵父子，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

二、司馬懿曹爽輔政及開淮南屯田與漕運：景初二年(西元二三八年)十二月，明帝叡寢疾，深慮後事，乃以武帝(操)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眞子——註四）、屯騎校尉曹肇(休子)、驍騎將軍秦朗等相輔政。宇固辭大將軍位，叡因諮詢於中書監劉放及中書令孫資。放、資以與獻、肇有隙，懼有後害，因陰圖間之。時適曹爽在側，放、資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遂免燕王宇等官，以爽爲大將軍；又以爽才弱，乃拜尚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時司馬懿自遼東還師在汲駐兵，奉召至京。叡乃遺囑以齊王芳繼位，

令司馬懿曹爽同輔政。景初三年一月，明帝叡卒，芳即帝位，時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註五），文武大權盡歸之。爽、懿各領兵三千，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詢，不敢專斷。旋爽引擢幷州刺史東平畢軌，及名士鄧颺、李勝、何宴（何進子）、丁謐等爲心腹。於是，宴等咸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實奪懿權以自專。於是，爽弟羲、訓、彥等，分任中領軍、武衞將軍、散騎常侍等要職，爽由是大權獨攬。何宴等亦皆爲尙書，畢軌爲司隸校尉，各依勢用事，排除異己。（下段引三國志卷四齊王紀註引晉紀及卷二十八鄧艾傳）

正始二年（西元二四一年）夏四月，吳主孫權大舉伐魏，五月吳軍猶攻樊城。（詳見吳國方面）於是，太傅司馬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懿遂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懿追之，大獲而還。自是，魏爲鞏固江淮防線，以爲進攻退守之資，乃使尙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以察江淮戰線之形勢。艾至壽春與將軍王淩商討之後，乃奮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鉅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汝水、潁水、蒗蕩渠水、渦水皆經陳蔡之間而入淮），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如此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北，此則十萬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曹爽司馬懿皆善其議。乃即施行。是年即引河水入汴，開廣漕運，灌溉東南。吳國爲破壞魏國此項重大措施，曾令諸葛恪（瑾子）舉大軍進擾與破壞，其事詳見本節吳國方面。

三、曹爽伐蜀與專政：正始五年正月征西將軍長史李勝，與尚書鄧颺欲令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爽伐蜀，太傅司馬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爽之姑子），自駱口入漢中。

時蜀國在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敏)據興勢（今陝西省洋縣北），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谷名在洋縣東北），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里。閏三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四月，曹爽兵攻興勢不得進，時關中及氐羌轉輸連月，不能供應，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又致書夏侯玄，謂「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言於爽。五月，爽無功，乃引軍還。蜀大將軍費禕進據三嶺（註六）以截爽，爽爭險苦鬥，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上引三國志卷四十三王平傳及卷九曹爽傳註漢晉春秋）

正始七年春，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今安東省輯安縣北）。未幾復擊之，位宮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愼氏南界（今松江省寧安縣東北），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

正始八年二月，太尉蔣濟以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諫之。三月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因與爽有隙。五月，懿乃稱疾，不與政事。帝芳好褻近羣小，遊宴後園。是歲雍涼羌胡叛降蜀，蜀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

，戰於洮西（洮河之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淮追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曹爽已專政，驕奢無度，與其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諫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三國志卷九曹爽傳註引世語）

正始九年九月，冀州刺史孫禮以清河平原爭界事上疏，辭辯剛切，曹爽信清河之訴，因大怒劾禮，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禮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故作不明之言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知其憤悶於爽，因撫之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曹爽以河南尹李勝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故作老病沉重，言語錯亂。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於是，懿乃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上引三國志卷二十四孫禮傳及卷九曹爽傳、晉書宣帝紀）

四、司馬懿殺曹爽奪取政權：嘉平元年（西元二四九年）正月，帝芳謁高平陵（明帝陵），大將軍曹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於是，太傅司馬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爽得懿奏事，不通於帝，乃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懿使人說之，「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兄弟不能用。是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乃將懿書白帝，請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等歸家，懿發兵圍守之，然後再構其謀反之罪，遂擒爽兄弟及晏、颺、

謐、勝、軌、桓範等，俱夷三族。

司馬懿既誅滅曹爽及其黨羽，乃自專朝政，詔以懿爲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又以征西將軍夏侯玄駐長安，右將軍夏侯霸（淵子）爲爽所厚駐隴西。懿乃召玄還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以素與淮不睦，恐禍及已，因奔降於蜀。蜀後主禪問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會——繇之子，時爲尚書郎）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五、三道攻吳及司馬懿討淮南王淩之叛：是年，司空王淩與其甥兗州刺史令狐愚，皆典重兵於淮南，淩駐壽春，愚駐平阿（今安徽省懷遠縣西南六十里）專淮南之任。淩因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強臣，聞楚王彪有智略（武帝操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城），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以其謀告彪。淩又遣使至洛陽，語其子廣。廣以「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聽。（上引三國志卷二十八王淩傳註漢晉春秋）

嘉平二年十二月，征南將軍王昶以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攻夷陵，昶攻江陵，三路並進，大勝而還，斬獲頗衆。王昶以是役之功，進封征南大將軍。明年四月，太尉王淩（元年十二月遷太尉）以吳人塞涂水（作堂邑塗塘，見後），遂欲因此發兵討懿，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元年十一月令狐愚病死）弘華連名以白司馬懿。懿一面先下赦令，赦淩罪；並致書諭淩。一面自將中軍乘水道南下掩襲之。懿大軍突至百尺（今河南省淮陽縣），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

或謝罪。懿軍到丘頭（今河南省沈邱縣），凌面縛水次。懿遣主薄解其縛。凌已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迎止之。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至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凌行至項，遂飲藥死。懿進抵壽春，張式等皆自首，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嘉平三年五月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六月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七月，以司馬孚爲太尉。八月，司馬懿卒，詔以其子衞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

六、三道攻吳，司馬師廢立魏帝及討淮南毌丘儉之叛：嘉平四年正月，以司馬師爲大將軍。十月，吳太傅諸葛恪會兵衆進趨東興隄（今安徽省含山縣西南，接巢縣界），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註七），然後引軍而還。鎭東將軍諸葛誕乃上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王昶字）逼江陵，仲恭（毌丘儉字）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註八）詔問尙書傅嘏，嘏以持重遠計對，司馬師不從，是年十一月，遂令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攻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魏胡遵等會諸軍作浮橋以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爲吳軍所攻，大敗，死者數萬，損失車馬牛騾驢各千數，資器不可勝數。王昶、毌丘儉聞東軍敗，皆燒屯退走。明年，嘉平五年正月，朝議欲貶黜諸將，大將軍師曰：「此我過也。」悉宥之，唯安東將軍司馬昭時爲監軍，僅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爲鎭南將軍都督豫州，毌丘儉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

嘉平五年二月，諸葛恪以東興之役大勝，遂有輕敵之心，因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

聽。三月恪遂大發州郡兵二十萬進攻淮南。是時，蜀姜維以費禕已死，繼掌大權，亦率軍數萬以攻狄道。於是，魏東西兩面皆急，司馬師乃以太尉司馬孚率軍二十萬赴救淮南。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救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西南）。陳泰軍至洛門（今甘谷縣南），姜維糧盡退走。諸葛恪圍新城，魏守將張特率三千人堅守，吳軍起土山攻城，歷九十餘日而城不拔。會大暑，吳軍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魏毌丘儉以吳軍已疲，乃進救兵，諸葛恪遂引軍退走。恪是役雖敗，驕橫尤甚，因盡失吳上下之心，而遭誅戮。

正元元年（西元二五四年）二月，魏大將軍司馬師以帝芳與中書令李豐謀已，師擊殺豐，並連及諸異已者夏侯玄、張緝（張皇后父）等八，皆夷三族，廢張皇后而立皇后王氏。是年六月，蜀姜維再攻隴西。秋，帝芳召安東將軍司馬昭使擊姜維，帝欲於昭辭行時即殺之，然後勒兵以拒大將軍師，詔已具不敢發。於是，昭引兵入城，師乃以皇太后令召羣臣議廢帝芳，而迎高貴鄉公髦（文帝丕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十月即皇帝位，時年十四。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關臨洮，魏將軍徐質與戰，斬蜀盪寇將軍張嶷，維軍遂退。

正元二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以討司馬師。文欽與曹爽善，是時常為司馬師所抑，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及玄等死，儉亦不自安，故相與舉兵討師。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於是，儉欽聯兵五六萬，渡淮至項（今河南省項城縣東北）以守之。司馬師乃以其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東西北）兵會於陳許，閏一月一日，師軍次於㶏橋（今河南省商水縣境）以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今項城縣北五十里）。儉將史招、李續相繼降。是時，吳丞相孫峻知魏壽春之變，亦即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於是，司馬師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今安徽省霍丘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趨壽春，使征東將軍胡

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趨汝陽（今河南省新蔡汝南縣間）以絕儉等之歸路。師與文欽戰於樂嘉（今河南省商水縣境），欽敗退。師遣驍騎八千張左右兩翼以追之。儉聞欽敗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與其子鴦退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乃奔降孫峻於橐皐（今安徽省合肥縣東巢縣界）。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軍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毋丘儉北走至慎縣（今河南省潁上縣西北），左右離去，乃竄藏於水邊草中，為安風津民所殺。師遂夷儉三族，並治其黨。又以諸葛誕克壽春之功，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軍事。

樂嘉之役，師以新割目瘤，因驚駭而目珠突出，及疾篤乃還許昌，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軍事。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是月二十八日師卒於許昌。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註九）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會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軍還至洛水南屯駐。蓋會恐京師有變，故謀使昭統軍至京。二月五日，詔遂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

七、司馬昭討淮南諸葛誕之叛：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謀反。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已死，又見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因內不自安。及為征東大將軍在壽春，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陰圖異計。是月，因吳人欲寇徐堨（今巢縣東南），乃以備吳為名請衆十萬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是時，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逵子）請遣參佐慰勞四征（註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

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遂於是月二十四日詔誕爲司空還京。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即一面集淮南淮北郡縣屯田官兵十餘萬，及揚州兵四五萬，聚穀一年，爲閉門自守之計。一面遣長史吳綱率少子靚至吳，稱臣請救，並願以諸將子弟爲質。吳綱至吳，吳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 王祚等將三萬人與文欽同救誕，並以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

司馬昭聞變，乃奉帝髦及太后討誕，六月二十五日車駕次項，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趨丘頭（今河南省沈丘縣），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軍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將衆突入城中。於是，昭令基斂軍堅壁，合圍壽春。旋吳將軍朱異又率三萬人進屯安豐（今河南省固始縣東），爲文欽外援。司馬昭乃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選銳卒進擊朱異於陽淵（今霍丘縣西），破走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軍至鑊里（按：在巢縣西北），吳主責其不進，綝乃再使朱異帥丁奉、黎斐等五將軍復進救壽春。吳遂留輜重於都陸（今安徽省壽縣東南）進趨黎漿（今壽縣西南）。石苞、州泰一面進擊，一面遣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朱異因前後受敵復大敗，將敗殘兵食葛葉，遁歸孫綝。孫綝斬異於鑊里以卸責，揚言回吳發兵，乃引兵還建業，吳人因是怨之。於是，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孫綝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因寬恣食，城中之糧因以漸乏，外救不至。諸葛誕之心腹將蔣班、焦彝因進言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

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尙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擧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二人乃越城出降。（上二段引晉書賈充傳文帝紀）

是時吳將全懌之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因攜母將部曲數十家奔壽春降魏，而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於是，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之計，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乃帥軍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因以震懼，不知所爲。是月，蜀姜維聞魏分關中之兵以赴淮南，亦率數萬騎出駱谷擊魏，其事詳見後。

甘露三年正月，諸葛誕、文欽、唐咨等，大爲攻具，出攻司馬昭之南圍，晝夜猛攻五六日，欲突圍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砲車）火箭，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乃復還城。是時城內糧食將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原與誕有隙，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因殺之。欽二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身越城出降。司馬昭乃使鴦虎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以鴦虎爲將軍，賜爵關內侯。於是，城中兵多懷歸命之心。司馬昭親自臨圍觀城，見城上持弓者不發，乃曰：「可攻矣！」遂四面進軍，同時登城攻擊。是年二月二十日遂克壽春城，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魏軍司馬胡奮追擊斬之。夷誕三族。吳將于詮免冑冒陣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是役平淮南之亂，凡歷八月餘，誠司馬昭當政後一最艱鉅之事。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

（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河東、平陽），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受。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劃居多。昭因此親待日隆，委以心腹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是役，王基以破壽春之功，昭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上引三國志卷二十八諸葛誕傳及晉書卷二文帝紀）

八、司馬昭廢立魏帝：景元元年（西元二六〇年）四月，魏帝髦時年二十，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等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皆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率兵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魏帝髦既死，司馬昭遂迎燕王宇之子（武帝操之孫）常道鄉公璜（改名奐）爲帝，是爲元帝。時年十五。

吳國方面：

一、諸葛恪平山越：魏青龍三年，吳嘉禾四年十一月，魏明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權以急欲馬，因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孤何愛焉？」遂盡以與之。嘉禾五年十月，遣諸葛恪（瑾長子）至丹陽，勸撫山越。恪至移書四郡（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屬城長吏，令各得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

屯居，然後驅諸將率兵入山，扼險阻之地，繕修藩籬守之，俟山越穀稼將熟，即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於是，山越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聚，略無所得，山越因迫於飢窮，乃漸出降附。恪又將降附者，徙出外縣撫慰而安居之，山越悉平。

二、聲援遼東公孫淵叛魏：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西元二三八年）春，遼東公孫淵聞魏司馬懿來伐，乃遣使求救於吳，吳乃遣督軍使者羊衜遙為聲援之。然遼東卒為魏所滅（其事已詳見上），衜僅俘邊境人民而還。

三、平廖式之亂：魏景初三年十月，吳太常潘濬卒，以鎮南將軍呂岱代之，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同心協規。十二月將軍廖式殺臨賀（今廣西省賀縣）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動搖交州諸郡，衆至數萬。呂岱自武昌兼程進擊，與將軍唐咨等攻討一年，破平之。

四、四道攻魏：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蜀延熙四年（西元二四一年）春，吳主權謀伐魏，四月，遣衞將軍左護軍全琮略淮南，破壞魏之芍陂（註十一），以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前將軍朱然圍樊城，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諸葛瑾攻柤中（今湖北省南漳縣界）。魏遣征東將軍王凌救芍陂，破全琮，太傅司馬懿救樊，吳兵皆退。諸葛恪襲六安，掩其人民而還。

五、開儋耳珠崖郡及圖魏淮南：魏正始三年七月，吳主孫權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遜族子）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二郡為漢武帝所開，元帝以後棄之，至是吳復開之。正始四年十一月，諸葛恪遠遣諜人，偵察要徑，欲圖壽春，取淮南，以破壞魏屯田淮南之策。司馬懿聞之，將兵入舒，欲以攻恪，孫權遂命恪還屯柴桑。

六、諸葛恪鎭武昌及作塗塘以防魏：魏正始七年九月，吳主權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丞相陸遜去年春卒。正始五年正月，吳以上大將軍陸遜代顧雍爲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車騎將軍朱然爲左大司馬，衞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荆州爲二部，以鎭南將軍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鎭武昌。

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西元二五〇年）十一月，孫權遣軍十萬作堂邑（今江蘇省六合縣）塗塘，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蓋堂邑爲吳魏分界間之棄地，故作塗塘以自固。

七、孫權卒及諸葛恪之伐魏：魏嘉平三年十一月吳主孫權寢疾，以太子亮幼少（註十二），議所付託。孫峻荐大將軍諸葛恪，權嫌恪剛愎自用，終以才無出其右者，乃召之。恪至建業，見權於臥內，受詔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明年四月孫權卒，年七十一。孫弘素與諸葛恪不睦，懼爲恪所制，乃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遂於坐中殺之，然後發喪，謚吳主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卽位，時年十歲（權少子）。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衞將軍，呂岱爲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註十三），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國人大悅。恪又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皆亮之兄），以尊崇朝廷之權勢。

嘉平四年，吳太元二年十月，諸葛恪大集衆復築東興大堤，左右結山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以固江西之防衞。魏因三路大擧攻吳，諸葛誕率兵七萬攻東興，諸葛恪將兵四萬救東興，大破誕軍。恪以此役之功，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從此遂有輕敵之心。

嘉平五年，吳建興元年二月，諸葛恪以東興之役大勝，乃復欲大舉攻魏，諸大臣以頻數出軍，士卒罷勞，同辭諫恪，恪皆不聽。三月大發州郡兵二十萬攻魏，而留滕胤爲都下督，以掌統留事。四月恪舉軍入淮南，驅略魏之民人。五月轉兵以攻魏新城（合肥新城），攻之連月不下，魏將毋丘儉乘吳兵已疲來戰，恪被逼引軍退走，士卒傷病勞頓死者甚衆。八月恪恥於無功，欲復舉兵攻魏青徐二州，於是朝野皆怨，吳主亮與孫峻因共謀誅之，並夷恪及親黨三族。遂以孫峻爲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

八、孫峻伐魏及援淮南諸葛誕：魏甘露元年，吳太平元年九月，孫峻以魏將文欽來降，說伐魏之利，峻遂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等將兵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適峻遇暴疾，乃以後事付其從父弟偏將軍孫綝。吳主遂以綝爲侍中武衞將軍，代峻，並召呂據等還兵。呂據聞綝代峻輔政，大怒，因與諸督將共表荐滕胤爲丞相，因此引起吳朝廷一場大亂，孫綝旋卽平之，呂據、滕胤皆死。

甘露二年六月，魏司馬昭討淮南諸葛誕之叛，孫綝自將兵入巢湖爲之聲援，又使文欽全端等將兵入壽春助誕。是役，孫綝以無功還吳，吳主亮又惡其專政，因謀誅之，事泄，綝遂於甘露三年九月廢吳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是年十二月，吳主休又惡綝之專政，誅之，並夷綝三族。

蜀漢方面：

一、平越巂及蔣琬謀伐魏：魏青龍二年，蜀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年），諸葛亮已卒於軍，蜀後主禪遵亮之遺言，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尙書令總統國事。青龍三年春楊儀下獄自殺。初楊儀已殺魏延，自以爲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及還至成都，僅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以年宦先琬（先主時儀爲尙書，琬爲尙書郎），才

能蹤之，因怨憤形於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禕曰：「往昔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後主遂廢儀爲民，徙漢嘉郡（今西康省雅安縣北），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遂令收儀，儀乃自殺。是年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爲尚書令，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至景初二年，蜀延熙元年（西元二三八年）十二月，蔣琬承諸葛亮之遺志，經四年之休養生息，乃率軍出屯漢中，爲謀伐魏之圖。

魏正始元年，蜀延熙三年（西元二四〇年）春，越巂蠻夷叛漢殺太守（自諸葛亮平高定之後，越巂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赴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後主乃以巴西張嶷爲越巂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强猾，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正始二年閏六月，蜀大司馬蔣琬（前年四月遷是職）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糧運難，卒致無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今陝西省安康縣西北）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會琬病未行。蜀人咸以爲順漢水東下，若戰不捷，退還甚難，實非長策。後主乃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琬。琬因上書稱：「與費禕等議，以凉州（治今甘肅省甘谷縣南）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凉州刺史（蜀僅有武都陰平二郡）。若維征進，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仍諸葛亮初期伐魏老路）。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今四川省綿陽縣）。」後主從之。蔣琬由漢水伐魏之事遂罷。魏正始四年十月，蔣琬還涪。疾益甚，乃以漢中太守王平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十一月後主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二、費禕救漢中實兵諸圍攻以禦敵：魏正始五年三月大將軍曹爽伐蜀，進軍漢中。閏三月後主遣費禕督諸軍赴救漢中。曹爽爲王平拒於興勢，及費禕軍至漢中，魏軍遂退。正始六年十二月（上月蔣琬卒）費禕在漢中行圍守。先是魏延鎭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費禕行圍守，即仍延之守禦法。所謂實兵諸圍以禦敵者，除守重要城池外，於邊境險惡之處，並築障塞配置兵力以守之也。是月，尚書令董允亦卒，以呂乂爲尚書令。

三、姜維初期伐魏：魏正始七年，後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從此後主在宦官黃皓、侍中陳祗包圍之下，數出遊觀，廣增聲樂，從事宴安逸樂奢靡之生活。太子家令巴西譙周諫之不聽，自此蜀漢之政事日壞。明年雍涼羌胡叛魏降漢，姜維乃出兵隴右以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於洮水之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走降維，維乃徙之入蜀。

魏正始九年五月，費禕復出軍屯漢中。魏嘉平元年，蜀延熙十二年，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以爲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之，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是年秋姜維進擊雍州，依麴山（今甘肅省岷縣東百里）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維自率羌胡質任，侵偪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維引兵救之，出牛頭山（洮水南）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禽也。」遂令諸軍各堅壁勿與戰，並遣使報郭淮，請進趨牛頭，截維軍歸路。淮從之，進軍洮水。姜維懼而遁走，安等遂以孤城降魏，魏因置戍守於此，爲拒蜀之要地。郭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

，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今文縣西北）。三日姜維果遣將軍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疾趨洮城，已到，維果來渡。維見艾軍已據城，乃引兵退去。此爲姜維與費禕同輔政後，第一次出擊。嘉平二年十二月，姜維復驅羌人攻魏西平（今青海省西寧市），不克，俘魏中郎將郭循而還以爲左將軍。是爲姜維第二次出軍

嘉平三年十二月，蜀尚書令呂乂（代董允）卒，侍中陳祗代之，自此黃皓愈用事。

四、姜維掌政後屢次大舉伐魏：魏嘉平四年，蜀延熙十五年，郭循每欲刺蜀後主，不得親近未果。五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今四川省昭化縣南），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以前姜維每欲興軍大舉北伐常爲費禕所沮，自禕死，維遂得行其志。嘉平五年四月，姜維乃將兵數萬大舉出石營（今甘肅省西和縣西北）經董亭（今天水縣西南），圍狄道（今臨洮縣又曰南安）響應吳諸葛恪之攻魏。魏使郭淮及雍州刺史陳泰馳救，泰軍至洛門（今甘谷縣境），脅維軍之歸路，時維軍糧盡乃退還，是爲姜維第三次出軍。

魏正元元年，蜀延熙十七年(西元二五四年)蜀後主加姜維督中外軍事。六月，姜維利用魏司馬懿與曹爽之鬥爭，及司馬師廢后，與夏侯霸來降之際，乘魏國之混亂，復大舉出軍隴西圍狄道，魏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遂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爲質所敗，張嶷死之，軍敗退。維遂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而還。是爲姜維第四次出軍。

正元二年七月，姜維欲乘魏淮南擾攘之際(是年一月毋丘儉據壽春叛)，議作第五次大舉出軍攻魏，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之，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進兵。八月維將兵數萬趨枹罕（今臨

夏縣），魏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軍狄道，令待大軍到，東西合勢以進擊維軍。泰軍出陳倉，經所率諸軍於故關（在洮水西）與維軍戰不利，乃趣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繼之，但未到，經已與維軍戰於洮西大敗，始率萬人退屯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時是，張翼又向維建言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畫蛇添足。」維大怒，進圍狄道。是月二十二日魏大將軍司馬昭以隴西危急，乃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姜維，並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向隴西增援。陳泰軍繼續推進時，其諸將皆以爲王經新敗，姜維乘勝，應據險拒守，以待其敝。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已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略陽（今秦安縣東南八十里）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時略陽已改爲廣魏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繼續進軍，越高城嶺（今渭源縣北）潛行，夜趣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王經軍見救至，皆奮勇。姜維不意魏救兵卒至，遂緣山急趣攻泰軍，泰軍與戰，維軍退；泰又揚言將截維軍之歸路，於是維懼，乃於九月二十五日撤軍退走鍾題（今成縣西北）。狄道之圍已解，王經嘆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遂脩治城壘，另選軍守之，然後還軍上邽（今天水縣西南）。是爲姜維第五次出軍

魏甘露元年，蜀延熙十九年（西元二五六年）正月，蜀以姜維進位大將軍。六月，姜維在鍾題更整頓士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今天水縣西南）。當維未進兵時，魏諸將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必不能再出兵進犯，但安西將軍鄧艾則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稟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不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艾代王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等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七月姜維率軍出祁山，聞艾據武城山（今武山縣西南）以拒之，乃回從董亭趨南安（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復為艾所拒於渭水北（今武山縣東北），與艾爭險不克，乃夜渡渭東進，緣山以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上邽南），維因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濟不至，以致大敗，士卒潰散，死者甚衆，隴右羌人又騷動。由是蜀人怨之，維上書求自貶黜，後主乃以維為衞將軍行大將軍事。是為維第六次出軍。鄧艾以是役之功，進封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魏甘露二年十二月，姜維聞魏有淮南諸葛誕之亂，其關中之兵已分赴淮南，於是欲乘虛出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今陝西省盩厔縣西南），至沈嶺（盩厔縣南）。時魏在長城（盩厔西南駱谷東北）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孚子）據之以拒維，鄧艾亦自隴西馳援。維軍進至芒水（盩厔縣東南），皆依山為營，望、艾則旁渭水堅壁，維數挑戰，望、艾堅壁不戰，因此蜀魏兩軍長期相峙，蜀人愁苦，蜀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至甘露三年三四月間，維聞諸葛誕已敗，乃引軍還。是為維第七次出軍。

姜維退還成都後，對漢中守禦，大為更張，將各邊境險要之守軍，皆撤回以守漢樂二城（諸葛亮所築見前）。

蓋彼以爲分守諸圍，兵力分散，僅可禦敵，不能予來犯之敵以重大打擊。乃策定新作戰構想爲：「斂兵聚穀，退守二城，縱敵入平地，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敵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必然疲乏，及敵引退之日，然後守備諸城之軍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以殲滅敵軍。」於是，後主令督漢中之胡濟，却屯漢壽，以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此項更張，實予後來鍾會大舉長驅入漢中之機會。

綜觀以上魏吳蜀三國之大勢，吳蜀之政日非，魏則司馬氏三平淮南之亂，代魏之基已固，當諸葛誕破滅時，司馬昭即有乘勢滅吳之議，以王基之諫而止。尤以此後蜀漢政局之壞，吳五官中郎將薛珝於使蜀後回吳有評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突然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及姜維連年七次出軍，蜀已陷入民窮兵困之境，而宦官黃皓恣擅，益使危亡無日。故姜維自芒水還成都後，感於黃皓之禍國，曾祕請後主除之。後主竟使皓詣維謝過，維因此不敢留於成都，乃於景元三年蜀景耀五年（西元二六二年）十月，作第八次出軍伐魏，右車騎將軍廖化謂之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維字）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姜維因慮見圖於黃皓及右大將軍閻宇，仍決計率軍北上，遂進攻魏洮陽（今甘肅省臨潭縣西舊城）與鄧艾戰於侯和（今臨潭縣西南卓泥附近亦名美相城）不利，遂退入沓中（今甘肅省西固縣西白龍江上游，甘青川三省交界一帶地區），屯田以待時變而不敢再還成都。此時魏司馬昭代魏之謀日亟，因欲建功於國外，以崇其威望，俾人心歸趨之下，以達禪代之目的。於是伐蜀之戰以起。

註一：資治通鑑卷七十三青龍三年註載：「平帝（西漢）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

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但三國志膺其言不實（見三國志卷二十二陳群傳註裴松文之言）。

註二：同書同年註載：「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倢伃、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宮。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伃比中二千石，容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註魏略同。

註三：同書同年註載：「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尙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魏明沿襲其制也。見三國志魏明帝紀註魏略。

註四：同書卷七十四景初二年註載：「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衞等三營。武衞將軍蓋領武衞營也。太祖以許褚典宿衞，遷武衞中郎將，武衞之號自此始。後又遷武衞將軍，於是武衞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衞將軍官。」

註五：晉書卷二十四職官志十四曰：「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內外諸

軍矣。錄尙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尙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

註六：通鑑正始五年載註：「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今盩厔縣南），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蓋以截爽歸路也。

註七：同書卷七十五嘉平四年載註：「今柵江口（柵江在今安徽省和縣西南百五十里，與無爲縣分，中流爲界，即古濡須口，吳魏相持處）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今和縣)界，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爲縣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爲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

註八：同書同年載註：「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鎭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鎭爲征。毌丘儉方爲鎭南而曰三征，史概言之。」

註九：同書卷七十六正元二年載註：「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

註十：同書卷七十七甘露二年載註：「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幷，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

註十一：資治通鑑卷七十四正始二年載註：「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淠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

註十二：三國志卷四十七吳書孫權傳：黃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孫權立子登爲太子。正始元年，吳赤烏四年

，（西元二四一年）太子登卒，正始三年，吳赤烏五年，孫權立子和爲太子。至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西元二五〇年），孫權以愛寵潘夫人，遂廢太子和（和琅邪王夫人所出），而立少子亮（潘夫人所生）爲太子。

註十三：通鑑卷七十五嘉平四年，吳太元二年（西元二五二年）載註：「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爲耳目。」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參看附圖四—一六一）

一、入漢中之要道

關中與漢中之間，有大山曰終南山，山脈西起天水之南，東銜嵩岳，山勢鍾靈毓秀，宏麗瑰奇，作長安之南屏，爲雍、梁之巨障。其中有谷道可通者四，即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陽關大道是也。但谷道盤紆迴遠，深巖邃谷，架橋棧行，不可殫究，所謂出奇步險，南達「漢中」，即指此數谷道而言。

子午道北口曰子谷，在西安之南百里，由杜陵直絕南山：南口曰午谷在洋縣東百六十里。谷長六百六十里，乃古蝕中道也。王莽加開其道稱曰子午。其間緣山避水橋樑數百，有子午水出谷中南流注入漢水。爲子午、駱谷、斜谷三要道中之最長最險者。

儻駱道北口曰駱谷，在陝西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之駱谷關始：南口白儻谷在洋縣北三十里與勢山中。水經注云

：『漢水經儻城南與駱谷水合，水出駱谷，谷北通長安。谷道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有三嶺關以沈嶺、衙嶺、分水嶺三險要得名。駱谷北有長城戍，乃魏司馬懿屯糧之所。由西安通漢中數道之中以駱谷道爲最捷近，惟興勢山爲南口阻，有「一夫當關萬騎難越」之名。

褒斜道北口曰斜谷，在陝西郿縣西南三十里處；南口曰褒谷在褒城縣北十里，谷道長四百七十里，昔秦惠王所開，爲取蜀之道。其間北有斜水可通渭水以連嘉陵江最上游之支流；南有褒水可通漢水以連絡斜水；漢書河渠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今鳳縣），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運。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谷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在山西平陸以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近便，而水湍石不可漕。然則褒斜道禹貢發之，而漢始成之，大約宜於陸不宜於水。」及至諸葛亮軍出渭南時，亮卻使用其所發明之流馬以行漕運，（見本卷第九章諸葛亮伐魏之戰）亮與其兄瑾書有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另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亮傳及後主傳皆記修斜谷邸閣。並以流馬運糧至斜谷口。及諸葛亮卒，魏延先退而燒之，道遂不通，是說明魏延退燒之前已暢通矣。後曹爽使人治之，悉不用水中柱，逕涉之人，浮梁震動，無不搖心而眩目者。

故道之路亦名之曰陽關大道，北起陳倉（即今寶鷄縣）南之散關，南至沔陽（即今沔縣）西北之舊陽平關。其間經由黃牛嶺、威武阪、故道城（即今鳳縣城）、武都山、武休阪、仙人阪、回車阪而西經河池縣（即今徽縣），

再西經木皮嶺、天池山，折而東南行，過鐵山渡嘉陵江，經靑泥嶺，卽峭嶺以達陽平關。路遶終南山西麓，大部行於向西陡陂上，所謂「故道多阪回遠」是也。道緣山嶺西方之坡以行，有斷崖缺處卽以木續之成道如橋然，是謂棧道。其間既多山亦多谷，間亦多向西北方開闊之地，以通往天水、上邽、祁山建威者。當時喬木夾道，最易伏兵以行鈔襲。故其道雖較各谷道平易，但承平時易行，南北分爭多先塞此故道而開新路通行，以其為爭地，故反為險，不合於行軍之用。

魏欲進兵以取漢中，除可由子午、駱谷、斜谷、陽關故道四道之外，尚可東自南陽、襄鄧上溯漢水以入漢中；更可以西出隴西自祁山向建威（今甘肅成縣西北）以入漢中。魏自東道攻漢中，司馬懿曾行之，道雖近便，行路却難，且最易受阻。自隴西、祁山以攻建威，再攻陽平關，勢須先將大軍進入隴西，既大迂廻而又難期秘密。如自隴西捨漢中直接攻蜀，則必受漢中之側擊，故不宜採取，而必須先取漢中。

二、從漢中或陰平入蜀之道

從戰略要求上，魏欲攻蜀必須先取漢中。是以司馬昭欲得漢中，必先使鄧艾絆姜維於沓中，更使諸葛緒屯陰平橋頭以杜截姜維之歸路，則姜維在漢中之防禦配備卽完全成為空虛，是以漢中一地，遂為魏軍攻蜀之中間目標。中間目標得，卽可向次一中間目標或最後目標進攻。

司馬昭所預定之攻蜀次一中間目標，為劍閣道南口之劍閣縣城，並未考慮及路途迂遠之米倉道。更未夢想及山路難通之陰平道。因鍾會與司馬昭之計劃中，只金牛道一途而已。

米倉道以越米倉山得名，山在陝西省南鄭縣西南百四十里，乃大巴山脈之一部，其主峯曰孤雲山，最高處有兩峯對峙，行者必三日始達於巔，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言其高也。米倉道自南鄭而南，循山嶺經喜神壩，渡巴峪關，越嶺沿南沙河谷而南經南江縣，至巴中縣是爲米倉道。所謂「米倉南臨中巴（即今巴中縣），北瞰興元（即南鄭縣），實爲孔道」是也。建安中曹操以張郃圖三巴，郃即由此道進兵，至岩渠（今四川渠縣）之蒙盪石，但爲蜀巴西太守張飛所敗而還。是自漢中入三巴者恆取道於此，用之於略地則可，用之於取蜀，則距蜀之心臟地尚遠，是以稱爲取蜀之迂路。

金牛道乃秦惠王伐蜀之道。秦已得漢中欲伐蜀，患山道險阨，乃作五木牛，詭言牛能糞金以紿蜀王。蜀王負力而貪，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率兵隨而滅蜀，因謂之金牛道。亦曰石牛道。但薛瑄有云：「梁州舊禹跡，謬以五丁傳」誤矣。相傳如此，因並存之。道北起自沔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間越最高峯曰朝天嶺，由嶺而西則自劍閣趨綿陽、廣漢以達成都；由嶺而南則自閬中趨潼川郪縣（今三台縣）以達成都。惟閬中迂遠而劍閣捷近，故劍閣一地最爲衝要。輿程記云：「自褒城西南九十里而至沔縣，又六十里爲靑陽驛，又四十里爲金牛驛，其相近者爲五丁峽亦曰金牛峽，又七十里爲寧羌州（即今寧羌縣），州北十里有柏林驛，州南四十里爲黃霸驛，驛南有七盤關爲今川陝兩省分界處。又六十里爲神宣驛，又七十里至朝天嶺，嶺有朝天驛，計程四百四十里，又南至廣元縣六十里。自朝天嶺西南至劍門一百六十五里，自劍門至成都六百三十里。自朝天嶺至保寧（今閬中縣）三百六十里，自保寧至成都六百九十里。」此爲由漢中入蜀之正道。

陰平道以地居摩天嶺之陰得名，原廣漢郡北道都尉治地，次於縣邑，內有夷族之陰平道。其地居岷山之東摩天

嶺北麓，隔塞雍梁，乃極險塞之地。建興七年(西元二二九年)諸葛亮平定陰平(今甘肅文縣)，北至武都，謂全蜀之防當在陰平」因而置戍。後因流馬之小船發明，白龍江水運頻繁，因而開發成爲進出洮南之要道。城東南有橋跨白水上，卽所謂陰平橋頭是也。水經注云：「白水東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卽諸葛緒邀姜維處。」此陰平東西之通路也。至於自陰平南行入蜀之道，原僅有樵獵之徑南北可通而已，從少行人。鄧艾密言於司馬昭曰：「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在今四川平武縣城東北二百里處，蜀移德陽而南故名漢德陽亭)，趣涪(今四川綿陽縣城)，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以奇兵衝其腹心，敵必不知所備。」昭從之，艾遂自陰平步道，懸車束馬，逕江油出綿竹。是所謂攻蜀之陰平道。

方輿勝覽有云：「自文州(今文縣)塘嶺(今靑塘嶺)入龍州(今四川省平武縣東南之舊龍州)，其間有百五十里之道，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此舊州以北之險道也。華陽國志云：「自景谷(在今舊州之東北)有步道經江油(在今舊州西南渡涪江處之江西岸名南壩，是時蜀爲江油戍)，左担出涪(今綿陽)，鄧艾入蜀所經也。」此言舊州以南之險也。所謂「右肩不得易所負」，所謂左担，是指由北向南行，因峭岩在左(卽東)負物必須在於右肩，行百五十里無得以換其右肩也。而稱左担之道者，則反是。故今自南壩至今江油北三里處之百里路，名左担道，卽左肩不得易所負之道也。道東臨涪江西靠懸岩，是峽谷西岸岩上之狹而窄之長道。蓋山地運輸，多用背負或肩挑或肩負，此地路窄而險，緊逼峭壁，故百里不能換肩。今走入左担道，正如置身其高無極之夾壁或甬道中，仰視靑天，只見一線。路皆依岩臨江，行陡崖邊緣半隧道上，山極陡峻，路自奇險，有數處鑿岩架木成棧橋，凌空而過，如行搖籃中，眞有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之感。自南壩古江油戍南行百里，步步如斯，直至峽谷(在今江油北三

里），出峽頓覺天寬地闊，眼界開朗，心胸爲之一暢。然鄧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者」其地在江油戍（即今南壩）與舊州，因其下句有「先登至江油」一語可以爲證。至於行七百里無人之地，則是猶在古江油今南壩之東北遠處，即今之龍門山脈中之進軍山以北之地也。

進軍山在今平武縣東南八十餘里，山之東北即青川溪，有青川故縣，山南即古龍州，今名舊州是也。山高三千餘公尺（抗戰期間地理學者李旭旦測得），上下山各八十里，鄰近山山重疊，望之不盡，數之不清，遍是青山翠谷，行此如置身山之海波中。其雜花開遍溪澗，野鳥囀啼樹叢。是谷也，雲霧時遮，多有耐寒喬木處，是高峯也，景物殊幽，惟人跡少見。當鄧艾自摩天嶺爬進軍山時，可能尚無道可循，所謂「行無人地七百餘里，鑿山通路，造作橋閣十二處」，即此羣山之中。然今棧橋數百，已不知何十二處爲鄧艾之遺跡。

第三節　魏作戰計劃與準備（參看附圖四—一六二）

魏景元三年，蜀景耀五年（西元二六二年）冬司馬昭，聞蜀軍不振，蜀漢又內政不修，邊疆無備，乃欲攻蜀。因謀於衆曰：「自定壽春（即今安徽壽縣，此指諸葛誕之亂）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幷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如絆姜維於沓中（在今甘肅臨潭縣南川、甘、青交界一帶），使不得東顧，我軍直指駱谷（由盩厔南行至漢中最近之道），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我擧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則其

劍閣不暇守險，關頭(即今陝西省陽平關，常稱關頭或陽安關口)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衆臣皆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認爲蜀大可伐，勸之。昭因使鍾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會乃豫共籌取蜀地形，考論事勢，建議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更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伐吳者，以備攻蜀。昭嘉美鍾會此種聲東擊西之策，納之。因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令到涼州，魏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不可伐，上書陳異議不奉命。昭患之，使其主薄師纂往喻艾，並爲艾司馬。艾已奉命，乃依照司馬昭之計劃，準備進攻沓中以絆住姜維，使之不得東顧。(上引晉書卷二文帝紀)

司馬昭猶恐鄧艾之一軍絆姜維不牢，更預定使雍州刺史諸葛緒將三萬人自祁山進趨武街(今武都縣西南)與陰平之橋頭(陰平今甘肅文縣，橋頭在文縣東百二十里之碧口西白水上)，以杜截姜維之歸路並阻止蜀軍進援沓中。此助攻與掩護之準備悉已齊備，然後始預定使鍾會統率關中十二萬大軍，準備於諸軍發動之同時，自斜谷、駱谷、子午谷三道並進，分頭乘虛以進入漢中。又爲使鍾會之進軍不受隘道口之阻絕計，更預令魏興(魏郡，鄰接漢中之東，魏治今陝西省安康縣之西北)太守劉欽，先期率萬人自魏興向漢中進攻，以先敵佔領子午谷與駱谷之南口，使爾後大軍之進出容易。

魏征蜀漢之令將發之時，司馬昭相國府之西曹屬邵悌，持令以向昭而進言曰：「鍾會爲人難以信任，今遣之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將皆須有質任，時鍾會父母已死無妻子在京，故視爲無質任)，不可使之專軍入蜀，不若使餘人行！」昭因尋思其夫人王元姬(王肅女晉武帝司馬炎之母)有「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等語，良久對悌笑曰：『我寧復不知此耶？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今其內部已敝，大

臣失信，我今伐之，如執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唯會與吾意同。夫人心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强使之，適足爲敵擒耳。劉禪昏闇，宦官爲害，此良機也；倘蜀有賢主出，良機轉瞬一失難再得之矣。今遣會伐蜀，是其能滅蜀必矣。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會或生異志，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心胆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自不足以圖大事。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自又不肯與同謀。會縱有異志無能爲也。況以三帥並進，各不相屬，即生異志亦難謀協。若眞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愼莫使人聞之可也。』（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傳）

邵悌猶有未釋，又私問於參相國軍事劉實曰：『鍾會鄧艾並用以伐蜀，其能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恐不能還矣。』悌追問其故？實但笑而不答。蓋司馬昭與實已早有密謀，欲使鍾鄧二帥進則爭功，退則委過，二相忌刻而互相陷害，好自立功，相反相成，在其立功之後，司馬昭將準備自將大軍，親督其後，制其二人於法也。

魏景元四年夏五月，司馬昭之攻蜀計劃已定，乃部署三路軍，齊頭並進。但各不相隸屬，令各自遂行其任務。其部署之大要如次：

西路軍：

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隴右諸軍事鄧侯鄧艾統率之。

司馬師纂。

將軍惠唐亭侯鄧忠（艾之子）。

天水太守王頎。

隴西太守牽弘。
金城太守楊欣。
共督兵三萬餘，以牽制蜀漢大將軍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爲任務。自狄道（今甘肅省臨洮縣）南進，逕攻沓中。

中路軍：
雍州刺史諸葛緒統率之。
將軍田續、龐會。
南安、廣魏、安定、武都、陰平各太守。
共督兵三萬餘，自祁山南進，據守武都武街、陰平橋頭，阻止姜維自西而東，及蜀軍自東而西爲任務。

東路軍：
鎭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關內侯鍾會統率之。
長史杜預。
護軍胡烈。
參軍爰倩、皇甫闓。
司馬夏侯咸。
前將軍李輔。

將軍荀愷、句安、王買。

魏興太守劉欽。

共督兵十二萬餘，以取蜀爲任務，自長安及魏興出發，先攻取漢中，然後南下攻蜀。

監軍：

侍中衛瓘率兵千人，持節監三路軍事行鎭西軍司。

魏景元四年蜀漢炎興元年，吳永安六年（西元二六三年）秋八月，鍾會軍發洛陽，司馬昭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昭怒，斬鄧敦而徇於軍。九月鍾會軍至長安，乃分軍從子午谷、駱谷、斜谷三道南進。牙門將許儀（許褚之子）先奉命在前治閣道，會率軍在後行進，有橋穿，馬足陷，會以許儀爲功臣子，可儆軍，乃斬儀。諸軍以許儀小過，皇室所寵猶不得原貸，故見其首者莫不戰慄，遠近震悚，全軍以肅。其餘諸葛緒、鄧艾及劉欽等，亦皆計劃進軍。

至於蜀國方面，則完全陷於被動，除姜維於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八月在沓中聞鍾會爲鎭西將軍，將有來侵之勢，而上表曰：「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幷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之建議外，實無計劃與準備。但維之此表，亦竟爲黃皓與後主所寢，蓋黃皓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故勸後主不必調兵遣將也。（上引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

第四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四—一六三、四—一六四、四—一六五、四—一六六、四—一六七）

一、鄧艾攻沓中與姜維之東退

鄧艾於魏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秋九月一日，自狄道南進，使天水太守王頎將萬人，直趨沓中之東以攻姜維營。以隴西太守牽弘率五千人自洮陽（今臨潭縣）而南，攻沓中之北以邀維軍之前，以金城太守楊欣率五千人自洮陽之西，趨甘松（沓中西），三路向沓中包圍攻擊；艾自督其主力隨牽弘之後，進入沓中，以尋求姜維軍，企圖捕捉而殲之。

姜維在沓中以鄧艾來攻，又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東還，欣等追躡之大戰於彊川口（在今甘肅省西固縣西，羅達之西北，乃彊水入白龍江處），維軍敗走。

魏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趨建威，下武都武街（今甘肅省武都縣城南天池之北）等地，乃留軍一部守武街，親率大軍進趨陰平橋頭，以絕姜維歸路。姜維自彊川口東退時，聞諸葛緒已進佔陰平橋頭，乃從孔幽谷（在武街西南孔幽水自武都入白龍江）趨武街，欲由北道出緒軍後。緒聞維軍北去，以武街空虛，乃急棄橋頭還奔武街。時維已北行三十里，聞緒軍北回，即還，逕從陰平橋頭過。緒軍却還三十里，聞維軍復趨橋頭，乃又回軍來截，但已遲一日，於是，維軍得過橋頭脫走。

時成都已遣右車騎將軍廖化督軍自劍閣沿白龍江西上，以援沓中，因遇姜維於橋頭，維方知成都已另遣左車騎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督軍赴援陽安關口。乃即使廖化屯兵橋頭以拒諸葛緒及鄧艾之軍。已欲合集士衆，趕赴陽安關口，以迎擊鍾會。

鍾會大軍除魏興（治在魏陽即今陝西安康縣西北）太守劉欽自洵陽西趣子午谷南口（在今洋縣東九十五里之黃金谷）外，其餘大軍皆自長安由子午谷、駱谷、斜谷以及陽平道數道平行進入漢中。蜀監軍王含五千人守樂城，護軍蔣斌五千人守漢城，將軍傅僉督蔣舒等二萬餘人守陽安關口，見魏軍來攻，皆堅守城池。會乃使前將軍李輔率萬人攻樂城，將軍荀愷率萬人攻漢城，會親督諸軍越二城，疾趨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然後使護軍胡烈等爲前軍攻陽安關口。

蜀將蔣舒原爲武興督，因於事無稱，蜀命人代之，調舒往守陽安，舒恨，因通於敵。及魏軍至關口，舒即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欲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護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出戰，因不設備，舒出即降於胡烈。烈遂乘虛襲城，城不及閉而入，僉拒戰格鬥以死，因此陽安關口竟不二日爲胡烈所攻克，會諸軍因大得其庫藏積穀以給軍。（上引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註引漢晉春秋）

姜維方自陰平橋頭東行，突聞陽安關頭業已失守，而張翼董厥之軍已自朝天嶺南退，乃與廖化同退白水關（在今四川省昭化北），又會合張翼董厥之退軍，退守劍閣之險以拒會。會乃發布魏之討蜀檄文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司馬昭）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鄧艾）雍州（諸葛緒）鎮西（鍾會

）諸軍，五道并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鎭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劉備）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君所親見也。蜀相壯見擒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擧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擒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返，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三國志卷二十八鍾會傳）

會又使人致書與姜維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喩斯好。」維不答其書，列營守險以待。會攻之不能克，因而形成對峙。時約在九月中旬也。（上引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

二、鄧艾進襲成都

鄧艾自沓中追姜維至陰平橋頭，至時維已南去，而與鍾會相峙於劍閣。鍾會與姜維相持於劍閣，攻已不能克，又以糧運懸遠，深虞不繼，將議還師。艾在陰平橋頭正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進襲江油成都，乃上言於司馬昭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時蜀已移德陽於南，故稱舊地為漢德陽亭，其地在今四川省平武縣城之東北二百里。華陽國志云德陽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蓋與劍閣縣境犬牙相連也），越絕險可至江油戍（今平武縣東南之舊龍州西南方，名南壩即蜀之江油戍，在今江油北百里），由江油戍出左担道以趣涪（今四川省綿陽縣），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可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書上，司馬昭遣使許之。於是艾約諸葛緒共行，緒以邀姜維事本受節度，南進非本詔不便承命。遂移其軍向白水關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乃向司馬昭密報諸葛緒畏懦情形。昭遂檻車徵緒還，而緒軍悉屬於會，故會軍合沿途收降之軍計之，已越二十萬衆。

十月中旬，鄧艾自率精銳萬人，帶爬山闢路之具在前，使其餘二萬餘人負糧担仗在後，於是年十月中，自陰平（今甘肅省文縣）沿河谷東南行，遂溯谷道行上摩天嶺，走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而糧運不及，人人衣破膚傷感覺凍餒，及溯山南，衆見前無人烟，後軍不繼，皆大畏懼，不敢直下，進退狼狽，瀕於危殆。艾乃以氈自裹，先自推轉而下，將士始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一日進至景谷，集軍於杲陽壩（在今青川北十餘里處）；飲得青川溪水，軍心始稍振奮。方搜索前進中，突見下游十餘里處有青烟數十起，衆以

為必係村落，乃潛行往襲，期奪食物，以充飢腹。比至，方知為蜀軍數千人之臨時營地。因急襲之，遂擒其將軍田章。蓋田章率命自劍閣率五千人溯青川溪而西往切江油戍者，以行深山中，疏於警戒，遂至見襲。鄧艾因解衣以衣田章，而以爵祿勸之降，章遂成為艾之先鋒（鍾會傳謂係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知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云云。是乃姜維等降會後，魏檻車徵艾時，會所虛報，以分艾功。陳壽秉史筆，不顧徵實之而已）。於是艾軍遂自景谷青川越龍門山而至江油戍，擊蜀江油戍守將馬邈降之，更自江油戍南行，出左担道，經寶闊山，天柱山，山脚陡絕峭壁各棧道（皆在今江油縣城之北），得入開闊而野有所掠之地區。

時蜀行都護平尚書事衞將軍諸葛瞻（亮子）方督諸軍至涪亭（在今四川省緜陽縣城西十里）屯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不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鄧艾遂親率其先鋒如疾風而至，破瞻軍之前鋒。瞻以不得進據涪城（在今緜陽縣東五里），乃連夜退守綿竹（即今四川省德陽縣城非今綿竹縣）。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其使，列陣以待。艾遣其子鄧忠率兵二千攻蜀陣之右，遣司馬師纂率兵二千攻蜀陣之左。忠纂戰皆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遂大破瞻軍，瞻戰死，時年三十七。瞻子諸葛尚嘆曰：「吾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與尚書張遵，尚書郎黃崇，羽林督李球等皆馳赴魏軍各殺敵百人力盡而死。鄧艾遂入綿竹而進軍到雒（今四川省廣漢縣城）。（上段鄧艾上言及後段諸引語見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

三、劉禪降魏

蜀中執政者黃皓閹宇，因迷信於鬼巫「敵不便至」一語，故不許作城守調度。及鄧艾出左担道，各城百姓，皆知城不能守，自相擾擾，移家山野，官吏不可禁制。及鄧艾破綿竹，兵至於雒，成都百姓更為動搖。後主劉禪使羣臣會議，皆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於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奔吳須稱臣於吳，魏能破蜀亦必能破吳，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於是譙周極勸劉禪乞降。禪將從周之策，禪第五子北地王劉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況且鄧艾遠來，其軍疲憊，未必能勝乎。」禪不納，遂送天子璽綬並奉降表於鄧艾，北地王劉諶傷國之亡，往哭於昭烈之廟，遂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上引三國志譙周及蜀後主持)

鄧艾得劉禪皇帝璽綬降表，大喜，即報書褒納。艾至成都城北，劉禪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因承制拜禪為魏驃騎將軍。請禪勅令諸圍罷守，諸將停戰，各詣魏軍門前投降，然後艾入成都，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以師纂領益州刺史，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蜀之文武，各加官進爵有差，惟取黃皓而數其罪將斬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蜀人多稱其德焉。

姜維堅守劍閣，鍾會屢攻不克，比聞鄧艾軍已破斬諸葛瞻於綿竹；又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入東吳，或聞欲南入建寧，(今雲南省曲清縣西十五里)乃引軍南退郪縣(今四川省三台縣南)以審虛實，而圖後舉。鍾會遂舉軍長驅至涪城(今縣陽縣)分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維在郪接奉劉禪投降之勅令，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投戈放甲，詣涪降於鍾會，而軍前將士猶咸怒，拔刀斫石。蓋此時維軍之戰志尚甚堅强也。維已降，會謂維曰：「來何遲

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也。」會重維才厚待之，出則同車，坐則同席，以爲征蜀官屬皆天下英俊，但無一出維右者。因謂其長史杜預曰：「以伯約（維字）比中土名士，諸葛公休夏侯太初不能勝也。」

姜維知鍾會懷有異志，欲構成擾亂，乘機復蜀，乃乘間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跡，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以上引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及註引干寶晉記、漢晉春秋）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鄧艾入成都後，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値故窮耳。」是年（西年二六三年）十二月，魏賞鄧艾、鍾會破蜀大功，以艾爲大尉，以會爲司徒，各增邑萬戶，封艾二子爲千戶亭侯。艾於表謝之後，復言於相國晉公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備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金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

顯歸命之寵。開廣陵成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惡艾之擅專，乃書使監軍衞瓘喩之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瓘怒而出，至鍾會營與會言之。會內懷異志，乃密與瓘俱奏其自矜伐與詆毀晉公，有損於魏國等言及專擅諸狀，以報司馬昭（註一）。昭乃於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二月一日，一面下令使鍾會衞瓘以監車徵鄧艾父子還京師；一面調集洛陽附近大軍，準備奉天子以行西征。一面以諸王公在鄴，慮鄴中變亂，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鎭鄴。其西曹屬邵悌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忘前時所言耶（註二）？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充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賈充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於是司馬昭奉魏主曹奐西征，先使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入據漢中。（以上引三國志鄧艾鍾會傳晉書文帝紀）

鍾會在涪奉到檻車徵艾之詔，又得司馬昭書言懼艾或不從命，着會與瓘並進軍成都等語。會以瓘兵僅千人，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置艾死地，艾死則天下無所憚忌矣。乃令衞瓘持詔先行以收艾，已以大軍隨後繼之。瓘知會欲危己，然不可得而拒命。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諸將悉來赴瓘，唯艾父子帳於成都宮內，平旦始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所，艾尙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艾諸將圖欲刼之，整仗赴瓘營前。瓘輕出迎之，僞稱正作表章申明艾事，諸將

信之而止。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正月十五日，鍾會率大軍至成都，遂檻鄧艾父子以行。艾所轄之軍，因悉統於會。於是會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以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五萬人爲先驅出斜谷，自將大衆隨其後，待至長安卽當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似此則不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於洛陽，是一旦天下可定也。（上引晉書卷三十六衛瓘傳）

適是時已接到司馬昭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各萬人經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持書大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所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更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遂於正月十六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於蜀朝堂，先爲魏皇太后發喪，遂矯太后遺詔，宣讀之曰：「使會起兵廢除逆臣司馬昭。」會拜詔並宣佈自爲益州牧，然後將太后遺詔傳下，使諸將集議之。衆人面面相覷，皆莫知所對。會乃關閉諸將於蜀殿側諸曹房之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宮門城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舍」，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而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是月十八日，胡烈之子胡淵無職隨軍，因留於外，因於是月十八日得將坑殺諸將訊，乃率衆雷鼓，鼓譟向城，監軍衛瓘在詐病中，暗傳檄諸軍，使諸軍鼓譟而出，爭先赴城。鍾會時方給姜維等諸將鎧仗，聞兵向城似欲作惡，乃問計於維，維曰：「但當坑之擊之耳。」於是會使維率其左右出擊，而亂兵已梯城入，因與亂兵戰於殿外。會恐諸將出而圖已也，乃使人往殺所閉諸將。時所閉諸將已聞變亂之聲，乃多拆屋頂門，登房縱火，各緣屋出。於是內外大亂，諸將士有與其

兵會者，遂聚衆格殺姜維，爭赴殺會。（上引三國志鍾會姜維傳註引華陽國志）

鄧艾本營將士知鍾會已死，艾去未遠，乃追檻車解艾出還向成都。衞瓘聞之，乃以田續率軍往討鄧艾，遇之於緜竹西，斬之於三造亭，並及其子鄧忠。衞瓘遂持節撫諸軍，蜀於是復定。

姜維已死，有人舉發閉諸將士而欲坑之者，乃姜維思欲復蜀之謀也。衞瓘爲求洩衆人之忿，因誅姜維妻子及族人。及發其家，始知姜維之忠及賢，心頗悔之。蜀漢祕書令郤正因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食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勵濁抑清自割也，謂直如是爲足，不再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科論，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

註一：晉襄陽令郭頒所著之世語云：「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指司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是其言矜伐或有爲鍾會所造者，因不辨眞僞，故悉捨之。

註二：前時所言指鍾會將出兵時，悌言會不可信任等語，詳見本章司馬昭作戰計劃所紀昭與悌之對話。

第六節　申　論

三國自漢獻帝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五月劉備破成都據劉璋之後，魏蜀吳三國對峙之形勢大定，至魏景元四年，蜀炎興元年，吳永安六年（西元二六三年）蜀國滅亡，蜀國之命運共歷五十年。在此五十年中，各國人事

、政治、經濟之變遷，而强弱異勢。魏國自曹操卒（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西元二二〇年）後，其子丕（文帝），孫叡（明帝），尙能維持其艱難締造之勳業於不墜。及叡卒（魏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吳赤烏二年，西元二三九年）後，魏宗室已無人才，大將軍曹爽雖曾專政數年，但其才究非司馬懿之敵，魏之政權遂入於司馬氏之手（魏嘉平元年，蜀延熙十二年，吳赤烏十二年，西元二四九年）。且司馬懿以襲孟達，禦諸葛亮及破滅遼東公孫淵之諸大功，威望已崇，朝野歸附，加以子師、昭皆賢，三平淮南之亂，魏祚已有漸易之勢。然魏祚雖衰，而其國力猶存，故有滅蜀而復趨統一之勢。

蜀國在三國中，乃一最爲弱小之國，初期賴人謀與地利之利，得以與魏吳爲敵。但自猇亭之敗，國力大喪，旋劉備卒（魏黃初四年，蜀章武三年，吳黃武二年，西元二二三年），幸賴諸葛亮之賢能，重整內政外交，國力得以漸復。然終以國小力弱，與地理上交通運輸之不便，雖勵志圖復中夏，終於六次出軍而無功。及諸葛亮一死（魏靑龍二年，蜀建興十二年，吳嘉禾三年，西元二三四年），僅有之三數守成人才又相繼凋謝，則蜀在强鄰壓境之下，已有岌岌可危之勢。旋姜維克勤自勵，欲紹諸葛亮之志，屢出師伐魏，仍終無功，遂在民困力弱與內政日衰之下，而卒至滅亡。

吳國孫權賴其兄策之英明，開創基業，旋又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賢能之將爲輔，及其本人之卓越領導與益壽延年，用能開擴國基，成爲三國中之第二强國。但自權卒（魏嘉平四年，吳太元二年，蜀延熙十五年，西元二五二年）後，上既無明主領導，下又乏良將爲輔，加以人才凋謝，及諸葛恪之敗喪，孫峻之造亂，孫綝之廢立，國勢因以日趨衰微。因是之故，魏雖有淮南之叛，吳亦不能乘其機，則吳之終當覆滅，概可預見。

茲再論述魏蜀戰略戰術上之得失如次：

司馬昭方面：昭伐蜀之主要企圖，志在立功於國外，以崇其在魏領導之威望，俾便取魏而代之。且是時在政治及戰略形勢上，正爲滅蜀之良機，故在諸大臣反對之下，仍決計行之。至其征蜀之戰略部署，誠有足多者！彼爲穩定大後方免在作戰期中發生不意之事變，乃將魏氏之諸王皆集中於鄴而令山濤統監之，使不能有反司馬氏之行動。至於進軍之戰略指導，使鄧艾及諸葛緒牽制及阻遏姜維於橋頭以西至沓中地區，以關閉姜維軍於無用武之地，俾使鍾會之主力得以越漢中陽安關口而趨劍閣如入無人之境。又爲牽制蜀漢中之守軍，使鍾會大軍能迅速越漢中而南下計，乃使魏興郡方面之魏軍，趨攻蜀漢中守軍之側背，誠可謂籌謀甚密。但由於諸葛緒之無能，及姜維軍機動之卓越，竟使司馬昭此項戰略指導陷於困境。此可知卓越之戰略計劃，必須有優秀將帥之執行，始能達成目的；否則戰略計劃將變爲無效。

至於司馬昭知鍾會鄧艾皆桀敖難御之將，且將別具用心者，而昭竟敢毅然使之，並預控應變兵力於洛陽，作爲控制全局之準備。此種措施，在戰爭學上，誠屬意思深長。

由於姜維卓越之機動，得以迅速越過橋頭而退據劍閣之險，粉碎司馬昭之戰略計劃，遂使蜀之形勢危而復安；但鄧艾又出以備極艱鉅之奇襲行動，卒又爲司馬昭戰略計劃打開一新局面，逼使姜維保蜀之行動，又趨於安而復危。然設使諸葛瞻猶能扼險以拒艾軍，則艾仍不免陷於窘境，而功敗垂成。凡此，可知戰場之勝敗，恆決定於戰場將帥之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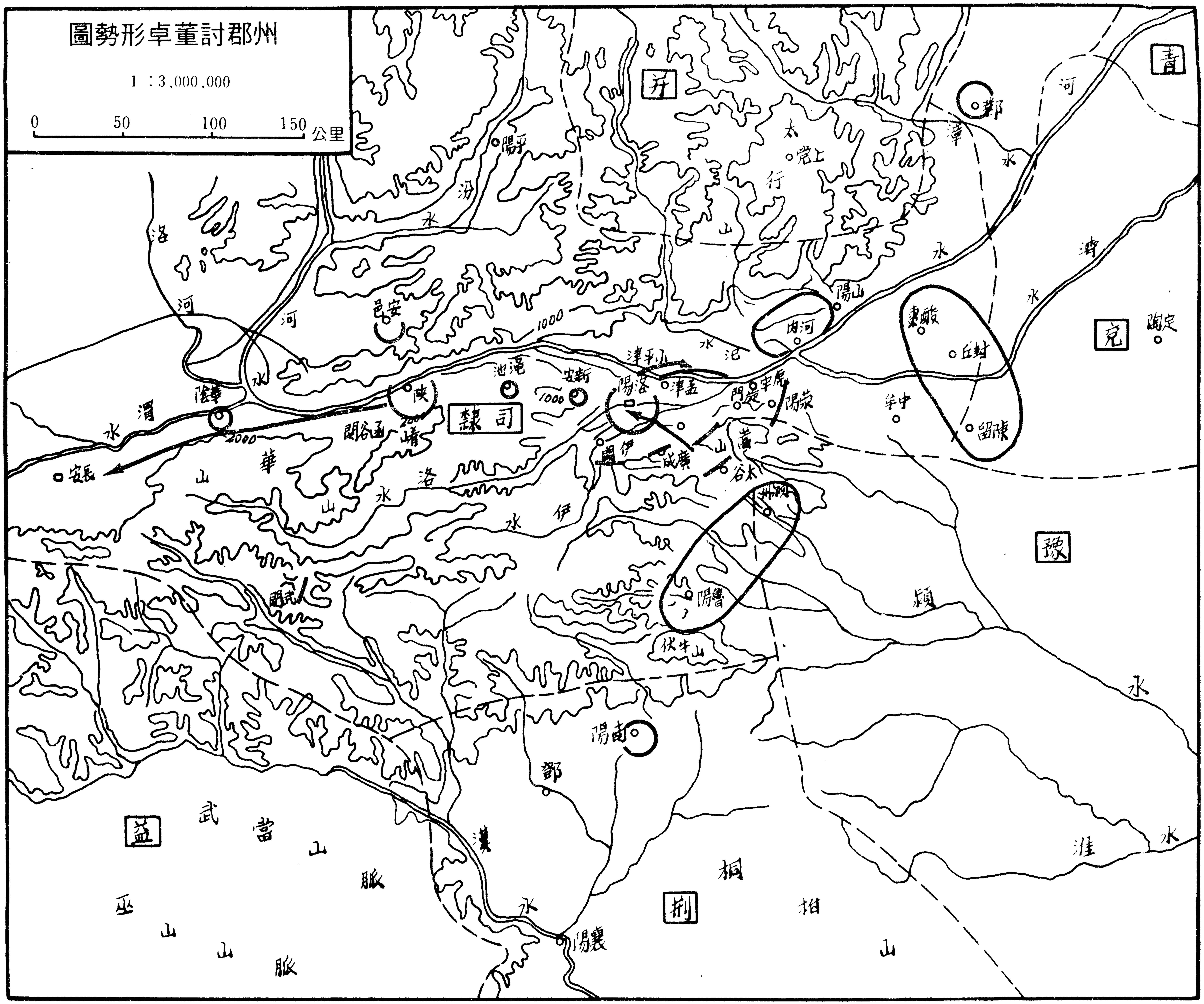
蜀國方面：蜀由於內政不靖，致使姜維被逼而出屯沓中，可知政治不良，影響於軍事之鉅大。至於姜維不出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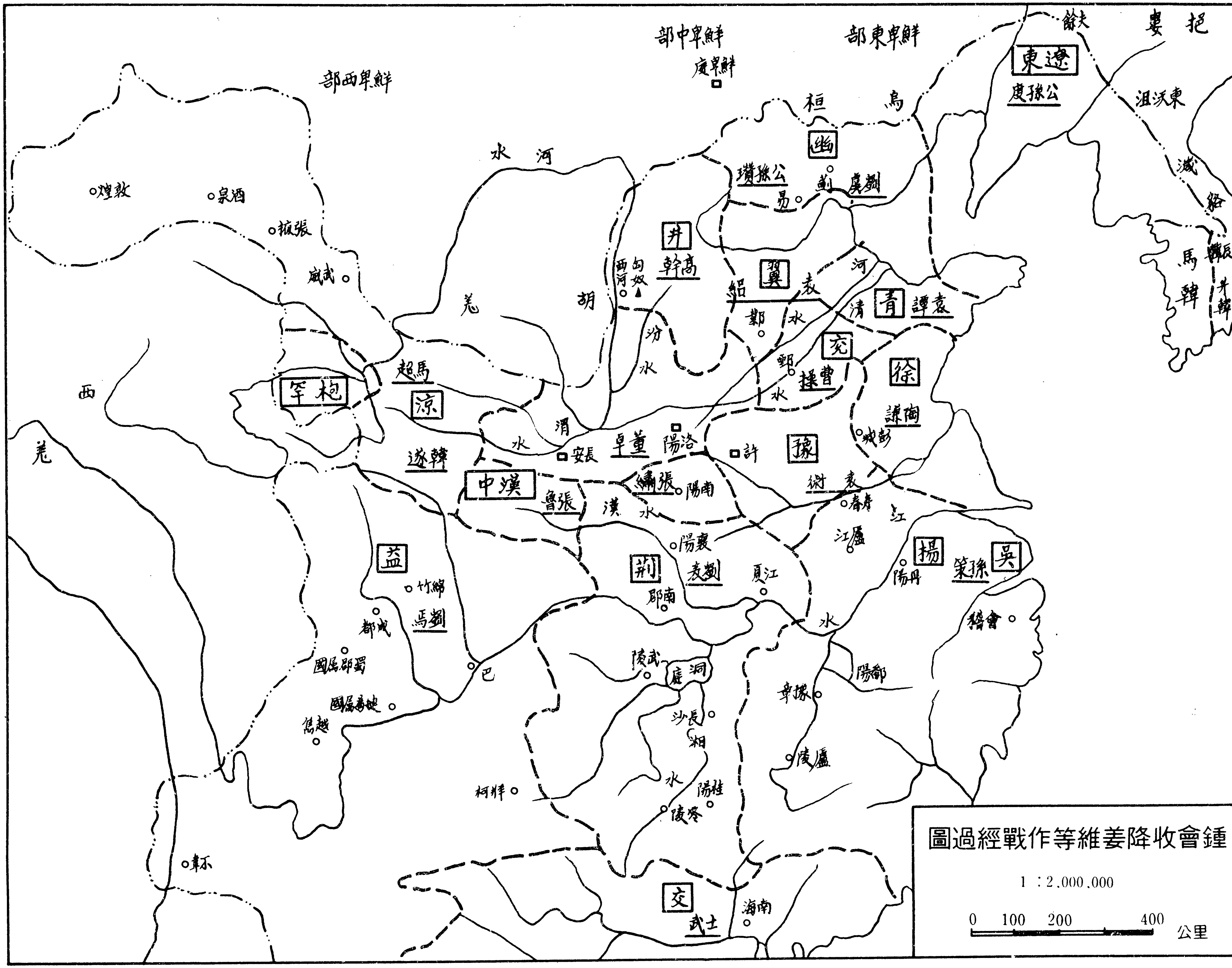
漢中而出屯沓中，此在國防地理形勢及國防準備言，姜維實有大失，足以陷蜀國於覆亡之地。然姜維自沓中東走，聞諸葛緒已據橋頭，乃即向北佯動，藉襲諸葛緒後方之行動，以逼緒軍回走；然後迅又轉鋒南下疾趨而越橋頭，此項機智之行動，使蜀國危而復安，至足稱讚！至於劉禪已降，被逼相繼降敵之後，遂又欲利用鍾會之變隙，再復蜀國。此亦可見姜維之機智與忠貞爲國之精神，至屬可敬！

鍾會之變：會已破蜀之後，遂欲乘機自爲天下之主宰；若大計不成，猶圖效隗囂、公孫述爲一方之主。此乃古今梟雄所心願之事，而無足異。惟其軍皆非素統，旣缺乏「軍變」之資本，旋又欲盡除北方將士，藉蜀軍以成其事，則其愚妄可謂至極！何其智於前，而愚於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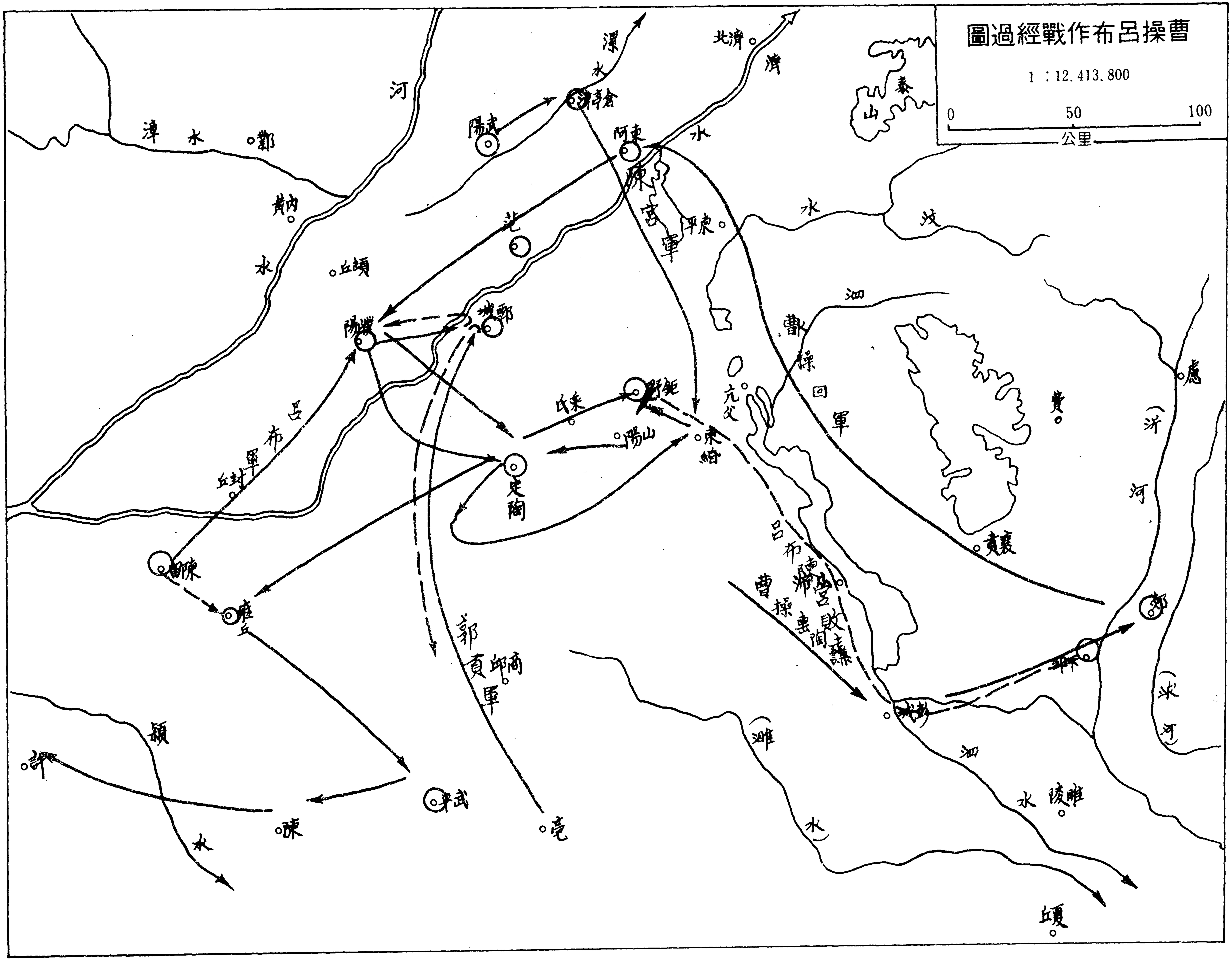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四冊附圖

附圖四——一三六至四——一六七（按逆序裝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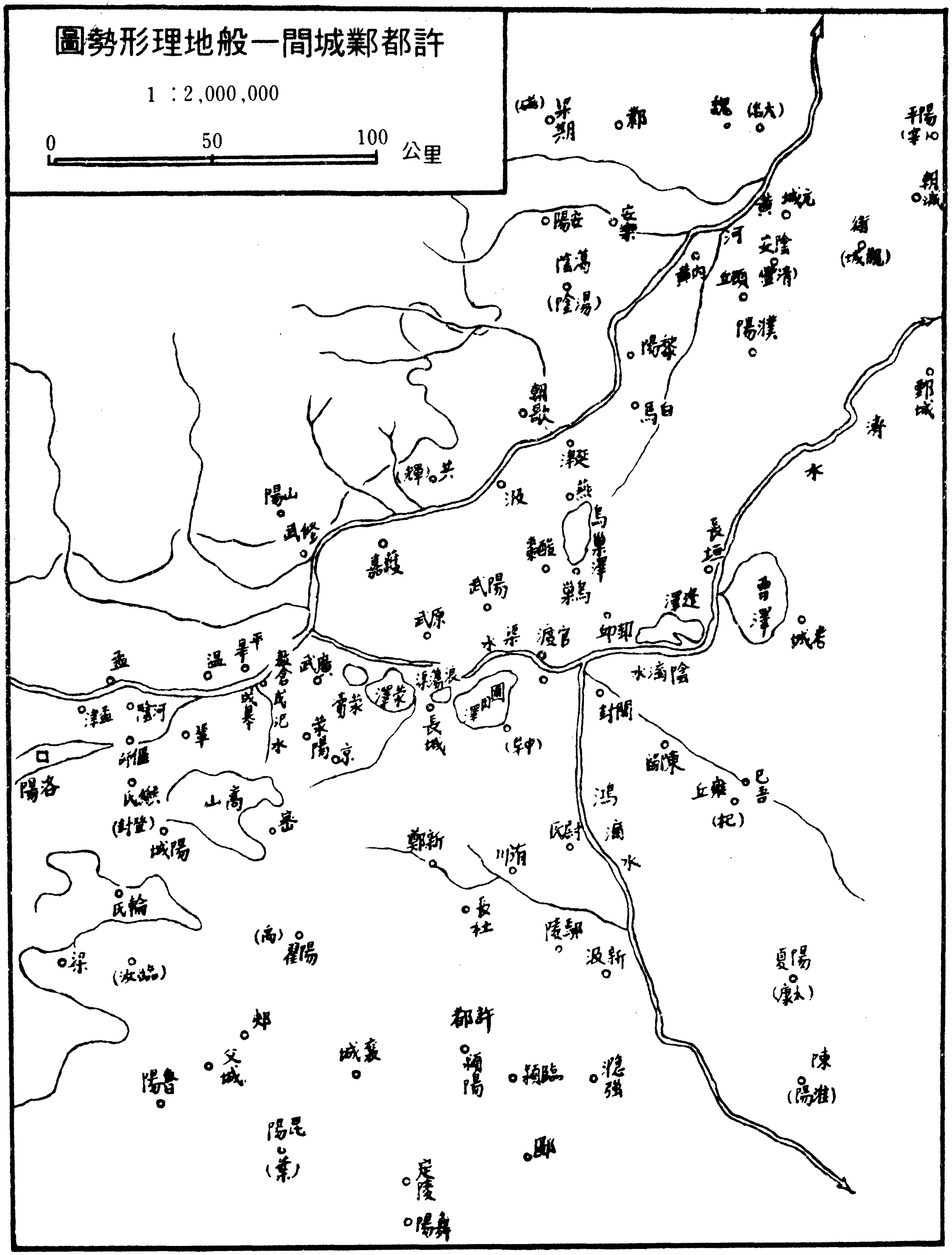

州郡討董卓形勢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司隸
并
青
兗
豫
荊
益
長安
華陰
陝
澠池
新安
洛陽
孟津
小平津
虎牢
滎陽
旋門
伊闕
廣成
太谷
函谷關
崤
安邑
平陽
上黨
鄴
河內
山陽
酸棗
封丘
陳留
中牟
定陶
武關
魯陽
南陽
鄧
襄陽
伏牛山
嵩山
太行山
華山
武當山脈
巫山山脈
桐柏山
渭水
洛水
伊水
汾水
漳水
濟水
潁
淮水
漢水
河
1000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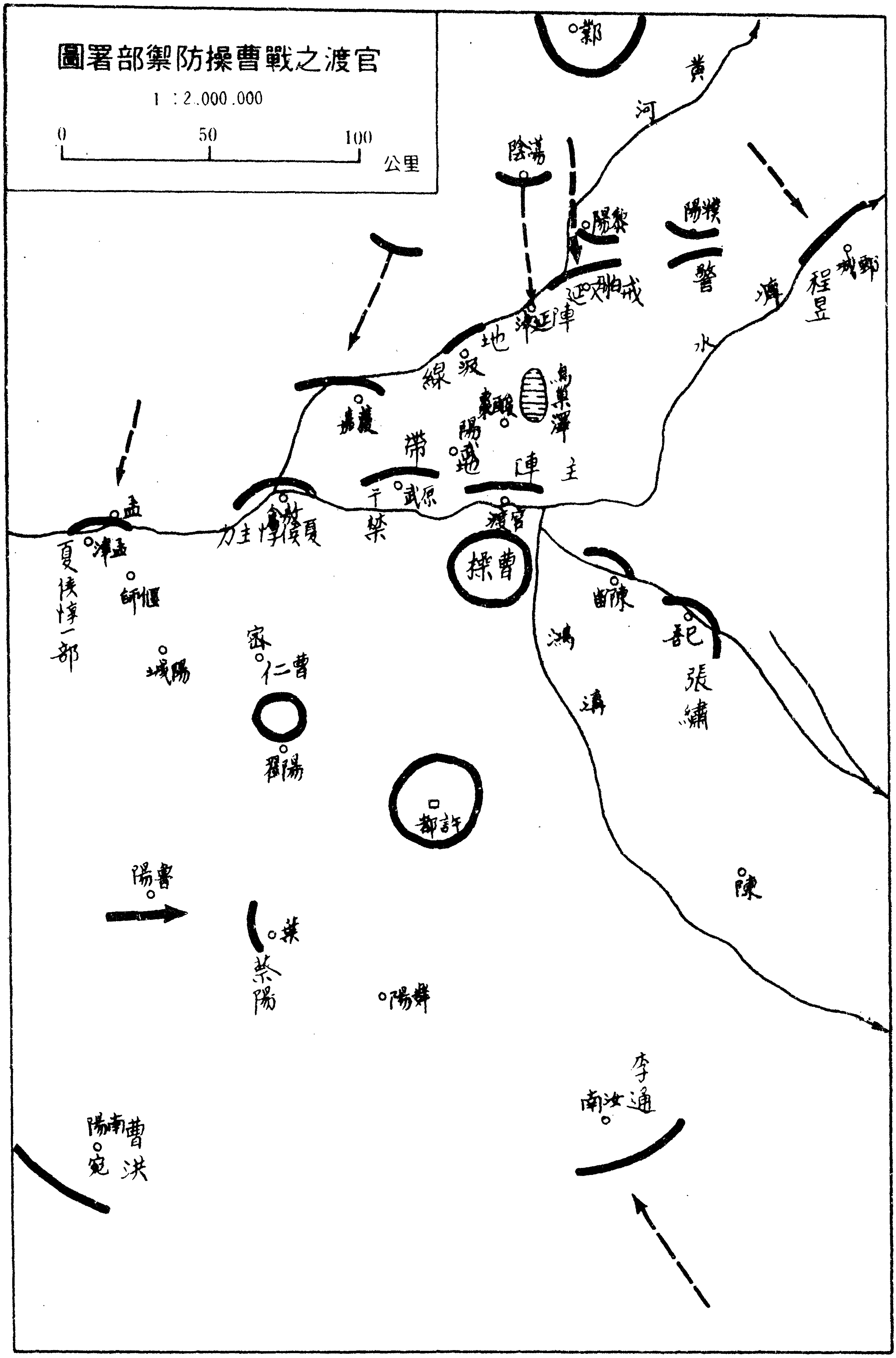
鍾會收降姜維等作戰經過圖


曹操呂布作戰經過圖
1：12.413.800
0 50 100
公里
倉亭
東阿
濮陽
鄄城
定陶
鉅野
東緡
陳宮軍
呂布軍
曹操回軍
郭貢軍
陳留
雍丘
彭城
下邳
郯
許
陳
亳
武平
睢陵
泗水
濮水
濟水
河
潁水
曹操擊陶謙

附圖四——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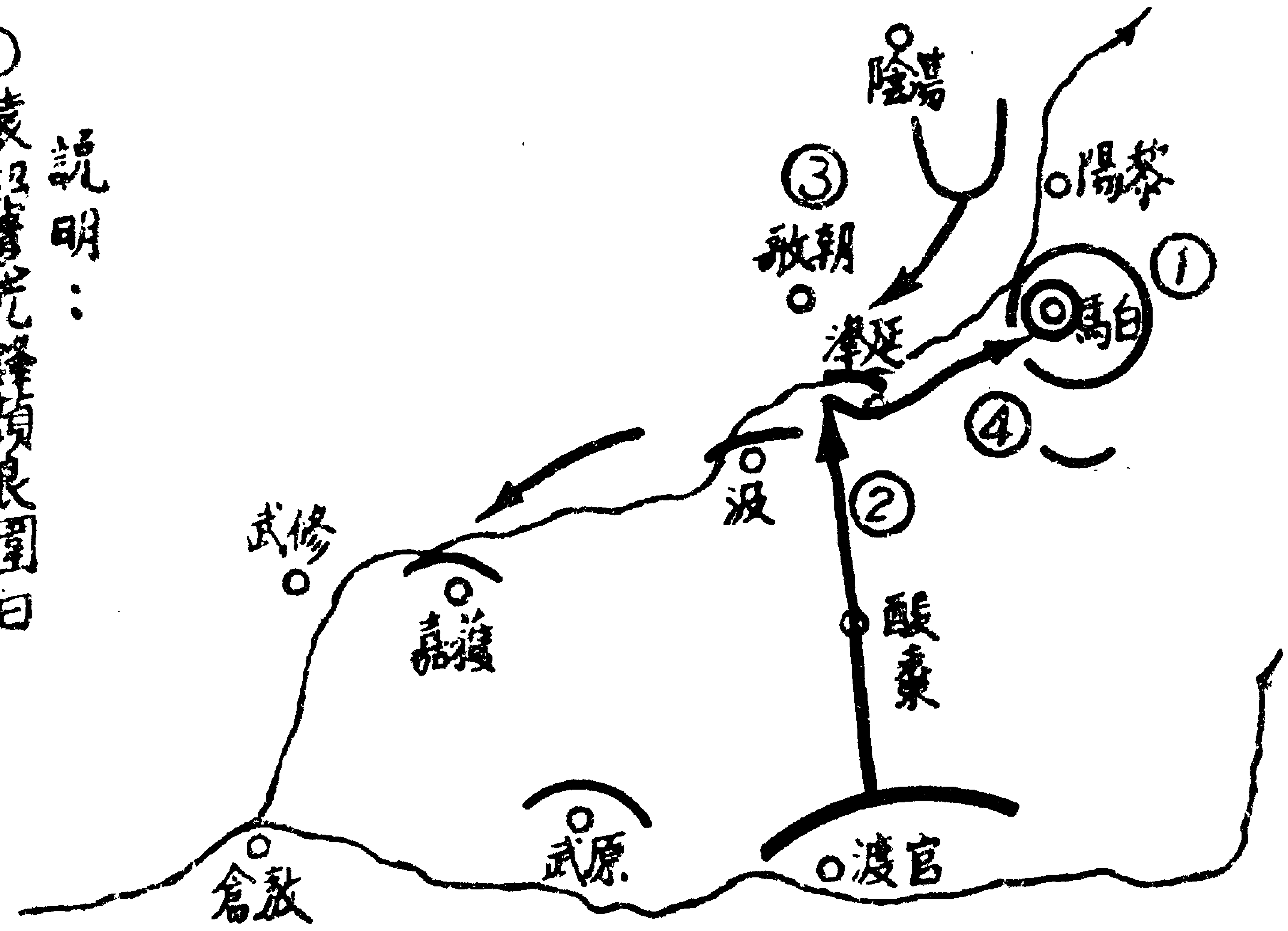


附圖四－一四〇



官渡之戰曹操防禦部署圖
1 : 2.000.000
0
50
100
公里
鄴
黃河
蕩陰
黎陽
濮陽
警
濮水
鄄城
程昱
延津
主陣地
烏巢澤
酸棗
陽武
原武
于禁
官渡
曹操
孟
孟津
夏侯惇
夏侯惇一部
偃師
密
曹仁
陽翟
許都
魯陽
葉
南陽
宛
曹洪
汝南
李通
陳
張繡

其一、曹操聲西擊東襲斬顏良於白馬圖



說明：

①袁紹遣先鋒顏良圍白馬城。

②曹操進兵延津以誘袁紹。

③袁紹欲逆襲曹操移軍奔延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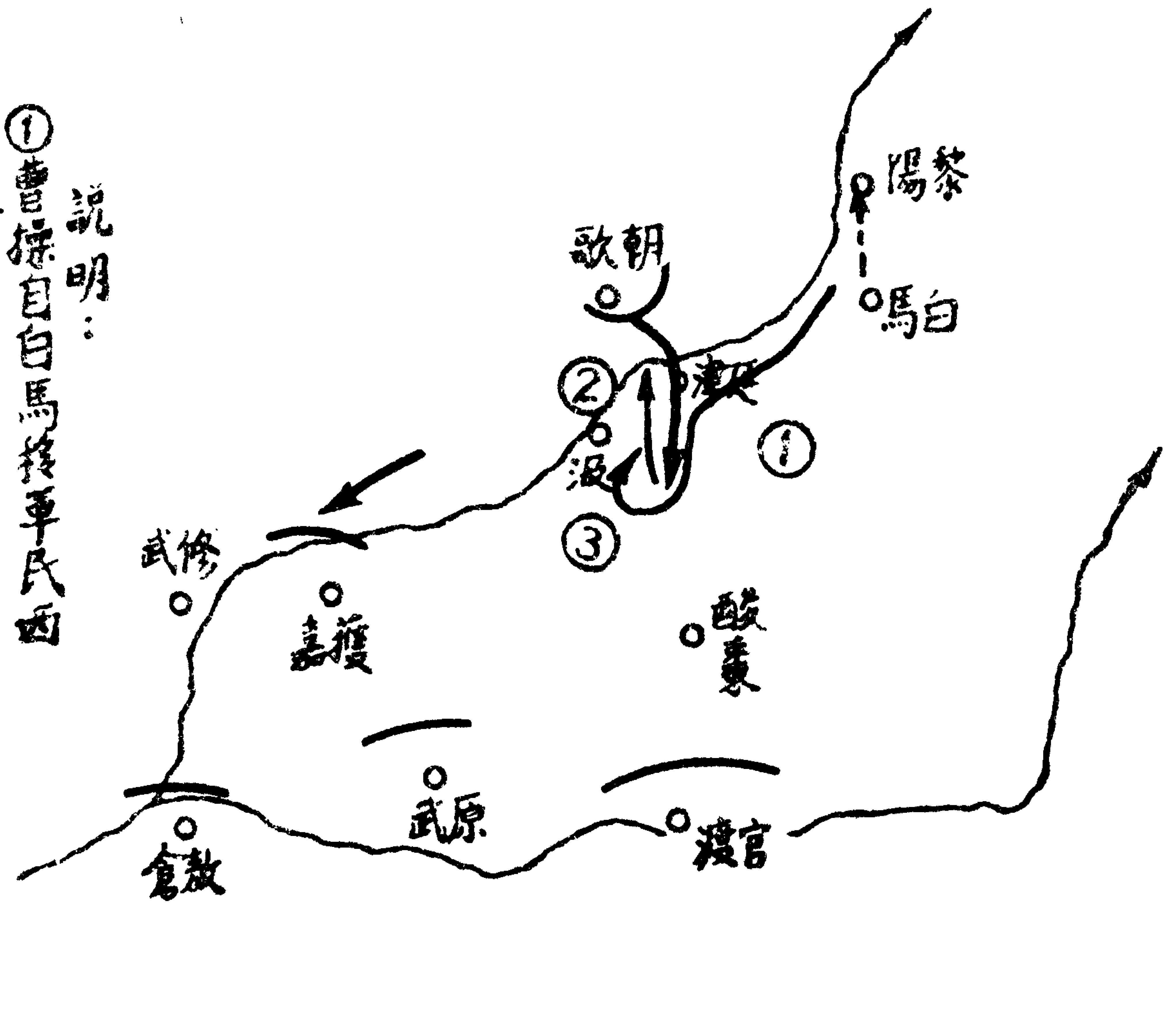
④曹操實移軍東擊顏良於白馬斬之。

袁曹兩軍緒戰經過圖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其二　曹操誘斬文醜於延津圖



說明：

①曹操自白馬移軍民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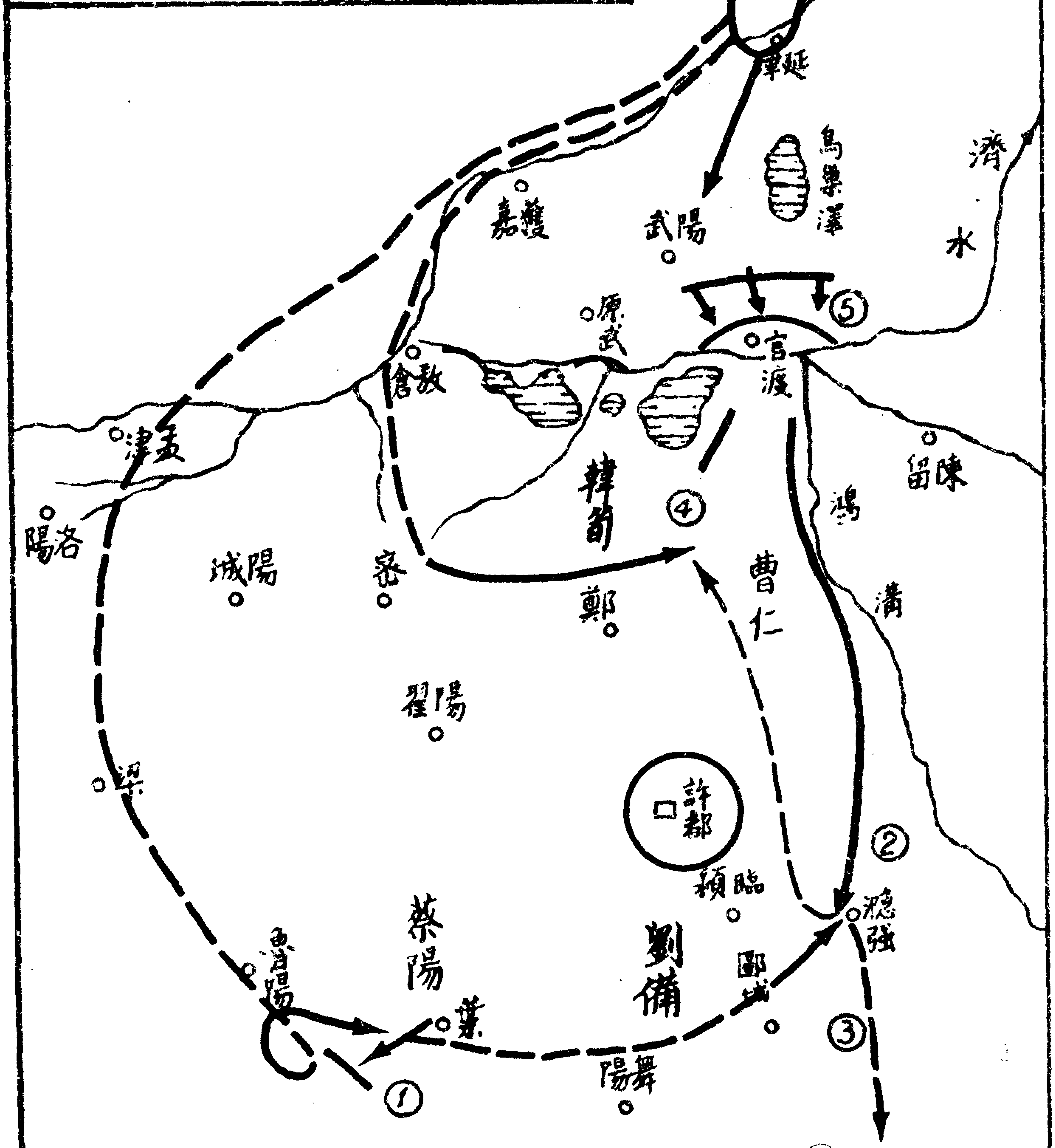
②袁紹使文醜與劉備率兵追曹軍至延津南之南坂下。

③曹棄其輜重以誘文醜，醜軍爭得，遂為曹操所破。

官渡決戰前袁曹對峙形勢圖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說明：

①劉備遶道至古城斬蔡陽而進出隱強。

②操遣曹仁擊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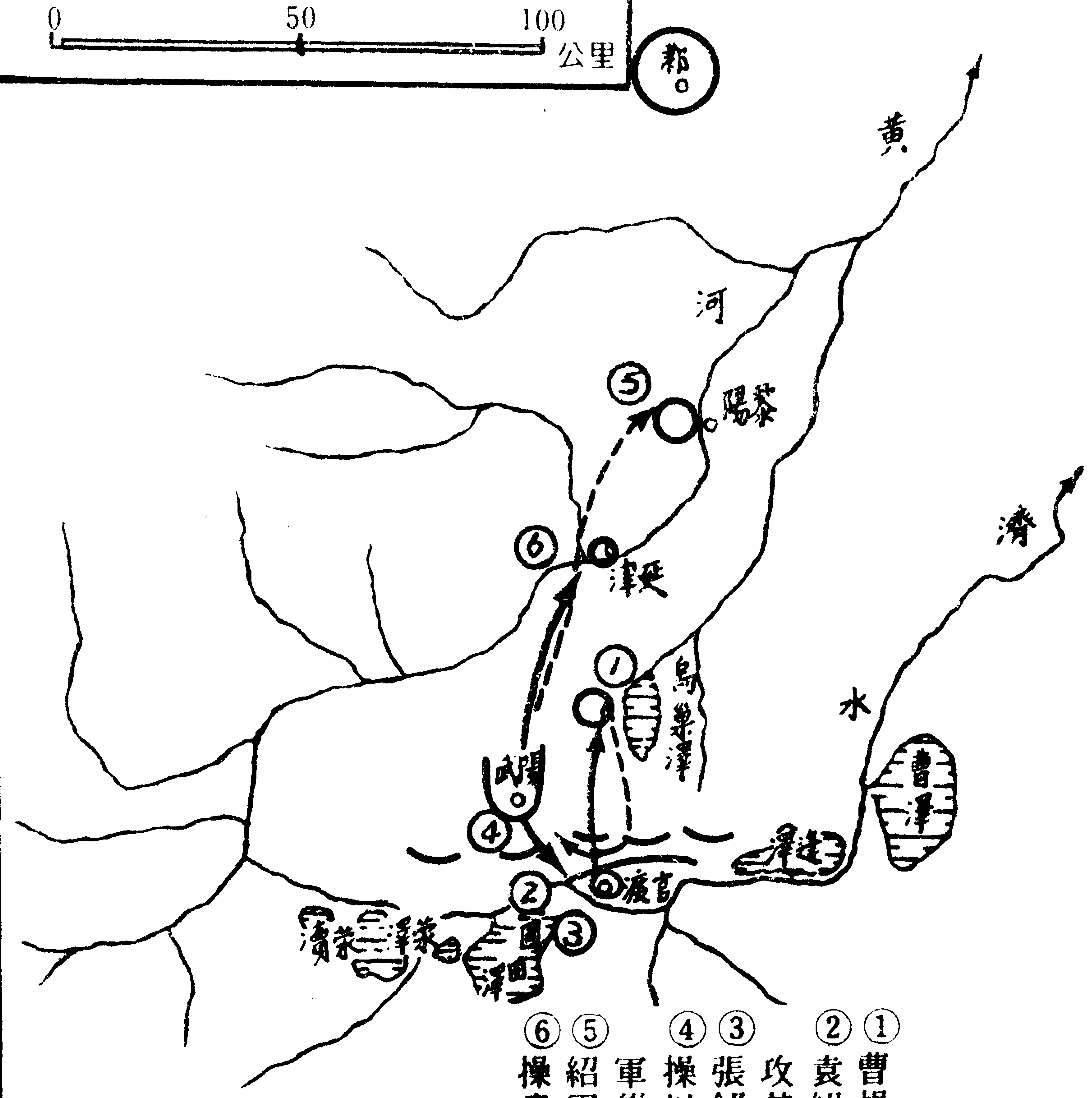
③備敗南走。

④曹仁回軍擊破韓荀之軍於鷄洛山袁紹自此不再分兵遠出。

⑤袁紹依沙堆為屯進而圍攻官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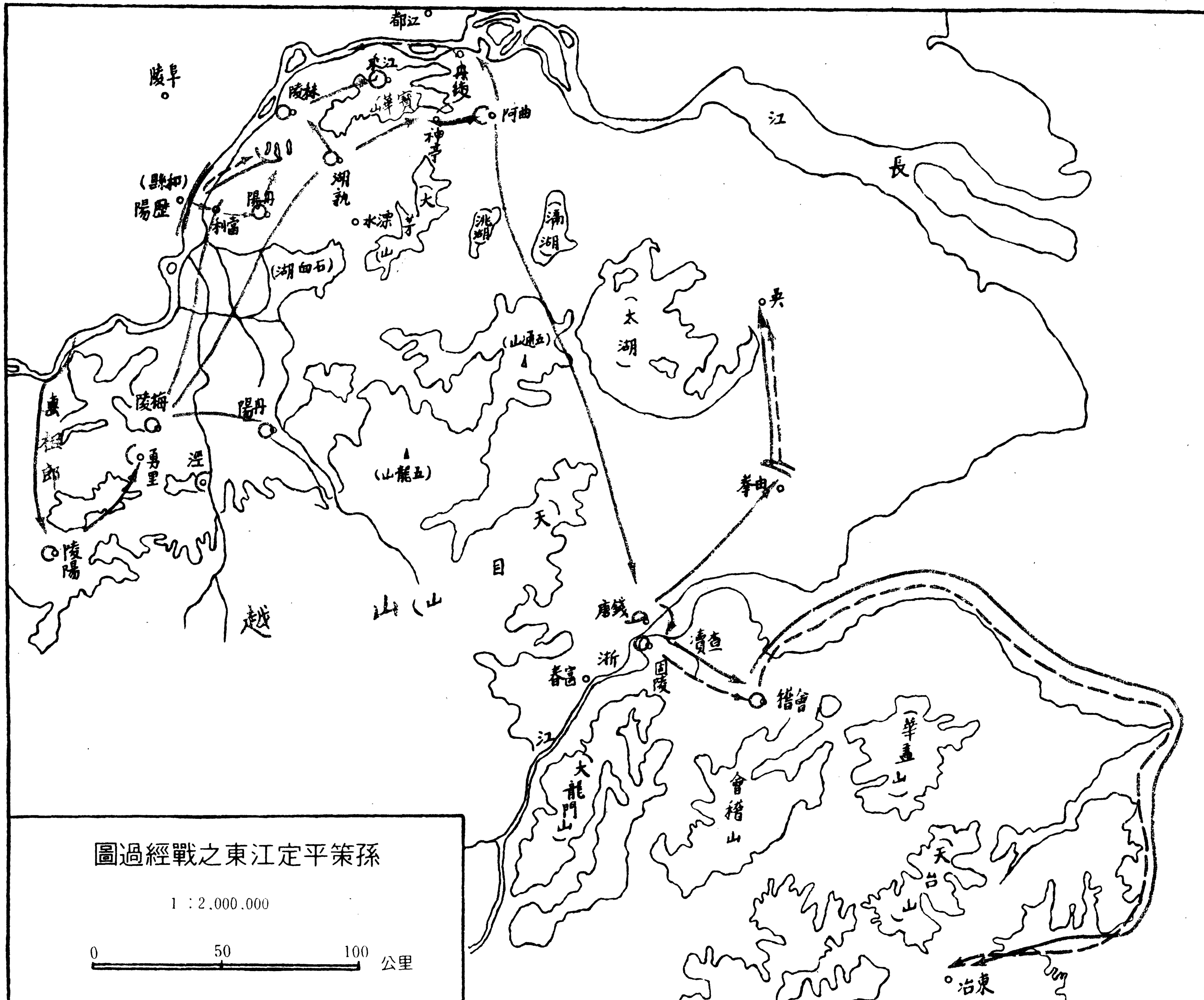
袁曹官渡附近決戰圖

1：2,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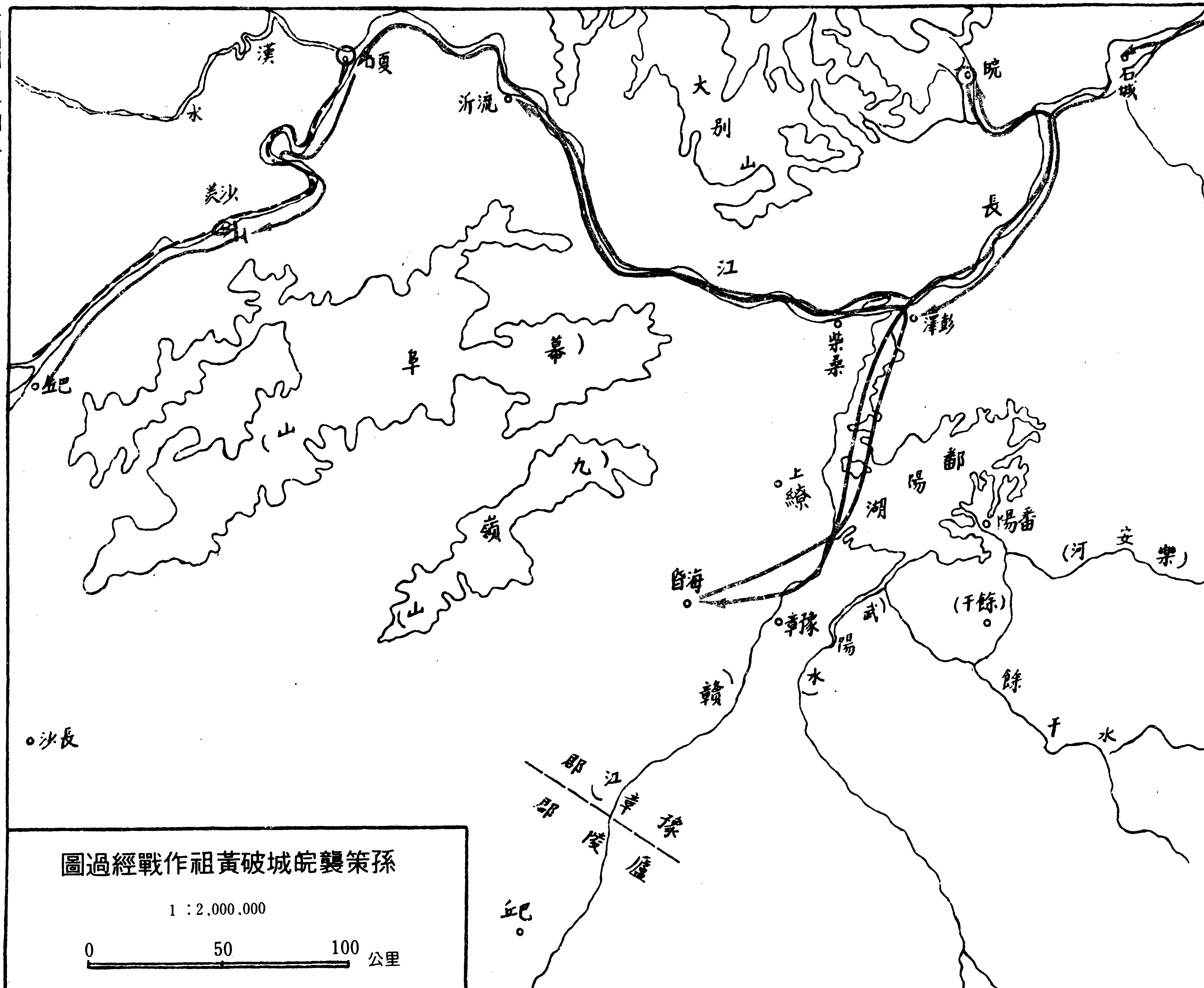


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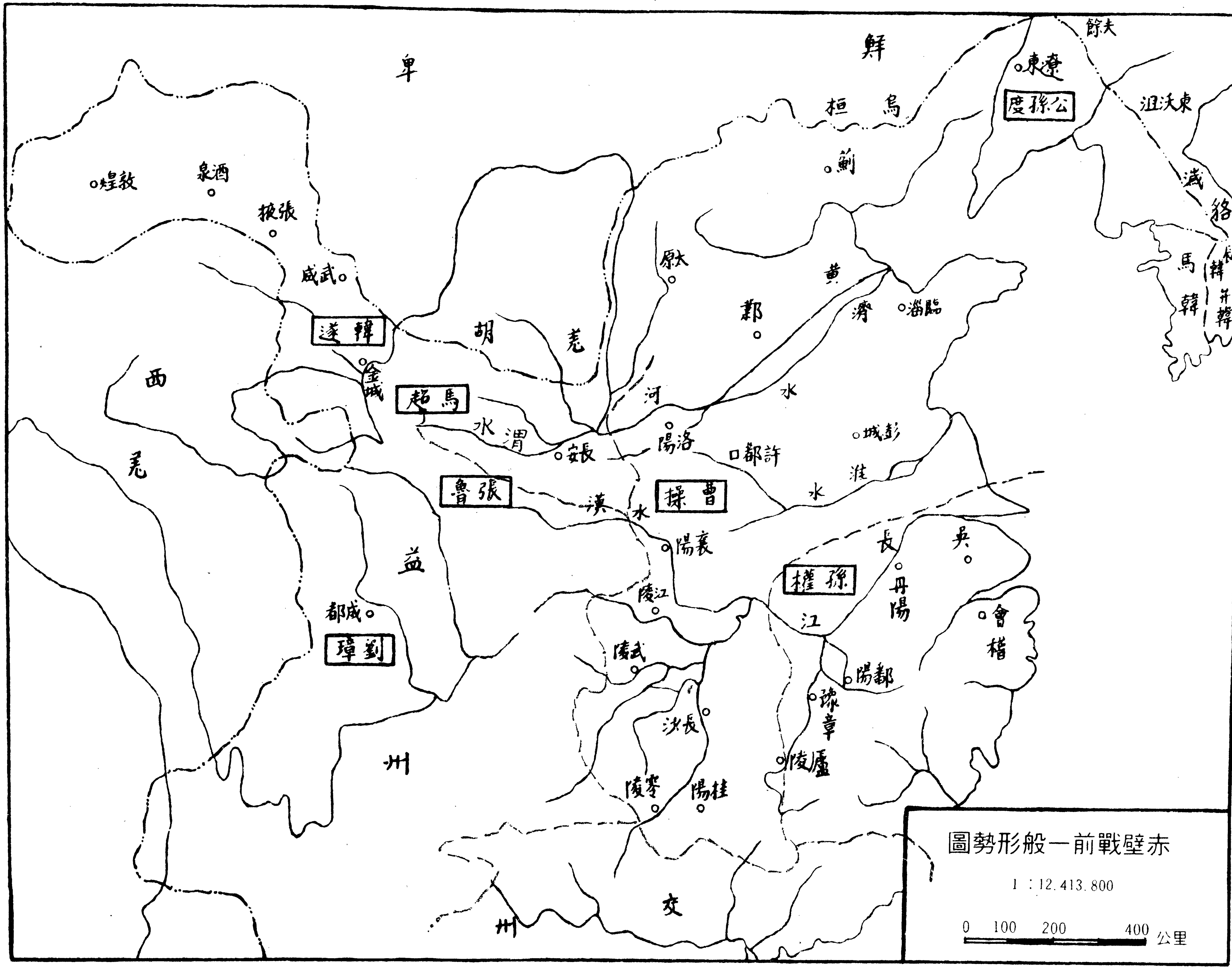
①曹操夜襲烏巢，盡燒袁紹之糧草。
②袁紹以操遠出其營必空，使張郃等攻其營。
③張郃攻曹營不克懼罪遂投降於曹軍。
④操以其在烏巢以割人鼻牛馬唇示紹軍從而攻擊之。
⑤紹軍潰紹父子幅巾乘馬走黎陽北。
⑥操盡虜紹軍。




孫策平定江東之戰經過圖




孫策襲皖城破黃祖作戰經過圖



鮮卑
烏桓
夫餘
遼東
公孫度
東沃沮
薊
濊貊
辰韓
馬韓
弁韓
敦煌
酒泉
張掖
武威
韓遂
金城
胡羌
太原
鄴
黃河
濟水
臨淄
馬超
渭水
長安
洛陽
許都
彭城
淮水
西羌
張魯
漢水
曹操
襄陽
長江
吳
孫權
丹陽
江陵
會稽
成都
劉璋
益州
武陵
鄱陽
豫章
長沙
廬陵
零陵
桂陽
交州
赤壁戰前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400 公里


襄陽
宜城
信陽
合肥
平靖關
武勝關
大勝關
大別山脈
當陽
宜昌
江陵
竟陵
漢川
夏口
漢陽
鄂
江夏
廬江
西陽
蘄春
烏林
赤壁山
華容
監利
洪湖
油江口
周瑜
劉備
追
追擊
柴桑
九江
雲夢澤
巴丘
岳陽
幕府山
鄱陽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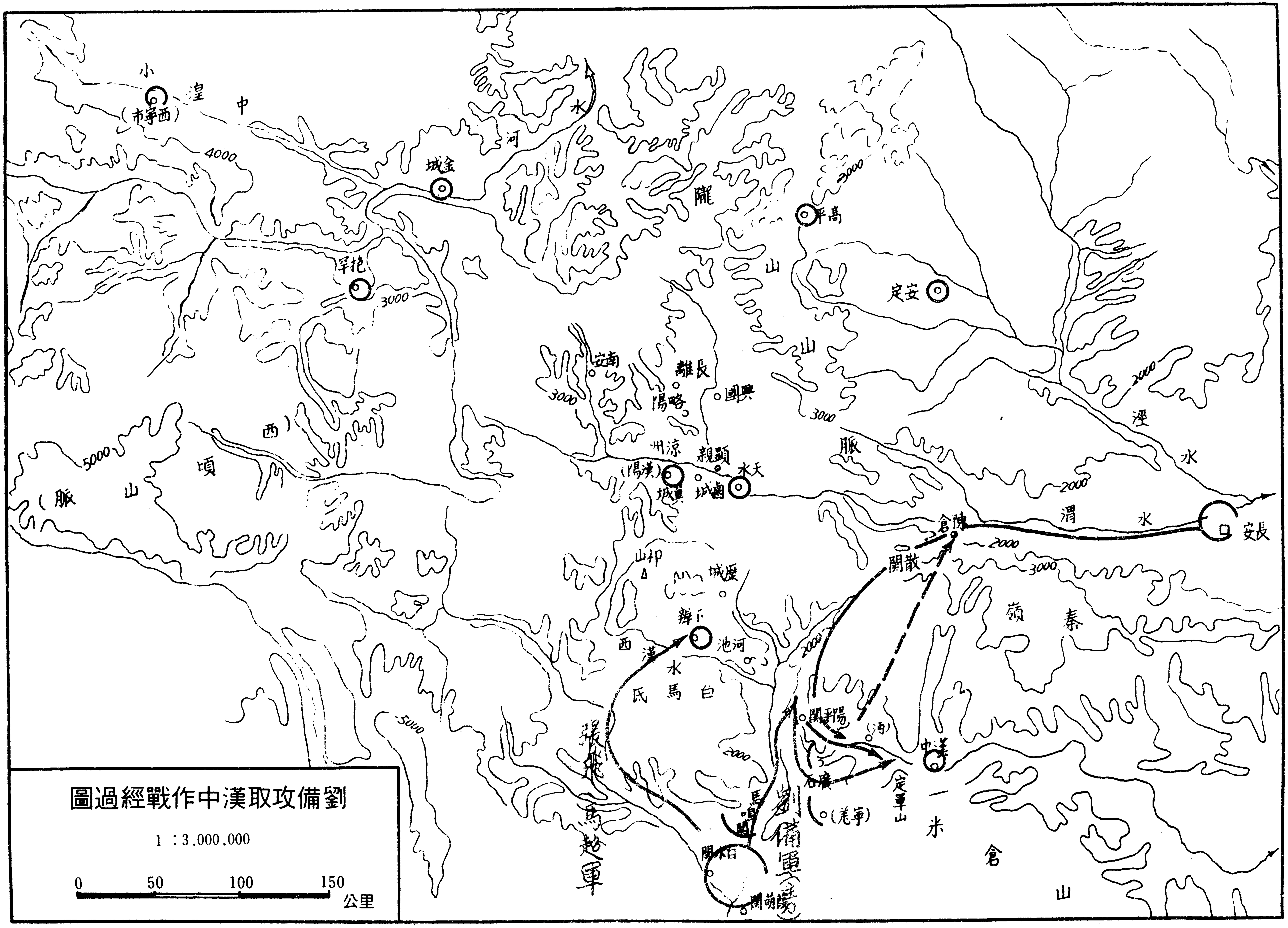
赤壁之戰作戰經過圖



圖過經戰之州益取製備劉

1 : 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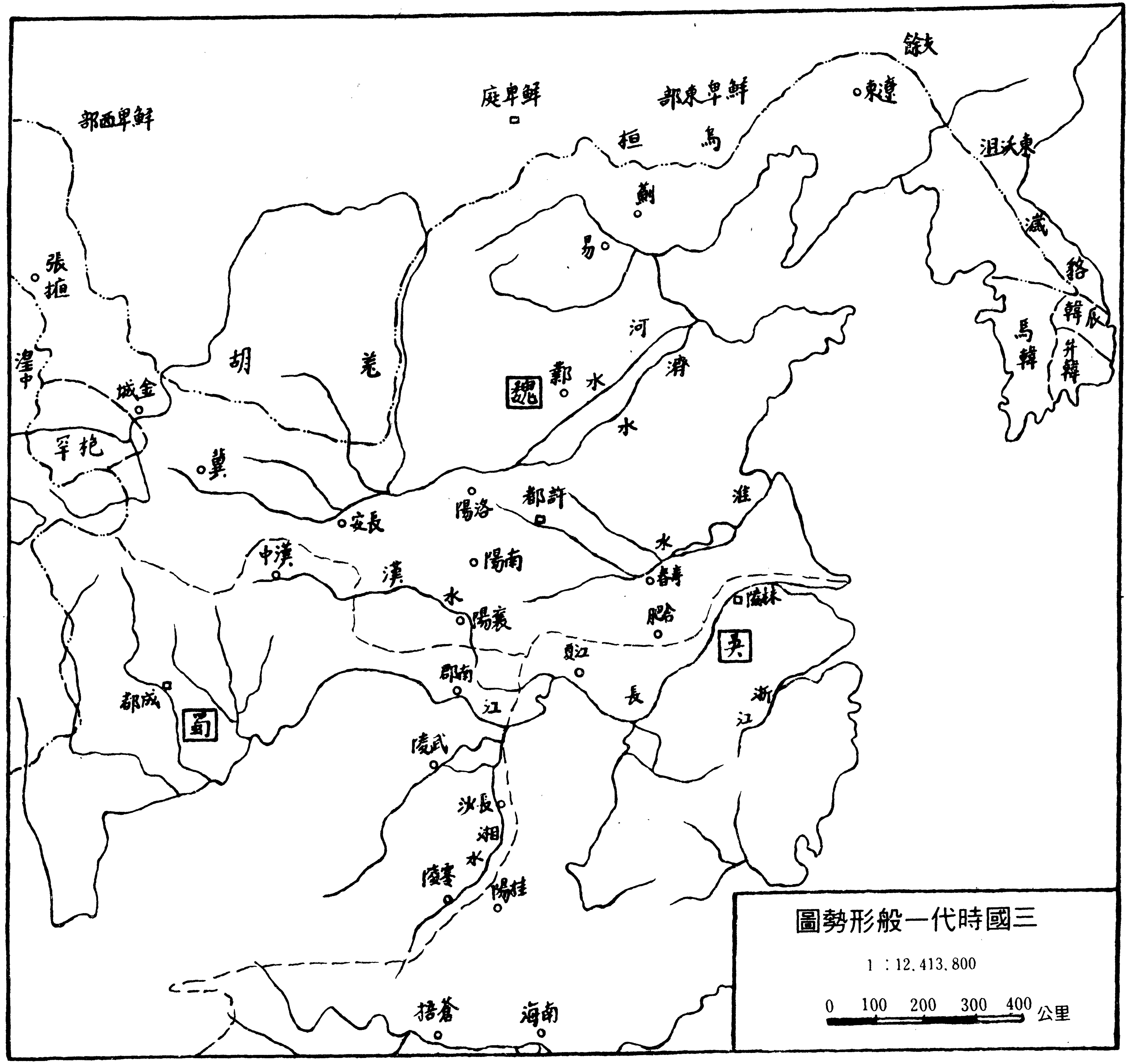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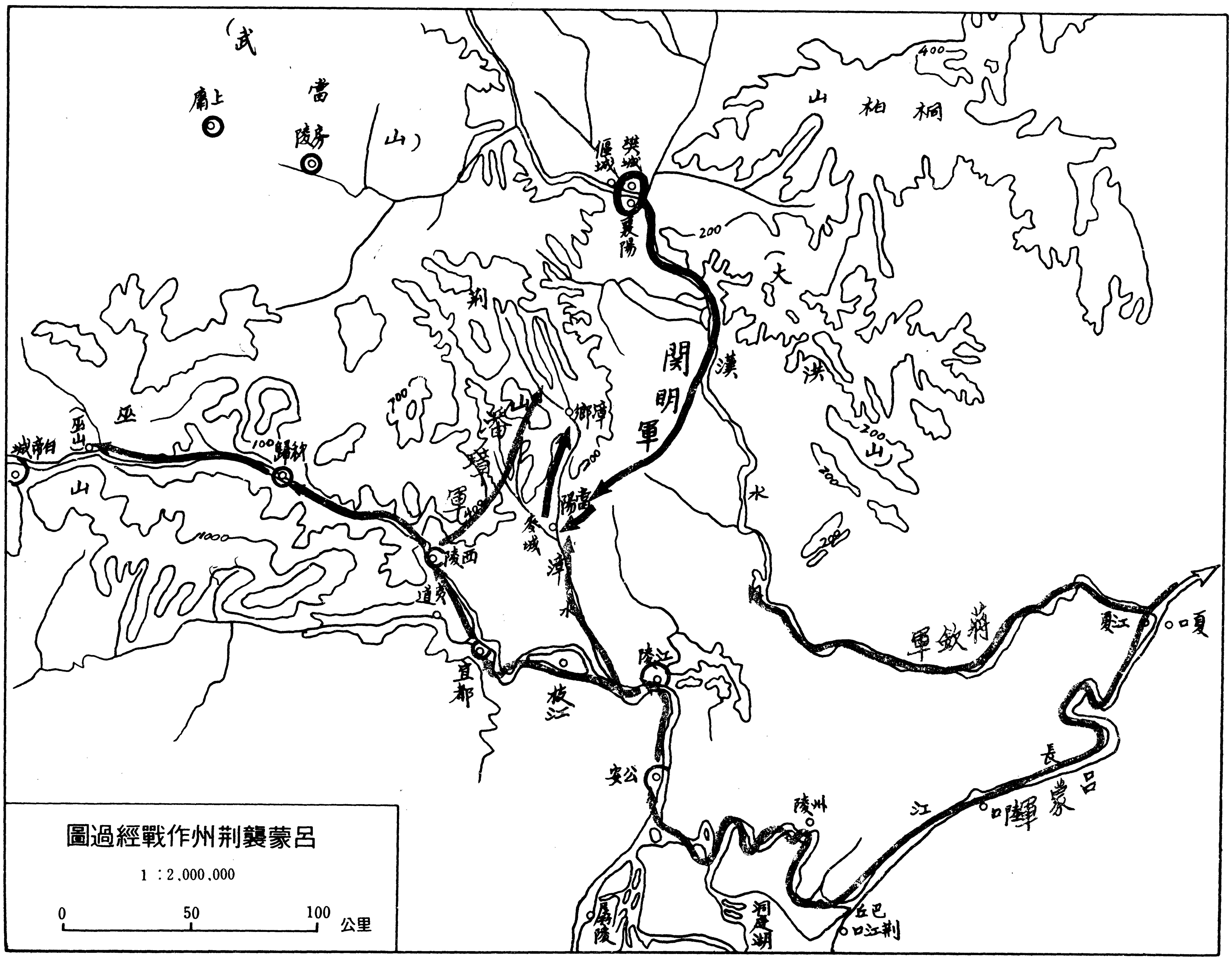


劉備攻取漢中作戰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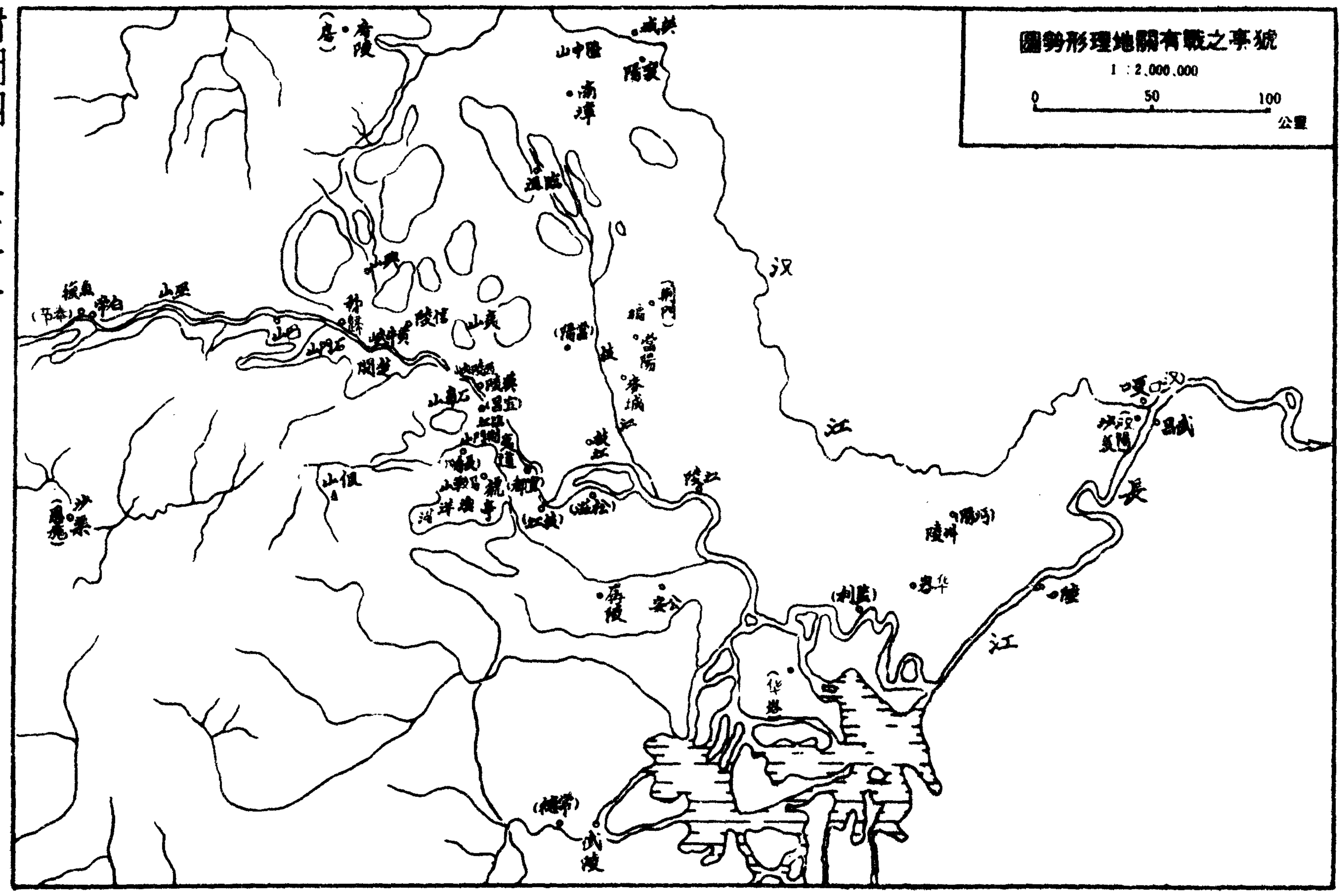

鮮卑西部
鮮卑庭
鮮卑東部
夫餘
遼東
烏桓
東沃沮
薊
易
濊
貉
辰韓
馬韓
弁韓
張掖
金城
胡
羌
枹罕
冀
魏
鄴
河
水
濟
水
淮
水
長安
洛陽
許都
漢中
南陽
漢
水
壽春
襄陽
合肥
吳
江夏
南郡
江
長
浙
江
成都
蜀
武陵
長沙
湘
水
零陵
桂陽
蒼梧
南海
三國時代一般形勢圖
1：12,413,800
0 100 200 300 400 公里



呂蒙襲荊州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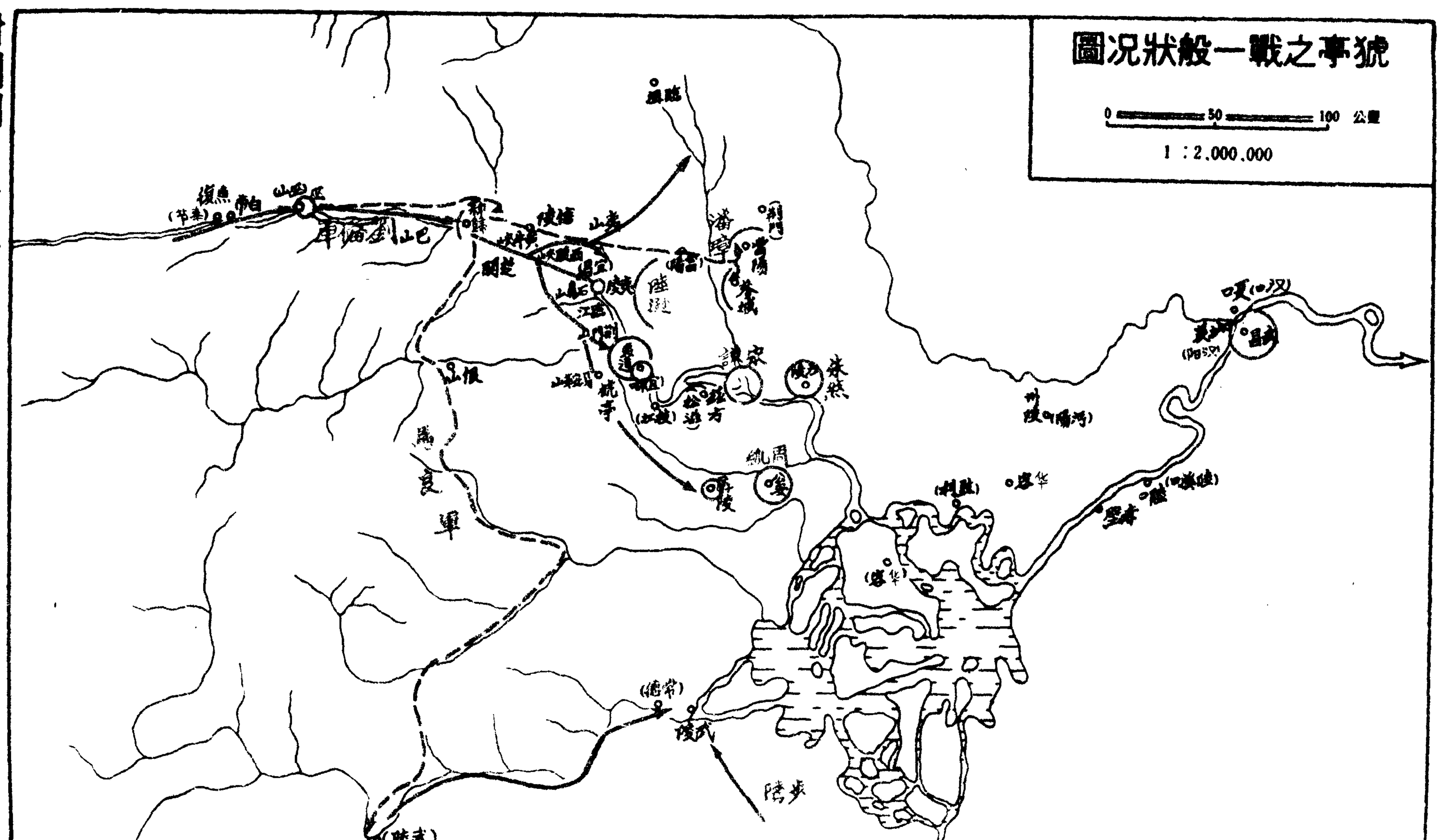
1：2,000,000

附圖四—一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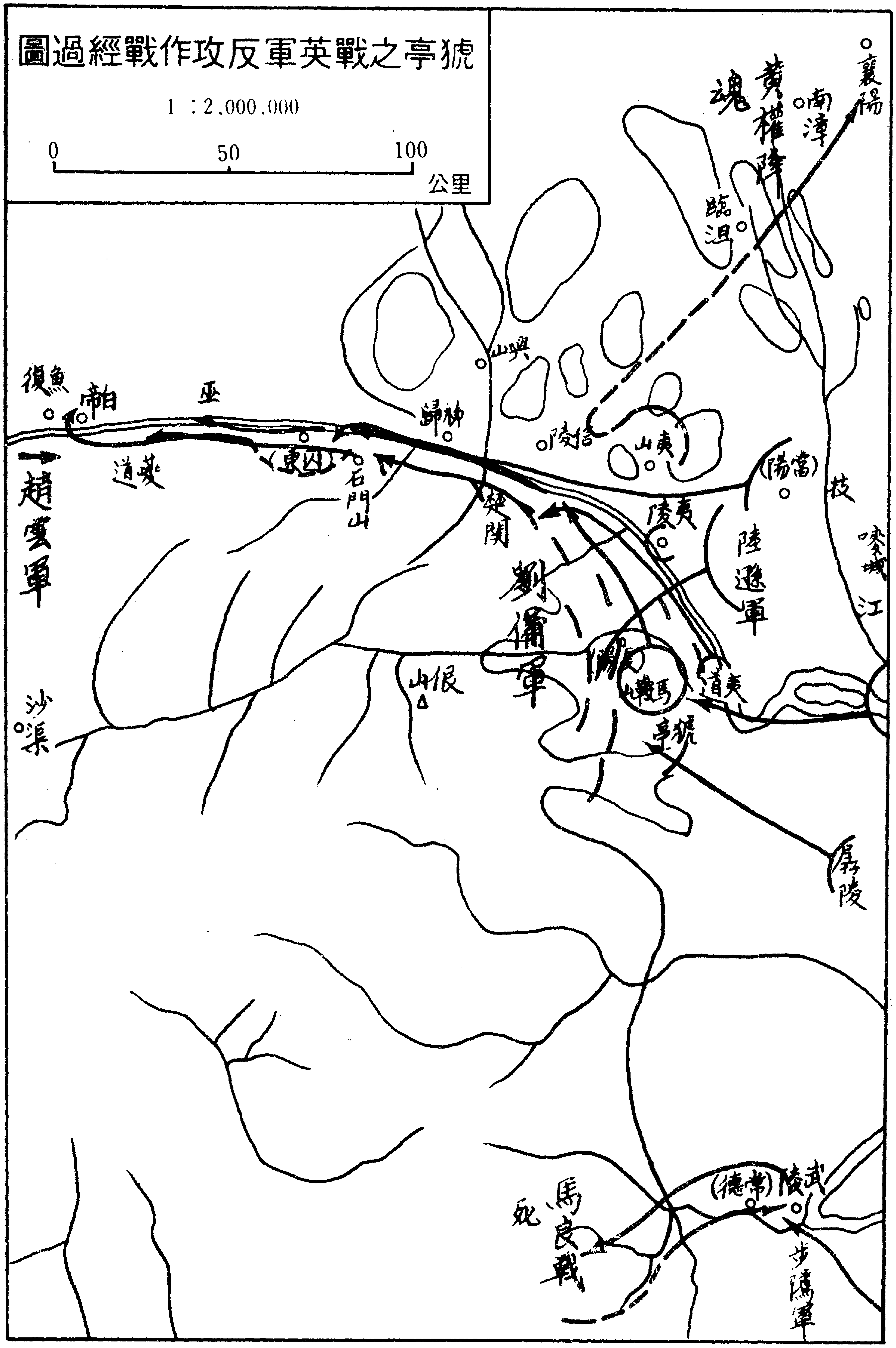
猇亭之戰有關地理形勢圖

附圖四—一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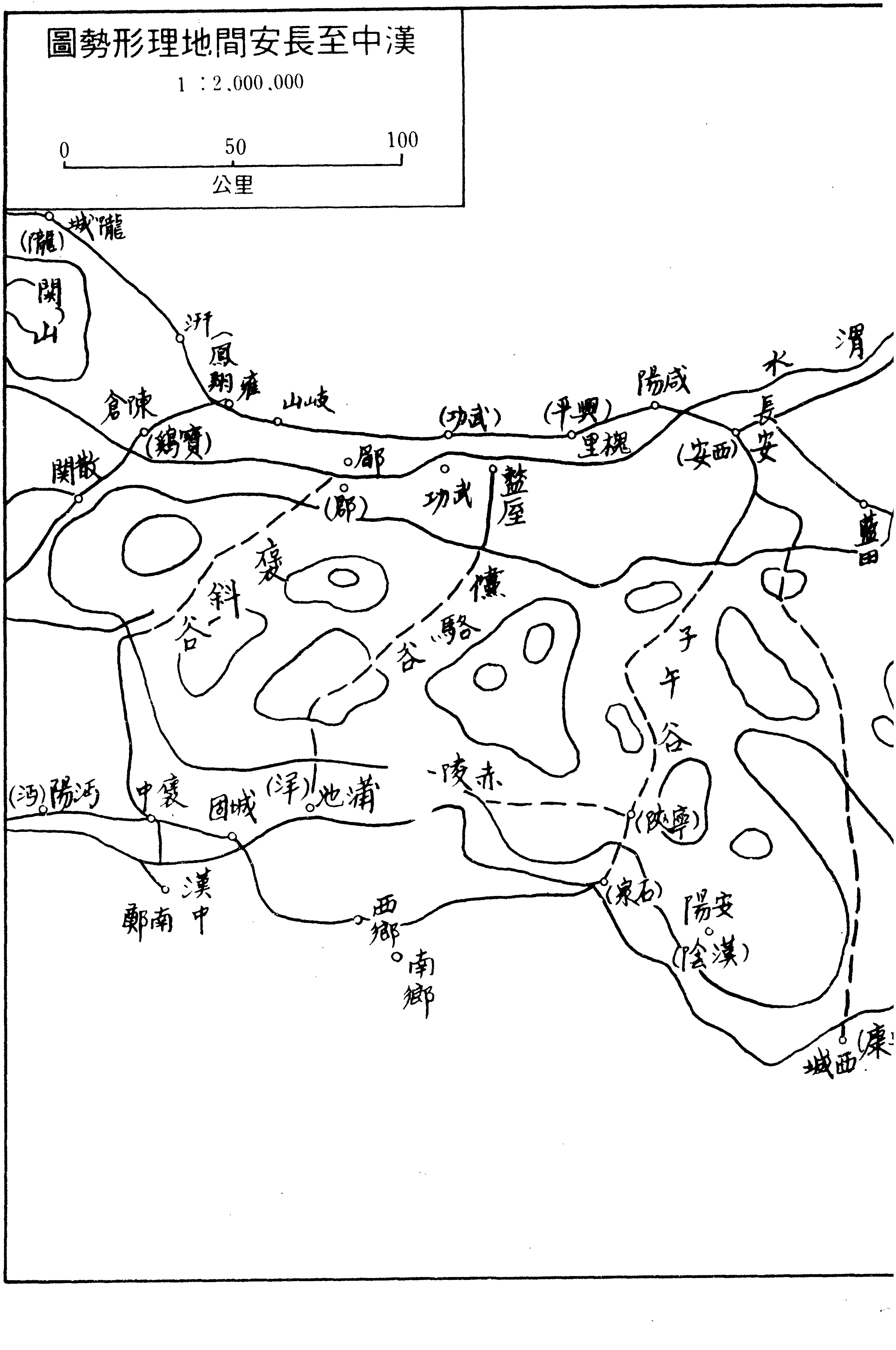
猇亭之戰一般狀況圖

附圖四－一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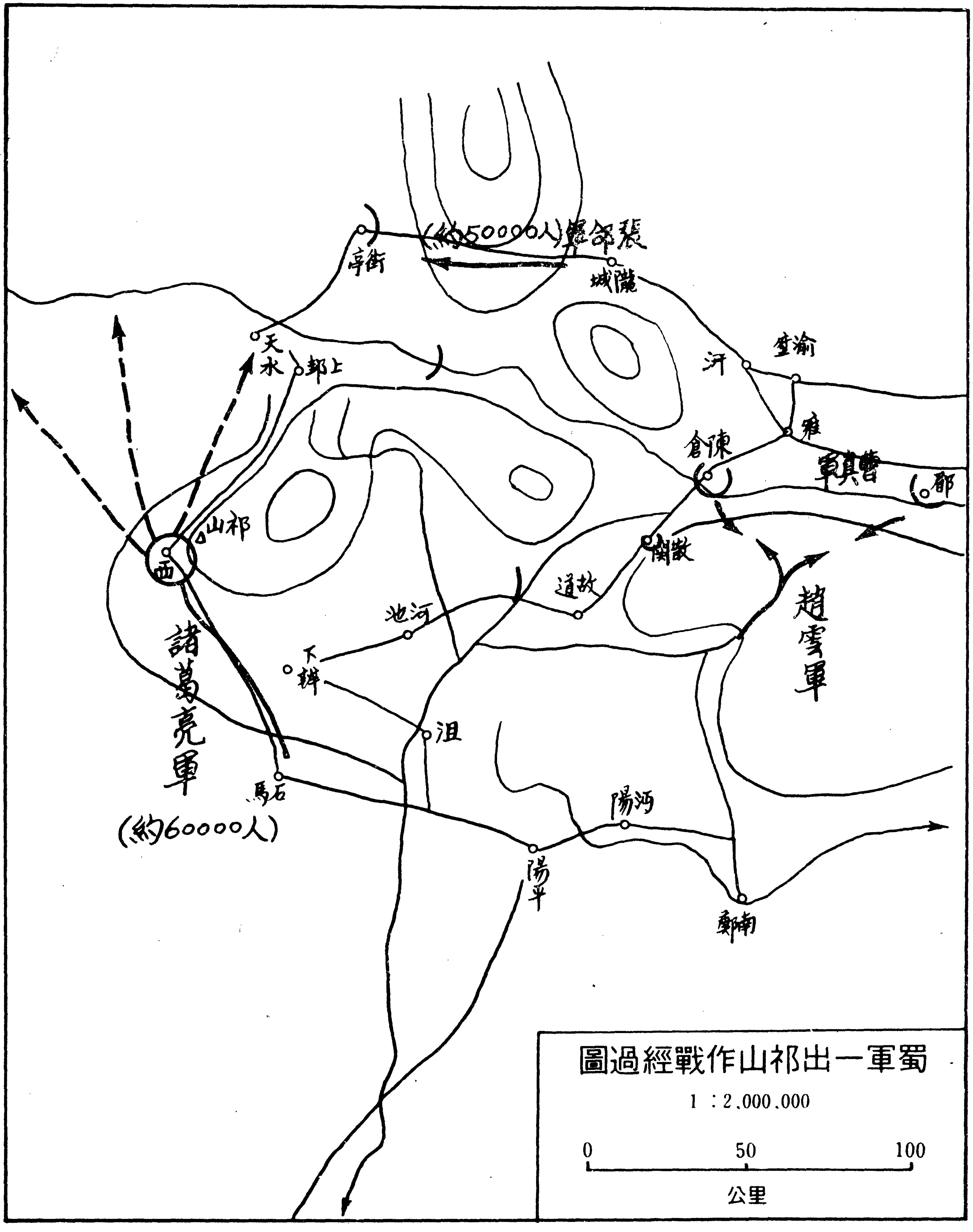


猇亭之戰英軍反攻作戰經過圖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襄陽
南漳
黃權降魏
臨沮
興山
秭歸
巫
白帝
魚復
夔道
石門山
信陵
夷山
當陽
枝江
夷陵
夔關
陸遜軍
劉備軍
趙雲軍
佷山
夷道
猇亭
沙渠
孱陵
武陵
常德
馬良戰死
步騭軍

附圖四—一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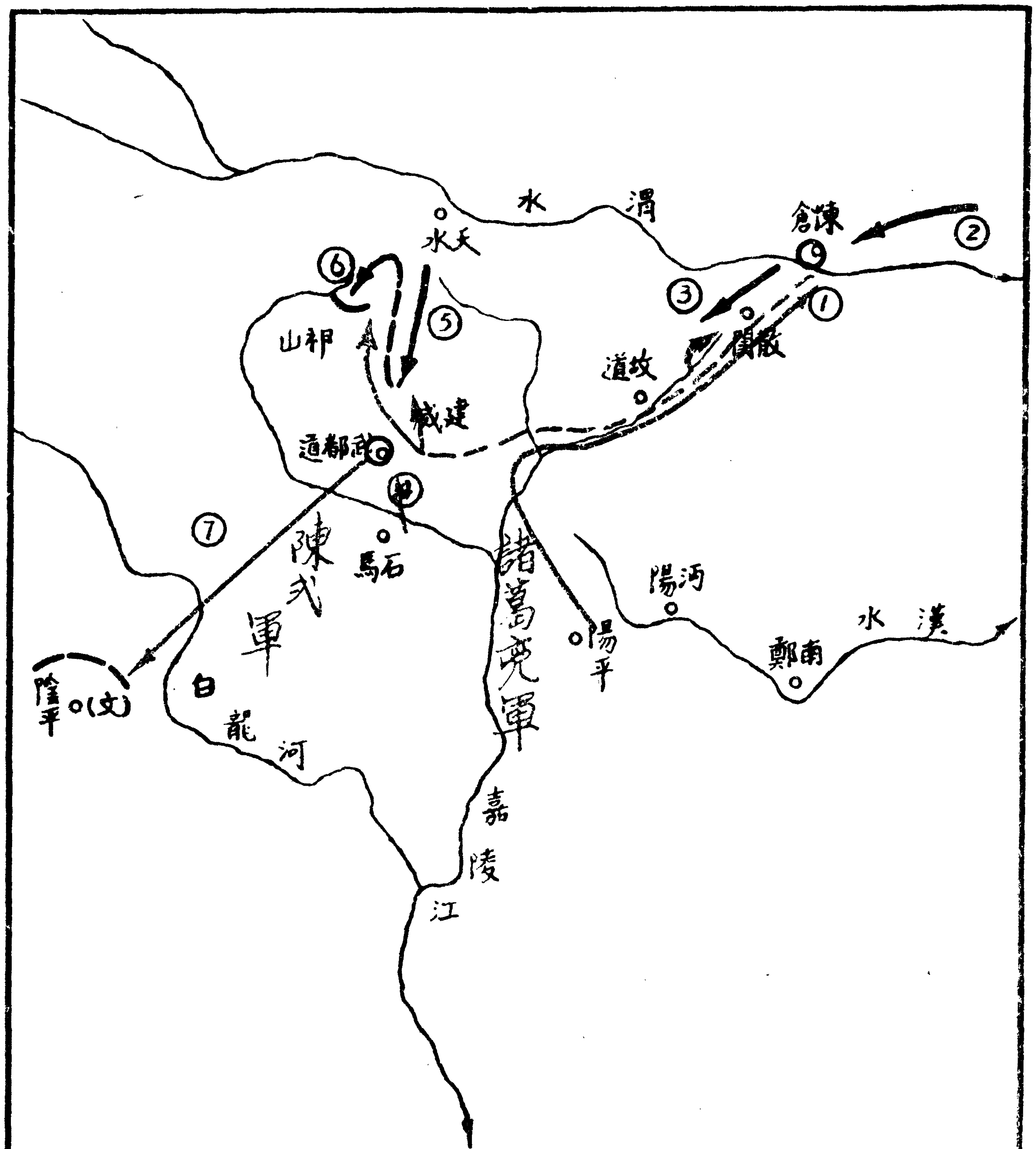


漢中至長安間地理形勢圖



蜀軍一出祁山作戰經過圖

附圖四－一五七



說明：

①蜀軍以一部攻圍陳倉

②魏遣張郃救陳倉

③蜀軍解陳倉之圍去張郃先鋒王雙追之爲蜀軍所斬

④蜀遣將軍陳式圍武都道未下

⑤魏雍州刺史郭淮救武都道將攻陳式

⑥諸葛亮自陳倉回軍擊走郭淮遂出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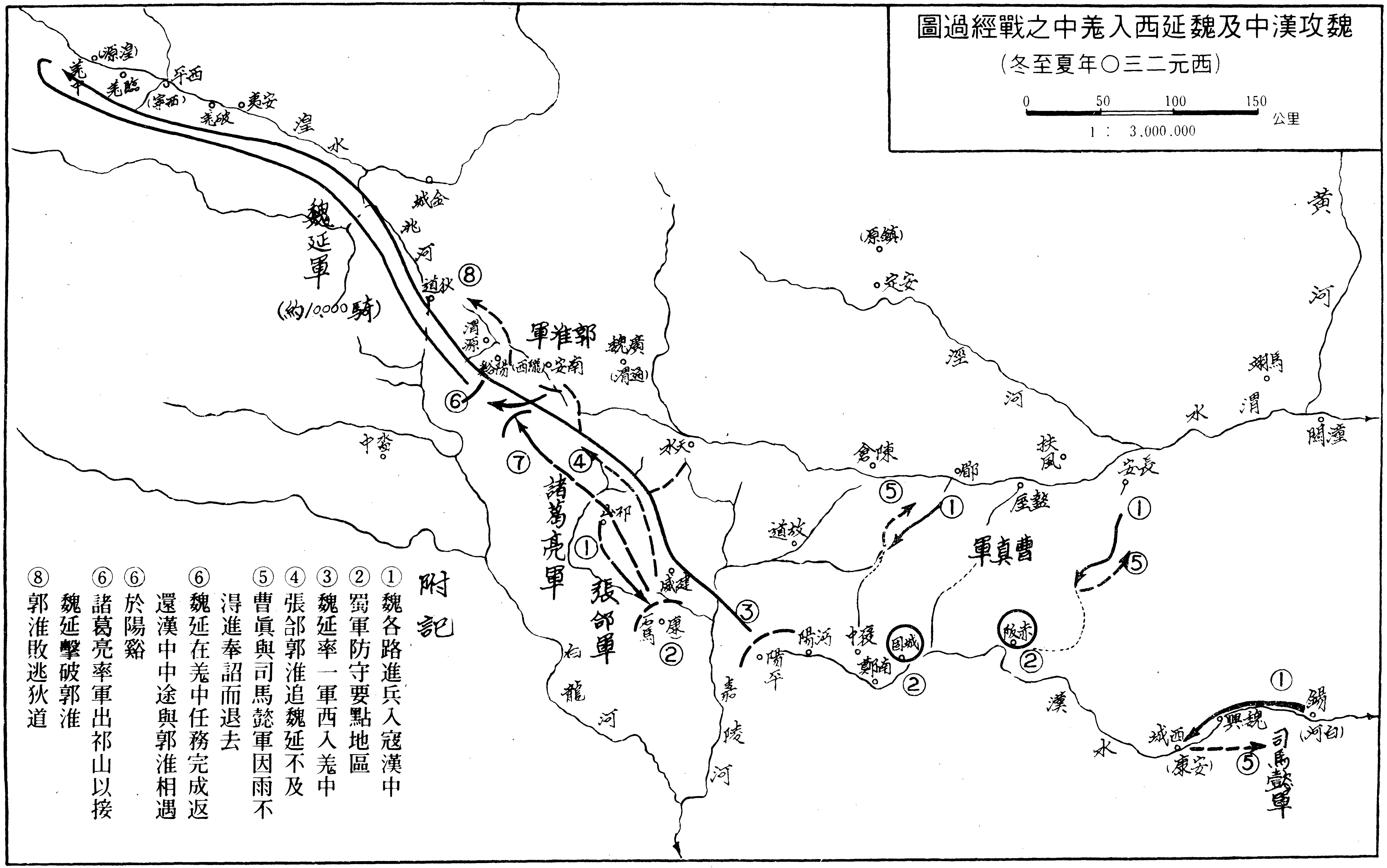
⑦陳式往攻陰平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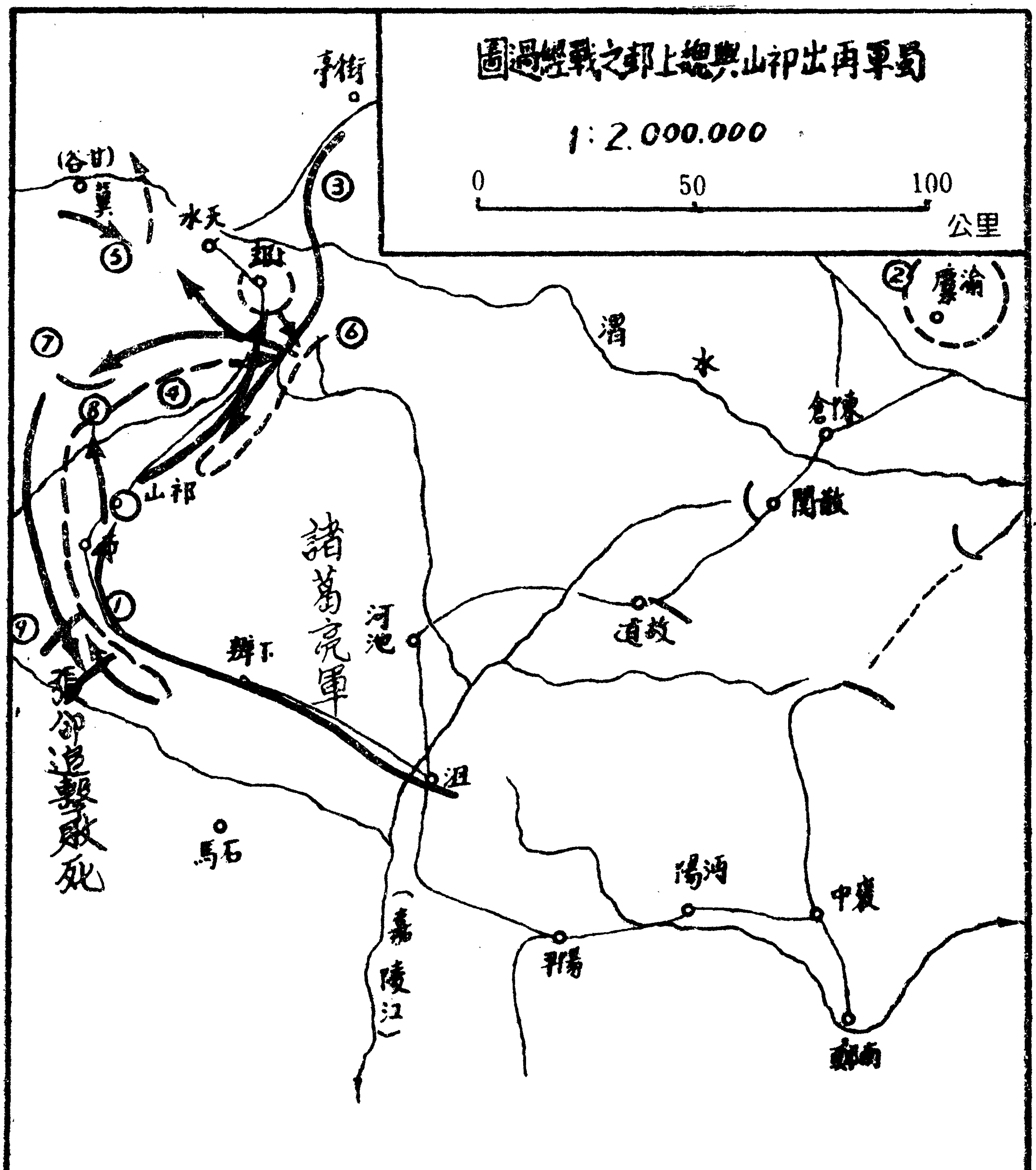
蜀軍圍陳倉取武都陰平經過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魏攻漢中及魏延西入羌中之戰經過圖
(西元二三〇年夏至冬)
0 50 100 150 公里
1 : 3,000,000
附記
① 魏各路進兵入寇漢中
② 蜀軍防守要點地區
③ 魏延率一軍西入羌中
④ 張郃郭淮追魏延不及
⑤ 曹眞與司馬懿軍因雨不得進奉詔而退去
⑥ 魏延在羌中任務完成返還漢中中途與郭淮相遇
⑥ 於陽谿
⑥ 諸葛亮率軍出祁山以接魏延擊破郭淮
⑧ 郭淮敗逃狄道
魏延軍
(約10000騎)
郭淮軍
諸葛亮軍
張郃軍
曹眞軍
司馬懿軍
湟水
洮河
涇河
渭水
黄河
漢水
嘉陵河
白龍河
金城
狄道
南安
廣魏
天水
祁山
建威
陳倉
扶風
長安
盩厔
故道
定安
陽平
沔陽
南鄭
成固
赤阪
西城
魏興
潼關
馮翊



說明：

①蜀軍以一部攻祁山。

②司馬懿至渝麋決定西上救祁山。

③懿留一部守上邽以主力赴援祁山。

④蜀軍分兵攻上邽。

⑤郭淮救上邽爲蜀軍擊破。

⑥懿急退守上邽東山蜀軍攻之懿堅守不出戰。

⑦蜀軍割收上邽麥後回軍西城懿自後躡之蜀軍求戰復堅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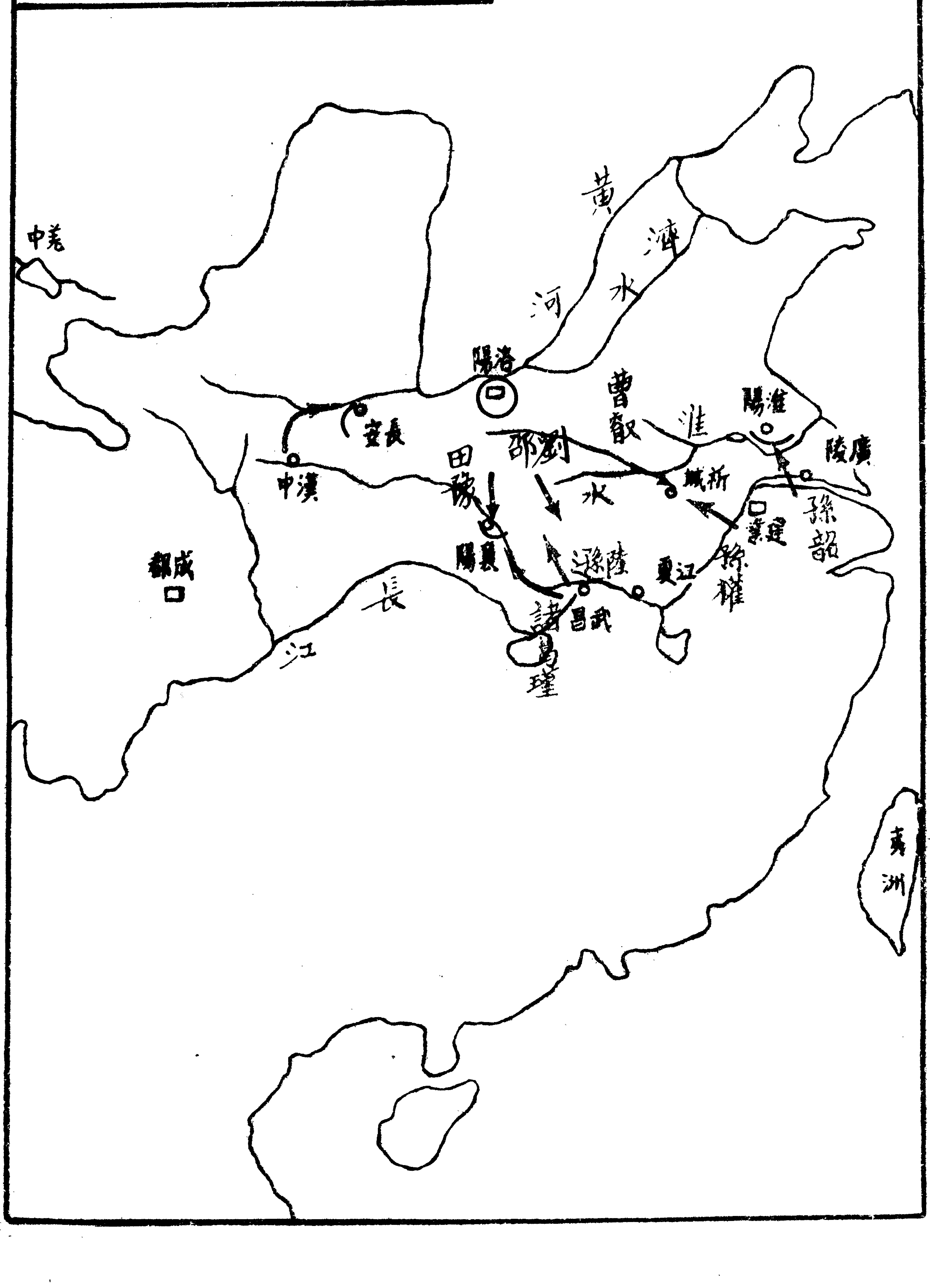
⑧懿出戰而敗。

⑨蜀軍退懿令張部追擊邪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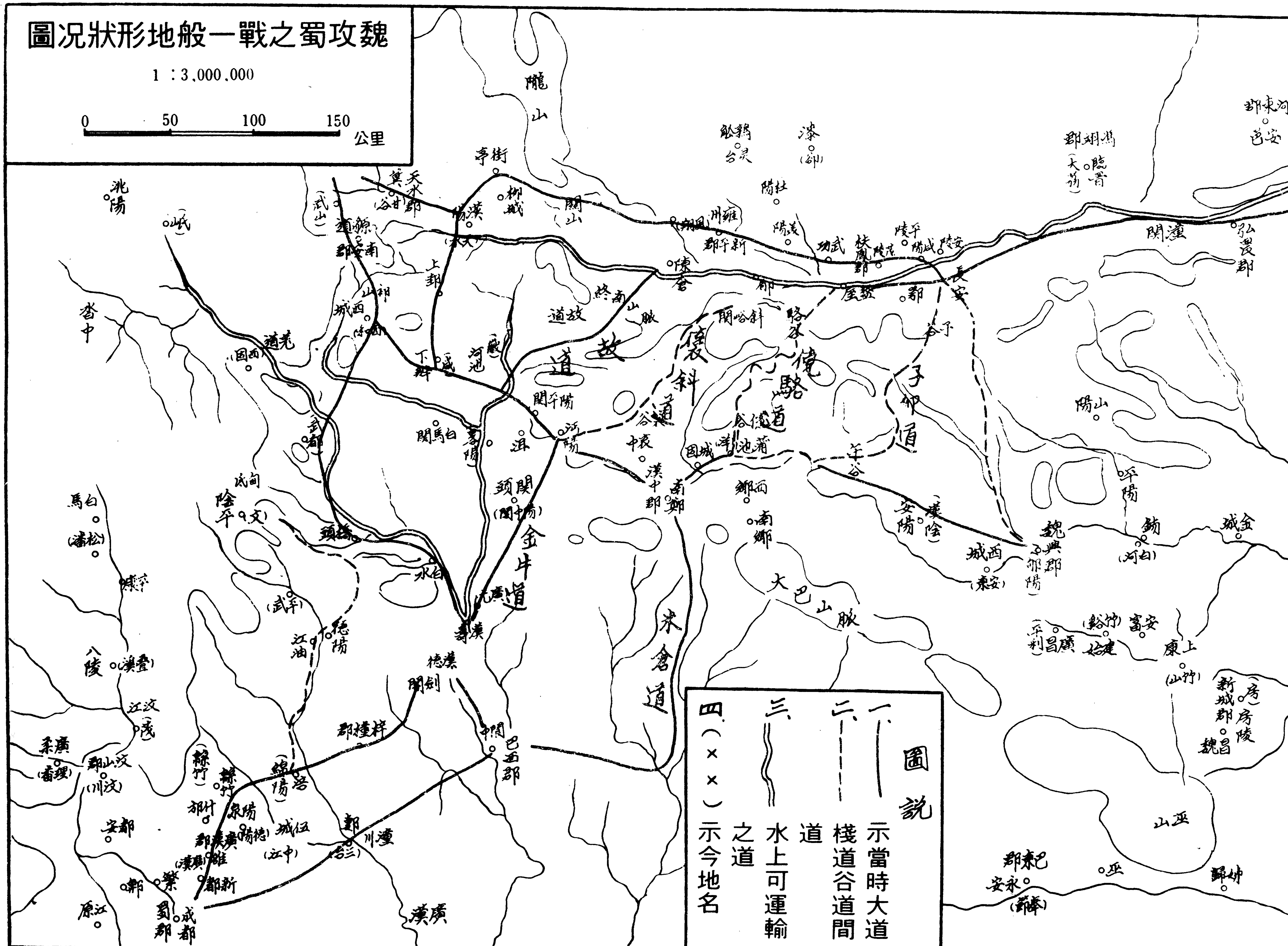
吳蜀聯合大舉伐魏狀況圖

: 18,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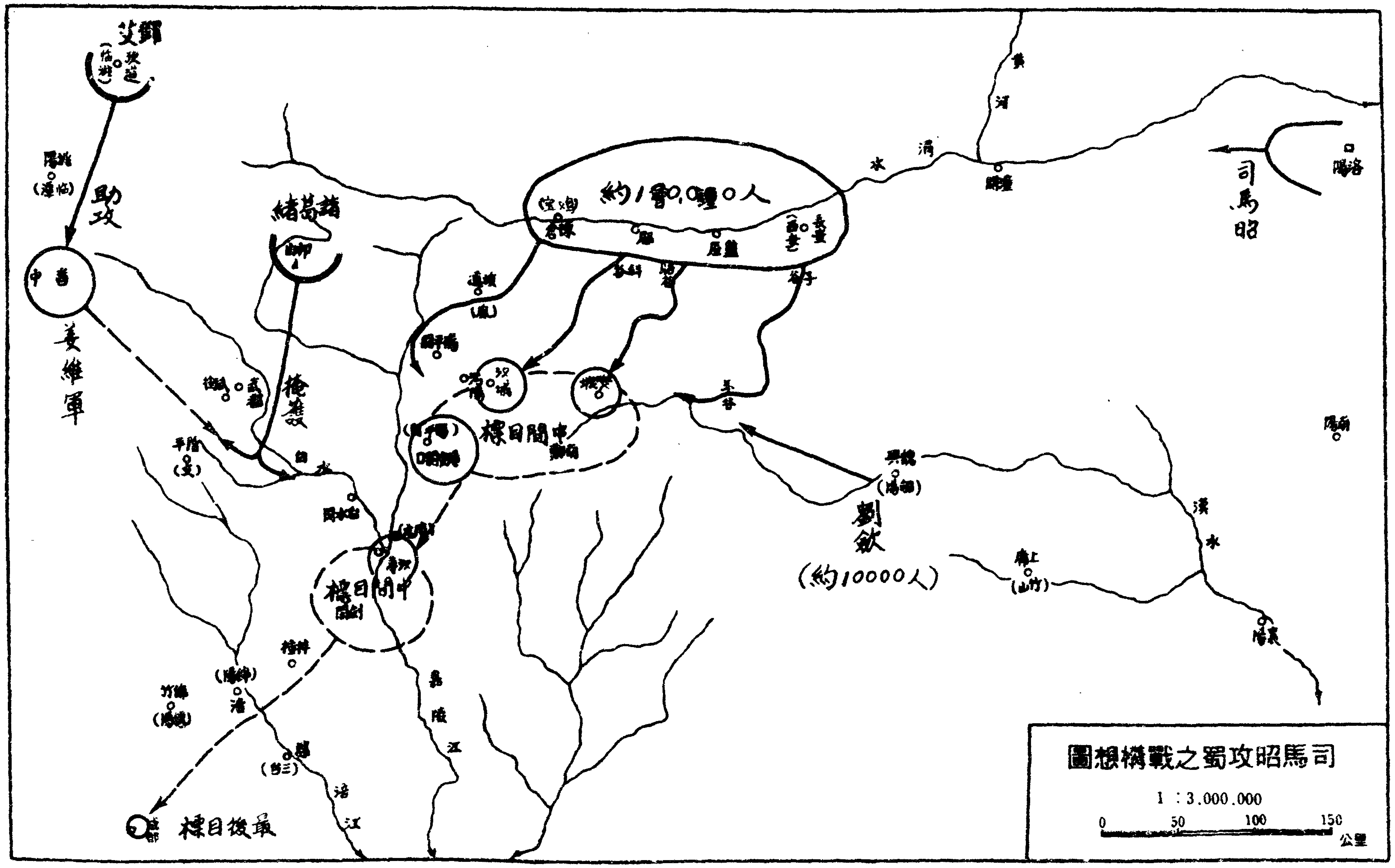
0 50 1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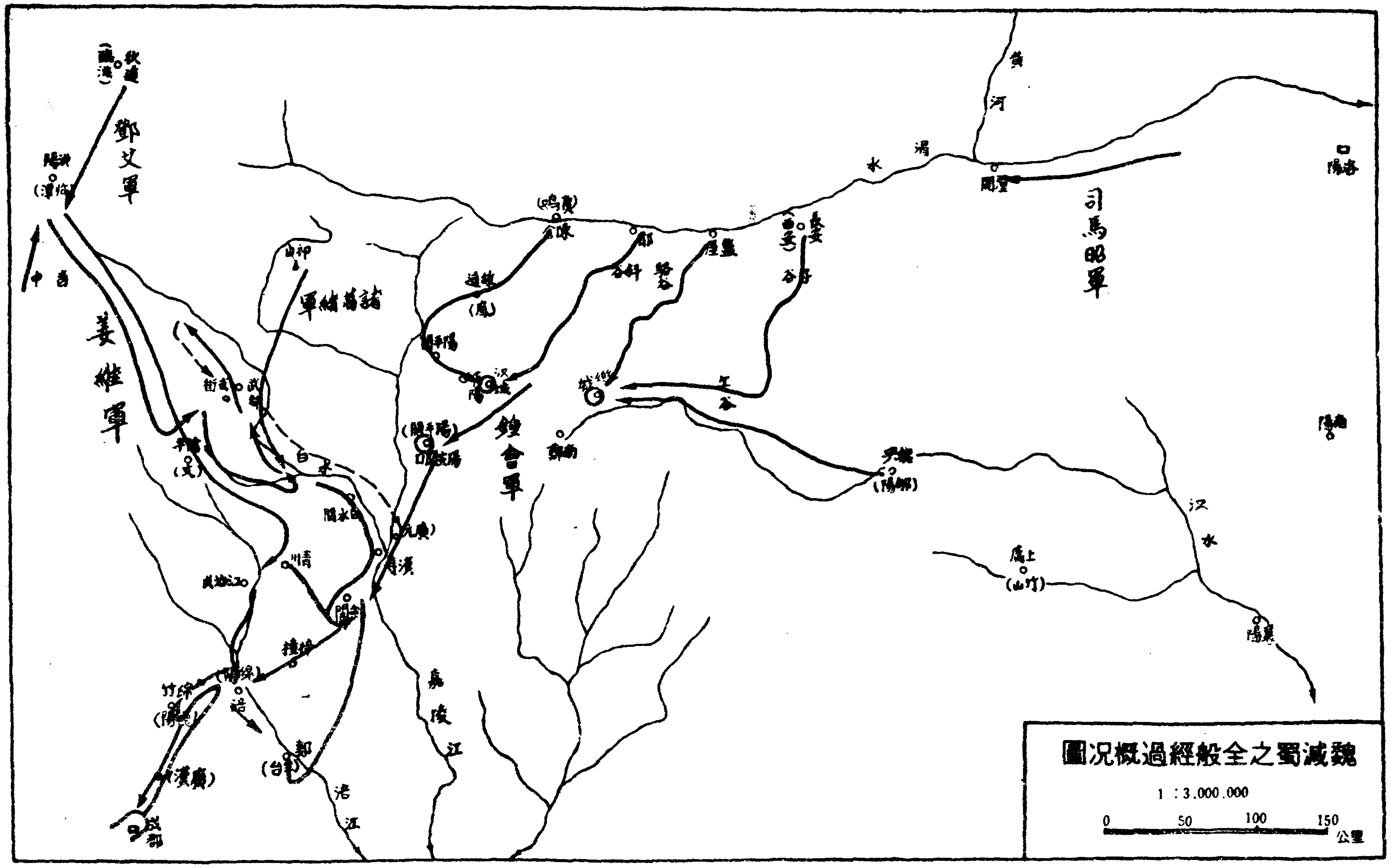
魏攻蜀之戰一般地形狀況圖



附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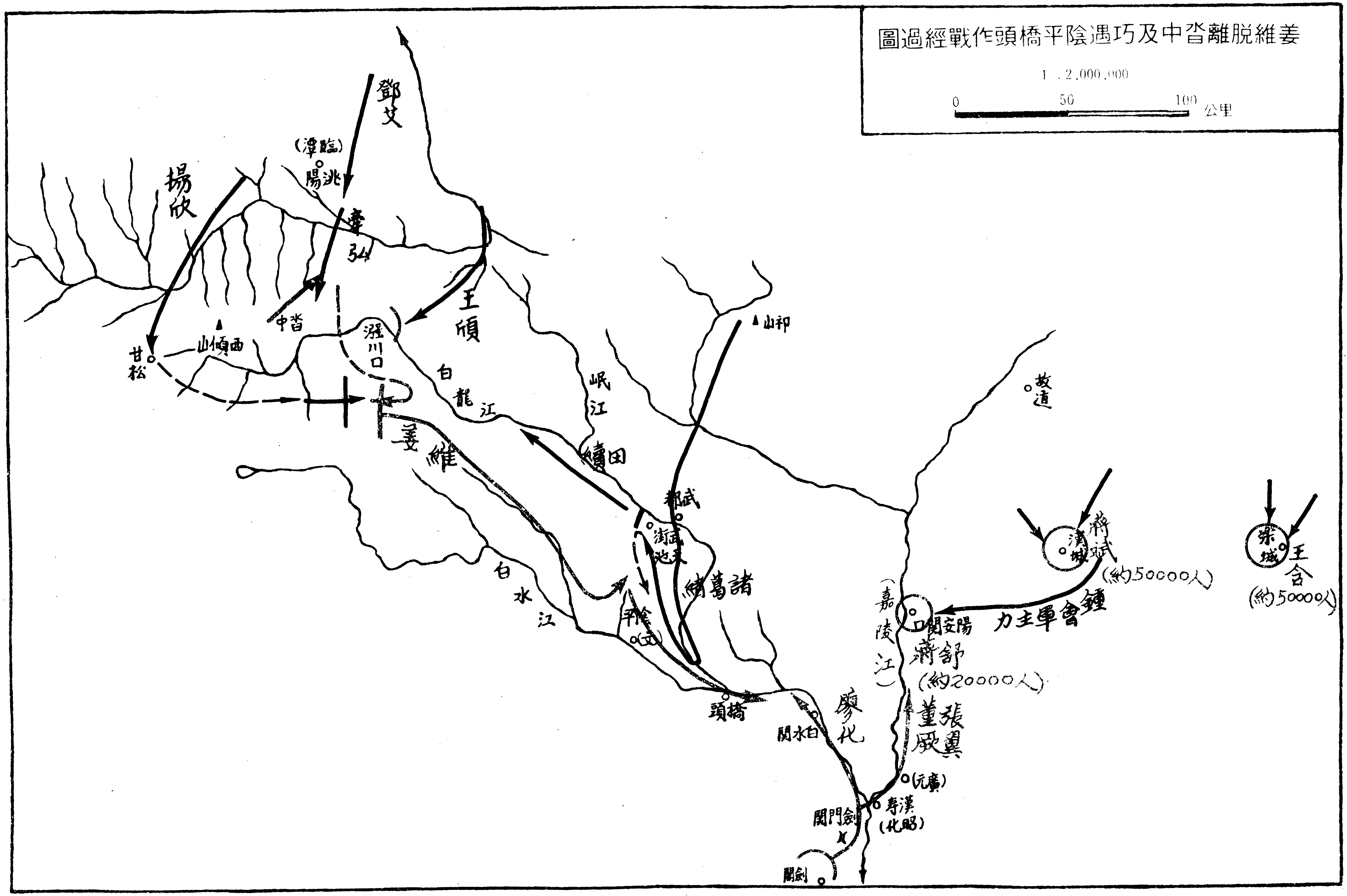

司馬昭攻蜀之戰構想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鄧艾
助攻
諸葛緒
掩襲
姜維軍
中間目標
最後目標
司馬昭
劉欽
(約10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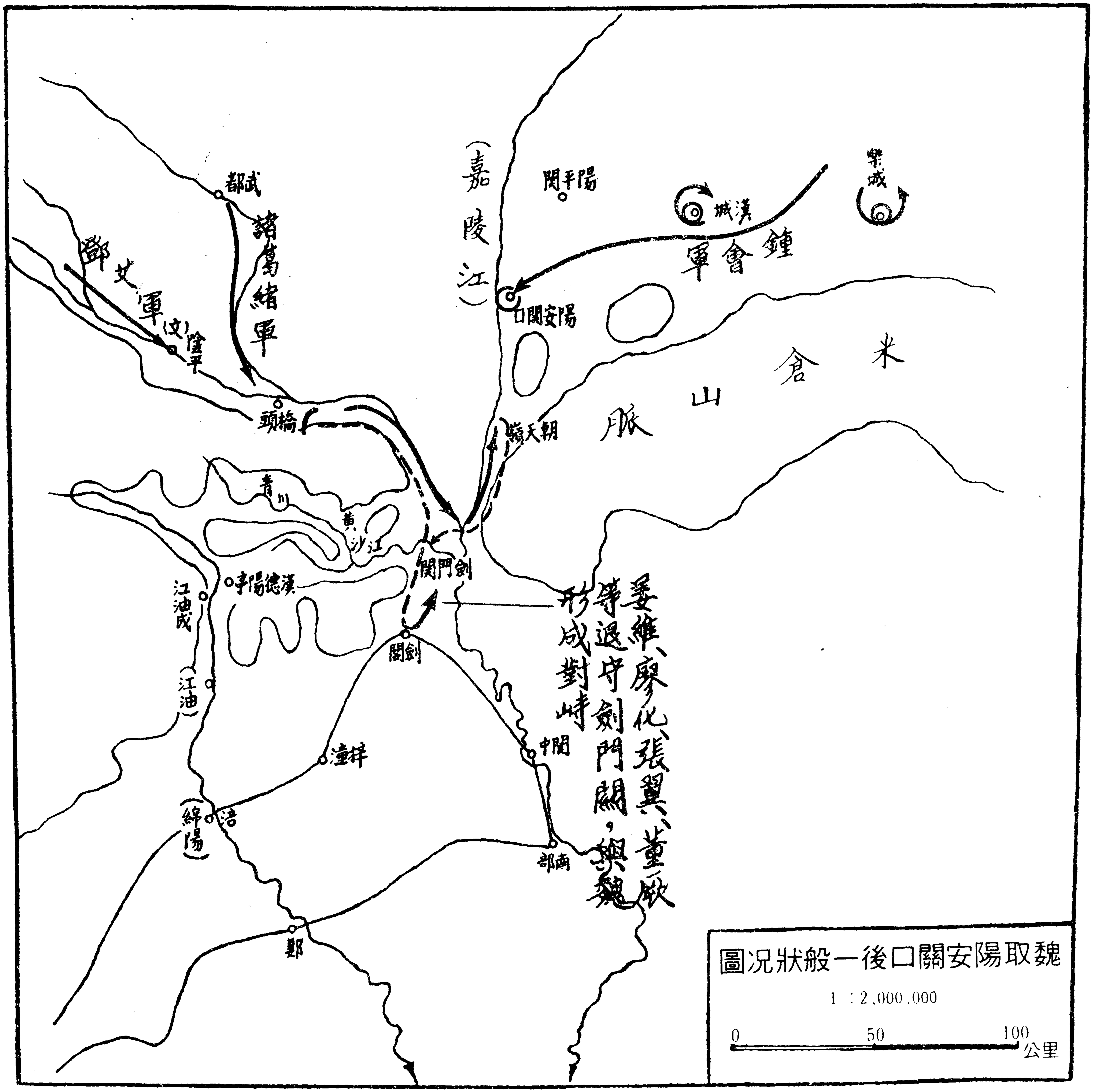
附圖四—一六二



魏滅蜀之全般經過概況圖
1：3,000,000
0 50 100 150 公里
鄧艾軍
姜維軍
諸葛緒軍
鍾會軍
司馬昭軍
黃河
渭水
漢水
嘉陵江
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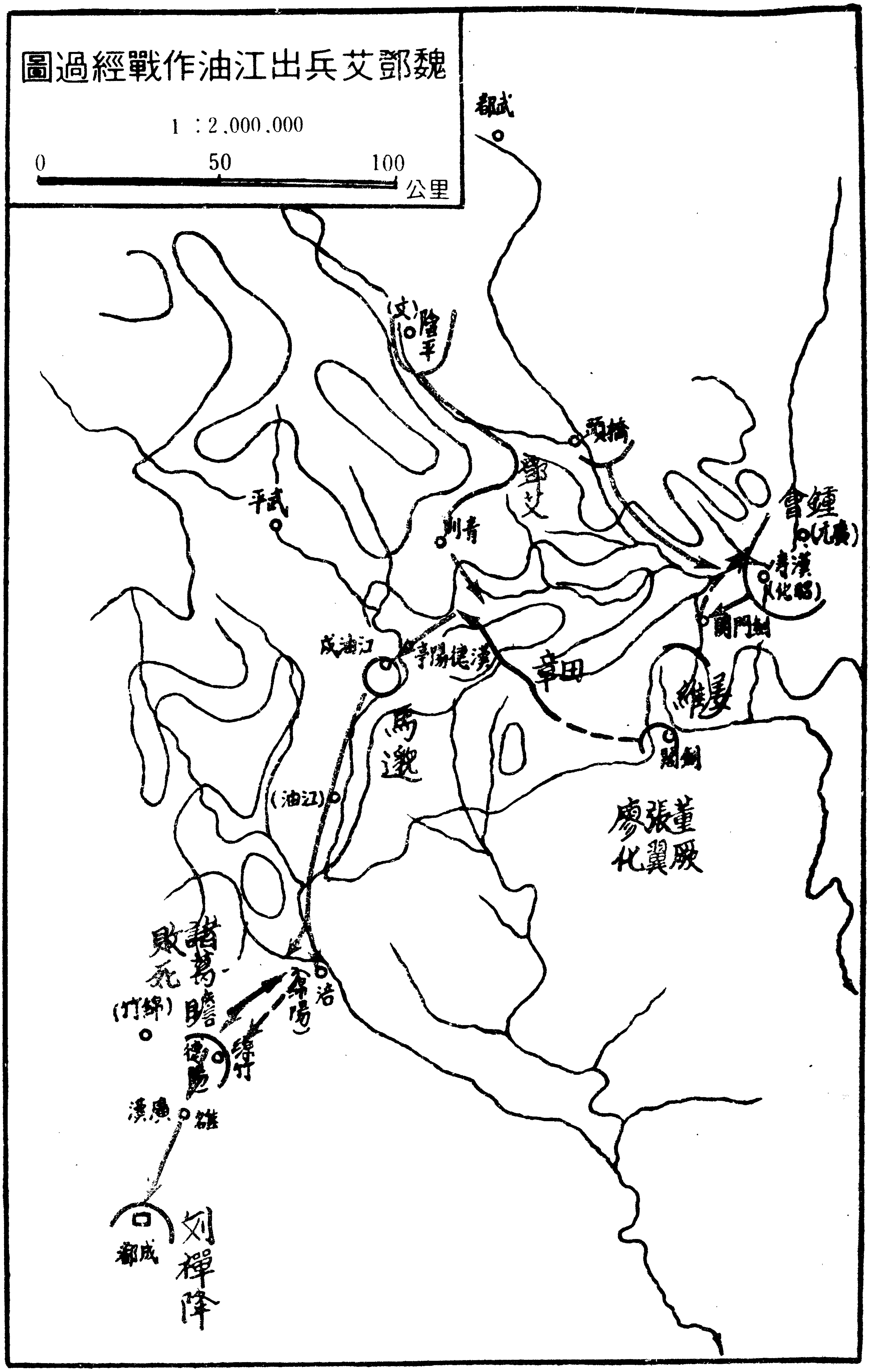
姜維脫離沓中及巧遇陰平橋頭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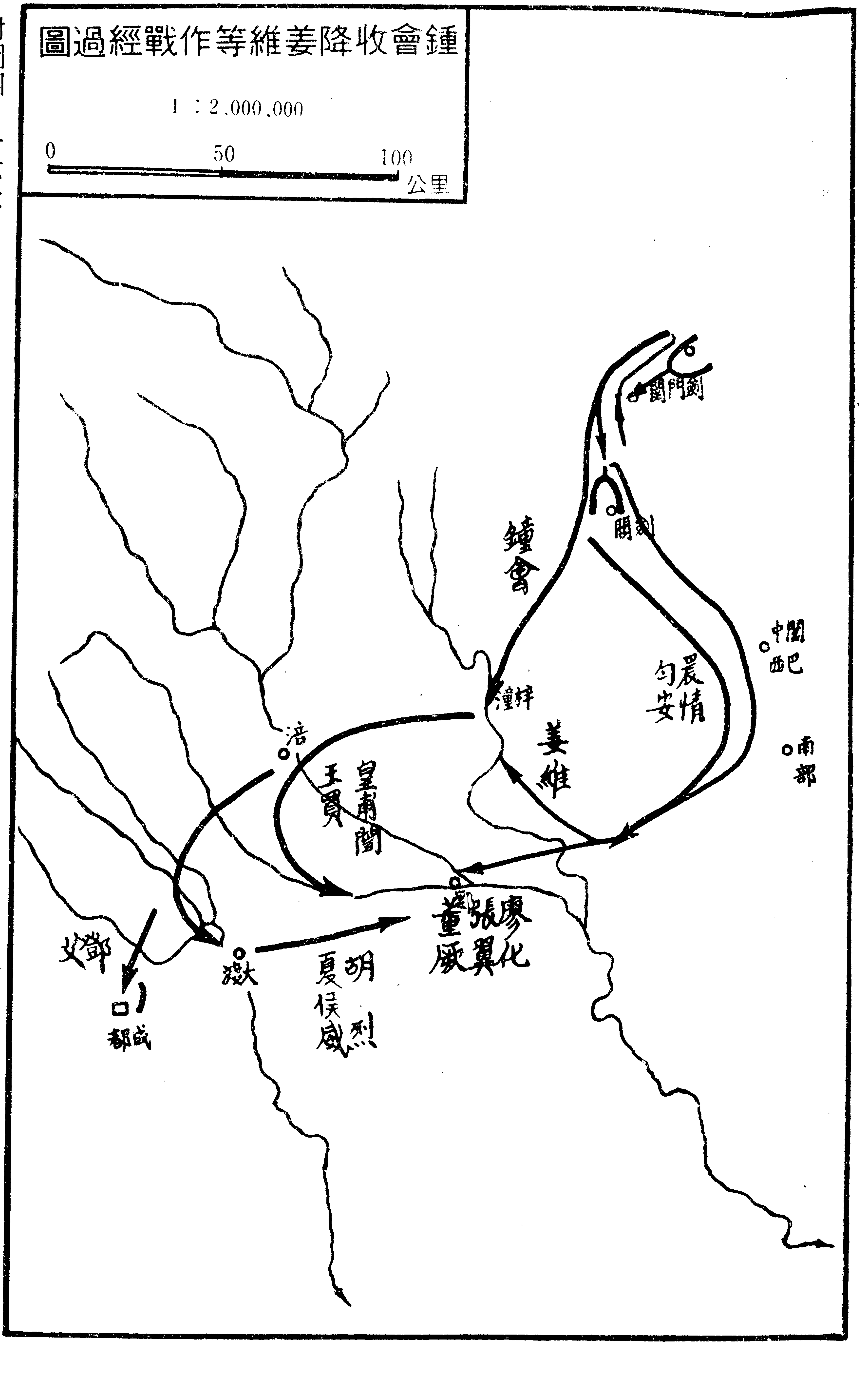




魏取陽安關口後一般狀況圖

附圖四—一六六


魏鄧艾兵出江油作戰經過圖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武都
陰平
(文)
橋頭
鄧艾
鍾會
漢壽
(昭化)
平武
青川
江油戍
漢德陽亭
田章
劍門關
姜維
馬邈
劍閣
(江油)
董厥
張翼
廖化
諸葛瞻敗死
涪
綿陽
(綿竹)
綿竹
德陽
雒
廣漢
成都
劉禪降


鍾會收降姜維等作戰經過圖
1：2,000,000
0
50
100
公里
劍門關
劍閣
鍾會
梓潼
閬中
巴西
南部
姜維
涪
皇甫闓
王買
廖化
張翼
董厥
緜竹
鄧艾
成都
胡烈
夏侯咸

内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四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4